道次第文库系列25

菩提道次第广论修心法 六

宗喀巴大师　造
益西彭措堪布　讲授

免费结缘，非卖品，
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目录

(正修下士意乐)
习近后世安乐方便 …… 1
趣入圣教最胜之门净修归依 …… 1
由依何事为归依因 …… 2
由依彼故所归之境 …… 3
由何道理而归依者 …… 10
既归依已所学次第 …… 64
一切善乐所有根本发深忍信 …… 112
思总业果 …… 112
思别业果 …… 269
思已进止道理 …… 284
发此意乐之量 …… 324
除遣此中邪执 …… 325

第二，习近后世安乐方便分二：

一、趣入圣教最胜之门净修归依

二、一切善乐所有根本发深忍信

修了前两步前行，发起了希求后世离苦得乐的心以后，就要依止成办后世安乐的方便，这又有两步修法——归依和业果。归依是趣入圣教最胜的门径，也就是立誓以佛法僧为归处后，真实地依照圣教的指示而行持法道。接着要成办后世安乐依于遵循缘起正道，所以一切苦乐的根本就是对业果发起深忍信。这里首先要修持的是入圣教之门——归依。

初中分四：

一、由依何事为归依因

二、由依彼故所归之境

三、由何道理而正归依

四、既归依已所学次第

归依要分四步趣入：一要了解依于何事作为归依的因，包括怖畏心和信心；之后因为畏惧恶趣苦寻求堪能救护的归处对三宝生信心，由此归依三宝，这时候要了解所归依的境具有何等体性，以及归依的理由；这样心里明确了必须归依以后就要正式进入归依的修法，也就是要通过什么样的道来真正地发起归依心；已经立了归依的誓愿后，就要再进一步了解所学的次第。我们要通过这四个步骤

来进入。

今初（由依何事为归依因）

因虽多种，然于此中是如前说，于现法中速死不住，死殁之后，于所生处亦无自在，是为诸业他自在转。其业亦如《入行论》云：“如黑暗依阴云中，刹那电闪极明显，如是佛力百道中，世间福慧略发起。由是其善惟羸劣，恒作重罪极强猛。”诸白净业势力微劣，诸黑恶业至极强力，故堕恶趣。由思此理，起大畏怖，次令发生求依之心。犹如陈那菩萨云：“安住无边底，生死大海中，贪等极暴恶，大鲸嚼其身，今当归依谁。”

归依的因虽然有很多，然而在这里是要按前面的观修那样，首先发起对恶趣的怖畏心，之后寻求依怙处，以此作为我们生起归依的内在动机。

也就是说按照前面所说，现在我们虽然得到了有暇人身，但是在现法中很快就会死去，无法住留。死殁以后对于生处也不是随着我们的意愿自在，而是唯一随着各种业他自在转。在这个业里也正如《入行论》教证所说，我们内心白净业的势力极其微劣，黑恶业的势力极为强大、有力，以这种状况就必定堕落恶趣。思维这种状况或者前途，生起大怖畏心，其次发生求依处的心，以这个作为根本原因，而趣向于归依。

就像陈那菩萨说，我现今安住在没有边涯、没有底的生死大海

里，常常被贪等极其暴恶的大鲸鱼嚼咬着自己的身躯，现在我要归依谁呢？这也就是自己处在极度的苦难里，想寻求一个能从苦海里救拔的怙主，这是我们内心一个最直接归依的因。

总为二事，由恶趣等自生怖畏，深信三宝有从彼中救护堪能。故若此二唯有虚言，则其归依亦同于彼。若此二因坚固猛利，则其归依亦能变意，故应励力勤修二因。

归纳而言，总的就是由于对恶趣生怖畏心，以及深信三宝有从中救护的能力，这两个因素就会发起归依的因。如果这两个因素都只是口头的空话，没有发起具相的心，那么归依因也就只是口头空话，没有具相的心。如果这两个因都达到了坚固猛利的程度，那么我们的归依也一定变转心意，也是十分坚固猛利的，所以应当为求果故励力地勤修这两个因。

以上交待了修归依因的内容以及勤修的原因。深明因果的人知道，只要有因就一定有果，因上圆满，果就圆满，因坚固猛利，果就坚固猛利，因此要着重修因。

第二，由依彼故所归之境分二：

一、正明其境

二、应归依此之因相

这里的因是上面所说的怖畏心与信心，具有这二者以后我们就

会一心归依三宝，然后又要明白我们所归依的境是何种体性，为什么要归依它。

今初（正明其境）

如《百五十颂》云：“若谁一切过，毕竟皆永无，若是一切种，一切德依处。设是有心者，即应归依此，赞此恭敬此，应住其圣教。”谓若有一能辨是依非依慧者，理应归依，无欺归处佛薄伽梵。由此亦表法及僧宝，如《归依七十颂》云：“佛法及僧伽，是求脱者依。”

归依境的体性按照《百五十颂》所说，离一切过、证一切德的无上归依境就是佛薄伽梵。如果是一个能辨别是依处、非依处的具智慧者，理应归依相续中已经断绝一切过失、已经成满一切功德、无有欺诳的归依处佛世尊。这里的重点是要明了归依境的功德就是断证彻底圆满。我们要这样想：如果在谁的相续里，一切的过失毕竟都永远没有了，一切种类的功德都已经圆满地现前了，像这样具有圆满断证的归处，有心的人都应当归依他、赞叹他、恭敬他，应当安住在他的圣教当中。如果他还有缺失，功德还没有成满，允许我们说他不圆满，但事实是他已经断证彻底圆满，真正具有救护的能力，有为我们开示能离苦得乐的正道妙法的能力，因此我们应当归依。

既然是无上的怙主，那么他所宣说的正法以及随学此法的僧宝，都是应当归依的。也就是应当执取他所说的法为道路，随行彼

法修行的徒众为助伴，这样就明白了归依境的体性。总的来说，我们所归依的境包括三个，佛是导师，法是道路，僧伽是助伴，这是求解脱者的依归之处。

以上就已经明确了所归之境有三类：一、佛；二、法；三、僧。

（二、应归依此之因相）

在明确了所归境以后，我们一定要了解应当归依于他的因相或者道理。一旦因相确定了，就知道这是千真万确，毫无错谬的，他的德相就是这样圆满，这时就能从内心认定我要归依于他。

应归的因相通过两步来进入，首先明了佛应归的相，随后就能了解佛所说的法和佛弟子众都可归依。重点在前者上，而前者又要看到四个德相，正面看到由此能成办什么，反面看到无此不能成办什么。这样就能断定唯佛是归依处，此外的大自在天等非归依处，由此能够坚决地执持佛为归依处，心里已经完全承许的缘故。

应归之相分四：初者谓自即是极调善性、已能证得无畏位故，若未得此，则如倒者依于倒者，不能从其一切畏中救护他故；第二者谓于一切种度所化机善方便故，此若无者，纵往归依，亦不能办所求事故；第三者谓具大悲故，此若无者，虽趣归依，不救护故；第四者谓以一切财而兴供养未将为喜，要以正行而修供养乃生喜故，此若无者，则定顾视先有恩惠，不与一切作归处故。

应归的因相或者道理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已经解脱了一切怖畏，就是说已经成为一个极其调伏善妙的体性，证得了生死中无畏惧的地位的缘故。如果没有证得此解脱一切怖畏的地位，那么他也无法救护你，就像倒者不能依于倒者，溺者不能依于溺者，他无法帮助你摆脱困境，所以应依止的是一个自身已达到无畏地位的圣者，他才能救护你。

其次是有度他的善巧方便，也就是他不仅已经从生死怖畏中脱离，他还能跳到海里把你给救出来。如果他没有这个善巧方便，虽然他自身远离了怖畏，但是他无法把你从海中救出，缺方便故。因此，从正反面看到由于佛对于一切种类的所化机都有度脱的善巧方便的缘故，所以我们依止他可以得到救渡。如果他不具有善巧方便，纵然我们去归依他，也不可能成办所求的事情，这就是从第二方面决定了归相。

第三是具大悲，如果他也从怖畏中脱离，又具有救怖畏的方便，然而没有大悲，那即使归依也不会救护。而佛有大悲的缘故，我祈求他一定会救度，即使我不祈求，他的大悲也一定遍入在我心上。

第四就是指平等心，就是说用一切财物供养他，心里不会以此为喜，而是以正行来修供养才生欢喜的缘故，他有不观待财物的平等心。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会看是不是曾经给我恩惠，没作恩惠我就不作归处，那就不能成为一切有情的大归依处。而佛的平等心就是没有怨亲、施恩不施恩的观待，因此他的大悲是普遍地入于一切众生界，因此我们每个人无论过去如何，只要一心归依佛就必定得到摄受。

从这四个理由可以证成佛是最善妙的大归依处，因此下面总结宣说。

总之，自正解脱一切怖畏，善巧于畏度他方便，普于一切无其亲疏，大悲遍转，普利一切有恩无恩，是应归处。此亦惟佛方有，非自在天等，故佛即是所归依处。

总之，能够真正解脱一切生死的怖畏，而且善巧于生死海中度脱他者的一切方便，再者有平等的大悲，能够遍于一切有情没有亲疏之别，对于一切有恩无恩者普遍地利益，所以他是我们应当归依之处。再者要确认到这是只有佛具有的功德，其他大自在天等并不具有，所以佛是我们的归依处。

通过刚才的譬喻就可以了解，我们都是陷溺在生死苦海中的求救者，我们要寻求一个真正能把我们救出来的导师，他的第一个条件是已经从这个沉溺中解脱，第二个他要具足救我们的方便，接着他要有愿意救我们的悲心，最后他要有不管亲疏、有恩无恩普遍救度的平等心。有了这四条我们一心归依他，当然他直接的大悲就关注在我身上，以智慧施设巧方便把我救出，所以我归依他决定有保证，决定能达成我的目的。

而其它的大自在天等自身还是陷溺生死的凡夫，自且陷溺焉能救他？或者小乘的阿罗汉虽然从生死怖畏中得到一分解脱，然而并没有圆满具足救度一切他众的方便，所以我祈求他也不能得到救度，或者缺乏大悲、平等心的缘故无法得到救度等等，以诸如此类

的原因，我们认定佛是唯一的导师。

由如是故，佛所说法，佛弟子众皆可归依。

已经从理由上证成了佛是最圆满的归依处后，接着就会以此了解到佛所说的法一定是示解脱道的妙法，我随从这样的法修行，一定能达成解脱，因此佛的法是可以归依的。

接着会想到，随行佛所说解脱道的佛弟子众他们都具有同分的功德，也都是一个方向、一个见解、一种戒行等等，因此我归依佛弟子众决定成为解脱道上的助伴，以此就会在理由上证成：的确三宝是我的归依处，我要归依的就是这三个：佛、法、僧。

由是若于摄分所说此诸理上，能引定解，专心依仰，必无不救，故应至心发起定解。

像这样对于《摄抉择分》所说的道理能够引发定解，专心地依投仰靠佛法僧，绝对没有不救度的道理，所以至心发起定解。

由能救自二种因中，外支或因无所缺少。大师已成，然是内支未能实心持为归依，而苦恼故。是故应知，虽未请求由大悲引而作助伴，复无懈怠无比胜妙真归依处，现前安住为自作怙，故应归此。

在能救护自己的两种因当中，外支或者外缘没有缺乏，大师佛

已经成就了，无所缺陷，然而内支由于没能以真实心持佛为归依处，而导致苦恼。所以现在就要晓得，虽然我们没有请求，但由大悲所引仍然作有情的助伴，而且没有懈怠的、无比胜妙的真归依处，他也现前安住为自己作怙主，所以应当归依佛。

这里总共说到两点，一是对于以上所说的道理要引起定解，之后以专一的信心仰投佛就一定能得救度，所以它的重点在于对理发起定解。其次又要知道能救护自己的内因外缘当中，缺的是内因的信心，因此要把重点放在修信心上。外缘上的佛一切无论智慧、悲心、力量都已经完备了，然而内心由于没有生起真实信心，还是陷在苦恼中。总而言之，这样殊胜的归依处现前就在给我作依怙，所以我现在就要归依佛。

《赞应赞》云："自宣我是汝，无怙者助伴，由大悲抱持，一切诸众生。大师具大悲，有愍愿哀愍，勤此无懈怠，有谁与尊等？汝是诸有情，依怙总胜亲，不求尊为依，故众生沉溺。若正受何法，下者亦获利，能利他诸法，除尊非余知。一切外支力，尊已正成办，由内力未全，愚夫而受苦。"

《赞应赞》里说：佛自己宣布我是你们这些无怙者的助伴，我以大悲心抱持着一切众生。大师具有大悲，有愿拔苦的哀愍、愿力和行动，一直精勤于利益众生毫无懈怠，有谁能与大悲世尊相等呢？您是诸有情的依怙，总的殊胜亲人，由于不求您作为依归的缘故，有情沉溺于生死。但如果反过来谁具有信心能祈求佛，无论他

真实受何等的法，即使下者也能获得利益，能够利他的诸多法教，除了世尊外不是其余的人能了知的。一切外支的力量世尊已经真实成办了，由于自身内在的信力没有修全，所以愚夫徒自苦恼。

以上讲了在内外两支里自身缺少信心故，不得救护，因此重点要放在透过发生定解而引起归依的信心这个大重点上。接着我们看通过什么样的妙道来发起归依。

第三，由何道理而归依者，

摄抉择中略说四事：

一、知功德

二、知差别

三、自誓受

四、不言有余而正归依

这是我们修归依的步骤：首先要了知三宝的功德从而忆念；其次要知道三归依处的差别体性，从而别别地作归依；接着自身要发誓受归依戒，而且要达到决断、唯一的地步，也就是不谈其他，唯一地归依佛法僧，这样就真实地引起了归依的心。

初知功德而归依者，须能忆念归处功德，其中有三：

一、佛功德

二、法功德

三、僧功德

在知功德而归依上面，必须要做到我们的心能够忆念归依处的功德，这又包括佛法僧三个方面，每一种都是别别地缘念。

今初 分四

即身、语、意、事业四功德。

身功德者，谓正思念诸佛相好，此亦应如《喻赞》所说而忆念之。

身功德就是要真正地从内心里忆念诸佛的相好，从而引起信心，这也要按照《喻赞》所说，以随文念义的方式来作修习。

如云："相庄严尊身，殊妙眼甘露，如无云秋空，以星聚庄严。能仁具金色，法衣端严覆，等同金山顶，为霞云缚缠。尊怙无严饰，面轮极光满，离云满月轮，亦莫能及此。尊口妙莲花，与莲日开放，蜂见疑莲华，当如悬索转。尊面具金色，洁白齿端严，如净秋月光，照入金山隙。应供尊右手，为轮相殊饰，由以手安慰，生死所怖人。能仁游行时，双足如妙莲，印画此地上，莲华何能严！"

相好庄严的世尊色身上有殊妙的眼甘露，就像无云的秋空上以星聚庄严。而且能仁具金色之身，法衣端严地覆盖在法体上，如同灿烂的金山顶部为霞云缠绕那样。世尊怙主没有别的严饰，然而面轮极其地圆满、光泽，离云的满月轮也无法比及。当犹如妙莲花一

样的佛口与莲花一道开放的时候，蜜蜂也产生疑惑，不晓得哪个是真实的莲花，它像悬索般的上下飞转。世尊的面轮呈现金色，有端严的洁白牙齿，就像清净的秋月光明照在金山的缝隙那样。应供尊的右手有轮相的殊胜严饰，由这样的妙手安慰生死中怖畏的人。能仁在游行的时候双足如同妙莲般印画在地上，莲花哪里有这种庄严呢？

就要像这样一句一句念到的时候心里浮现出世尊的庄严相好，再想到如此胜妙的功德是无量劫以来无数的福慧资粮所庄严，因此一心归依佛的殊胜色身。当我们的心中现出这般庄严的妙相时，心里一定会生信心、清净心，以此来引起归依。或者边念边引起内在对佛的信心、恭敬心，以此再再地发起归依心。

语功德者，谓随世界所有有情，同于一时，各各申一异类请问，能由刹那心相应慧，悉皆摄持，以一言音答一切问，彼等亦能各随自音，而生悟解。应思惟此希有道理。

接着我们要缘念佛的语功德，又有一音演法、随类得解的大功德相，以及佛说法能够止息有情的贪嗔等各种利他的相，从这两方面来作缘念。

首先缘念佛圆音说法一切得解的功德，也就是无数世界的所有有情，在同一时刻各个提出一个不同类的请问，而佛一时间能由刹那心相应慧，悉皆摄持在智慧前，以一个音声答一切问，而每一个有情都随着听到自身的语言而生起了悟、理解，应当思维这稀有的

道理。知道佛的圆音，了解了佛的语功德，我们就发起信心、恭敬，一心归依佛。

如《谛者品》云："若诸有情于一时，发多定语而请问，一刹那心遍证知，由一音酬各各问。由是应知胜导师，宣说梵音于世间，此能善转正法轮，尽诸人天苦边际。"

就像《谛者品》所说：如果一切有情类在一时间提出很多有根据的话来作请问，而佛一念间无余地周遍了知，由一个音声就能酬答各个的提问。要从这一点了解到殊胜的导师佛在世间宣说梵音，以如此胜妙的语功德能善转无量的正法轮，说法的效果是能够穷尽一切人天等众生苦的边际。也就是以佛说法的力用能够让众生彻底地远离生死之苦，达成圆满的解脱之乐。从这里也看到佛语不可思议的德相、体性、作用，由此我们是真实地归依无上的师父——佛陀。

又如《百五十颂》云："观尊面可爱，从彼闻此等，极和美言音，如月注甘露。"

我们也是念着这些非常优美的偈颂，边念心里边观想，同时住在信心和恭敬当中。

我们观想世尊的面轮极为悦意可爱，就是从这个面轮听到了极其和美的言语，就像月轮倾注甘露那样。这里月轮譬喻佛的圆满面

轮，从这个口里出示各种美妙音声，表示从月轮里倾注甘露。

“尊语能静息，贪尘如雨云，拔除嗔毒蛇，等同妙翅鸟。摧坏极无知，翳障如日光，由摧我慢山，故亦等金刚。”

接着思维雨云、妙翅鸟、日光、金刚四个譬喻，这是说明佛语的功德力。世尊的语言一说出来能够静息我们心中贪欲的尘垢，就像雨云中降下雨水的时候能够压尘，整个的世界无论是花草树木、楼房、街道等等都现出清净的相，也就是我们得到佛语的雨云流注在心中的时候，贪欲的尘垢就会止息。

其次佛语如同妙翅鸟，它能够拔除内心嗔恚的毒蛇，也就是我们原先嗔恚、狠毒的心态，一听到佛语就从根拔除。

又好比是日光，当它显现的时候整个天地间一片明朗。我们先前处在深度的无知当中，就好比患了翳障的人看不清面前的真相，但是一得到佛语日光的照耀，我们的无知翳障就一扫而光，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诸法的体相。

佛语又如同金刚杵，能够摧坏坚固的我慢高山，也就是我们听到佛语，自己的我慢就会被摧碎。我慢就是缘着自我有一种高举的相，是以萨迦耶见为根本，但是佛语的金刚杵一来的时候，已经揭示了诸法无我的真谛，我们看到这上面根本没有我，起什么我慢啊？

“见义故无欺，无过故随顺，善缀故易解，尊语具善说。”

由于佛智慧见到真实义的缘故，以见真实义的缘故佛语无有欺诳，所说都是真理，无论世俗、胜义哪方面都准确地指示万法的体性，这叫做无欺。

“无过故随顺”比喻佛没有无明以及贪嗔痴等的过失，并且能够随顺真理，或者随顺利他之道。

又佛的语言极其巧妙，具足六十四种妙音支分，能非常巧妙地组织语言，所以使得闻者特别容易理解。

以这三点为代表，世尊的语言是具有无数善妙功德的甘露。

“且初闻尊语，能夺闻者意，次若正思惟，亦除诸贪痴。庆慰诸匮乏，亦放逸者归，令乐者厌离，尊语相称转。”

最初听到世尊的语言就能夺走闻者的心意，也就是我们的心完全被佛的语言夺走了，接着如果如理地思维世尊的语言，也能除遣我们内心的贪欲和愚痴。它也是匮乏者的庆慰，放逸者的归宿，是乐著者厌离的因。总而言之，世尊的语言相合众生的心而转，由此就化导众生的心，让他们得到救护。

匮乏就是先前内心非常贫乏，但是听到佛语以后就得到了庆悦、安慰，这时候会知道自己真正看到了安乐之道，生命出现了最大的希望，也有了最富足的受用。就像一个无财者顿然间得到了无数珍宝那样，也是日夜飘荡在轮回中的人由此得到了慈航，回归真正的家乡，所以叫做放逸者归。

由于佛语让我们真正了解了归宿之处，止息了往恶趣生死中狂

奔的行为，重新回到了自心上，回到了正道上，回到了本心上。也使诸多的乐著者发生厌离，也就是佛语指示了世界苦的真相，使一些迷惑不清的乐著者生起了厌离。乐就是乐著，以为这世上有真实义，现世里有真义可得，因此一直贪著不休，而佛语指示了世间法纯一是苦性，它只会发生无数的过患，这使得乐著者转变了心意。

“能生智者喜，能增中者慧，能摧下者翳，此语利众生。”应如是念。

佛语有利益上、中、下三种众生的不同作用，智者一听到佛语能够由衷地生起欢喜，中等者听到佛语能增长智慧，下等者听到佛语能够摧灭心中的无明翳障，这样的语言能利益一切众生。这样对于佛语生起很大的信心、恭敬，应当如是缘念。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归依的因是什么？对此理反复思维。

2、 思维所归依的境是何种体性，为什么要归依它？

3、 由思维佛身和口的功德而发起归依心。

意功德分二。

智功德者，谓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一切所知，如观掌中菴摩洛迦，智无碍转，能仁智遍一切所知。除佛余者，所知宽广，智量狭小，悉不能遍。

佛陀的意功德分两个方面。

智功德就是要缘念世尊遍智的德相，也就是对于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或者法性法相所说的一切所知，就像看手心的酸果那样一目了然，智慧没有任何遮障地自在而转。也就是对于性相的一切法义一点障碍都没有，清清楚楚的明见。除了佛，其他人由于所知法极其宽广而智慧狭小的缘故，无法周遍。

这是显示佛具有遍知的功德，所知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所知的量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智慧能全部无碍而转，这叫遍知。其他世间的人天、阿罗汉、菩萨等由于所知非常宽广，智慧狭小，没办法遍到里面。譬如所知是一百平方公里的量，而智慧的覆盖面只是五十平方公里，这就没办法周遍，因此不能称为遍知者。要像这样对佛的智功德生起无上的信仰，这是在一切智慧成就中无上的成就。

如《赞应赞》云：“唯尊智能遍，一切所知事，除尊余一切，唯所知宽广。”又云：“世尊堕时法，一切种生本，如掌中酸果，是尊意行境。诸法动非动，若一若种种，如风行于空，尊意无所碍。”应如是念。

正如《赞应赞》所说：只有世尊的智慧能遍在一切所知的万法上，除了世尊其余的一切圣凡只是所知宽广，而智慧不能周遍。又说到：以三时所摄的诸法一切种类的能生因，就像掌中的酸果一样，成为世尊智慧的行境。无论是有心识起动的有情，还是无心识起动的无情法，无论是一种还是种种，总而言之，就像风无碍地经行于虚空那样，世尊的心无碍地遍行于一切万法上。总而言之，对一切情与无情、法性、法相的万法全部都成为世尊遍智的行境，无碍地了达。

这样我们一边缘着文句一边忆念世尊的智功德生起信心和恭敬。

悲功德者，如诸有情为烦恼缚，无所自在，能仁亦为大悲系缚无所自在，是故若见诸苦众生，常起大悲恒无间断。

其次，世尊具有恒无间断的大悲。这是由两个无自在所决定的，有情被烦恼系缚毫无自在，能仁被大悲系缚毫无自在，所以见到苦有情，世尊自然就发起大悲，没有一刹那间断。

这里要知道能仁大悲相续而转的功德相，这与智周遍转是两大德相。

如《百五十颂》云：“此一切众生，惑缚无差别，尊为解众生，烦恼长悲缚。为应先礼尊，为先礼大悲，尊知生死过，令如此久住。”

如同《百五十颂》所说：一切众生都被烦恼系缚，没有差别，世尊为了解除众生的烦恼，长时间被大悲所缚，一刻也不得脱。这是一种表达，就是世尊被大悲的绳索紧缚，一点都脱不出大悲的状态。那么我们应当先礼世尊还是先礼大悲呢？由于世尊了知生死的过患，使得他如此久住轮回的原因就是大悲，所以我们先要礼敬大悲，它是施恩的根本。

《谛者品》亦云："若见痴黑暗，常覆众生心，陷入生死狱，胜仙发悲心。"

《谛者品》也说：如果见到愚痴的黑暗常常覆盖众生的心，陷在生死牢狱中，殊胜的金仙佛陀发起无忍的大悲。也就是佛无从忍受众生昼夜在愚痴黑暗的蒙蔽当中，陷在黑漆漆的生死牢狱里受非常多的苦，不由地发大悲心来作救度，所以佛的悲心恒常没有间断。

又云："若见欲蔽意，大爱常躭境，堕爱贪大海，胜者发大悲。见烦惑众生，多病忧逼恼，为除众苦故，十力生大悲。能仁常起悲，终无不起时，任众生意乐，故佛无过失。"应随忆念。

又讲到佛一直是见有情苦而发起大悲，所以世尊的悲心终究没有不起的时候。如果见到有情被贪欲蒙蔽心意，以很大的贪爱常常耽著在世间的虚假境界上，堕在爱贪大海里，胜者看到他们源源不断的苦后发起大悲。

见到烦惑众生被很多身心的病苦、忧苦所逼恼，为了解除众苦的缘故，以无碍的十种智慧力而发起大悲。能仁恒时都起大悲，终究没有不起的时候，一心住于利众的意乐中，所以佛没有过失。应当这样随念世尊的悲功德。

佛时时都是以利他的悲心驱使观照有情、利益有情，没有一点损害的心或者自私的心，我们要这样缘念世尊的圆满悲功德。

业功德者，谓身语意业，由其任运无间二相，而正饶益一切有情。此复由于所化之别，堪引化者，能仁无不令其所化会遇圆满、远离衰损，定作一切所应作事。

世尊的业功德，指身语意三方面的所作由任运和无间两种德相真实地饶益一切有情。再者由于所化的差别，堪能引度、教化者，能仁无不使所化会遇圆满、远离衰损，一定作一切应该做的事。

这就讲到佛事业的德相，一是任运，二是无间，三是有效。任运是指佛没有分别，没有造作，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无间是指恒时相续不断；有效是指凡是成为所化都无一空过地使他会遇圆满、远离衰损。

也就是佛不会错过、不会失误，凡是遇到的人都能够让他得到圆满的利益。或者远离衰损，反正谁碰到了佛，跟佛有缘，佛一定让他得利益，一定做到所有该做的事。

如《百五十颂》云：“尊说摧烦恼，显示魔谄动，说生死苦性，

亦示无畏所。思利大悲者，凡能利有情，此事尊未行，岂有此余事？”

如同《百五十颂》所说：世尊说法能摧灭有情心中的烦恼，能够显示诸魔谄诳、行骗的状况，又能宣说生死唯一是苦性，无丝毫乐可得，又能指示得到无畏解脱的道路或者方法。我们想一想，凡是能利益有情的事业，有大悲世尊未行的吗？世尊哪有利他之外的事业呢？这说明世尊的心是纯一大悲，他的事业就是纯一利他，没有别的事。

《赞应赞》云：“尊未度众生，何有是衰损？未令世间会，岂有此盛事？”应忆念之。

《赞应赞》中说：世尊没有度众生，哪有这样的衰损呢？世尊没有令众生会遇圆满，哪里有这样的情形？凡是世尊的所化，就决定会度脱的，会会遇圆满的。要像这样忆念佛的业功德，也就是凡是值遇者无一空过的意思，都做到了该做的利益。

像这样缘念佛的身语意业以后就会一心地依止佛。

此是略说念佛道理，若由种种门中忆念，亦由多门能发净信，若能数数忆念思惟，则势猛利常恒相续，余二宝德亦复如是。

以上是简略从身语意业四门宣讲了念佛的道理，如果能由很多门径去忆念，也就会由很多门径发起清净的信心。如果能数数忆念、

思维，那将使信心的势力猛利并且恒常相续，其余法宝、僧宝的功德也是这样的原理。

这里要注意因与果的关系，念德是因，信心是果，多门是差别。多门忆念功德就会多门发生信心，而且是清净的信心。因为是如理如量的缘念佛的功德，而不是凭空捏造，因此出生的信心不是盲信，是特别清净的信心。

三信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到清净信，也就是对于佛、法等有一种很清净的欢喜，这也是从忆念功德而来。当我们忆念功德的时候，心就处在非常清净的状态，当我们看过失的时候，心也处在很杂乱、染污的状态。必须明确心上的这个法则，我们要顺应缘起，常常去念佛的功德，就会常常生清净的信心。

再者由于反复不断地忆念思维，会使得信心的势力达到猛利而且相续不断。就像母亲常常念孩子的功德，她对孩子的欢喜心会非常猛利，而且恒常不断，不被违品所夺。同样，我们念佛功德念到非常多次数的时候，对于佛的信心非常猛利，而且一直相续不断，不会被其它的邪见、邪友等所夺。这样有了对导师佛的清净信心，就成了一切归依修法的根本。后面归依的誓愿、不言有余而归依，归依后奉行学处，以及最终得到的归依利益都是源于对佛的信心，因此这一点非常关键。在了解了念佛的道理、作用力、缘起上的巧妙后，对于念法宝、僧宝的功德也要如是类推来理解。

由如是修，若善了解，则诸经论多是开示三归功德，此等皆能现为教授。念观察修皆是分别，于修行时而弃舍者，是遮此等集聚资粮、

净治罪障非一门径，故于暇身摄取无量坚实心藏，应当了知为大障碍。

这是教导我们需要观察修，以及了解一切经论皆是教授的大道理。先前我们说过本论有四大殊胜，其中第二大殊胜就是一切圣言现为教授，接着又说到能够很快获得胜者密意以及遮止极大的谤法罪行。这些在我们如理如实地修学本论的过程中会逐渐地引发，会越来越体现出这四种殊胜。本论里宗大师会逐节提示，在这里也指示说：如果能这样来修念佛的功德，一旦心上已经有了善了解，有了心得体会，就能确信经论里多数都是开示三归依的功德，这些都能在心中现为教授。这也就是一位导师他帮你现为教授，然后你在内心也能现为教授，这就是以先觉引后觉的意思。

过去我们看到经论里面讲的佛功德、法功德、僧功德，觉得不是修法，而是为了引学人趣入做的一种广告性的宣传，虽然它的意义是真实的。经过这里的点示才发现它是极重要的修心之法，也就是不缘念三宝功德你就不生信心，不生信心就不生誓愿，不生誓愿就不生奉行，不生奉行就不生果利。像这样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开启今生来世一切安乐之开端，也是引我们趣入圣教之道的最殊胜门径，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引发内在善心的途径了。

这样才知道，原来只要经过一分修习，以后在其它类似的方面就能知道全都是教授。在心中见到了经论里讲佛功德、讲法功德等，都是教我们缘念而引发信心这个根本。但是相反，如果你已经产生一种邪执，认为“这些经论都唯是开辟广博外解，与我的修行毫无关系”，如此就会想：我一定要修一个很高的法门，这一切言语都

是皮毛。这就是发生错解了，认为观察修都是分别。但是分别有如理的分别和不如理的分别两种，如理的分别是助道的，引善心的，是启发出后后一切缘起的关键因素。就我们而言，无分别智都根本摸索不着，然而却能从分别心的观察上启发出很多的善心，这就成为地前、胜解行地行道的一个大根本。这样我们在道次第的行进当中会逐节逐节地发起无颠倒心，去掉颠倒心，一层一层的除过引德，让我们倍感振奋，有信心、有希望、有精进的力量。

所以这一点十分关键，很多人一开始就弃舍了观察修，落在盲修当中，他在多年里面孤陋寡闻，形成了各种难以解治的痼疾。一坐到那里就什么都不想，心上一点进展都没有，连过去的善心都泯灭了，这个就很可怕。而且他在那里干坐不动，对于各种能够积资净障的门径自做障碍而不趣入，这样在道上没进展，高深的法又无法修进，没有进取的相，这是很麻烦的。

如果认为观察修都是分别，增加分别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完全舍弃观察修，就遮住了在现前能积集资粮、净治罪障的许多门径。本来你面前有非常宽阔的、非常多的道路，都是现在就可以做到、可以修的。就像修宝喇嘛所说的“阿底峡尊者的教授于一座上碎为微尘”，就是在各个细小的点上都完全能发起修行，这就是对缘起产生了极广博的知解。他看到任何一点上都有心的缘起，而在心上只要顺合缘起，马上就能现起功德，就能转起善心。他有极广阔的缘起的眼睛，因此他的修心路路通，时时都可以起。然而如果落到片面眼的过失里，在蔑视缘起后不去引发善心，就遮阻了很多积资净障的门径，这就成了他依有暇身摄取无量坚实心藏的大障碍。

我们修道应该结合自己当前的阶段、相续程度、应修的法类，应当日日有所进益才是好的相。如果你能够遵循道的次第，按照这里的修心轨则来做，的确它是从最低的一级台阶开始，你的脚是可以踏上去的。这样逐渐地引入，每日都会有所收获。不必说思和修，连闻的时候心上都要转动，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相。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道的进修原理、次第和各级的差别，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走菩提道成佛是从现前的起点开始，一直要走到无上佛果的一个最极伟大、神勇的工程。如果没有洞察全程的宏远眼光，将会导致各种片面、狭隘、不顺缘起的错乱行为。先前在讲授本论四大殊胜的时候已经做过非常详细的指点，大家应该温故而知新。

此等若作常时修持，心随修转。故于初时修心稍难，后时于彼能任运转。

这是交待修时先难后易的现象。很多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最初必然很生疏，须要特别努力的加功用行，而且效果并不明显。等到已经能转动起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容易，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最终达到任运而起时就一切时处都会充满功德。

这样认识以后我们不应为现前的艰难而气馁，应当要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决定能出现好结果。宗大师也是怕我们会退转，因此说到：如果你对此能够长时修持，渐渐地心的势力蓄积上去了，它会形成一种串习的力量，你的心自然就会随着这个修而转，一修了心就跟着转，譬如一忆念功德，信心和恭敬就随着生起。

所以在最初修行稍微有些难，但是后来经过不断地串习，就能任运而转，一点也不难。就好比我们开车，一开始不熟练会有些艰难，但你天天开，克服了这个难关，最终就跟走路一样平常，开得非常轻松自如，无论你要到哪里去都能够非常自在顺利地到达。同样，修心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地练习，当你练熟了，就能驾驶着这辆道次第的跑车飞快地奔驰，一个个美丽的景点、神圣的殿堂都可以去的。

接着宗大师向我们指示这样修念佛能够得到极大的功德，有发菩提心、昼夜见佛、临终念佛不退失等巨大的功德利益。

又若能念“愿我当得如所随念如是佛”者，是发菩提心，一切昼夜恒得见佛，于临终时，任生何苦，然随念佛终不退失。

以念阿弥陀佛为例，当我们学习《无量寿经》，缘念阿弥陀佛因行果地的功德时，自然而然就会想，愿我将来也得到阿弥陀佛同样的果位，或者发愿在道上也修习同样的誓愿、功德。像这样就是缘着阿弥陀佛引发的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就是引菩提心的功德。再者，日夜不断地缘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既念名号也忆念功德、恩德，这样就自然生信心和恭敬心。只要有信心和恭敬心，自然就和佛的心相应。阿弥陀佛放无量光明，唯一摄受念佛之人而不舍，当然日日夜夜都在阿弥陀佛的摄受中。由于心逐渐清净，那就昼夜见佛。先是梦中见，之后是白天见，之后刹那不离，这就是心和心感通的缘起，它是以信心为根本的。若人有信心，佛就住在他的头

顶或者住在他的心中时时作加持，你有所求都会为你成办，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信心如何开发呢？就是缘念功德，没有第二条路。

再者由于生前不断地相续，时时都处在念佛功德的恭敬和信心中，这样久而久之，串习成性，到了临终的时候，无论有什么苦，他的串习力使得他的心就住在念佛里而不退失。就好比我们在婴儿时期就常常念母亲，到了发生灾难的时候也就喊出一声“妈呀”。为什么会起这一念呢？因为在一切人当中，我们对母亲的依赖非常深。那么同样，如果你对佛的归依心特别深的话，在任何情况下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佛。由于这个念佛的心，当即就得到佛力加持，使心能得安稳，而且摄受你的神识往生净土。

《三摩地王经》云：“教汝应悟解，如人多观察，由任彼观察，心能如是趣。如是念能仁，佛身无量智，常能修随念，心趣注于此。此行任坐时，欣乐善士智，欲我成无上，胜世愿菩提。”

《三摩地王经》说：教导你应当悟解这样一个念佛的道理，就好像人多次观察某一件事，后来他就会自然住在那个观察里，心就能按那样趣向。

所以一切都是随着自心的信心和欲乐而转的，首先不断往那个方面观察，观察久了就会那样想，会趣向那方面。无论正邪都是如此。所谓的正教是教导你这样做有功德、有利益，应当这么趣向。你的心按这样不断地作意，后来果然就这样趣向。所有的广告学的原理都是如此，像子虚乌有的事尚且如此，何况如实的事呢？更是

如此了。连邪教都是如此，何况正教呢？邪教只要观念种得深了，他的心果然就那样作意、显现、趣向。所以说“诸法为缘性，枢要在欲乐”。你的心已经对此产生了欲乐就一定要取的，一定会按那样去做的。

我们的心不断地缘念佛的功德，心里有非常大的好乐，往那里趣向。经过多次串习就成了定向、成了惯性，果然就按照心的指令或者缘起的设定如是趣向。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认为我念佛真的就会常常住在念佛的性格中吗？这是毫无疑问的，串习深了，不论行住坐卧，做任何事都能念佛。心已经串习到这个地步了，最终会达到日日夜夜常念佛、常见佛、常得佛摄受，这是心上必然的现象。

这一点结合在念佛上来说，就是我常常忆念能仁佛的色身以及无量的智慧，比如阿弥陀佛无量的色身庄严、刹土庄严、眷属庄严，以及极乐世界的依正二报，全部都是佛的法身智慧之所流现。阿弥陀佛这么广大无比的事业、这么深重的悲愿、这么不可思议的神力，这样以五智慧度尽了一切众生等等，像这样缘念以后心里就会生起很大的信心。一旦有了信心，就使得你不断地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想得深了，会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思维里。像这样时常修随念，心果然就趣注在上面，你只要引上七、八次，心就有了势力。但是一间断就又缘到别的地方，那个势力又消散了。人就是苦在不能相续，如果能有专一的心、相续的心、殷重的心，几个心配合起来，不断地去修它，那么一天修下来，就发现你的心已经有一股势力缘在那儿。你就是不去想，你的口里也在不断地念阿弥陀佛，如果你能再保持个三天、五天，那就还要强。假使能在很多个

七里面恒常相续，就能见佛。就像这样，全部都是我们的心怎么做，就会怎么样流向，就会往哪方面相续，这都是等流的原理。

对阿弥陀佛因地是如何发愿修行，以及果地是如何成就功德庄严等等，如果在自己的心里已经熏习得很深入，那就不必刻意，随时随地都能忆念。就像对世间影视熏染得深了，那些个画面在心里就像跑马灯一样层出不穷。因此一切都是由熏习而逐渐壮大成一股极强的力量，我们在念佛上面如果能像看武侠小说、爱情影片那样，心心念念趣注于此，不断地熏染，就一定能在行住坐卧等任何时候，都欣乐于善逝的智慧等殊胜的功德。自己会起一个见佛思齐的心，愿我也如佛一般成就无上的殊胜佛果，这就是愿菩提心。

又云："清净身语意，常赞佛胜德，如是修心续，昼夜见世依。若时病不安，受其至死苦，不退失念佛，苦受莫能夺。"

又说到：如果我们以最清净的身语意时常赞叹佛的功德，像这样不断地修自己的心相续，最终会昼夜恒时见佛。

"赞叹"应从广义上理解：以心缘念佛的功德，常常住在清净的信心和至诚的恭敬里；以口用美妙的言词至心地赞叹佛；以身由衷地礼拜佛，这些都可以包括在里面。能常时这样赞叹佛的功德，最终一定能恒时见佛。

从反面来说，即使某时生了病，身心痛恼不安，乃至受到死时四大分解的苦，都夺不走念佛的心。念佛在一切念、一切心当中成了最极坚强有力的心，不论遭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它都能冒出来。

就像沙棘这种植物即使是在干燥的沙地或者在寒冷、贫瘠的山石间都能钻出来，生命力极为顽强。同样，念佛串习坚固的时候，即使是正在重病当中，或者临死四大分解极痛苦时，都不会退失，任何苦受都不能夺走。

博朵瓦云：“若数数思，渐能深信，渐净相续，能得加持。”

尊者说：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数数不断地去思维，渐渐就能深信不疑，渐渐就能净化相续，渐渐就能得到加持。

所以，我们在修行路上先要下一番苦功，先苦后甜，往后就能得很多的受用，启发很大的善心，自己也倍感欣慰。我们不断地思维佛的功德、法的功德等等，逐渐会生起越来越深的信心。信心一起来了，就成了道源功德母，一切道就像开源了一样，功德泉流不断地涌出，因此功德的母亲就是它。这样整日整夜都处在功德的相续里那有多好！逐渐我们的心续会得到净化，不像过去那么杂染、糟糕了。有了信心的润泽，心灵的田地会出生无量的功德庄稼，会得到很安乐的受用。而且由心清净、具信心和恭敬的缘故，能够得到佛的加持、法的加持。这在自己当下的身心上就会有体验。

“由于此上获得定解，故能由其诚心归依。若于所学能正习学，则一切事悉成佛法。吾等对于诸佛妙智，尚不计为准洽占卜。”

尊者又开示：最关键的是在佛功德等方面得到定解，就能够真

正诚心地归依，非常至诚地归依。就是通过缘念功德，方方面面都真正看清楚了，这时内心就根本不一样，能够发出至诚归依的心。这样有了归依的心以后，佛教授什么就都能真正地按照那样去练习、去随学，这样一切事都成了佛法。因为世尊的教导遍及在身语意的一切处，佛法就是教导你怎么生活、怎么用心。心是万法的根源，一切都是由心成办的。如果心修好了，一切都是佛法，关键在于你要对佛生信心，进而生起永世归依的誓愿。这样由于恒时归依佛就会按照佛的法教来做，时时都能够修学圣教，结果就使得一切都成了佛法。

最后一句是尊者感叹的话：我们对诸佛的无上妙智的信心，尚不如一个准确的占卜。假如今天有一个很灵验的占卜师说了什么你是很相信的。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避开什么，你就避开什么。因为你认为他说的话是很灵的，如果不照做就免不了今年的生关死劫。或者他说今年你要倒霉，一定要注意！你马上就会问：我该做什么？他说你今天要做这些事情，你马上就去做，要避免的那些事情你也马上就遮止。假设他说你今年有个寿障恐怕过不去，你就开始紧张，马上就问该做些什么能避免，他一说了，你马上奉行。这都是因为你相信他的话很准。但是对佛的话却没有这样的确信。其实诸佛的无上妙智已经彻见了甚深的因果道理，而我们对于佛的信心不够的缘故，没有诚挚的归依。由于归依不够的缘故，没有励力地依教奉行，就是相信得不深。所以念功德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信心，后面的一切都没有，但是现在的信心还不如对一个灵验占卜师的信心，因此奉行的心不够，也就不得很大利益。

此复说云：“譬如有一准利卜士说云‘我知汝于今年无诸灾患’，则心安泰。彼若说云‘今岁有灾，应行此事，彼事莫为’，则励力为，若未能办心则不安，起是念云‘彼作是说，我未能办’。若佛制云‘此此应断，此此应行’，岂置心耶？若未能办，岂忧虑耶？反作是言‘诸教法中，虽如彼说，然由现在，若时若处，不能实行，须如是行’，轻弃佛语，唯任自知。”

又说到，譬如有一个非常准利的占卜师说：我知道，你在今年没有什么灾难。这么一听，你就马上放心了，心马上安稳下来。如果他说：今年你有灾，要做这件事，那件事不要做。你就会马上励力地去办，如果没有办，心还不安，还会起这样的念头：相师已经说了，我还没办，好危险！你会忐忑不安的。如果佛制说，这个应该断，这个应该行，你哪里放在心上了？如果没有办，哪里感觉忧虑呢？反而会这样找理由说：虽然教法上是那样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无论是时期和地方都不能实行，应当这样来改革一下，应当按这样做。就这样很轻视地舍弃了佛语，唯一住在自己的知见当中。这就是我们内心不敬的相。

这是当代人心续里非常严重的一个现相，往往就是执著：我是这么想的，时代不同了，应该按照我的理解、我的认识、我的观念来做。这都是因为从小熏染的邪知邪见太多、归依心弱所导致的。

若不观察，随心爱乐，唯乱于言。若非尔者，内返其意，详细观察，极为谛实。

如果你不观察完全跟随自己心的喜好，就会胡乱说话的。那些话都是植根于自心的见解、观念以及行为习性上的执著，这里面有很大的毛病。所以我们切莫信自心，自心不可信。这里面充满了各种错谬、不正确的想法、观念、行为惯性。如果你不能发现，往往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就是：我是那么认为的就要按照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宗大师还是很公平地商量，没有一味地强迫。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你应该向内详细观察你的心，你会发现这里说的非常真实。

我们由于串习久了，不能了知自身的错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必说前世，就今生来说，从小一直到现在，几十年受到各种教育，熏染了各种观念，这些染污没排除就一直都在起作用。不要说别的，现在连拔掉一个爱情观都很困难，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小说、影视、周围环境和各种言论熏习的太多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错乱呢？一般人不知道第六意识是怎么作转换、怎么建立虚假机制的，结果就上当受骗了。

譬如说爱情本来有它的真实本相，但是经过第六意识的编造组合就使我们迷失了，看不清它做的手脚。譬如爱情本来不是荧幕上的，但是导演可以把它演得如诗如画。利用声音、图像、象征性的事物、幻景等制造出美丽动人的形相，配以各种赞叹功德的说词，再结合各种隐喻，加上推波助澜的音乐，就引发了第六意识的联想。结果你就产生了错觉，对那些缠绵悱恻的情景生起很大的希望之心，对它充满了好感。

这就是做广告的原理，比如一个非常差的产品，对人根本没有

利益，但是如果采用一些能吸引眼球的画面，一些能打动人心的言语，再加上一些名人效应，再做一些歌颂它的比如民意调查等等，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把人们都迷惑了，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果然它是非常好的。你会非常相信它是非常好的，这就是错觉。

就像这样，我们因为熏染得过多而形成的一个个邪知见没有切除，它就在障碍接受佛法。再者无始以来俱生的习性常常都在按照我想的、我思的、我要的来做。在这个取舍的关头，你心里根本没有悬着圣教这面明镜，你没有依着圣教来行，你是依着自心上的这些观念来行的，那就非常危险。

故当数数思佛功德，励力引发至心定解。此若生者，则于佛所从生之法及修法众，亦能发起如是定解，是则归依至于扼要。此若无者，即能转变心意归依且无生处，况诸余道！

所以应当数数思维佛功德，励力引发至心的定解，这个一旦起来了，对于佛陀出生之因——正法以及随佛法而修行的僧众，也能够发起这样的定解。也就是在三归依里面以归依佛为重要，归依佛以信心为重要，信心以念佛功德为重要，念佛功德以发定解为重要。因此对佛功德发定解，就成为所有归依全盘修法的最核心处，也因此上面作了颇为详细的宣说，也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三个念德里面以念佛功德为首要。

对这个一旦引发了这样的定解，那归依就达到扼要处了，从这个扼要处会引发出一切归依的支分，包括随学学处和归依的利益

等，整个归依就会真正出现实效。在每个人的心中会引发具相的归依、具相的行为。各种佛教徒的观念、行动以及在归依戒的基础上受持三乘的戒律等等。

的确它是成为入圣教之门的最关要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门就打开来了，往后无量的光明前景都会由此出现。如果对于佛功德引定解这一点没有出现，那么能转变心意的归依尚且没有出生之处，何况归依以后行持的其余道呢？整个的门就被封闭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给你的这把钥匙，就是对于佛功德引生至心的定解。有了这把钥匙，归依的门就开了，归依的门一开，圣教的门就开了，由此就能入到圣教里受学一切佛法。这是极端关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再再的强调。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佛的意功德：

(1) 佛陀具有遍知的智慧，请按原文逐一思维观察。

(2) 思维佛所具有的大悲功德有哪些不共殊胜之处。

2、 思维佛的业功德：佛的身口意业在饶益有情时具有任运、无间和有效三种功德相，以此三者为根本，思维佛的业功德。

3、 三、按照此处所说的念佛道理忆念佛的功德会出生哪些的殊胜功德？请逐一分析能这样出生的原因。

（二、法功德）

法功德者，谓由敬佛而为因缘，应作是念，佛具无边功德者，是由证修灭道二谛，除过引德以为自性教证二法，而得生起。

承接前文所说的，以敬佛为因缘，接着就要忆念法的功德。这么殊胜的佛果从哪里来呢？是依于以除过引德为自性的教法和修道谛和证灭谛的证法才获得的，所以佛的无边功德都是从法而来。法是佛母，法是佛师，法是佛的道。这样才知道，一切佛从法而得生起，由此会了解法的功德。

如《正摄法经》云："诸佛世尊所有无边无际功德，从法生起，受行法分，法所化现，法为其主，从法出生，正法行境，依于正法，法所成办。"

如《正摄法经》中所说：诸佛世尊所有无边无际的功德，都是从法而生起，是由受行一分分的法才出现一分分的功德，从法化现出佛的三身、四智等无量功德、事业，法是这一切的主要，从法出生，一切所作都是正法的行境，也是依于正法、由法而成办的。所以法是诸佛之母，是一切功德之源，是达成菩提之本。在这样忆念法功德后，会生起真正的胜解。

（三、僧功德）

僧功德中，正谓诸圣补特伽罗，此亦由念正法功德，由其如理修行门中，而为忆念。

僧功德主要是指诸圣僧的功德。应如何忆念呢？要由念法功德想到所谓僧就是如理修行正法者，由此忆念僧的功德。

总的来说，忆念佛法僧三者的功德，是以念佛功德为首，再思维佛的因就是法，以此来忆念法的功德，最后由僧是如法行者而念僧功德。

《正摄法经》云："于诸僧伽，应如是念，谓说正法，受行正法，思惟正法，是正法田。受持正法，依止于法，供养于法，作法事业，法为行境，法行圆满。自性正直，自性清净，法性哀愍，成就悲愍，常以远离，为所行境，恒趣向法，常白净行。"

在《正摄法经》里说：对于僧伽应当这样想，他们有殊胜的功德，因为他们是以法为业，是在用心演说正法，以身口意相续不断地受行正法，昼夜思维正法，从僧伽的三门中出现无数正法的功德，因此叫做正法田。

僧伽是行法者，以身心受持如来的教法与证法，而且一心依止在法上，恒常行于法道，时时供养于法。做法的事业，不断地做书写、供养、布施、听闻等十种法行。法是他的行境，他舍弃了世间

的财富，唯一修习正法而趣向圆满，这叫做法行圆满。

由昼夜行法的缘故自性非常正直，完全与法道相合而不歪曲。因为法是正直的、是真理的缘故，他的心如法而行也就调整到正直的地步，一言一行都按照法道行持，不会违于法道、违于天理、违于良心。

僧伽也是自性清净的，因为法是清净的，使得如法行者心中远离垢染。僧伽法性哀愍，因为法是慈悲的，是推己及人、使众生都能达到离苦得乐之地，所以随法行者尤其大乘行者将会成就哀愍的法性，会成就悲愍。

再者，法远离了一切客尘垢染，所以随法行者将以远离为所行境。也就是行者将远离内心的惑业苦，下至一言一行都远离杂染，因此所谓的远离或者离欲是僧伽的所行境。

僧伽是一心向法的人，所以恒时趣向于法。他一心行善的缘故，常常修持白净的妙行。如此以缘念僧功德而生起信心。

（二、知差别）

佛法僧三宝是一个体系，对于各个方面应当如何归依，这又有各自的侧面，在每一侧面三者都有不同的相。了知其中的差别以后就可以非常相应地归依，这就是了知差别而归依。

由知差别而归依者，如《摄分》说：“由知三宝内互差别而正归依。”

如《摄抉择分》所说：由了知三宝内在相互之间的差别而发起如其体性的归依，对不同的归依境发起不同的归依愿望，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做归依等都是由了知差别才能准确的发生。

比如世间的伦理道德必须要先了知父母、兄弟、夫妻、友朋等的差别，才会引出相应的做法，所谓对父言慈，对子言孝，对兄言友，对弟言恭等等。针对不同的境有不同的心，如果对这一切都非常善巧，就叫做善知缘起差别。同样，我们在归依佛法僧三宝的时候，要了解到三宝别别体性的差别，之后有针对性的做归依，这样的归依是切合缘起之道的，这就要从了知差别产生。

所谓的差别包括以下六种：相差别、业差别、信解差别、修行差别、随念差别、生福差别。如果对这六方面都非常了解，那就不仅是对总体的归依有认识，对于差别的归依也相当善巧。一碰到哪方面就知道发什么样的心，依什么样的行为，作什么样的理解等等，这就是有了细致入微、丝毫不紊乱的行持的智慧。

此中分六：相差别者，现正等菩提是佛宝相，即彼证果是法宝相，由他教授而正修行是僧宝相。

佛法僧三宝是笼统的称呼，我们必须得认识各个的不共体相，之后就像能清楚地辨认这是甲、那是乙、那是丙一样，我们要了解到佛法僧在体相上的差别，也就是佛是觉悟相，法是觉悟果相，僧是随行相。

换一句话说，佛是达成了无上正等菩提的觉悟，没有比这更上

的了，没有任何的错误，完全平等的菩提已经现前了，这就叫做佛宝。觉悟果相是指成佛以后开始对众生宣说教法，转妙法轮，依照真理来宣说什么是道，什么是非道，引导众生行持正道、舍离非道，这个叫觉悟果相。也就是成佛以后就开始转法轮，这个转法轮是觉悟的果，或者说是觉悟以后发生的事。之后就有很多的受教者随行于佛的教法，这就是僧宝相。

以释迦佛为例，他在菩提树下证成了菩提，这就叫佛宝相。在成佛以后，首先对五比丘宣说四谛法，这就是正法的开端。从此四十九年里随顺各种根机为众生指示道路，这就是觉悟果相。就是觉悟以后出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达成觉悟，谁能宣说不可思议的深广的正法呢？只有自己成就无上的觉悟，才能充当导师，为一切众生宣说正法，引导他们走真理的道路。这里出现导师以后的成果，就是法宝相。由于宣说了真理的道路，有缘者都会按照这个路来走，这就是僧宝相。也就是佛说法以后，逐渐地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僧众，以及很多菩萨圣众，他们都随行于佛的正法，这就叫僧宝相。

业差别者，如其次第，善转教业，断烦恼苦所缘为业，勇猛增长业。

业就是所做的事情。例如工业、农业、商业，就是工人、农民、商人做的事情。现在说的是佛法僧这三者在做业上的差别，或者说所做事情的差别。

佛作为导师，要做的事就是为弟子善转教法法轮，也就是他要

指示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非道，让众生离苦得乐。

法的做业就是给众生充当断烦恼苦的所缘。也就是佛说了法就给众生提供了修法的作业。就好像老师教了这一堂课，下来学生就缘着这一堂课的内容去练习，这就成了学生的所缘。佛所说的法宝就成为佛弟子断烦恼苦的所缘，也就是遵循佛所说的经法，在听闻以后随教而转，按照教法的指示来做，这样就成了断烦恼和苦的所缘。譬如我们要学佛主要是自己心里有烦恼和苦，佛就像大医王，为我们宣说了正法药，这个法药所做的事情就是给我们吃的。吃了它就能断掉烦恼和苦，离开它就不能断，所以一直不能离，它就是我们断烦恼和苦的所缘。

僧的做业就是遵循佛指示的法道勇猛地增长法上的修持，也就是不断地增长善根。僧是弟子，是随学佛的法道者，他的作业的性质就是一直勇猛精进地修法，增长一切善根，所以以勇猛增长作为僧伽的业。

信解差别者，如其次第，应树亲近承事信解，应树希求证得信解，应树和合同一法性共住信解。

所谓信解差别，就是依次对佛宝要树立亲近承事的信解，对法宝要树立希求证得的信解，对僧宝要树立和合同一法性共住的信解。由这三种信解就会发出后面的修行差别。所以这些道理都相当关键，信解是前导，首先观念要特别深刻，之后会发出誓愿的力量，之后就会行持。

佛宝是导师，我们要一再地建立“对佛宝要作各种亲近和承事”的信解，这是我们作为佛弟子应当做的本份。所谓依师之道就像依止善知识里所说的，要有孝子心、铁围山心、大地心等的九心。总而言之，要用最善的心，一切都顺着师父的心意而转，然后去受持师父的事业，在任何时、处都不变心、不动摇。

想要具有这样的意乐，根本就是信心和恭敬，要一直处在信敬的状态里。由念功德生起信心，由念恩德生起敬重，以信心和恭敬摄持后，行持三喜的加行，也就是要做财物的供养、身语的承事和如教修行，其中以后者为最重要。

所谓的承事就是要做到尊重、恭敬、供养。如同《瑜伽师地论》所说，通过三种行为了解恭敬承事的涵义，也就是你要体会到对境的功德和殊胜利益，发起尊重的心。而且随着自己的体会了解到要用身、语、意的三种正行来修恭敬。身应当合掌、礼拜，师父走的时候要送，来的时候要接，师父在的时候要恭敬站立或者退坐一边等等。就像佛经里常常讲到，佛弟子见佛的时候都是非常恭敬地右绕三匝，长跪合掌而祈白，闻法结束后恭敬顶礼，信受奉行，欢喜而去。或者首先向佛献上供养，然后退坐一边，恭敬承事。像这些都是修恭敬的心、恭敬的语和恭敬的行为。还要以各种的幢幡、宝盖来作供养。所以所谓的承事就是尊重、恭敬、供养三方面的行为。这样就明白，对佛宝一定要树立亲近承事的信解，即使现在佛的色身没在面前，我们每天也要向佛献供养，念佛、赞佛、拜佛，这样修亲近承事。

接着对法宝要树立希求证得的信解。无论是什么法，心里都要

建立“我一定要求证到这个真实证法”的心。譬如对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所摄的这些法宝，都要树立希求证得的信解，由此归依法会达到切要。

对于僧宝应当树立和合同一法性共住的信解。因为所谓的僧是和合义，我们都是佛的弟子，作为同学、同伴，都是一样的戒、一样的行，都是住在共同的法道上面。同一法性的意思是我们都是从法出生、修行法、以法为命的性质，都是由法所生，为法所教化，都是在摄持法，因此是同一法性。

在《瑜伽师地论》里具体说到，佛弟子是由佛说法的音声而出生的缘故，都是从佛口出生。或者佛弟子都是在听法以后如理作意、法随法行，由此出生了所谓的僧，因此都是法所生。法所化即都是从法身路而能够得到相应的法。法等分的意思是都是在受持无漏的法财。因此僧聚在一起都是同一个气氛，同气相投，同一等分。因此僧在一起就要树立我们都是修一样的法，持一样的戒，树立一样的见解，等等，要起这样的信解，所以它以和合为义。

所谓的和合共住，就是具足六和敬，彼此之间，心和行为没有相违、争论，就像水乳融合一样。所谓身和敬就是大家都作礼拜、合掌、跏趺而坐等相同的身业；口和敬，就是都做赞颂、念诵、念佛、持咒、诵经等清净的口业；意和敬，就是都持着信心、恭敬、慈悲、智慧等的意业；戒和敬，就是都守持着相同的三乘戒法；见和敬，就是都持世俗谛无常、苦，胜义谛空性的见解；利和敬，就是衣食等的利养都是平等受用。像这样树立起同一法性共住的信解，要做到见行等共同一致，非常融合。像这样处处都会随众，不

会闹矛盾、标奇立异。这就是真正归依三宝立志要引出的信解，我们要在这三个重点上努力。

修行差别者，如其次第，应修供养承事正行，应修瑜伽方便正行，应修共受财法正行。

有了前面的信解差别后，就会知道修行差别的所在。也就是依次对于佛宝要修供养承事的正行。佛不在世就对佛的代表——佛像等供养鲜花、瓜果、饮食、衣服等，以及拜佛、赞佛等，这就是供养承事的正行。

对任何法都应当修瑜伽方便正行，也就是我的心要与法相应，顺着法而行。学任何法都要证到它，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知见、知识的积累或者炫耀自身等上面，应当想我是归依法的人，学了这分法就力求与它相应，要修瑜伽方便正行。

与僧同处应当修共受财法的正行。因为他是我的助伴，我已经誓愿以僧为助伴，所以与僧共住的时候应当有财均分，有法同修，像这样彼此心意和合而不矛盾。

随念差别者，谓应别念三宝功德，如云："谓是世尊等。"

所谓随念差别，应当别别地忆念三宝各自的功德，不能笼统含糊。按照《随念三宝经》所说，一说到佛，就是"佛薄伽梵者，谓如来、应供"等等，这样来随念佛宝的功德。说到法就想到"善说

梵行，初善、中善、后善、义妙文巧、清净鲜白”等，特别有针对性地缘着法宝来忆念功德。说到僧就是“正行、应理行、质直行”等，特别就僧宝的功德作相应的随念。像这样非常具体、到位地针对三宝各自的体相、功德来作随念，就非常善巧地与缘起相合，也能够生起归依的修行。

生福差别者，谓依补特伽罗及法增上，生最胜福。佛及僧二是依初义，此复依一补特伽罗及依众多补特伽罗生长福德，以于僧伽定有四故。

生福的差别就是依靠人和法出生最胜的福德。也就是佛法僧三宝是极殊胜的境，我们依止他就能生特别好的福德。依佛宝和僧宝是依人而生最胜福。在人里面又有依一个补特伽罗和众多补特伽罗生长福德的差别。也就是依佛可以说是一位，也可以说是众多，因为佛本身是离一离多的。依僧就我们现前心前所显的来讲，可以依一位圣者僧生起很殊胜的福德，也可以依四位以及四位以上的僧众来生长福德，这就是依多位补特伽罗而生福德。

总而言之，在生福方面，要依靠佛生福德，因此对佛供养、礼拜等。依僧生福德方面，对一位圣者僧行供养、恭敬会生福德，或者依一个庞大的僧团修恭敬、修供养会生很大福德，因为是大福田。在见到很大的僧团的时候，不要愚痴，特别是一些居士对僧众起轻慢心是大损福德的，应当对僧伽礼拜、恭敬，这样会生大福德。

在人以外还有依法生福德，也就是对法恭敬、供养、礼拜会生

大福德，这叫做生福差别。

（三、自誓受）

由自誓受而归依者，谓由誓受依佛为师，依般涅槃为正修法，归依僧伽为修助伴，由如是门而正归依。如《毗奈耶广释》中说。

有了前面的了解三分差别而归依的基础后，我们对于归依上的实行已经有了非常具体、到位的认识。就像一个人经过培训以后，他对各方面的事情都知道怎么处理，体相上有什么差别，业用上有什么差别等等。同样，针对三宝这三种对境怎么起信解、怎么起正行、怎么随念、怎么生福等等都清楚了以后，我们应当自己发誓来受归依戒。

所谓的归依戒就是一个誓戒、誓言，或者说誓愿。这个时候心里要发誓：我发誓受持唯一依佛为师的戒，从此之后再也不依其它的外道为师。而且发誓受持唯一以般涅槃为正修法的戒，也就是将来唯一以涅槃为道路，以息灭一切苦和苦因的大涅槃作为自己正修的法，以能达至涅槃的法门作为自己的道路，再也不归依那些旁门左道，不以一切不能达到涅槃的邪法、邪教为道路。再接着发誓受持唯一归依僧伽为修行助伴的戒，也就是从此之后我唯一与同见同行、同在佛门中、由法而生的僧伽作为助伴，我不依止其他的外道邪众作为助伴，甚至不与他们共住一日一夜。就像这样发起归依的誓戒就是我们自己发誓受持归依的戒律。

（四、不言有余而正归依）

由不言余而归依者，谓由了知内外大师及其教法、诸学法者，所有胜劣，惟于三宝执为归处，不执与此相违师等，是所应归。

这里是从反面排除其它一切归依的对境，甚至口里绝对不说还有什么其它的归依处，像这样生起决断的心。这是指我们已经了解到内外大师、内外教法、内外学法的徒众之间黑白分别的所有胜劣差别，已经看清了完全是两种东西，有天壤之别，从此以后唯一把三宝执为归依处。与此相违的师、法、徒等不执为归依处，不认为他是自己的依怙、所归处。在两方面都断定了之后，唯一取内教的佛法僧为归依处，这叫做不言其余而归依。从肯定方面说是“唯一”，从否定方面说就是“不言其余”。这样从正反面都确定了以后，就会有一个非常纯正的归依。

如果能够明辨内外的大师、教法和学徒的胜劣差别，就会唯一执取三宝为归依处，与之相违的师、法、徒等不执为归依处。这样就会发起归依上的决断。因此辨明内外的胜劣差别是发起决断的极关要因素。

此二所有差别之中，师差别者，谓佛圆满无过功德，所余大师与此相违。《殊胜赞》云：“我舍诸余师，我归依世尊，此何故为尊？无过具功德。”又云：“于余外道教，如如善思惟，如是如是我，心信于依怙。如是非遍智，宗过坏其心，心坏者不见，无过大师尊。”

在内外的三相差别里，首先要明辨大师的差别。佛具有圆满无过功德，其余的外教大师与此相违，也就是都有过失，功德也不圆满。就像《殊胜赞》说：我舍了其余的导师，我归依世尊，以什么缘故立为世尊呢？因为佛没有任何过失，具足一切功德。

在内外大师的校量上一定要看到，佛断证圆满，乃至于极微细的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习气也没有，所以没有丝毫的过失。就功德而言，三身四智、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无量恒沙的功德全部圆满，因此他在一切时当中是无上师、第一师。其他外道诸师，譬如世间的专家、学者、各领域的杰出人物等，都只是了解一点世间知识，充满了烦恼障、所知障。从智慧、福德开发的程度上来说，他们只有一点世间的小智小慧，一点小福报，不必说跟佛相比，与其他升天的宗教比也都是差得很远。而升天的宗教主跟出世间的声闻缘觉果位比，那简直就像一粒沙比整个大地一样。而声闻缘觉跟菩萨相比，声闻缘觉的福德好比牛脚印里的水，菩萨的福德好比大海的水。他只证得了像一个草籽里的空间那么小的空性，而菩萨所证的空性是像太虚空一样的空性，所以根本没法相比。菩萨再跟佛相比，那也是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就断证两分来说，世尊达到了最极圆满，所以他叫做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为一切世出世间的贤圣所归仰。

这样我们确立佛是无上的大师，不要以为佛与世间的专家、学者一样，或者跟外教的宗主一样，这是很幼稚的说法。

但是我们今天很可笑，对一个专家的信心超过了对佛的信心，或者对一个占卜师的言听计从，超过了对于佛制定学处的奉行程

度，这都是我们内心鄙劣的相。听说是一个什么专家讲座，耳朵都竖起来了，以为这是非常神圣的忠告，而听到佛的教言认为很落后，这都愚痴得很！或者相信某个名人，其实他满心的烦恼只是口上说一些谎言，但就是这些虚假的外道骗走了很多人的心，可见人太幼稚了。如果连归依的立场都不坚定，哪里会有内道的成就呢？哪里会有什么戒呢？因为归依是圣道之基，它是一切戒律的所依，也是一切依教奉行的来源。

又像《殊胜赞》所说，对其他外道的教法、教主我们非常客观、公正地善加思维，会发现，他们是有过患的，是相当有缺陷的，那么低级的。相比之下，依怙无上的世尊，他的言教是这么真实，一一都是如实地，没有一点有错误，没有一点不是给予众生暂时、究竟利乐的方便。世尊彻见了世俗、胜义万法的真谛，他所指示的道路，可以给予从人天一直到声闻、缘觉、佛果位的任何一种利益。他是彻见了缘起的人，像这样已经彻见真理的大师我全心地归依。

相比而言，俗人以鄙陋的眼光、充满了烦恼所知二障的心，所见到的这样欺诳的相，所立的这样虚假的学说，我为什么要归依呢？这些世间的教主、学者、权威，他们的立宗是有过失的，如果去依止他们的教法，会坏掉我们的心。譬如他会歌颂现世是多么美好，世界永远有进展，好像在这个轮回里的确就是有幸福、有欢乐、有实义、有永恒、有真实性、有清净等等。如果我们跟随这种学说，会失坏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去崇拜他就成了他的学徒，整天跟在他的学说后面转，这样就成了外道师打造出来的作品。他是什么见解、心态和行为，你也会成那样的见解、心态和行为，却自感良

好。

这些世间各领域的权威，如果是凡夫的话，连现世法的真相都不明白，他心里没有一念为来世的心，不信善恶因果法则，并不明了苦乐真相，而仅是凭臆想、凭着发达的分别心建立虚妄的学说，以种种花言巧语诳惑智慧不高的人。如果随从他的学说，那很明显，我们就会变成现世法的追逐者，这样连下世的利益都不会出现。我们的心被邪熏后，障碍会非常重，会非常难出现希求来世的心，那种邪见、邪意乐的病，将像百年沉疴，实在是很难医治。病的状况是，我们不以为现世的法是欺诳的，就会持这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人应当努力去经营求取，去实现。这样就压根不会念无常，不会念暇满难得，不会往寻求解脱上面走，这样我们的一世人生会彻底地用错。暇满将浪费在心心念念追求现世的利益上。基本是以贪欲为主的，所以几乎造的都是非福业，都在积聚往恶趣里走的势力。像这样，只要熏的时间一久，自己的心会全部染坏，染污严重的，几乎生不起一念真心归向三宝的心。

比如，有些佛学院请世间的教授来教书，被他的见解所转，见解、信仰都变掉了，会陷在深度的颠倒当中。由于染污深，导致心里丧失了出世修行的信念。那时只觉得世间法很好，生活很有滋味，需要去学种种的知识，创造种种的意义。这样一来，很多都还俗、成家，或者成了经商、做知识、搞世间名利的人，或者成了养家混日子的俗人，结局就很惨。这就是被有过失的外道教法染污了，不知不觉串习久了，心就已经搞坏了，那股心里的势力已经颠倒了。颠倒深了自己也不感觉，那时就见不到无过的大师如来了。

这里的原理要搞清，唯心变现的法则是非常确定的，当世间颠倒教法在心里已经显成很高、很大、很时尚、很先进的时候，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一碰到就会颠倒作意、颠倒显相。举例来说，串习世间各学说观念过深的人，就是有那方面的情结。一谈到那些方面，心里会非常兴奋，会感觉非常崇高、有意义，这就是一些非理作意导致的错觉。而一提到佛法、佛的话语、祖师的话语，会相当麻木，非常难感受到佛的圣教是极其殊胜的，是拯救自己慧命的根源，是无上无等的。由于没有这样的心，就失坏归依了。这个根子没立起，一切归依都没法真心地去奉行。这是出现无量安乐或无量衰损的极关键的分野处。没有真正转过来，那是不会步入安乐之道的。

所以，归依上的决断是非常关键的，只归依佛为师，不归依其他外道教主或与佛法相违的权威专家等。要以辨认内外大师的差别，发起归佛不归余的决断。这个首要的断定没有，三归依就不会清净，什么道都修不圆满。很多人落到这种可怜的状况，原因就是最开始没有建立这个基础。

教差别者，谓佛圣教由安稳道得安乐果，息生死流，净诸烦恼，终不欺罔，乐解脱者，惟一善妙，清净罪恶，外道教法与此相违。

教差别就是指内道教法和外道教法的差别，这又要从领受教法的从因到果的缘起差别来辨认。

受行佛的圣教是什么效果呢？即由走上安稳的道而得到安乐的果。按佛的四谛圣教来修心，就会止息生死之流的运行，净除各

种虚假我执所起的烦恼状态，由于静息了苦因，苦果自然就没有了，所以是真正达成离苦得乐的道路。对希求解脱者从始至终没有作丝毫欺骗，教导修的是解脱正因，最终达到的是解脱一切苦。它是纯一善妙的，能清净一切背叛真理的大大小小的罪恶。这就从功能上认定了内道教法的体性。

再来认识外道教法的体性。要看到它是完全引着我们在相反的路上走，作用全是相反的。也就是受行外道的教法，就走上了不安稳的道，只会得到纯一苦恼的果。它的作用是，一直在增长生死的苦流，始终在加重烦恼、膨胀烦恼、发展烦恼，会让某方面的烦恼或者方方面面的烦恼越发展越大，心态越来越偏、越来越怪。从始至终都在欺骗求解脱者。它的说辞感觉在慈悲地教导得到快乐的捷径，实际上不是乐因，只是苦因，终究让人陷在苦中毁掉自己。这就是彻头彻尾的诳骗。因此说这种教法唯一是下劣的、不清净的，只会让背叛真理的罪恶越来越加重。

这样看到一正一邪、一乐一苦的差距后，就应该非常断定地唯一归依佛的圣教，不归依外道教法，当然包括所有与佛法相违的世间学说、观念、理念，以及无数种的看似新奇、动心的虚诳概念。

凡是相违圣教的法，无论包装得多么好，在世人面前呈现什么样的姿态或者以什么样的美妙言语来作庄严，实际上里面包藏的都是颠倒的知见，只是从瞎子一样的状态，凭着自以为是乱编的教法，所以不能依止。你要依止它的话，顺着这样的教发展自心，在现前的因上走的是非常可怕的道，比如它会歌颂爱情、赞美性欲、支持物欲、赞颂现世的美好和极具实义。如果你不明就里，是真正地这

样信奉这些学说，之后你的心决定会非常有理由地去寻求，结果受了邪熏就成了这样邪的脾气、邪的冲动。结果你的心时时都是危险的、没有安宁的，自己有自知之明，没丧失理智的话，应当承认，因为这种邪的跟随导致在心上增加了非常多的放纵、冲动，非常重的贪婪，非常多的狂想，非常多的叛逆、忤逆，是那么个性化，随时就起嗔恚、欲望。以这样乱的心，将来得到的决定是非常苦的果报。

再想想，这样发展下去，到了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一生都在很邪的路上走，心一点都不正，造的是无数罪恶，念念在增长堕恶趣、堕生死的势力，这样能够得到解脱吗？能够真正得安乐吗？绝无可能。这就是外道教法骗了我们。

外道的教法、有问题的现代学说都是有染污的，它的功能是增长贪欲、嗔恚，或者增长放逸、愚痴等，要么是增长邪见。要这样想：内道的教法是清净的、指示真理的，熏习了心会越来越正直清净。外道的教法是染污的、颠倒的，熏习之后会越来越颠倒、染污。如果心依止它了，就会不断地起那样的心，发展深了就会完全颠倒成性，转不过来，就像不治之症那样会完全腐烂的。

现在邪的学说要辨认，只要他在鼓吹世间法常乐我净，就可以判定为邪的教法。比如鼓吹的是张扬自我，鼓吹现世享乐，把五欲的假相认定为真实，把虚假的受认定为安乐，这些都是苦的根源。支分的认定有无数，赞叹爱欲、性乐、衣食享受、名利实现，尽管包装种种时尚的称谓、文化的说词，实际只是增长烦恼而已，让凡夫的贪欲不受限制地滥行。种种的说法和作法，就是要让凡夫我执

和烦恼的现行畅通无阻，而结局就是让人加深颠倒的机制，陷到苦的深坑里无法自拔，因此是邪恶的教法。

如《殊胜赞》云：“何故由尊教，安乐得安乐，故于说法狮，尊教此众生。”

以上只归依世尊的圣教，不归依其他教，原因就是《殊胜赞》里所说这样：

我为什么归依世尊的教法？原因是领受奉行世尊的教法，就在修安乐的因而会得到安乐的果。他的教法一直在教我怎么修安乐的道，所以我只归依世尊教给我的法道。我一心一意地按这些教法在心上修，这样每一次都是修安乐之因，每一次都得安乐之果，因此我学世尊的教法就是真正入进了安乐之道。他说的全是安乐之道，没有丝毫欺骗，所以我决定永远归心圣法的道路，而不再归心其他非圣法的道路。起了这样的决断后，就会昼夜唯一行佛的法，而不再归依外道的教法、世间的学说等等。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由知功德而修归依时，应如何了知法和僧的功德？

2、 佛法僧三宝在相、业、信解、修行、随念、生福这六个方面有什么差别？如何由了知这些差别而归依？

3、 思维“由自誓受而归依”的涵义，依此发起归依。

4、 思维“不言有余而归依”的涵义，依此发起归依。

《赞应赞》亦云：“谓应趣应遮，清净及杂染，此是雄尊语，与余言差别。”

《赞应赞》中也说：佛的教法是应趣的、纯一清净的体性，会达到清净的涅槃，外道的教法是应遮的、纯一杂染的体性，都是制造惑业苦三杂染的所缘，这就是大雄世尊的语言和其他外道教主、世间学者的语言之间的差别。

佛的法是纯一清净的，它教导我们去掉自身惑、业、苦的杂染，如教修行会越来越清净，因为它随顺缘起。但是外道教主也就是各种世间学者，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无明性的。因为看不透缘起的正道，教导的都是怎么以执著自我的心追求、满足自身的欲望。或者把并非安乐的道计为安乐之道，不是安乐的果计为安乐之果，充满了邪谬。跟随这样的见解去串习，只会在我执烦恼等的杂染里越陷越深，造各种杂染的业因，感招杂染的苦果。熏习外道的教法以后，会发现心越来越杂染。历史上很多世间哲人最后选择自杀也说明了他没找到出路。这些哲学家本身是一团糊涂的，自己都不明白世界的真相，只是凭着自己的分别臆想著书立说，所以这些语言里有很多的杂染。学习这些旁门左道、各种所谓的思想主义等等的人，到死的时候同样不得安乐，内心非常空虚。那时才有反转，他会悔恨、迷茫。这就像“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那样，最终被带到了迷茫、带到了苦、绝望当中。

所以，外道的教法、世间的学说是要遮止的，不能依从，世尊的清净教法要一心地依止，这就是世尊无上圣言与外道庸俗语言的

差别。因此我们对佛法下至一个字都要顶戴，而对于外道法与佛法相违之处应该一概舍弃，这就是所谓的归依。

在归依法的立场上，这里指示的是要唯一归依佛的圣教，不说还有其余的归依处。并不是既可以归依佛教，又可以归依外教，那不叫不言其余而归依。

“此纯显真如，彼唯欺罔法，尊语与余言，除此须何殊？”

智者看到这一点就已经清楚了，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因为佛的话纯粹是显示世间、出世间或者说世俗、胜义的真实性。指示了这个迷幻世间的因缘果报，以及各种缘起的机制，告诉你世俗法的体性如何。其次会告诉你真实胜义谛的体性，也就是消除了迷乱、回归的本来法界或者说诸法的实相如何。世尊的话是一语中的，完全彻见了世俗、胜义二谛的真相而宣说的，所以唯一是真实，唯一在显示真实。而其它外教的法不必说胜义谛，连世俗谛的体性也没有认识，他以为这些法是自在天、上帝、真主等所造，或者是无因的，或者只是一种物质的自性等等。有些以为没有三世因果，都是偶然性的。没有什么善恶，也没有什么果报。这都是很愚痴的说法。他们不知道万法都是唯心自现，在这上面都有一个业果律贯穿始终，它也不知道这只是妄心变现的法，没有实义。反而由分别心的加工，建立了无数的概念、无数所谓的立场、目标、意义，教唆人们去追求、去发展，这的确是无有实义的。或者这一切本来是因缘幻现的，因缘力一停止当下就罄尽消亡，但外道的学说却会说这里面还有所

谓的常恒、永远。比如“永恒的爱情”这个概念，这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说法，但是却骗尽了天下的人，多少痴男痴女都在幻想、追求着它。这世上所有的功名利禄也都只是一种幻化，过后什么也没有，然而世间的学说一再地鼓吹这多么有意义。本来这个世界是纯一苦海，应当尽快从中出离，解决生死大事，而世间的学说却告诉你这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安乐、真实的意义，需要尽全力去投入，而对于出世的佛法则持着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是消极的遁世主义者。

本来五蕴上丝毫也没有我，但是世间的学说一个个都在说我如何、我如何，要打造什么样的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那些所谓的英雄主义、狂放主义、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无非是在我的基础上再加上各种遍计邪见而已。所以通过刚才的重点点释，聪慧者应当举一反三，应当知道世间的所谓学说纯粹是欺妄的法，不要轻易相信那些所谓的学术权威论调，不要一听到“权威”就马上盲从。

一者真实、一者欺罔，这就是世尊圣言跟其他外道学术权威的俗语之间的差别。一个是被无明蔽目的愚者所说的，根本没有坚实的世俗杂染之语，一个是真正彻见真谛的一切智人所宣说的真理，想一想，这两者相差有多远？我们为什么要信从瞎子般的狂言乱说呢？

“此专一妙善，彼唯障碍法，尊语与余言，除此有何别？”

佛的话是纯一的妙善，能让我们得到解脱，而外道所宣说各种行为、戒律、主张的做法等等就不是能得解脱的方便，依此而作的

业也不是解脱的因，唯是障碍解脱、障碍安乐的法。世尊的圣言与其余世间的各类学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差别呢？

这已经一语道破了二者之间的胜劣差别。一个是极胜妙的，如同纯蜜，中边皆甜，受持任何一点都能滋养你，让你得到安乐。一个是纯粹的毒素，障碍解脱。如果你按照它所鼓吹的信念和行为去做，那无非是变成一个追求世间欲乐者。或者张扬自我者，或者增长烦恼、发泄烦恼者，或者鼓吹自我意识，拼命地增长我慢，增长竞争、焦虑、拼搏、斗争等的心。或者他教导你各种欺诳的手段，或者各种无意义的行为，要么就是鼠目寸光，着重于现世的享乐。告诉你各种享乐的手段，身体怎么样、服饰怎么样，体育锻炼怎么样，让你成为一个有无数分别心、一直营造现世享乐的人，打造出的都是现在精细的享乐主义者，像这样有什么出息啊？

佛教导我们要三衣一钵，舍家、舍欲，出离三界。依照佛的圣道去走，会走到真理的深处，会彻底息灭轮回的苦患。因为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心是如何以我执起惑造业，这样一断永断，就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如果我们顺从世间的所谓真理，只会让你的分别心学会如何为自己享乐，怎么呵护自己，营造自我。这个分别心发展到无比繁复精细的时候，是相当难处理的，结果会把你一世的人身，完全都陷在追求现世享乐的泥潭里，难以拔出。

欲望深了堕落得也深，散乱就更大，会不断在生死的旷野里驰骋而不自觉，这就是所谓解脱的障碍。在这样动力十足、分别妄想繁多的现世心的驱使之下，我们连一念后世的心都不会有，连一点人天善道持久的力量也不会有，全都变成了纵欲、求欲的心，就像

飞蛾扑火一般，心力已经分裂掉了。这样即使是守持世间的仁义孝悌也不堪能，因为心已经无法安于寂寞，静下心来好好地行善的机会也没有了，坐下来冷静的思考长远前途的机会也没有了，要好好爱护他人、帮助他人的善心也没有了。连作为人子要孝敬父母，作为职员要忠于职守等等，人天善道的基础全部都土崩瓦解了。结果成了一个只追求五欲的游魂，天天在五欲的幻尘里游荡，已经散乱得无法收心。这样使得我们的生命变成分裂的残灵，连一点善的气息都无法积聚，那当然是万劫不复人身的业因。

“由彼染极染，由此能清净，此即依怙语，与余言差别。”

外道的这些学说、思想都是毒素，它比毒药的过患大无数倍。如果给你吃一个剧毒，你很清楚它一定毒害我的生命，会感觉非常恐怖，不愿意接受。但实际上颠倒法的毒素更加厉害，一旦进入识田里，在没有拔除之前它会不断地起作用，使你的心一直顺着染污的机制运转。譬如染上了我爱执的贪欲主义，或者执持自我的张扬主义，你的心就一直在顺着这种机制转，所以受这种邪文化的熏陶，人会变得非常颠倒。经过了二三十年世间邪说的熏染以后，会发现心非常地刚强，难以转动，就是在杂染里面强性坚固了。

就像奉行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义，那么下至一个家庭中上敬下慈等的善也不会出现。比如一个女人，如果她认为一定要首先保护好自己，不甘自亏，那这样怎么能行持孝道或者为母之道？现在有些女人竟然都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这是多么自私啊！就是

由于这些颠倒的价值观熏得过深的缘故，就有那么厉害。

再比如自我主义张扬太大的时候，根本就不愿意低头，你无法臣服于任何一个人，也根本没有谦让心。在内心深处，永远都是我我我，永远我是最大的。这样就已经没有了谦虚，无法顺从教导。

诸如此类，会非常厉害地毒化我们的心，最后病入膏肓之时，就没有人能救得了你，连佛的大悲手也没办法把你救出。这叫做从染污走向极染污，这里面的任何一种邪说，一熏染了以后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譬如说如果你熏上了世间快乐有实义观，那跟你说五年十年的苦谛、讲出离心，也一点不起作用，心根本不转变，不接受。所以这就很可笑，你既然是个佛教徒，已经归依法，为什么不顺从世尊的教导，反而信奉现代的邪说呢？就是因为中毒过深，心里始终以为这里肯定有乐，为什么要天天说苦？这么多新式的科技、娱乐、活动，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东西，他始终认为有意义，这是无比地愚痴。

如果是心清净的人，这个网络他一看就知道全是影像，哪里有什么实义啊？除了一些幻化的光影以外什么也得不到。而有的人却愿意葬身其中，把整个暇满人身全部投注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玩到最后又有什么好结局呢？无非是结成很厚重的染污业，临终堕入恶趣而已。就是这样的恶魔吞噬了你所拥有的宝贵的修法机缘，耗光你的精力，不过几年已经身心衰败、靠近火葬场了。就像这样，一世人身就被一个虚假的学说给毁了。

内心的见解是第一位的，一旦中了邪见的毒扭转不过来，它会

一直狂奔不已，任何人劝都转不过来。但是依奉世尊的言教，它会使我们从清净走向更清净。也就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去熏习世尊的教法，从暇满、无常、苦、业果等一步一步发展，心会变得越来越清净。因为我们看清了什么是有实义，什么是没实义，什么是恶的，不好的，什么是善的，好的，自己开始能按这个规则取舍，那就逐渐地在改过自新，这样会让心日益清净，这就是依止世尊的圣言与其他世俗邪染学说的差别。

懂得这样的胜劣差别以后，一定要好自爱惜自己，爱惜这一世修法的机缘，一心奉持佛的教法，做一个不违法教的人。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要成就无上菩提，路是这么远，任务这么大，哪里有心思去忙碌这些世间的学说？我们应该日夜如救头燃，一心倾注在法业上面，首先成就道业才是。

僧伽差别由此能知。

由大师和法教的差别就能推知随行法教僧伽的差别。

内道僧是如理修法者，外道徒是不如理邪行者，无论在道果、戒法、闻法等各个方面都相差悬殊。从这里看到一者极其殊胜一者非常鄙劣之后，就会毅然决然地依止僧为助伴。

在《瑜伽师地论》里讲到，沙门和婆罗门的胜劣差别有五方面：闻法的差别、戒法的差别、摄受法的差别、受用法的差别、证得法的差别。从“婆罗门”可以类推到现在持各种主义、思想的徒众，这个差距更加明显。

闻法的差别：比如现在持各种主义者或者某种学说思想、宗派的教徒，他们所闻的法在义理上非常虚伪、下劣，不向人昭示真相，文句隐晦，所以是下劣。而佛教沙门所闻的法与此相反，意义很殊胜，文句明显，而且都是为他人宣说真实的、殊胜的涵义，以慈悲心为徒众宣说真实的道法。因此在闻法上有很大差异。

戒法的差异：世间受持的各种行为有很多损害性、染污性，所以是下劣。由于不识因果，所以指示的行为很多都是很荒唐、乖僻、邪恶、无意义的。而佛所制定的戒法是安乐之因，断掉内心苦因的恶行，行持内心乐因的善行，乃至能出离有漏的因果，得成无漏的因果，出离狭小的因果，成就广大的因果等等。佛教的戒法就是护持着众生的心不断地走向胜妙之地。

摄受法的差别：外道徒或者持各种主义者，摄受的是障道的财富、名誉、娱乐等，又摄受妻子、奴婢等，所以是下劣。而沙门摄受的法除了离苦的法以外没有别的，所以是胜妙。

受用法的差别：外道徒或者世间主义者受用的是障道的五欲享受、服饰、饮食、世间各种的娱乐，发展世俗的事业、经济等等。又受用世间的影视、歌舞、嬉笑、竞技等，或者受用淫欲等法，所以是下劣。而佛教徒受用的法是无罪的、清净闻思修所成的智慧，所以是胜妙。

证得法的差别：世间的道如果是婆罗门等法是以梵天为究竟，基督教的法是以欲天为究竟，道教等的法是以欲天以及上界天为究竟。其它的世俗主义者所抱持的法是以现世享乐为究竟。这一切法都会退还，都是有染污性的，有苦恼的，所以是下劣。而佛教徒所

证的法是以般涅槃为究竟，也就是能永断生死的苦和苦因，能达到真实的寂静之地，所以他所证得的果是真实的圣果。也就是，一旦证得以后，不会退下来，而且一向远离垢染，一向安乐，所以是决定胜。这就是得果的差别。

通过以上的比较就知道，僧伽是如是闻法、如是受用法、如是持戒、如是摄受法、如是证果，从因至果之间都是随顺涅槃的，因此我们以僧伽为伴就是成为勇猛增长涅槃法业的因缘。这样比较以后，立誓唯一依内道的僧伽为助伴。

第四，既归依已，所学次第分二：

一、《摄分》中出

二、教授中出

今初

在了知了内外教在大师、教法、徒众上有很大的胜劣差别后，心里会发起我唯一以三宝为归处，不以其他为归处的决断心，从而坚定地归依。这样归依以后，就有所学的次第，这就谈到归依以后该持哪些学处。它又包括《摄分》中出和教授中出两部分。

初中有二四聚。

就是指《摄分》中所出，有两个四聚学处。

初四聚中：亲近善士者，谓如前说善知识者，乃是一切功德依处，观见是已而正亲近。由归依佛即是归依示道大师，随顺此之正行，即是亲近示道师故。

初四聚就是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和法随法行，都是归依三宝随顺的学处。

首先亲近善士，就是前面所说善知识是一切功德的依处，认识这一点后应当如理地亲近善知识。为什么要持这条学处呢？因为我们已经归依了佛，也就是归依了指示解脱道的大师，现在佛不在世，随顺这一条的正行就是亲近开示解脱道的善知识。所以由归依佛就要执行亲近善士的学处。

听闻正法及如理作意者，随其所应，谓当听闻若佛所说、若佛弟子所说法教诸契经等，及若作意何种所缘能息烦恼，即应作意。由归依法，于教证法应当现证，此即是彼随顺行故。

接着听闻正法和如理作意，依次就是应当听闻佛所说、佛弟子所说的法教诸契经等，以及作意以什么所缘能够止息烦恼，就应当作意。由于我们归依了法，就应当开始对教法和证法亲自去证取。归依了法就是以般涅槃为正修法，已经依止了这个法以后，我们就要实证到它，这是现证证法的随顺之行的缘故。

所以我们归依法的目的是要现证妙法，为此我们要修持能够随顺此的听闻正法和如理作意。就是你要达到目的就要修持它的因，

它的因就是听闻正法和如理作意。你持这两条学处就是应当对于佛和佛弟子所讲的法宝要随处去听闻，而且听闻以后就要作意：我缘着什么法能够止息烦恼呢？就应当作意这个法。

前面讲到相差别的时候也说到了，法宝的业用差别是给行者充当止息烦恼和苦的所缘，因此我们一遇到法宝的时候就要想我要去听它，而且哪个法能治病，我就要去作意它，要像这样来修学。

法随法行者，谓应随顺般涅槃法而修正行。由归依僧，于趣涅槃补特伽罗应执为伴，其随顺行，谓应与诸趣解脱者共同学故。

法随法行指的应当随顺般涅槃法来修正行。就是心里要知道，这个法能够息灭苦，能够证入涅槃，所以要顺着它来修持，这叫法随法行。

由于归依了僧，已经把趣向涅槃的补特伽罗执持为道上的伴侣，已经立誓把一切趣向涅槃的人都持为自己的助伴、道友，那么与之随顺的行为，就是你应当跟那些趣向解脱的人共同学习解脱道，这就是法随法行。

第二四聚中：诸根不掉者，谓根于境放散之后，意亦随逐，于境掉动，深见过患，令意厌舍。受学学处者，谓随力受学佛制学处。悲愍有情者，谓佛圣教由悲差别，故归依此，于诸有情亦应悲愍，断除损害。应时时间于三宝所勤修供养者，谓应日日供养三宝。

第二个四聚学处包括诸根不掉动、受学学处、悲愍有情和时时向三宝勤修供养。

诸根不掉，就是我们已经学法以后就不能像过去随意地散乱、放逸。也就是当根随着境已经散动放出去以后，这个意就会跟着它在境界上掉动，这样深深地见到心猿意马、随境发散的过患以后，心里发起厌舍之心，不喜欢这种行为，之后在一切处都要诸根寂静，不掉动。根一掉动，到了境界里就成了轮回，不顺于归依，不是从轮回里出离的行为。因此作为一个已经归依三宝者，就不能像原来那样，不能持这种世俗的散乱行为，应该诸根调柔、寂静、安宁，不向外散乱。

接着是受学学处，当然归依以后就开始在佛门里学习很多佛制定的学处，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随意而行。就像入了党就要遵循党章党规那样，已经归依了，入了内教，那当然要奉行佛制定的学处，否则你就不属于佛的弟子了。你既然想给佛当徒弟，当然要按照佛教导的学处去做。

所谓悲愍有情，由于佛的圣教是从来不损害众生的，具有悲的特性，因此我们既然归依了，对于有情就应当悲愍，断除损害。

最后一个，既然已经以三宝作为永世的归依处，当然应该表达心意，时时向三宝勤修供养。也就是每天都要供养三宝，不可间断。就像世人念父母的恩，虽然父母已经去世，但是他每天还要在父母的遗像前作供养。同样，我们要想到三宝是救护处，是一切利乐的根源，因此时时要想，日日都要供养三宝，不可或缺。

第二，教授中出分二：

一、别学

二、共学

初中分二：

一、遮止应学

二、修行应学

教授中所出的学处有别别的学处和共同的学处。别别是针对佛法僧三宝每一个都有相应的学处，这叫做别学。在别学里面又有遮止和修行两方面的学处。遮止就是不好的、要断除的地方，修行就是好的、应当行持的地方。所以要从消极地断和积极地取两方面来学习。这些都是我们从前生疏的，现在要逐渐地学到这些行为，这就是归依后要做的事。

今初

如《涅槃经》云："若归依三宝，是谓正近事，终不应归依，诸余天神等。归依正法者，应离杀害心。归依于僧伽，不共外道任。"此说有三，谓不归余天，于诸有情舍离损害，与诸外道不应共任。

首先遮止方面要学的学处就是如《涅槃经》所说，归依三宝就是真居士，从此以后终究不应归依其余的天神等。归依正法以后应该远离杀害心，对于有情舍离损害。归依僧伽以后就不能再和外道

共住。

其中初者，谓于世间，若大自在、遍入天等尚不执为毕竟归处，况诸鬼趣、山神、龙等。此是不可不信三宝，归心彼等。若于彼等请其助伴，现前如法所作事业，则无不可，如求施主为活命伴，依诸医师为治病伴。

这里第一条不归依余天，就是对世间大自在天、遍入天等尚且不执为究竟的归依处，何况其他更低的鬼趣、山神、龙等。也就是不能不归信三宝而归信于他们。但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请他们作助伴，现前如法作事业，这没有不可以的。只是不能把他们执为大师、导师就可以了。比如生病了可以求医生作为治病的助伴，但并不是把医生执为究竟的归依处。同样，为了修道也可以求天龙神等作助伴来护持你，但不是归依他作为导师。

第二，谓于人及畜等，若打若缚，若禁穿鼻，实不能负强令负等，意乐加行损害有情，悉应远离。

第二，所谓归依法后远离损害有情这一条，就是指对于人类以及跟人类共处的畜生、水族等等，像捶打、捆绑、穿鼻、囚禁、不能负重强迫它负重等等，这些对有情造成伤害的意乐和加行都应当远离。

归依法以后，意乐和行为上都要远离损害有情，无论是一条狗、

一只猫或者是一条鱼等等，都不能起伤害的心和行为。

第三，谓与不信三宝为可归宿，而毁谤者，不应共住。

第三就是与那些不相信三宝是可归宿者而诽谤的人，不应当和他在一起。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大雄世尊的圣言与其余外道言论的差别和内外道僧伽的差别，发起不言有余而归依的心。
2、 《摄分》和教授中所出归依学处有哪些？具体思维每一学处的含义。

（二、修行应学）

三种修行应学者。谓于佛像若塑若画，随好随丑，不应讥毁，置尘险处及押当等，不敬轻毁，皆当断除。应当执为是可敬田，犹如大师。《亲友书》云："随工巧拙木造等，智者应供善逝像。"

三种修行应学，首先在归依佛宝以后要做的学处，就是要明白佛像是佛的代表，无论是塑像、画像，或者在技艺、品质方面等有好丑的差别，都不应当讥毁。也不应放在有灰尘或者险恶不安稳的地方。或者以佛像作为买卖品来押当等，这样不敬轻毁的心和行为都要断除。应当把佛像执为恭敬田，如同对待大师一样。《亲友书》上说：随着工艺的巧拙，无论是木造、泥塑的佛像都应当供养。

《分辨阿笈摩》说：劫毗罗摩纳婆，由于学、无学僧众，说十八种异类恶语，谓云："汝等象头，岂能了知是法、非法。"等，感有十八异类头形摩羯陀鱼，自迦叶大师时乃至释迦法王，任旁生中。《杂事》中说："拘留孙大师般涅槃后，端妙大王令建大塔，有一工人曾经二次作是讥云：'今令树其如是大塔，不知何日乃得完竣？'后善成已，深生忧悔，将其工价造一金铃，挂于塔上，其后感生容颜丑恶、身形倭小、声音和美，名曰善和。"故于佛像不应说言：此如此类。于他所造诸佛像等，若因善妙，若量广大，不应讥毁及遮止等。

这是透过两个公案说明对佛像不能说讥毁语或者生遮止心等

等。这都是世俗缘起上有很大的关系，起什么心就召感什么果报，而佛像是佛的代表，归依后对它绝对要恭敬。

在《分辨阿笈摩》里面说：从前有个劫毗罗摩纳婆，他由于对有学无学的僧众讲了十八种不同类的恶语。因为他的母亲教他在辩不过的时候就这样辱骂僧众。他当时在辩论快输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象头怎么知道是法非法，你们这些驴头怎么知道是法非法等等。以辱骂僧众是象头、驴头、牛头、马头、蛇头等，结果他堕落为一条摩竭陀鱼，长了十八个异类的头，从迦叶佛起一直到释迦佛之间都住在旁生里无法脱出。可见缘僧众说讥毁语就会受这样的果报。以此类推，如果对着佛像起讥毁语，说佛像如何如何，将来就会感很深的果报，因此应当住在清净观里，敬之如佛。

另外，在拘留孙大师般涅槃以后，端妙大王叫人兴建大塔。有个工人曾经两次这样讥讽说："叫我们建这样大的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竣工？"后来塔终于完成了，他看到那么巍峨壮观，心里生了忧悔之心，他想：我对于佛塔起了这样的遮止心，将来不得了，会感很大的果报。他为了酬补，就用自己的工钱造了一个金铃挂在塔上。后来的确由于他遮止建塔的恶因，感到他的容颜非常丑陋，身形矮小；由于他供养佛塔一个铃铛，让人听到很清脆的铃声的缘故，后来他的声音十分地和美，名叫善和。

可见因果丝毫不爽，对殊胜、尊贵对境的佛塔，起一些恶心就得到相应的恶果，起了一些善心、做了善行，就感得相应的庄严。因此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泥塑的、金属的佛像，或者布绢、笔墨绘写的佛像，就心里作讥毁，那将来会感召很严重的果报。相反，我

们视它为真佛，对它做恭敬承事等等，将来也会感得殊胜的相好，如果我们口里作赞叹也会得到极妙的声音。所以一切都是在于心，懂得缘起的人应当修行善妙的行为。

大瑜伽师奉曼殊像于觉沃前，请观视云："此善丑何似？若善妙者，可将绒巴迦格瓦所供之四钱金授予购取。"觉沃答云："至尊妙音之身无所不善，师工中等。"说已置顶，于一切像悉如是行。

当年大瑜伽师在觉沃前奉上一尊文殊菩萨像，请阿底峡尊者看："这个好丑如何？如果善妙的话，可以用绒巴迦格瓦供养的四钱金子去购取。"觉沃回答说："至尊文殊菩萨的身相无所不善，做工是中等。"在尊者面前，任何圣像都视为是真实的圣尊。然后他将像置于头顶，对于一切像都是这样行持。

总而言之，应当视一切佛像为佛宝，一心地致力恭敬，这就是我们的所学之处。

虽于正法四句以上应离不敬，又应断除一切不敬，谓抵押经卷，贸为货物，置秃土地灰尘险处，鞋袜并持及跨越等。应起恭敬，等如法宝。

归依法宝后应行的学处，就是对正法下至四句以上应当远离不敬，而且要远离各种不敬的行为，比如抵押经卷，把经书当做货物，或者把经书放在秃土地上、有灰尘的地方、危险的地方，或者经书

和鞋袜一起拿着，以及跨越等。应当起恭敬心，把经书视为真实的法宝。

传说懂哦瓦善知识，凡见有持经典来者，合掌起立，后不能起，殷勤合掌。

传说懂哦瓦善知识见到有人持着经典来，他就合掌起立。他的这样的敬重法宝，因为是自己的归依处。后来他身体不好，不能站起，就殷勤合掌，如是地持恭敬之心。

又说觉沃至哦日时，有一咒师不从闻法。大依怙尊见一记录以齿污秽沾其经书，深生不忍，说云："可愍，不可不可。"咒师生信，遂从闻法。

又有说到阿底峡尊者到了阿里地区时，有一位咒师不随从尊者闻法。一次大依怙尊见到有个记录员把牙垢沾在经书上，生起了很深的不忍之心，说："可怜可怜，不可以不可以。"见到这个情形，咒师对尊者生起了信心，遂跟随闻法。

霞惹嚩亦云："我等于法任何玩耍，无所不作，然不敬法及法师者是坏慧因，现在愚蒙如此已足，莫更作集愚痴之因，若愚过此，更有何能？"

霞惹巏也说：“我们对于法的玩要无所不作，但不敬法和法师是损坏智慧的因，现在这么愚蒙已经够了，不要再造愚痴的因，如果比现在还愚痴，那能做什么呢？”

若于僧伽或出家众持沙门相，及于其相，不骂不毁，又一切种不应分党、视如怨敌，云：“汝等，我等。”应当敬重，犹如僧宝。

再者对于僧伽或者出家众持沙门相者，以及这个沙门相，或者三世佛的清净幢相，不毁辱谩骂。而且在一切情况下对僧众不应当分成党类，视同怨敌说“你们，我们”，不应制造矛盾或者挑拨是非等等。应当对一切持沙门相和沙门相都如同僧宝那样敬重。

《劝发增上意乐会》云：“希乐功德住林薮，不应观察他过失，不应起心作是念：我是超胜、我第一。此骄是诸放逸本，永不应轻劣苾刍，一劫不能得解脱，此是此教正次第。”

《劝发增上意乐会》里说到：我们是希求、好乐功德而住在森林中的，所以要好好修心，不应观察他人的过失。不应当起心这样想：我是超胜、我第一。这种骄慢是放逸的根本，永远不应当轻视劣比丘，以轻视比丘或者对僧起轻慢的过失，会在一劫中得不到解脱，这是如来圣教的真实次第。

敦巴仁波卿与大瑜伽师见碎黄布在行路中，皆不轻越，抖置净处。

如是行持，应随修学。

有一次敦巴仁波切和大瑜伽师走路的时候，在路途中见到有一块碎黄布，因为这是僧的形相，也是三世佛的清净相，这两位大德很敬重，他们没有以轻慢心越过，而是把这块碎黄布抖一抖，放在一个干净处。像这样的行持，我们应当随学。

自能如何恭敬三宝，则诸众生亦能如是恭敬自故，如《三摩地王经》云："作集如何业，当得如是果。"

我们自己能如何恭敬三宝，其他众生见到后也会恭敬我们的缘故，应当努力做恭敬三宝的行为。就像《三摩地王经》说：你造什么业就会得什么果，你恭敬三宝就得到别人的恭敬。因此要得恭敬，就一定要在三宝前修敬重。

以下讲应行学处共学的方面，包括随念三宝的功德和差别数数归依，随念三宝的恩德而恒勤供养，以大悲把众生安置在归依中，舍弃其它的世间方便，由了知三宝的胜利而在每天昼三时夜三时中勤修归依，乃至失命也应当不舍三宝。这是对于佛法僧三宝共同的学处。

（二、共学）

共学分六：初者，随念三宝功德、差别，数数归依者，谓数思惟如前所说，内外差别及三宝中互相差别并其功德。

随念三宝功德而数数归依就是按照上面所说，数数地思维内外道在大师、教法、徒众上的差别，以及三宝自身在相、业用、信解、修行、随念、生福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三宝的各种功德，这样来修归依。

所以前面是基础，首先要把前面的内容做到很熟悉，对前面的这些知差别、知功德等要非常熟悉，之后就能在心里随念。以随念功德、差别的心能够数数地归依。随念功德会起信心，随念差别会有如理了知的智慧，能够非常相应地做各个门类的归依。

第二，随念大恩恒勤供养，嚼噉之先亦当供养者，如《三摩地王经》云："由佛福德获饮食，愚夫不知报佛恩。"此是以获饮食为喻，随自所有一切乐善，悉应了知是三宝恩，由报恩德意乐供养。

随念三宝的大恩恒时勤作供养，下至在饮食之前也应当供养。这就是要求已经成为三宝弟子的人，应该时时地念恩和供养。就像既然是父母所生，那当然事事都不能忘记供养。如《三摩地王经》所说：由佛的福德我得到这份饮食，愚夫却以为是自己的福德而不报佛恩。这是以得到饮食作为例子，其实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安乐、善根，都要了解是三宝的恩德，由报恩的意乐来供养，这就是总的原则。

譬如我得了一件好衣服，要想到这是三宝恩德所致，所以我不应自己先享用，而应当以报恩的意乐先供献在三宝前。或者我得了一个很好的电子产品，手机、电脑等，也要想到这是三宝的恩德所

致。得到了房屋、小车，也应当想是三宝的恩德所致。下至我今天身心愉悦，得到和风、暖阳、美景等受用，都要想到是三宝的恩德。没有三宝我不会行善，也就得不到安乐，是三宝的教导、护持、救护我才得到了这份受用，也因此知恩念恩，以报恩意乐向三宝供献。就要这样养成贤善之心。好比一个孝子，他得到什么都想到这是母亲的恩德。如果没有母亲，就没有我这一切，所以得到好食供母亲、好衣供母亲、好房子供母亲、好鲜花供母亲。总而言之，一切都供母亲，这是由于他的报恩之心自然发起的善心，我们应如是学。

此中复二，谓供养事及供养意乐。

以下对于供养作广泛的叙述。这是我们修学的很大的课题，要贯彻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各个方面，让供养三宝成为我们日常一贯的行持。为此我们需要了解供养的事物有哪些，以及以何种意乐来供养，了解这两个方面以后我们就会善巧供养了。

首先供养事包括十种，宣说如下：

初中有十：供养身者，谓亲供养真佛色身。供养塔者，谓供为佛所建塔等。

供养身是指在佛住世时亲自供养佛的色身，譬如为佛供养饮食、卧具、汤药、舍宅等。供养塔就是供养为佛修建的塔等。

现前供养者，谓前二事，现自根前而设供养。

就是指前面说的佛像和佛塔现在自己根前而供养。

不现前供养者，谓佛、佛塔非现在前，普为一切佛、佛塔故而设供养。又若于佛般涅槃后，为供佛故造像及塔，若一数等，亦非现供。

不现前供养就是佛和佛塔不现在面前，但心里作意普为一切佛和佛塔我作供养，这就叫不现前供养，可以作意而供。如果是在佛涅槃以后，为了供佛的缘故，造立佛像、佛塔，一种多种，也是非现前供养。

若供此二随一之时，作如是念而供养者，谓此一法性即是一切法性，是故现前供养此二，亦即供养其余三世一切诸佛，及供十方无边佛塔，此是俱供现不现前。

所谓俱供现不现前，就是作现前供养或者不现前供养时，心里这样想而供养，这一个法的法性也就是一切法的法性，所以我现前供养佛和佛塔也就是在供养其他的三世一切佛以及十方无边的佛塔，这就是俱供现不现前。也就是在供养现前的佛和佛塔的时候，由于作意一法的法性是一切法的法性故，呈供一切的佛和一切的佛塔，包括在根前现的、不现的全部都作了供养。

论说初者获广大福，第二较前获大大福，第三较前获最大福。故于一佛或佛像等修供养时，应忆法性无所差别，先当遣意供养一切，极为切要。

《瑜伽师地论》里说，现前供得广大福，非现前供比前面得到更大的福，俱供现不现前得到最大的福。因此我们要取上者而行持，也就是面对一佛或者一尊佛像等修供养的时候，我们应当忆念一法的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法性，法性是无二的，应当首先发起心意供养一切。

譬如面前有一尊释迦佛像，然后作意这一法的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法性，现在我遍供十方三世一切佛。或者到了某个白塔前，我对它敬献一朵鲜花，这样做供养的时候，不只是局限于供这一座塔，应当缘想此塔的法性就是一切塔的法性，因此要遍供一切塔。

总而言之，在供一物时起遍供一切的心，这是至关切要。

自作供养者，谓非由于懈怠、懒惰、放逸增上而令他作，惟自手作。教他供养者，谓念自己略有少物，然诸有情贫苦薄福无力供养，若教此供，当获安乐。由悲愍心，惟教他供。又亦劝他共供养者，谓自他俱共同供养。

这里说到自供、教他供和自他同供三种供养方式。

自供就是自己主动地供养，不是由于懈怠、懒惰、放逸增上指使别人去供，唯一是自己亲手来作供养，这叫自作供养。

教他供养，是以悲心想到我自己有一点东西，但是其他有情很穷苦，福薄，没有财力供养，如果我叫他供养，让他得安乐。这样以悲愍心为因教导他人供养，这叫教他供。

又有劝别人和自己一起来作供养，就是想要陈设供养时，不是只为自己一人着想，还想到我的父母、妻儿、亲友、仆人、下属或者举国人民，一切的内道的同梵行者、外道众等，有一种共作供养的心，想到你们跟我一起来作供养多么好啊！这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摄持别人一起来行供养，这叫做自他同供。

此三福果，大小如前。

如同前面所说，自供养得到广大福，教他供得到大大福，自他同共得到最大福。

总而言之，我们的心越广大越好，越有利他心越好。前者当然是大福德，但如果把自己放下，更多地考虑到众生，让他们去行供养，由于有悲心的缘故，福德就更大。如果想到要以我的力量带动大家一起来行供，那就福德最大。

财敬供养者，谓供种种衣服、饮食、卧具、坐具、病缘医药、供身什物，薰香、末香、涂香、华鬘、伎乐及诸灯烛，敬问礼拜，奉迎合掌，唱种种赞，五支遍礼，右旋围绕。

财敬供养包括两方面，财供养和恭敬供养。财供养就是以财物

为供养，恭敬供养以各种身语意恭敬的行为来作供养。这实际是外内的两供，外供是指财供，就是在三宝前供养各种饮食、衣服、卧具、坐具、治病的医药等资身的日用品，或者供养熏香、末香、涂香、花鬘、音乐、烛光、灯光等等。内供就是在三宝前恭敬地启问、礼拜、迎接、合掌、唱诵赞文，五体投地地顶礼，右旋围绕。

又供田等无尽奉施，又供摩尼、耳环、臂钏诸庄严具，下至供养诸小鸣铃，散诸珍奇，缠宝缕线，供养诸佛或佛塔庙。

财供又有这样的做法，比如供养三宝田地等的无尽奉施，因为田地等可以源源不断地出生资具。或者供养摩尼宝、耳环、臂钏等庄严具，下至供养各种的小鸣铃，散很多金银钱币等的奇珍，在宝物上缠绕彩线，供养佛和佛的塔庙。

广大供养者，谓以如是利养、恭敬常时供养。此复有七，谓所供物众多、微妙、现非现前、自作教他、至心欢喜猛利胜解而为供养，复将此善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广大供养就是以如是的利养、恭敬常时供养三宝。所谓的广大有七点，一是所供物非常众多、微妙、现前与非现前、自作以及教他作、至心欢喜猛利胜解而作供养，而且把善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我们供养的心要推到极其广大，它表现在供物、供境、供的行为、供的意乐、供的回向等等。总而言之，不能缩小心量，我们供

的时候尽量陈设很丰盛的供品，而且要选择特别妙好、殊胜的物资来呈供。而且供的时候，心量特别地宽广，不但是现前的东西，以及以心缘想不现前的所有供品都供献三宝。心还要特别广大，不仅自己亲自去摆设供养，而且教导他人去作供养。在供养的时候至心欢喜，用猛利的胜解来作供养。供养之后所得的善根一致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这样使得心胸极其宽广，达到周遍法界，无所不供，达到至诚的心来供献三宝，达到把一点一滴的善根全部都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求低劣的果报。

非染污供养者，谓不由轻蔑、放逸、懈怠而教他供，自手供养，殷重供养，不散漫心而设供养，不以贪等杂染供养，不于信佛国王等所为得利敬而为供养，以随顺物而设供养。

非染污供养的行相就是从遮止身心、供物、等起等的染污方面而说的。这里是在教导不要由轻蔑、放逸、懈怠的心指使别人，要自己以手亲自供养，而且是以非常殷重的心来作供养，不是散漫的心而设供养。还要没有贪著名利等的杂染心而供养，也不是在信佛的国王等具权势者面前、为了得到利养恭敬而设供养，而且是用随顺物或者非常合适的供物来作供养，这就叫远离染污的供养。

在修供养时，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有的时候自己用轻蔑、放逸、懈怠的态度教别人去供一下，没有发起虔诚、恭敬的供养之心。或者供养的时候心很薄，不是以殷重的心来供养，漫不经心的，用很轻浮、不恭敬的态度来供，这都是有染污。或者有的时候是想贪

取到恭敬，让别人看了好看，显示自我的功德，为了摆排场等等来设供养，这就是有贪染。或者为了表示我胜过对方来设供养，这是有竞争心。或者想我供的很好，有一种洋洋得意的态度，这是骄慢心等等，染著这些烦恼来设供养都是不清净的。

要像西藏传说的奔公甲的一把灰那样，他正在供养时想“今天有某某大人物要来”，忽然之间他意识到这是为了求名利而做，之后他撒了一把灰在供台上，所以被赞为是最好的供养，因为他的心不染著这些求名利的垢染。并不是在很多大人物面前、信佛的国王、大的富豪、官员面前，为了得到他们的赏识而获得地位、尊重、权势等，以一种谄媚的态度来设供养。

随顺物者，谓诸净物远离不净——雌黄所涂、酥所灌洗、局崛罗薰、遏迦花等及诸所余非清净物。

供物要特别地合适，也就是以随顺物供养，指的是很清净的物品，远离了不净。譬如雌黄所涂、酥油灌洗等，或者有毒的花和其它不清净的物品等等，这些不能献给三宝。

又若如是财物供养，自无所集，无从他求，应于一切世界之中，所有如来诸供养具，以欢喜俱及于广大胜解俱心，周遍思惟一切随喜。少用功力而修无量广大供养，摄集菩提广大资粮，恒常于此以真善心起欢喜心，当勤修学。

假使在作财物供养上，自己没积到财富，也没办法从别人那里求取，那就应当作意幻供养。也就是对于一切世界之中，所有的能供献如来的物品，以伴随着欢喜和广大胜解的心情，周遍地思维，一切皆作随喜。这样稍微用一点功力，就能修无量广大的供养，摄集菩提广大的资粮，所以恒常对于这样一种以意供养、以真实的善心来起欢喜，精勤地修学。

比如说我想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包括整个地球以及四大部洲，再扩展到一千、百千乃至十亿个世界里，所有美妙的供物都呈献给如来，对此特别生随喜，以及十方无边世界里所有美妙的供养具，也都一起供养如来。意思是特别有供佛的意乐，就像一个小孩欢欢喜喜地把一朵鲜花献在佛前，他对供养有一种特别好乐、踊跃的心。因此，关键是这个心力，要把它扩展到无量大。这样以一个真实的善心，特别欢喜地去供献给如来，就能少用功力，积累到无边的资粮，所以我们要精勤地修学。

又如《宝云经》及《建立三三昧耶经》所说：无主摄持诸华果树及珍宝等，亦当供养。

在《宝云经》和《建立三三昧耶经》里讲：如果是无主摄持的鲜花、果实、树林、珍宝等等，也要拿来供养。

总而言之，供养是很善的心，对于诸佛三宝有时时兴供养的心，就像孝子对母亲常常有供养的心一样，要让供养遍及到我们尽未来际的一切生活当中。

正行供养者，谓于下至拘牛乳顷，精勤修习四无量心、四种法集、随念三宝、波罗蜜多，及能胜解甚深空性无分别住，于净尸罗起防护心，于菩提分、六度四摄精勤修学。

最后一个叫正行供养，也叫法供养。在《普贤行愿品》里讲，一切供养中以法供养为最，与财供养相比较，后者于前者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于优婆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差距相当悬殊，所以最好的供养是法供养。因此，我们在下至挤牛奶的功夫里也要精勤修习四无量心、四法印，随念三宝的功德和恩德，心里一直缘念着三宝，修持波罗蜜多，以及能够胜解甚深的空性无分别而住，对于清净的尸罗起防护心，对于菩提分、六度四摄精勤地修学。

总而言之，所谓的正行供养就是我们要在下至很短的时间里，譬如等车、坐车或者吃饭、走路的时间里都要安住在法行当中。既然是一个法行者，就应当时时以法为务，住于法，行于法，精修于法，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工作。这样会成就非常殊胜的正行供养，三宝都会非常欢喜地纳受。

若能由此十种供养供养三宝，应知是名圆满供养。

假使我们能做到这十种供养事，心里能够在方方面面作广大、周遍、圆满的供养，那就叫圆满供养。

接着要了解供养时的意乐：

由如是等兴供养时，有六意乐，能于三宝随一之所少分思惟，而生无量广大果利。一者无上大功德田，二者无上有大恩德，三者一切有情中尊，四者犹如邬昙妙华极难值遇，五者三千大千世界独一出现，六者一切世出世间圆满根本，作是思惟而设供养。此等是如《菩萨地》说而正摘录。

在我们兴起供养的时候，要修六种意乐，对三宝中任何一者能少分地如是思维，就会生起无量广大的利益。

一、无上的大功德田，也就是我们心里随念三宝的功德就能够出生无量的广大功德，所以三宝是无上大功德田。这样我们心里就会很好地兴起供养。比如缘念佛宝是无上大功德田，对他兴供能发生无量的功德，因此会殷重地对佛宝做供养。对法宝也如是思维，它是无上的大功德田，稍做供养就能够出生无量的福利，这样在缘念功德的同时对法宝兴供养。

二、无上有大恩德的增上意乐：心里这样想，三宝有无上的恩德，为我开示了解脱和成佛的道路，让我得到一切现前和究竟的义利。总而言之，我身上，下至一点一滴的安乐都来源于三宝，因此怀着“三宝对我有无上恩德”的心，殷重地对三宝呈献供养，来表示自己的感恩之情。这个心推动得越强越好，当它达到增上意乐的时候就不可能不供养三宝，就像孝子思念母亲的恩德，他会自然的对母亲作供养。

三，一切有情中尊的增上意乐，是要忆念如来是一切有情中最殊胜、最尊贵的，他具有无上的功德，远离一切过失，因此我自然

要对他兴起供养。

四，犹如优昙妙花极难值遇的增上意乐：要想到，三宝兴世极难遇到，就像世间万年一开的昙花那样。在《涅槃经》里讲，昙花不是随处可出生的，只有在无热恼海的北方山上有昙花园。昙花也不是随时出生的，只有佛出兴于世的时候，昙花才出生，佛转妙法轮时昙花才盛开，佛现涅槃时，昙花就枯萎。所以如来是很难值遇的，如来所说的法教更难值遇，由此随佛法而行的僧宝也是很难值遇的。要像这样知道，三宝出现在世上，是一切祥瑞的根本，能给无量众生带来极其殊胜的利益，而这也只有在众生的福德、善根增盛到很圆满的地步时，才能感得三宝现前。

譬如我们这个世界人寿百岁的时候，由众生的福德力所感，有佛从兜率天宫降生母胎，来到这个世间示现化身。在这里经过苦行、求道，终于现前正等菩提，从此才为人天宣说正法，法教的光明才显现在世间，给无量的众生指引道路。所以三宝出现在世间是非常难的，在此前和此后都没有佛法，众生陷在极漫长的黑夜里。非常难以值遇的三宝，今天终于如昙花开放，我们遇到了三宝，遇到了一切利乐之源，由此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机缘，我一定要对三宝呈献供养，立誓永生永世做一个三宝弟子。唯一以佛为师，以佛的法教为道路，以随法修行的僧伽为伴侣，这样坚定地立誓，而且以感恩的心向三宝敬献供养。

一切世出世间圆满根本增上意乐，是要想到，三宝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圆满功德的依处，无论是人天善趣的各种五欲乐、禅定乐等的圆满，还是出世间的声闻、缘觉、佛果三种菩提，都是由三宝

的恩德而出生的，由三宝的力量加持而兴起的，所以三宝是一切圆满的根本。这样想后，要对利乐之源的三宝兴起供养。

这样心里思维后再设供养，不要一种无心的状态来作供养，那样就等于是做一个简单的行为，就好像宾馆里的服务生一样，那就没有了内涵，关键是内心。就像《贤愚经》里老母供灯的譬喻那样，由于她有非常诚挚、恭敬的心，又有极深的信解，所以她供的一盏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又以此功德得到了佛的授记。所以，最关键的是内心，要有很大的信心、恭敬作为内在的发动点，之后身心就处在非常殷重的状态中，如同三宝就在面前一样，以感恩念德的心来作供养。总的来说，应当如是地修持供养的意乐。

恒常时中，于如是等随应而行，若遇佳节及大时会，当随力能修妙供养。

这有通常和特别两种。在平常的时日里，就按照这样随力去做。也就是在了解了供养事、供养意乐等的学处后，平常就按照这样来修习。“特别”是指遇到佳节或者大的时日法会，应当随力地修微妙供养。在这些佳节时日有很大的意义，能够使供养的功德成倍地增长，因此特别注意多作供养。

复次恒须受饮食故，尔时若能首先供养无间缺者，少用功力而能圆满众多资粮，故随受用净水以上，应以先首至心供养。

之后要把供养结合在日常的饮食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饮食，以一天三餐计，百年三万六千日，合计就将近十万次供养。如果能够在每一次饮食之前供养三宝，而不间断，那的确少用一点功力就能够圆满众多资粮。所以在我们哪怕是受用清净的水以上都应当首先至心供养三宝。譬如在喝一杯茶之前首先供养三宝，受用糖果、糕点、水果等时也首先向三宝兴供。诸如此类，养成供养的好习性，那会使我们受益无穷。

此复非以糕之瘀处、菜叶黄处，是须择其妙者而供；又供茶时，现一切人如洒扬尘惟弹少许，不成供养。是霞惹瓦语录中出。

供养要有很好的心，不能以糕点的腐烂之处，或者菜叶的黄处来作供养，应当是以特别好的物品来设供养。就像我们不会用一个烂苹果或者一些品质很差的东西去供养父母，为了表达心意，一定要尽自己的财力供养很好的东西。

再者供茶的时候，现在的人就像洒水扬尘那样，只弹少许，这样漫不经心地做一下不成供养，心不殷重的缘故。比如一个人要礼敬尊长，但他连腰都不肯弯，稍稍地合一下十，这就是他的心里有慢心障碍。真正有大恭敬者会表现得非常谦恭，有一种恭敬的态度。以此类推，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要尽心尽力。霞惹瓦尊者看到有的人漫不经心地弹两下就以为在做供养，特意说明，他的心不尊重的缘故不成供养。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共学的第一条学处是什么？请思维学人应该如何具体守护这条学处。

2、 思维三宝弟子为什么要“随念大恩恒勤供养”？逐一思维十种供养事和六种供养意乐的行相，并牢记在心，落实到今后的行持中。

第五，由知胜利，昼三夜三勤修归依，分二：《摄分》所出胜利，教授所出胜利。

第五就是由了知归依的殊胜利益，在昼三时夜三时六次当中勤修归依。

这条学处就要求每天六次归依，它的前提就是要了知归依的殊胜利益，由此会发生很大的欲乐，从而每日六次行归依。如果没了知利益，就坚持不下去，真正知道这是极其殊胜以后，一定能坚持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每天六次不断，这就是首先一定要开发认识作为前因。

那么如何了知归依三宝的胜利呢？这又要按照《摄分》所出和教授所出的八个方面来多作了解。因此以下的了知胜利至极关键，有了这个了知胜利以后，后面的勤修归依就会主动地去做了。因此为了发起欲乐要得到胜解，为了得到胜解，要多了知它的殊胜利益，因此我们要多注重在因位上的建设。

第五，由知胜利，昼三夜三勤修归依，分二：《摄分》所出胜利，教授所出胜利。

第五个共同学处，是由了知归依的殊胜利益，昼三时夜三时勤修归依。这又包括摄分所出胜利和教授所出胜利两个八种。

初中有二四聚。

初四聚中：一、获广大福者，如《无死鼓音陀罗尼》云："佛世尊难思，正法亦难思，圣僧不思议，诸信不思议，异熟亦难思。"《摄波罗蜜多论》亦云："归依福有色，三界器犹狭，如大海水藏，非握能测量。"

第一四聚：获广大福、获大欢喜、获三摩地、获大清净。

获广大福，也就是归依能产生无量不可思议的福德。《无死鼓音陀罗尼经》上说：佛世尊的功德难以思议，正法功德难以思议，圣僧功德难以思议，对不可思议的佛法僧三处产生了信心，它的异熟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摄波罗蜜多论》也说：归依的福德如果有体积的话，以三界为容器都无法容受，就像大海的水量，用手握无法测量一样。意思是说：如果归依的福德有形相，三界的空间都无法容纳，这个容器太狭小了，就好像大海的水量没办法用一个手握的量来测量一样。或者说归依的福有形量的话，整个三界就像一个小火柴盒，它装不下太虚空一般的归依福德，可见归依福德是极其广大无量的。

要想到，原来归依有这么大的功德，我一定要在昼三时夜三时勤修归依，"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当你这么至心归依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福德的量，那真是尽虚空界无法容受。就好像整个三界包括广大的欲界、色界、无色界里头，全部充满了归依所获的福德。而这也只是它所有福德的百千万亿分，无数无量百千万亿分之一，无法容受的还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等等。

一想到这么大的福德就踊跃地多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走在路上也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得到任何利益都是“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要成办佛法事业的时候也是“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早上一起来就“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晚上睡觉的时候“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深信只要这样至心的归依就会产生无量的福德，为什么不精勤地做呢？

在《善生经》上讲到归依所得福报的量时说，如果一个人受了三归依，所得到的果报无穷无尽。比如有四大宝藏，全国人民在七年当中不断地从这里运出珍宝，还运不完，然而有人受了三归依，福德无数倍超过前者，以此之故，应当昼夜勤修归依。

所以忆念胜利是很胜妙的方便，只要一忆念胜利就会发起很大的欲乐，转而精勤地修习归依。

二、获大欢喜者，如《念集》中云：“若诸日夜中，能随念诸佛，正归依佛者，此是人所得。”于余二宝亦如是说。我今获得依止如是三宝归宿，是为善得。作意思惟，增长欢喜。

归依会让我们得到大欢喜。很多人都寻求喜乐，但是不知道怎么修，怎么得到。实际上归依会让我们倍感庆幸，时时都增长欢喜。就像《念集》中所说，心里这样想，我能昼夜随念诸佛、归依佛，那的确是我最大的幸运，是真正得到了实义。对法宝、僧宝也是这样想，我能够昼夜随念法宝、正归依法，那的确是得到了实义；我能够昼夜随念僧伽，正归依僧，那是得到了实义。

这是真正的“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由于归依，一切都得到了实义，所作所为都是有意义的，未来充满无限的义利。

要想到，现在归依了三宝就是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就像一个人在急风骇浪中，非常危险，他终于找到了救生艇，乘着这个无比安稳、安乐的慈航，迅速地导往大乐的宝洲，他感觉到太庆幸了，我今天终于得救了，终于有好日子过了，往后的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安乐，将会从明入明，从乐入乐，越来越好，每当这样想起的时候就会增长欢喜心。

所以归依之人内心有很大的喜悦。有人问：你们学了佛怎么这么开心、这么欢喜？因为有了归依，从此之后人生找到了道路，找到了导师，找到了助伴，因此是倍加欢喜。

《正法念住经》中夜摩天王对诸天们开示说：一个人念佛，就叫做好命的人，由于他不离念佛的缘故，他是命里面最好的命；如果一个人念法，他就叫好命的人，他不离念法的缘故，他成了命中最殊胜的命；一个人念僧，他是好命的人，他不离念僧的缘故，成了命里极好的命。

如果有人问：你命好不好啊？你说命很好，因为有了归依。也就是，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得真实义，这叫做善得。每当这样想起的时候，就会增长内心的欢喜，就好像一个人终于入党了从此身份大不相同，我们归依了三宝就为三宝所庇佑，内心真正有了希望。

三、获三摩地，四、获大清净，谓由等持及以慧学而得解脱。

这是以归依故能得三摩地，能得大清净，也就是会成就定慧二学而得到解脱。

第二四聚中：一、具大守护者，至下当说。二、于一切种邪胜解障，皆得轻微或永灭尽者，谓由信解归依恶师、恶法、恶友增上力故造诸恶业，皆得轻微、当得清净。三、得堕入正行正至善士数中。

第二个四聚指：一、具大守护；二、能够消减或净除邪胜解障；三、会进入正行正至的善士行列；四、得到大师、同梵行者和净信诸天的爱念欢喜。

我们要这样想，归依了以后我就成了内道的佛弟子，今天我终于拜佛为师，开始学习佛的法道，而且我依止了这么多的僧伽兄弟们，我已经进入了崭新的组织、最好的组织，将来会有无限的前程，因此我要念念地归依。

一切都是心上的缘起而转的，当我们至心归依的时候已经为三宝所摄受，我们已经属于这个范畴，会享有这里面各种的利益、果报、好处。这么想了以后，我要不断地归依，我一心盼望入佛弟子数。一进入三宝的组织，已经立誓成为三宝弟子，那就一定会得到非常好的待遇，在自身上也会发生很大的转变。也就是他得到了三宝巨大的庇护，不但能远离眼前由于非人、天灾人祸等的障难，而且远离生死的怖畏，最终得到究竟解脱。

三宝的体性就是救护，它一切处都护持着我们远离现前以及未来各种大小的违缘，有内与外各方面的守护。从外来说，你不会遭

到非人魔众的干扰。比如三宝兴盛之地，很多的邪鬼、邪神就无法侵入，或者能得到善神的保护。从内而言，由于我们归依三宝，行持清净的法道，以涅槃为正道，因此能止息我执、烦恼等等，也因此会远离各种内外魔障的损害。

其次，能使一切种类的邪胜解的障碍都变得轻微或者永远灭尽。这就是说，过去由信解、归依恶友、恶师、恶法的增上力，我们造下了很多的恶业。现在归依了三宝，断掉了过去的因缘，不再归依恶师、恶友、恶法，也因此使得过去造的业得以轻微，最终将会清净。就像过去入了邪派的人，因为听从邪师的教唆，熏了很多邪法，跟邪友在一起不断地增上各种恶业，但是现在已经反染为净，反黑为白，归到了纯净白法的三宝组织里。这样，在佛的教导下，由于日夜熏修清净的善法，改善了自心，又被善友们提携，心就慢慢转好，罪业和障碍日渐轻微。过去入邪组织就好比掉进了大染缸，现在到正组织里就到了非常清净的范畴，在这里各方面的因缘使得你逐渐地变得清净。所以归依能清净相续里的各种邪执、邪解，逐渐地跟法相合。

再从正面讲，归依后你就逐渐地进入了正行正至的善士行列。因为你是在随行佛菩萨、祖师们的足迹，是由无谬的正行达到无谬的正果，这就叫入了善士行列。归依以后人就变了，譬如不再抽烟喝酒，或者打人、骂人、骗人等等，开始行持正行，这样就会得到正至，趣向烦恼寂静之地。

四、为其大师、同梵行者及于圣教净信诸天爱念欢喜者，谓得趣

入善士数中，为大师等之所喜乐。诸天如何欢喜者，谓彼欢喜唱如是言："我等由其成就归依，从彼处没来生此间，是诸人等，今既成就多住归依，亦当来我众同分中。"

第四能得到世出世间正面力量的欢喜爱念。因为归依后入了善士的行列，为大师、同梵行者、白法诸天所喜乐。诸天怎么欢喜呢？他们会欢喜唱言：我们是因为成就了归依，所以从人间死殁后来到了天上，这些人能多安住在归依里，将来一定会来到这里，成为我们的同类。

教授所出胜利分八：

一、得入内道佛弟子者，总有多种建立内外差别道理，然共称许觉沃与寂静师，以有归依而为判别，谓得归依乃至未舍。是故最初入佛弟子者，须由至心于三宝所受为大师等，此若无者，任作何善皆不能入佛弟子数。

第一个胜利就是能入到内道佛弟子中。

总的有多种建立内外道差别的道理，然而共同称许阿底峡尊者和寂静论师以有无归依作为界限。得了归依乃至未舍之间即是内教佛弟子。所以最初成为佛弟子，需要至心将三宝领受为大师、所修之法和助伴，如果没有至心立誓归依，无论做什么善法都不算是佛弟子的范畴。

二、成一切律仪所依处者，《俱舍释》云：“受归依者，是受一切律仪之门。”《归依七十论》亦云：“近事归三宝，此是八律本。”此中意趣，谓由归依而能坚固涅槃意乐，从此意乐律仪发生。

第二种殊胜利益是修归依将成为一切律仪的依处，也就是在归依的基础上能够纳受一切律仪。《俱舍释》中说：受归依是受一切律仪的入门。《归依七十论》也说：居士归依三宝这是发生八种律仪的根本或者所依止处。八律仪就是指从居士戒一直到比丘戒之间的八种律仪。

这里的意趣是说：由归依能坚固修涅槃道的意乐，由此意乐就会发心受持居士戒乃至比丘戒之间的一切律仪。归依之后，为了得涅槃，就会受持各种戒律，因此归依是受戒的根本。

我们要这样想，如果我归依了三宝，就能坚固涅槃的意乐，从此堪能受持近事五戒、沙弥十戒、八关斋戒，甚至比丘、比丘尼戒等等，往后在我的心相续上就能发生一切律仪，会入到如意宝般的净戒当中。由于归依是戒律之本的缘故，自己会再再地加强归依，时时注重归依，以此也会明白为什么任何修法都需要以归依为前提。

三、先集业障轻微灭尽者，《集学论》中显示归依能净罪时说云：“此中应以生猪因缘，而为譬喻。”谓有天子当生猪中，由归依故，即未生彼，是由归依能净当生恶趣因故。

第三个殊胜的利益是从前所集的业障得以轻微甚至灭尽。《集学论》中显示归依能净罪障时说到：这里应当以生猪的因缘作为譬喻。这是说从前三十三天有个天子快要死亡，他以神通见到自己会投生为猪。当时他非常忧愁，帝释天王知悉后就对他讲：现在别无他法，你就诚心归依三宝吧！他就虔心地归依三宝，结果后来转生到兜率天。帝释以神通观察他的去处，在三十三天以下的领域里都找不到，就去问佛。佛说：那位天子已经转生兜率天了。帝释非常感叹就说了这个偈：

“若有归依佛，彼不往恶趣，舍弃人身已，彼当得天身。”于法及僧亦如是说。故先集罪，有者轻微，有者罄尽。

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来这个天子以罪业力即将堕成猪，但因为一念至诚的归依心，瞬间就上升到了兜率天，而且超过了过去的三十三天。可见以当下至心的归依，瞬间就能消除罪业。

在《贤愚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商人在海中遇到摩竭陀鱼等海难的时候，大家齐声念“南无佛”就得以脱出险难。为什么情况能发生逆转呢？就是以一心归依的善根力阻止了恶业的成熟。

归依的缘起是极其重大的，因为你已经发心归向于无等的三宝，以这一念的缘起力，将趣向于未来无量生世展开无穷的利乐。这标志着归依佛以后你顺从佛的法道，将会发生一切的善业因缘、现前究竟的利益等等，这一切都是由一念归依而发起的。所以，当我们至心归依的时候，缘起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逆转，这就使得他

从堕生为猪的困境中脱出，而且以归依的势力使得他的心识超生到了天界。

再从特别的净土教法来讲，按《观经》所说，一个人生前造了很大的罪业，临终时地狱相已经现前，即将堕入地狱，这时他以至心念阿弥陀佛的善根力，使地狱相顿时不见，转成了金莲花，他坐在莲花上一刹那间就生入净土。就像这样，三宝有无上的救度力量，在我们诚心归依的时候，能极快速地消减甚至消尽过去所造的罪业。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就要诚心地归依。

想一想，一念归依都有这么大的利益，何况不断地归依？因此要坚持每日昼三夜三、六时中勤修归依。修加行时需要修十万遍归依，如果对它的殊胜利益生起了胜解，就能有大欲乐，不说十万遍，一百万都可以修。

归依修得好，业障很快会消净，越来越深入、相应时，身心变得很清净，命运也在转变，本来会遇到的命难、厄难也不会再遇到。有的人不出家就会短命或者生很重的病，但一出家这些苦难就都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他归依或者受戒了等等，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四、积广大福者，如前所说。五、不堕恶趣，由前应知。

如前面《摄分》所说，归依能得无量福，尽虚空界无法容受。一念归依就能有这么广大的福德，更何况不断地归依呢？因此为了入于大福德之道，会精勤地归依。如果能修到十万遍以上，的确就会积累非常深厚的福德，因此我们应当努力为之。不要只浮在表面

上念念，想着“怎么还没念完啊”，“念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等等，这都是对缘起太无知的缘故。

再者本来我们的恶业力很强，马上就要堕恶趣了，但是由于归依就不会堕到恶趣。归依就好像一道屏障，它保护着我们不会堕落。经典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公案。曾经帝释天王五衰相现时，他以神通观察，见到自己要投胎做驴，非常忧愁，就向佛求救。当时他扑在地上至心地归命三宝，还没起身，神识已经出壳(qiao)投生在驴腹里。但是因为他一念归依已经消减了罪业，这匹怀胎的母驴因为踏坏了主人的胚器，被主人一阵鞭打，伤了驴胎，他的神识又回到了原来的身体，重新成为天上的帝王。所以佛说：“善哉帝释！你能在生命危急的时候归命三宝，以你的诚心罪报已经完毕，不会再落在苦趣当中。”这都是以归依故不堕恶趣的例证。

所以为了未来的前途，从消极的方面，要避免堕恶趣，从积极的方面，要求得一切现前和究竟的无数利乐。这都是以归依为根本、为依处。为此我们要赢得一个最好的开端，一再地在心里励力地归依，不断地发誓唯一以佛为师、以法为道、以僧为伴，永不说归依其它。就像一日三餐一样，每天昼三夜三不断地归依，加强归依的意乐，这将会使我们实现无边的利益。

六、人与非人不能为难者，如经云：“诸遭怖畏人，多归依山林，及归诸园囿，归所供树木，其归非尊胜，其归非第一，虽依其依处，不能脱众苦。若时有归依，佛法及僧伽，由知苦苦集，正超越诸苦。八支圣道乐，当趣般涅槃，以智慧观见，诸四圣谛理。此归为尊胜，

此归是第一，由归此归处，能解脱众苦。”此中应以成就风索外道等缘，而为譬喻。

第六种殊胜的利益，一经归依后我们就处在三宝的保护伞下，人和非人不能作障难。

如同经中所说：那些遭受怖畏的人，多归依山林、归依园囿、归依所供的树木等等，这种归依不是尊胜、不是第一。虽然他们心里依赖这些依处，但却不能使他们脱离众苦。但如果能归依佛法僧三宝，由于入佛法道后了知苦和苦的因——集，能够真实超越诸苦。行八支圣道是安稳之道，从乐入乐，当趣入寂灭一切苦的涅槃境地，以智慧观见四圣谛的真谛。像这样归依了导师为其指示的解脱道，依道而行，的确能够寂灭一切苦，脱离一切内外怖畏。这种归依是尊胜、是第一，由归依此无欺的归依处的确能解脱众苦。

这里应当以成就风索外道等的因缘作为譬喻，来了解以归依能脱离一切人和非人的危难。

过去有一个外道修大自在天，成就了风索法术，能治人于死地。当地整个地方的人都被他降伏。有一次他向一个童子施展这个法术，却不起任何作用。他怀疑是不是我的法术失灵了，就用狗来试验，结果狗当场毙命。他就问童子：“你到底有什么法术？”童子回答：“我归依了三宝。”外道才知道归依三宝的人是无法加害的，因此舍弃了所学，归依佛陀。

就像这样，有了真实的归依就已经受到了保护，外道不能加害。一些邪魔使用一些法术，或者灵鬼等等都近不了你的身。如是忆念

归依的各种利益，之后就特别想作归依，这样在每天昼三次夜三次勤修归依。

七、随一切想悉当成办者，随行何等如法所作，若先供养、归依三宝，祈祷成办，则易成就。

第七种殊胜的利益就是心想事成。无论你想做什么如法的所作，如果能先行供养、归依三宝，祈祷三宝加持，就容易成就。因为我们归依了就蒙受庇佑，就得到加持。

有人就问：诸佛菩萨不是平等护持一切人吗？这也要内因外缘聚合才行。你的心不起归依，佛也不度无缘之人。必须是自己的心肯求救、肯归依，那在缘起上当即就被三宝摄受了。这个“肯”表现出坚定的誓言：我从今以后唯一归依你为师父，归依你所说的法为法道，一定修你的法，对一切的同学都归为助伴。如果能有这么好的归依心，那当然导师佛就会摄受你，他传的法在你身上有效，僧也都帮助你。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没想好，我不一定要归依你为老师，我也没有一定要修你的法，我也不想归依你的这些徒众为同学伴侣。这样的话佛力也加不到你身上，三宝的力量也没办法给你。因为这世上的事没有勉强的，就像我是个民主党派，我不入党，那当然你就在组织之外嘛。你说我不学习党章，那这个当然也跟你无关。

就像这样，归依不是小事，这是个极殊胜的因缘，你的心里必须要有“我从今往后唯一以佛为师，不以其他为师，唯一以佛所说

的涅槃法为所修法，而不依其他为法，唯一以随学佛法的僧为助伴，不以其他为助伴”，这样坚定的誓愿。

已经归依了以后，要有相应的做法。就像世人拜师父一样，佛就是你的师父，你要对佛承事供养，佛说的法就是你要依教奉行的。每一次学了法以后得作意、得修，而且要依止僧共同来修法，勇猛增长法业，这样才是有了真实具相的归依。

有这样的归依，当然整个三宝系统全部都在庇护你，你有什么心愿，法界里三宝的力量就会加被你，帮助你完成。你要想到：我最大的后盾就是三宝。如果你不相信缘起，是一个断灭论者，或者唯物论的观念熏染得过深，认为不存在这种力量，那当然也不会实现。但实际上我们在在处处都可以看到，一心归依三宝的人，他做什么都向佛求，向三宝祈求，这个的确是会兑现的。只要你的心跟三宝接通了，无论是总体的三宝还是特别的某尊佛、菩萨，立刻会作加持的。为什么呢？它是法界体性，无时无处不在的。你依靠对三宝坚定的归敬之心，已经跟三宝接通了，因此在祈求的时候就会得到救助。

八、速能成佛者，如《师子请问经》云：“由信断无暇。”谓由获得殊胜闲暇，遇归依处，学殊胜道，由此不久当得成佛。

第八种殊胜利益是快速成佛。就像《师子请问经》所说：“由于信心断除了无暇。”也就是获得了学法的机缘，有这么好的闲暇，又遇到了无欺的归依处三宝，之后你就入了内道的组织，已经进入

了佛教之门，学殊胜的道，这样一级级学上去，不久就会成佛。如果你不入归依的缘起，不进佛教的门，那永远在门外转，或者往颠倒的方向走，哪怕经过无数劫，也不可能入于殊胜的正道，这样永远没有成佛的机会。

如是忆念诸胜利故，于日日中，昼三夜三，勤修归依。

这样忆念归依的诸多功德胜利，自己就情不自禁地归依三宝。要由这样了知殊胜的利益来发起恒常归依的心。

这就是第五条共同学处。

思维心中的法道

1、《摄分》和教授中所出归依的胜利有哪些？结合圣教和公案具体思维每一胜利的行相，依此引发大欲乐，昼三夜三勤修归依。

第六，下至戏笑乃至命缘应当守护不舍三宝者，身、命、受用定当舍离，若为此故，弃舍三宝，则一切生辗转受苦，故任至何事，不舍归依。作是念已，数起誓愿：虽为戏笑亦不应说舍归依语。

第六条学处是下至于开玩笑、上至于丧命的因缘，也应当守护不舍三宝这条戒。心里要这样想：我的身体、寿命、受用决定要舍离，如果为了这些暂时的法弃舍三宝，会使我在未来一切生中辗转受苦，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舍归依。

这就要看到，暂时的一点受用、生命不算什么，如果不失归依，将来有无限的前程，如果失掉了归依，将在一切生中受苦，我不要以现前的一点利益换取未来无尽的痛苦。这样看到长远的大义后，自己就不断地发誓：即使开玩笑也绝不说舍归依的话，哪怕我失去生命也绝不舍归依。譬如有人用枪逼着你说："你要说'我不归依佛、不归依法、不归依僧'，否则就杀了你。"这时就要说："我宁死也绝不舍弃佛法僧。"要像这样修习宁死不舍归依。

诸先觉等说一学处，谓随往何方，于彼如来应学归依，未见根据。

先觉们曾说到一个学处，是说无论到哪一方，都要对那里的如来修学归依，但是没见到根据。

如是六种共同学处，是如《道炬释论》中说。各别学处等三种者，契经中说；后三种者，出于《归依六支论》中，如彼说云："应于形

像颂，及诸碎黄布，信解为大师，亲口说诸法，不谤应顶戴，净未净诸人，应观为善士。”《摄抉择》中所说此等，迦摩跋云：“此诸学处，内邬苏跋想亦宣说。我二同从阿兰若师所闻。”此语出于此师所传垄跋嶂道次第中。

这一段是标明以上学处的出处。

六种共同学处是按照《道炬论自释》所说。各别学处中，前三种是按照佛经所说；后三种学处是按照《归依六支论》所说。《摄抉择》中所说的这些，迦摩跋说：“这些学处，内邬苏跋想必也说过，我们俩同从阿兰若师那里听到。”这话出于此师所传的垄跋嶂道次第中。

若有违犯此诸学处，当成亏损及弃舍之理者：有说违犯六种成舍，谓初三种各别学处及恒修归依、为命不舍、供养三宝；有说由其九种成舍，谓加违后三种各别学处。其余仅是亏损之因。

然作是思：若与“为命亦不弃舍”有违犯者，实舍归依。如是虽未弃舍三宝，然俱爱执三宝异品大师等三，亦违“不言有余大师”，心未诚归，故亦成舍。若未犯此，仅违学处，非是舍因。

这里要认定违犯归依学处成为亏损或者弃舍的道理。

有的说违背六种成舍，有的说违背九种成舍，此外的情况都是亏损的因。按宗大师的观点是说：与“为命也不弃舍”这一条相违就成舍弃归依。本来应当失命也不舍三宝，但如果在遇到命难等时

舍弃了三宝，就是舍了归依。

第二种情况，虽然没有弃舍三宝，但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说我取三宝为归依处，另一方面也爱执跟三宝不同品类的大师、法道和徒众，这就违背了“不言有余大师”。因为没有诚心地作归依，也成了舍弃三宝。

这第二种情况特别容易触犯，现在很多人归依各种世间学说，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世间学说的师、法、伴都与三宝相违。譬如所宣说的法是有违于正法的，然而你却归依它，那就舍了归依戒，这样非常可怕。

如果没有违犯这两条，仅违背了其他的学处，不是舍弃三宝之因。

是故归依是于佛教能入大门，若有归依非惟虚言，则是依止最殊胜力，内外障缘不能违害，功德差别易生难退、倍转增长。故如前说，由于怖畏及由忆念功德等门受持归依，励力不违归依学处，是极扼要。

所以归依是能入于佛教的大门，如果归依不只是口头虚言，而是真实从心里发出了归依的誓愿，这就是由胜解的力量发起了欲心，一心虔诚归依三宝而不言其它。这样就是依止了最殊胜的助缘之力，使得内外障缘都不能违害此行者。从此以后，在他心相续之中各种功德都容易生起，难以退失，会辗转加倍地增长。所以要像前面所说，我们要由怖畏恶趣以及忆念三宝功德等门受持归依。归依以后努力不违背归依的学处，这是极大的关要。这是宗大师最后

做总结，点出了归依法的心要处。

设作是念：如是念死及思死后当生恶趣而起怖畏，能从其中救拔归处，是为三宝，若归三宝不违学处，然其归处，如何救拔？

假使这样想：这样念死就知道我很快会死，死后将生到恶趣，因此就生起怖畏之心。能从恶趣救拔的归依处唯一是三宝，我一心归依三宝，不违背三宝的学处，但是我想问归依处是怎么救拔我的呢?

意思是说，以上这些学处我都愿意行持，你说三宝是归处，我的确是唯一依赖三宝，我想加入组织，但是我有个疑惑，这个归处是怎么来救拔我的呢?

如《集法句》云："能断有苦道，我教示尔等，如来是大师，尔等应须行。"佛是归依大师，僧是归依正行助伴，故正归依是为法宝。若能得此，解脱畏故。

救拔的道理是这样的，就像《集法句经》所说："能够断三有之苦的道路我教给你、指示给你，如来是大师，你们应按照导师指示的路去走。"因为归依佛是归依大师，归依僧是归依正行的助伴，所以正归依是归依法，这就表明了归依的重点和如何救拔的道理。

要解脱这个生死怖畏就要在心上相合法道。我们归依三宝，三个支分的涵义是归依佛就是拜师父，他会教授方法，归依僧就是寻

找助伴。因此归依后是佛来传给你法，你依着法去做，由于法能断绝苦因的缘故，如法修行就能救拔你，能真正解脱生死的怖畏，是这样得到救拔的。

究竟法宝亦是由其初修业时，远一分过、修一分德，断证二事倍转胜进而为安立，非离此外，忽从他来。

究竟的法宝也是由最初修业时，离一分过、修一分德，这样开始在断证的两方面不断辗转地增长进步，最终达到究竟之处，那时现前的就是真实的法宝。所以，真实的法宝、究竟的法宝怎么在我们心中现前呢？也是通过依止法道在自心上一分分地离过证德才能够达到，它并不是从外面忽然来的。总而言之，归依以后关键是如教修行。

故于此时，是须善巧，善不善业及果差别，如理取舍而修正行，是为修法。若不久思二业及果，如理取舍，则不能遮诸恶趣因，纵畏恶趣，然亦不能脱此畏故。是故救拔果位恶趣，须于因时，纠治其意随不善转，此复依赖于诸业果得深忍信。

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作了归依以后，重点是归依法。归依法就是归依心上离苦得乐的道路，为此我们就应当着重善巧通达善不善业的差别、导致果报的差别。明确见到了心上的黑白两条路以后，如理地取正道、舍邪道来修正行，这就叫修法。

如果我们不能久久地思维善恶业及苦乐果报，并且如理取舍，那就毕竟不能遮止恶趣的因。纵然害怕恶趣，也不可能脱离恶趣的怖畏。所以，救拔果位的恶趣必须在因上纠正、对治自己的心随不善而转的状态。只有把这股随不善转的邪动力止住，换成往善路上走的动力，才是真正救拔了果的恶趣。

因此我们应当有如理分析的理智和能力，知道归依后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拔，为此第一步就要善学业果差别，因为发生励力的断恶行善之心，根本上依赖于对业果获得深忍信，因此归依以后应当学习业果。

第二，引发一切善乐所有根本深忍信中分三：

一、思总业果

二、思别业果

三、思已正行进止之理

习近后世安乐方便这一科里有两个内容，一是趣入圣教最胜之门净修归依，二是一切善乐所有根本发深忍信。以上已经学习了趣入圣教的门径——修持归依，归依以后着重是要归依法宝，为了得到离苦得乐，要如理地取舍善恶业果，而这又源于对业果生起深忍信，因此下面开始讲解发生一切善乐的根本就是对于业果的深忍信。

这又要分成三个方面来修持，一是思维总业果，二是思维别业果，三是思维之后取得了定解，正行就如理地进行和遮止。也就是

对于善业果方面要进取，对于恶业果方面要遮止，如此就能实现今生和来世的各种善乐。

初中分二：

一、正明思总之理

二、分别思惟

今初（正明思总之理）

首先要明确思维总业果的道理或者观察修的涵义。

初中有四。

思维总业果有四个部分：一、业决定理；二、业增长广大；三、未造业不遇果；四、已造业不失坏。

业决定理者，谓诸异生及诸圣者，随有适悦行相乐受，下至生于有情地狱由起凉风所发乐受，一切皆是从先造集善业所起，从不善业发生安乐无有是处；所有逼迫行相苦受，下至罗汉相续之苦，一切皆是从先造集不善而起，从诸善业发生诸苦无有是处。

业决定理就是要了解两点，一是一切乐从善业出生，一切苦从不善业出生，其次要知道，苦乐的种种差别是随着善恶业的种种差

别没有紊乱而各别发起的。

首先总的来看苦乐由善恶生，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无论有什么样适悦行相的乐受，下至生在有情地狱由起凉风所发的乐受，这一切全部都是从先前造集善业而发起的，从不善业发生安乐无有是处。所有逼迫行相的苦受，下至罗汉相续中的苦，一切都是从前造集不善业而起的，从善业发生诸苦无有是处。

《宝鬘论》云："诸苦从不善，如是诸恶趣，从善诸善趣，一切生安乐。"故诸苦乐非无因生，亦非自性、自在天等不顺因生，是为从总善不善业生总苦乐。诸苦安乐种种差别，亦从二业种种差别，无少紊乱各别而起。若于业果或决定相或无欺罔，获定解者，是为一切内佛弟子所有正见，赞为一切白法根本。

《宝鬘论》说：苦是从不善生，如是导致生于恶趣，从善而生于善趣，一切善都出生安乐。因此苦乐不是无因生，也不是自性、自在天等不顺因生，唯一是从总的善不善业发生总的苦乐。而且苦乐的各种差别也是随着善恶业的种种差别，没有丝毫紊乱一一对应而起的。也就是以善业相应地就感召乐果，以恶业相应地就感召苦报。这样对业果毫无欺罔的决定相获得定解，是一切内佛弟子的正见，赞叹为一切白法的根本。

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业果正见，就是对于一切苦乐都是由善恶业生，没有丝毫的紊乱、差错生起定解。在因上能够断定不是无因生，也不是由自在天、上帝、真主或者无心的自性、四大种等不

顺因所生，它是由有情自心所造的善恶业所感的。其次，从支分上要看到，造什么样的不善业，就会出现对应的苦果，造什么样的善业，就会出现对应的乐果。整个世间万有都是由这一条业果定律支配的。这样对毫无欺诳的业果定律得到定解，就是内佛弟子的正见。由于起了这样的定解，就会励力地断恶修善，由此发生世出世间的一切白法，因此赞叹是白法的根本。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什么是业决定之理？为什么赞叹它是一切白法的根本？

业增长广大者。谓虽从其微少善业，亦能感发极大乐果；虽从微少诸不善业，亦能感发极大苦果。故如内身因果增长，诸外因果无能等者。

业增长广大的定律，就是指从很小、很少的善业也能感发极大乐果；从很小、很少的不善业也能感发极大的苦果。

要知道内相续上的因果增长是外法的因果无法比拟的，比如一粒种子能生出很多果实，从中也能看到一因生多果、生大果的现相，然而它跟内在心上造业感果的增长率是无法相比的。如果我们心里起了一念，种一个种子，将来会源源不断地出现极其漫长、庞大的果报。譬如起了一念恶心，将堕到地狱里感受不可计数的年劫那么长的苦报，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又比如对三宝做了几分钟的虔诚供养，那会在九十一劫当中连绵不断地出生福德果报。可见，这是外在种子生果的增长率无法比拟的。

此亦如《集法句》云："虽造微少恶，他世大怖畏，当作大苦恼，犹如入腹毒。虽造微少福，他世引大乐，亦作诸大义，如诸谷丰熟。"

这也就像《集法句经》所说：虽然造微量、少许的恶，他世也会生起大怖畏，会作大苦恼，就像一滴毒入到腹中，它会在身体里面发生各种的毒化反应，产生极其恐怖的后果。虽然造微少的福德，他世也会引发很大的利乐，能做很多的大义利，就像春天播的谷种，到了秋季会获得丰收那样。

从轻微业起广大果，此复当由说宿因缘发定解者，如《阿笈摩》说“牧人喜欢及彼手杖所穿田蛙，五百水鹅、五百鱼龟，五百饿鬼，五百田夫及五百牛，所有因缘”，并《贤愚经》说“金天、金宝、牛护因缘”，当从《阿笈摩》及《贤愚经》《百业经》等，求发定解。

接着要想，对从轻微业起广大果，怎么才能发生定解呢？这要依于佛所宣说的宿世因缘来取得认识。见到很多这样的案例以后，心中会确定，的确从很小的业会发生极其广大的果，由此会励力地断恶修善，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具体要像《阿笈摩》所说的牧人喜欢以及他的手杖所刺穿的田蛙和五百水鹅、五百鱼龟、五百饿鬼、五百田夫及五百牛的这些公案，以及《贤愚经》所说的金天、金宝、牛护的因缘，应当从《阿笈摩》和《贤愚经》《百业经》等经教里面寻求发生定解。

五百饿鬼的因缘

经中讲到：世尊渡过了恒河后，来了五百个饿鬼，身体都是黝黑饥瘦，就像烧焦的柱子一样，披头散发，肚子大得像泰山，喉咙像针尖那么细，浑身上下都在熊熊地燃烧。他们合掌恭敬地问佛说：“我们过去生造了什么业今生堕落成这样子，连水的名字都听不到，更不必说得到饮食。”世尊看着远方的大河对目犍连说：“你让这些饿鬼们去好好地喝一顿吧！”目犍连尊者按照佛的吩咐，带着饿鬼们去喝水。饿鬼们的喉咙细得像针尖，根本就喝不进水。当

时世尊用神通力打开了他们的咽喉，之后目犍连尊者再给他们浆水喝。他们长年处在饥渴的逼迫中，有特别大的饮食欲望，喝得肚子都裂开了。因为对佛生了清净心的缘故，他们死后都生在天上，最终证得了果位。

当时比丘们很疑惑，问佛：“这些饿鬼从前造了什么业生在这里？又因为什么业而生到天界，见到了真谛？”

佛告诉比丘：“他们都是过去自己造业而受报的，你们好好听。往昔迦叶佛的时期，佛和声闻众到处乞讨，后来迦叶佛的教法事业日益增长广大，乞讨的人也就逐渐增加起来。有一次，五百个居士在某人家里集会，当时很多乞讨的比丘到这户人家行乞。五百个居士见了后生起嗔恚心，破口大骂：‘这些迦叶佛的沙门弟子常常像饿鬼一样来乞讨。’当时这五百居士就是今天的五百饿鬼的前世，他们因为嘲讽迦叶佛的弟子如同饿鬼，以这个业力五百世以来一直受饿鬼的果报，一直到现在为止。由于他们命终以前对我生了清净心，所以得生天界。他们曾经在迦叶佛的教法里修过梵行，因此今生能够见到真谛而证得圣果。”

这五百个居士就是看到比丘来乞讨生了厌恶之心，说了恶语“你们常常乞讨像饿鬼一样”，当时就种下了恶业的种子。由于骂人像饿鬼，这个业成熟使得他们在五百世、将近数百万年里饱受饿鬼饥渴的苦。那种悭吝以及恶骂的种子成熟的时候，就出现了饿鬼身，喉咙像针尖一样细，肚子像山廓一样大，没有办法纳进饮食。在他们的命运遭遇里，连水的名字都听不到，更不用说受用了。

所以一个业种子导致绵延几百万年，一直都在遭受饥渴、困乏

的苦。从这里就要知道，一个微小的恶业会导致极广大、漫长的苦果，因此应当时时防住自己的口，不要去说恶口，也要护住自己的心，不能起贪嗔痴的念头。

我们再讲一个青蛙的公案。过去迦叶佛教法里有个出家人，他平日常常修禅定。有一次他在一个寺院里住下，到了初夜分，照常打座、摄心，准备入定，那时候有持诵比丘正在念经，他听到念经的声音安不下心来，就想“今天干脆改在中夜入定吧！”。到了中夜即将入定的时候，持经比丘又在那里念诵，他想“算了，等到后夜再入定吧！”到了后夜，他正要端坐入定时，比丘们又变成了高声朗诵。他当时没有离欲，心里有嗔恚之毒，这一次终于忍不住了，生起了嗔心，他说：“这些迦叶佛教法里的比丘从早到晚都发一些青蛙叫声。”结果以这个恶业力，他在五百世里都堕成了青蛙。后来他对佛生了清净心才解脱蛙身，生在四天王天。

所以我们要时时守护身口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造恶业，当时这位行者就是因为旁边的诵经声干扰他打座入定，没办法安忍，就生嗔心恶口骂人，这个种子种下去以后，业力成熟使得他在五百世里堕成青蛙。所以，一个恶业种子播在心田里，到成熟的时候，就会按照这个业种的缘起出现相应的果报，而且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变现出同类的果来。就像种下了毒种子，在成熟的时候就出现毒树，树上不断地生出毒果，乃至没有断根之前都会不断地生长。所以要懂得内相续因果的增长率不是外在的因果能等同的。

五百农夫和五百牛的因缘

有一次佛在路上遇到五百个农夫在田里耕种，这些农夫看起来很辛苦、很可怜，他们穿着粗布的麻衣，由于长年都在泥水里劳作，一个个皮肤粗糙，手脚开裂。那些耕地的小牛犊脖子上的皮肤都被磨破了，脓血一直嘀嘀答答地往下流，累得气喘吁吁。

这些农夫远远地见到佛具足相好，光明赫奕，胜过一千个太阳的光辉。世尊行走之时就像妙高金山，非常有威仪。他们见后生起了清净的信心，胜过十万年的禅悦。很快佛已经走到他们身边，农夫们都向佛恭敬地顶礼，之后退坐在一边。佛观察他们的根机意乐，给他们宣说四谛法门。他们听法以后就证得初果，又祈求出家受戒，奉事世尊，佛都答应了。后来他们出家修行，证了阿罗汉果。

再说那些耕牛被剪断了套绳以后都来到了佛前，右绕佛以后，立在一边。佛给它们讲法，它们听法后生到天界，之后又到人间来拜见佛。佛又给他们开示四谛，结果他们都见了真谛。

后来比丘们问佛：五百农夫以前造了什么业，现在这一生成了农夫，那些耕牛又造了什么业生为牛身？

佛说：这都是他们过去造了恶业而受果报。在过去迦叶佛出世的时候，他们住在鹿野苑这个地方，当时这些农夫在佛的教法下出家，整天懈怠，坐在一起闲谈，不从事修行，既不读诵，也不作意法义，白白地接受信众的供养。那五百个比丘就是今天这五百个农夫的前世。过去他们出家懈怠不修行，白白地享受信众的供养，以这个恶业，在五百世里都做农夫，辛勤地耕作，加倍地偿还施主。

再说那些耕牛过去在迦叶佛的教法下出家，因为毁坏了一些微细的学处就堕成了牛。

就像这样，任何一个恶业都会增长、出生很大的果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个小恶，即使有果报也是不痛不痒的，无关紧要。要知道，那些农夫就是曾经在佛的教法下出家，整天闲谈懈怠，空受信施，而欠下了业债，结果在五百世里做农夫，天天在泥水里劳作，风吹日晒，手脚都开裂，这样来偿还债务。所以我们占一点便宜就要吃很大的亏，我们作一点布施就会享很大的福，这都是因果的增长律所导致的，一个种子会增长成很大的果报。

那些牛也是前世出家后毁坏了一些小的学处，结果从出家人堕落成牛，那就更加没有自由了，整天被套住脖子去耕田，感受很多的苦，这都是微少业感广大果的实例。

当年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当时城边有一汪水非常污秽不净，里面充满了很多粪便、屎尿。国中的人民那些凡俗之类常常把污秽物扔到里面。水里有一只大虫，形状像蛇，有四只脚，在这污水里东西奔走，有时没在屎尿里，有时候出现，经过很多年，常常在这里受无量苦楚。

有一天世尊带着比丘们前后围绕到了这个坑边，佛问比丘："你们知道这虫宿世所造的业行吗？"比丘们思量后，没有人知道它过去所造的业，都共同对佛说不知道。

当时佛说：你们好好听，我给你们讲说它过去所造的业行。从前有一尊毗婆尸佛出现在世间，在教化完毕时入于涅槃。在他的教法里有十万名比丘修持梵行，他们安闲居住，乐于寂静，依于一座

山而修行。那座山的周围有很好的树林，花果茂盛，蓊郁无比，在树间有泉流、浴池、十分地清凉悦意。比丘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居住在这里遵循善法，勤修不懈，都证到了初果乃至四果，里面没有凡夫。

当时有五百个商客要去大海取宝，他们就结伴出发上路了。经过这座山时，见到比丘们精进修行，怀着欣喜敬仰，想对比丘僧作供养。当时商客们一起来请僧众应供，施主们各个都请求供养，按照每天应供是没有办法的。商人们就到众僧这里告辞想入大海，说：‘如果我们入海安稳回来，一定给僧众供养，愿僧众慈悲答应。’当时僧众默然许可，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后来商人们入海得到了很多珍宝，平安归来，到了僧众那里选妙宝里价值最上等的珍宝用来供养，而且嘱咐这些财富可以在僧众的饮食方面随意使用。

当时僧众接受了宝物以后就交给僧众的管家。后来僧众的食物快要穷尽，就向这个管家求取当时的珍宝用来维持饮食。当时这位管家对众僧说：‘商客们是给我私人的宝贝，你们为什么来求取？’上座维那对他说：‘以前施主们以宝物供养僧众，是让你来管理，现在僧众的食物快要用尽了，要用它来做资助。’当时这位管家嗔恚地说到：‘你们吃屎去吧，这个财宝是我的，为什么要向我索取？’当时僧众见到他起了恶心就各自散去。

由于他欺诳僧众、恶口谩骂的缘故，命终以后就堕在了阿鼻地狱，身体恒时都在沸腾的粪便里辗转反侧，经过九十二劫的时间受尽了极大苦楚，才从地狱里脱出。此后又以残余的业力还要堕在这个屎尿坑里，经过无边的岁月也得不到解脱。

过去有尸弃佛也曾带着众比丘到这个坑边，教示弟子这个因缘始末；接着有随叶佛也带着比丘众到这个坑边宣说它的来龙去脉。那时它命终以后又堕到了地狱里，经过了数万亿年，之后命终又生到这个屎尿坑里。接着又有佛名叫拘留秦佛，也带着徒众围绕到了这个坑边，向比丘们教示它的因缘经过；接着又有拘那含牟尼佛也带着弟子来到这个坑边；迦叶佛也来到这里，都给弟子们说到它的因缘，接着第七佛是我释迦牟尼，现在给你们指示它的因缘。”

这个虫在贤劫的一切佛出世的时候都还没有解脱。在贤劫里的一切佛，每一尊佛都带着弟子来到这个坑边，指示这个虫往昔所造的因缘。也因此知道贤劫诸佛出世以来它还没有解脱恶报。这样就知道，因小果大，当时他欺诳僧众，滥用僧众所有物，而且谩骂僧众说：“你们吃屎去吧，这是我所有的，为什么来给我讨要？”他起了这样窃取的心，之后发出这样的谩骂，这个业种子就已经播下了，在未来经过整个贤劫千佛期间还是消不掉果报。这个业种子不断地出现极其剧烈的苦报，落在沸屎地狱当中，身体一直在滚烫的屎当中受着烫伤，受了九十二劫的苦。出来以后又以余报，经过贤劫千佛还是脱不出来。以这样一个恶心、恶念、恶口为种子，就出现这样漫长无有边际的果报。所以恶业十分可怕，应当励力地遮止，不要让它成熟。但是人们对恶业不感觉恐怖，拼命地饮苦食毒，滋长未来无限年月里的极深重苦难，这都是由于对业果愚昧所造成的。所以，恶业没造的时候，要精勤防护，不能让它种在心相续里，已经造了以后要励力忏悔，当即根除。

象护因缘

当时佛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摩竭陀国有一位长者生了个男孩，相貌庄严，非常惹人喜爱、尊敬。

在他诞生之日，他家的仓库里自然出现一头金象。父母很欢喜，就请来相师给孩子取名。

当时相师们见到孩子很有福德，就问他的父母："这孩子生的时候有什么瑞相？"父母回答："有一头金象伴随着孩子诞生。"因此给他取名为象护。

这个孩子渐渐长大，象也跟着长大。到他能行走的时候，象也能行走了，出入往返都形影不离。如果不想用它，它就会安住在里面。它的大小便，唯一出很好的金子。

象护常常会跟五百个长者子一起游戏，他们各个都说自己家里的奇特之事，有的说："我家里的屋舍和园林都是七宝组成的。"还有的说："我家里的库藏总是充满了妙宝。"诸如此类，讲了很多自家的奇特之事。

这时象护自己说："我出生的时候，家里自然出生了一头金象，等我长大能够行走时，象也长大了能行走，它从来不违我的心意。我恒时骑着它东西游观，想快想慢都随我的心意，非常适合人情。而且它的大小便都是优质的金子。"

当时王子阿阇世也在里面，听到象护所说他就起了歹念：如果我做王，一定要夺取他的金象。等到他做了王，就召来了象护，叫使者带着金象共同来到国王这里。

当时象护的父亲对孩子说："阿阇世王是一个凶残无道的暴君，贪求悭吝，对自己的父亲尚且虐待，何况其他人？现在他召你去贪你的象，恐怕你会被他杀掉啊！"

儿子说："我的象没人能掠夺。"

父子俩当时就共同乘着象来见国王。守门人禀告国王："象护父子乘着象在门口。"国王说："那就让他们乘象进来吧。"守门人就出来告诉象护父子：乘着象直接前进。

已经到达了宫内，就下了象，对国王跪拜行礼，而且向国王问安。国王生很大的欢喜心，叫他们各自就座，赐给饮食。粗略地谈论一阵，象护父子俩要告辞而去。国王对象护说：象就留在这里吧，不要让它出去。象护很高兴的遵从，徒步出了王宫。

不久象隐入地下又从门外涌出，象护还是乘着金象回了家。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想：国王是个无道昏君，会作无理的惩罚，我或许会因为这头象被他加害。现在佛已经出世，正在利益众生，不如我在佛前出家，修持梵行。他向父母祈求出家，双亲也都答应了，这样就告辞而去。

象护乘着他的金象来到了祇洹精舍，见到世尊磕头行礼，说明了自己的志愿。佛不久就开许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服在身。这样他成为一名沙门。佛又宣讲四谛法，他得以开悟，不久证得阿罗汉果。

每每象护和诸比丘在林间树下思维修道，这头金象恒时都在眼前。舍卫国的人听说有这样奇特的金象，竞相云集前来观看，忽然间寂静的林间变得非常喧闹，妨碍比丘们修道。

众比丘就将此事汇报给佛。佛对象护说："因为你的金象，致使这么愦闹，你赶快把象遣去。"象护对佛说："我很久以来就想把它赶走，但是它不肯走。"佛说："你可以这样跟他说：'我现在生死已尽，再不需要你了。'这样说三次它当即就会隐灭。"象护遵从世尊的教导，这样对象说了三次："我已经不需要你了。"这时金象就隐入地中。

比丘们都感到奇怪，对世尊说："象护比丘过去修了什么德，在什么福田里种了善根，获得这样巍巍不可思议的福报？"

佛告诉阿难和比丘："如果众生在三宝福田里种少少的善根，会得无穷的果报。"

这是过去迦叶佛的时候，佛在教化完毕后入于涅槃。火化得到的灵骨建起很多的塔庙来作供奉。

当时有一座塔里面有菩萨从兜率天乘白象降下入于母胎的塑像，象身有少许的剥落破裂。有个人正在经行绕塔，看到象身破损就想：这是补处菩萨所乘的白象，现在有损坏，我应当修治它。他就取来泥补好了象身，涂好颜料，他就发誓：我愿以此善根，将来能恒时处在尊贵当中，不缺少财富受用。

结果这个人在命终以后就生在天上，等到天福享尽，下生人间，常常生在尊荣富贵的家庭，相貌端正，不同寻常，恒时有金象随时护卫着他。

佛告诉阿难：当时这个修治白象雕塑的人就是今天的象护。他当时保护了白象的塑像，由于修治的善业，从此以后他在人间天上，一切受用都是自然得到，由于他以恭敬心奉持三宝的缘故，现在值

遇了我，受到我的教化，断除烦恼，得到阿罗汉果。

这样发了一念善心，为补处菩萨所骑的白象塑像作了一些修理，而且依此发愿，结果他在极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是受用自然，诞生的时候就有金象随时护卫在旁边，形影不离。就像这样以少少的善业就会感得非常漫长、广大、殊胜的果报，这叫做从微小的供养业、信敬业发起广大的果。因此我们应当注意每一个心行，好好地修持善业。

宝天因缘

佛世之时在舍卫国有位长者生了一个男孩，当时天降七宝雨，他家里充满了珍宝。他就召来相师给孩子占相。相师见到孩子有奇相，就说："这个孩子的相貌很特殊。"长者听了很欢喜，就请相师给孩子取名。相师问："孩子生下来有什么瑞相？"长者回答："这个孩子生下来时，天降七宝充满了我家中。"相师回答："这孩子有福德，应该给他取名为宝天。"

转眼间，宝天就长大了。他博通技艺，特别有才能，听到佛是无上的圣者，他怀着渴仰之心希求出家，就辞别父母来到佛这里，给佛顶礼，对佛说："唯愿世尊，许我出家。"佛就答应他，说到："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衣在身。"佛给他讲法，就得到了阿罗汉果。

当时阿难对佛说："世尊！不晓得这个宝天比丘宿世做了什么福德？当他诞生的时候就降下七宝雨，衣食自然，从来不缺乏。"

佛就告诉阿难往昔的因缘。这是在过去时有一位毗婆尸佛出现在世间，度脱不可计数的众生。当时众僧游行村落，那个村庄里的很多居士都共同迎请众僧作各种供养。有个穷人他怀着欢喜心想供养僧众，但是家里没有财宝和供养具，他就用一把像珍珠一样的白石散在空中来供养众僧，同时发下大誓愿。

佛告诉阿难：当时这个以白石供养僧众的穷人，就是今天的宝天比丘。他过去世以信心和恭敬持着像珍珠的白石供养众僧的缘故，在九十一劫里受无量福报，富有很多的财宝，衣食自然，从不短缺，而且以当时他对僧众的信敬之心，今天能遇到我出世，证得阿罗汉果。

从这里要看到业增长广大的现象。我们将宝天宿世的业因和往后现前的果报对照起来看，就发现业种子感果的力量是极大的。过去在见到僧众时起了一念信敬之心，供养的是像珠宝一样的白石子，结果发生的果报是九十一劫里任运自然地拥有充满舍宅的财宝，享受无量的福报。

九十一劫是极其漫长的时间，譬如有长宽高各四十里的巨石，长寿天的天人每一百年下来用非常轻薄的天衣拂拭一次，直到把这块巨石全部擦完为止，劫的时间还没穷尽。

宝天的前世是用极短的时间做了一个供僧的善行，结果出现的果报是极其漫长，不晓得这个地球经过多少次的成坏，在这个时期里连绵不断地出现无量的福报。

再者，供养物只是一些像珍珠一样的石子，但是缘起力不可思议，使得他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都出现各种各样的财宝受用。所以

法界是不可思议的，当时他的心里认为这些白石子就是珍珠，然后用虔敬的心撒向空中，真心地供养僧众，业感就给他各种各样金银等的妙宝，直到今生，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上普雨金银、琉璃、翡翠、玛瑙等等的七宝，充满了他家的仓库，从这里可以看到善业感果的力用是极其不可思议的。

对此深信之后，我们下至一点一滴的善行都要用心去摄取，这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无尽的富饶，能自在地享用各种的果报，对此要生起定解。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什么是业增长广大之理？结合圣教和正理，对此理做分析。

金天因缘

话说佛世之时，在舍卫国有一个大富长者，拥有无量的财宝。一天他生了一个男孩，金色的身体，长者非常地欢喜、庆幸，就设立布施大会，请来很多相师给孩子占一下吉凶。

当时相师们抱着孩子仔细观看，见到孩子长有奇相，喜不自胜，就给他取名为金天。

这个孩子的福德极为纯厚，在他诞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了一口水井，长宽深都是八尺。即用这口井水，能够称人的心意，要衣服出衣服，要饮食出饮食，金银财宝一切所需之物心里想要取什么，都能如愿而得。

这孩子转而长大，精通技艺，很有才能。长者特别喜爱他，不违他的心意。这样想：我的孩子这么端正，容貌无比，要给他选一个名女，姿色超群，金容妙体与我儿相当，我要给他找一门这样的妻子。当时他就用钱聘了一些商人到处去寻找。

那时候在阎波国有个大长者生了一个女孩，叫做光明，端正非凡，身体金色，晃耀照人，皮肤细滑光泽，当她降生的时候也有自然的七尺井水，水里也出各种珍宝，衣服饮食称合人的心意，自然现出。

但是那位长者他也是心里想：我女儿长相很好，要得一位贤士，形容光辉，容色光泽，与我女相当我才嫁给他，共成一门婚事。

当时女孩的名字远播到舍卫国，而金天的名声也传到了女家，当时两位长者各自怀着欢喜心，互相到对方家求聘婚姻。

娶妻完毕，回到了舍卫国。当时金天家里设了上等的供养，请佛和僧众来供养一天。佛受他的祈请就到他家里来受供，饭食完毕，收好了钵盂，就具体给金天夫妇广演妙法，开解他的心意。结果金天夫妻和他们的父母当时就心开意解，证得了须陀洹果。

过后，世尊就回到了精舍。金天和金光明都告白父母祈求出家，父母答应了。他们来到佛这里，顶礼佛足，祈求出家。佛答应了，他们也就成了比丘、比丘尼。渐渐地证得了阿罗汉果，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等一切功德。

阿难问佛：金天夫妇过去世做了什么善行？他们降生以来就富有财宝，身体金色，端正无比，而且得到这一口如意宝井，能够随愿出生一切的资财，唯愿世尊为我们开示。

佛就告诉阿难说：这要回溯到过去九十一劫，当时有毗婆尸佛出世，在佛灭度之后，教法遗留在世，后来有一群比丘游行教化到了一个村落，那里的人民和贤长者见到僧众来了，各自都竞相供养衣服、被子、饮食，无有缺乏。

话说当时有夫妻俩，他们都非常地贫困、饥饿，丈夫每每心想："我父亲在世时充满了财宝，富得难以衡量，现在我身体这样地贫困，坐在草露上，衣不蔽体，家里没有一升米，多么苦啊！那时虽然富有，有无量财宝，没有遇到这样的圣众僧的大福田，今天遇到了却没有钱供养。"他这样思维后伤心地哭起来了，懊恼地掉眼泪，落在妻子的手上。

妻子见到丈夫哭泣，就问他："你有什么不舒服？怎么这么懊恼？"他回答说："你不知道吗？现在有僧众刚好来我们村庄，豪

贤居士都兴起供养，独独我们家贫困，没有一升米，没有对这样的僧众福田种下善缘，今生贫苦，来生会更剧烈，我是想到这一点伤心地哭泣。”

妻子说：“现在怎么办呢？正想供养又没有财宝，只是空有一番心意，不能满足所愿。”

接着她就给他想一个方法说：“你现在可以到我们老家去，在过去的仓库里去寻找财宝，如果能得一点就可以用来供养。”

她丈夫就按她所说，到过去的库藏当中到处寻觅，找到了一枚金钱，拿到妻子这里，妻子还有一面明镜，他们就同心合力用这一枚金钱和这面明镜来作供养。之后他们就放了一个新的瓶子，盛满了净水，把金钱放在瓶水里面，又用镜子盖在上面，拿到僧众这里。到了以后，他们非常虔心地供养僧众，僧众也慈悲地接受，各个取他们供养的水用来取钵，再取水来饮用。当时夫妇俩看到僧众接受供养，非常地欢喜悦意，作福完毕，他们后来生一场病，就命终生到了忉利天。

佛告诉阿难：那时候穷人拿着一瓶水供养僧众，就是今天的金天夫妇，由于他们前世拿着这一枚金钱、一瓶水以及一面明镜供养僧众的缘故，感得生生世世相貌非常地端正，身体是金色的，而且容颜光泽晃耀，殊妙无比，他们在九十一劫里面每一世恒常都是这样的果报。由于当时有信敬之心的缘故，他们这一世能脱离生死，证得阿罗汉果。

阿难，你要知道，一切福德不可不作，就像这个穷人少少的行一点供养就得到如是无量的福报。

这里还是要观察善业的感果能力。金天夫妇过去世是造了一个微小的善业，当时听到僧众在村落里游行，特别想做一个供养，但是苦于没有钱财，正在伤叹的时候，妻子出了主意，说到老家的仓库里面去寻找，他们得到了一枚金钱，妻子也献出了明镜，然后找了一个新瓶子，盛满净水，放下金钱，盖上明镜，这样持着到僧众这里作供养。僧众也是以这个水洗钵盂、饮用等，就是这样一个不到一天的时间做的善行，供养物也是很微少，就是一枚钱、一面镜子、一点净水，所感得的果报如何呢？那是在九十一劫极其漫长的时间里，按照他过去所种的业因相应地出现了殊妙的果报。由于他们是以净水、金钱、明镜来供僧，结果每一世都感得金色之身，而且容颜晃耀，特别有光泽。又有自然的水井，从中能够如意地出现种种的妙宝，要衣得衣，要食得食，什么受用都不匮乏。这是在极大的僧众福田里以诚心种一点福，就得到这么自在、广大、无穷无尽的果报，一颗种子，所出现的果报是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多。像这样了解了微少善能够结极大的果以后，我们应当励力地在一切福田中种福，把握住任何修善的机会，摄取未来无边的大果利。

金财因缘

佛世之时，在舍卫国有一个大长者，夫人生了一个男儿，叫做金财，长相端正，举世无双。这个孩子是卷着手生下来的，父母感觉不祥，就把孩子的双手打开，观察他的相好，发现有两枚金钱在孩子手上，他们很欢喜，就收取了钱。收了以后，在原来的地方又

生出两枚钱，又收了又生，就像这样源源不断，结果金钱充满了他们的仓库。这个孩子手中的钱从来不穷尽。

等到他长大了，就告白父母祈求出家，父母答应了。当时金财就到佛这里，佛告诉说："允许你出家。"当时金财就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成了沙弥。

等到他年岁满足，可以受大戒了，就和众僧一起受具足戒。他给临坛的众僧次第作礼，正在作礼的时候，两手一拍地手拍的地方就有两枚金钱，像这样他对谁作礼都出两枚金钱。受戒完毕，他精进修行，得到了阿罗汉果。

阿难向佛请问：金财比丘往昔造了什么福业？他自出生以来手里就有金钱，愿佛为我开示。

佛说：你好好听，我给你讲。这是过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出世，他以正法教化，度脱众生，不可计数。当佛和众僧在国界里游行，那时诸多的豪富长者子等都设立饮食来供养佛和佛的弟子众。

那时有一个穷人，他没有资财，常常在野外山泽里打柴来卖，当时他卖柴得到了两文钱，刚好见到佛和僧众受国王的迎请，他非常欢喜有恭敬心，他就以仅有的两文钱供养佛和僧众，佛怜愍这个人就接受了他的供养。

世尊告诉阿难：当时穷人以这两枚钱供养佛和僧众的缘故，九十一劫无论在哪里，他手上都握着金钱，财宝都是任运自然，随便享用，无有穷尽。当时的穷人就是今天的金财比丘。所以一切众生都应当精勤修布施之业。

从这里再次看到了因小果大的真谛。金财比丘的前世是一个穷

苦的打柴人，没有什么资财的。那天卖柴只得到了两枚钱，但是他看到佛和僧众有特别大的欢喜心、恭敬心，认为我一定要做一点供养，结果他把仅有的两枚钱作了供养，佛一接受他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福报。所以这个因果律不可思议，在佛和僧众的大福田里播下了一个善业种子，从此他就源源不断地按照业果的相应规律就出现这样的金钱在手、恒无缺乏的福报，所以心上的感果远远超过外在。外在如果我们种个种子，年年都会结果，只要种子的功能不尽，它就连绵不断地生果。然而这也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感有限的果，而金财比丘他由于宿世种的福功能的力量不可思议，无论他在哪里业都是如影随形，一直不断地在感果。而且感果的相很稀奇，他因为供了两枚金钱，所以在任何地方他手上都有钱，都是两枚金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中见出因果律非常稀奇，我们知道因小果大的道理以后，就要精勤地修福、种福，在任何福田里都好好地去作善行，这样将来会有无穷无尽的福报，应当如此生起胜解。

以下从反面显示由胜解信成就殊胜果利的情形。

复次，尸罗、轨则、净命、正见四中，后未亏损，前三未能圆满清净、少亏损者，说生龙中。

在尸罗、轨则、净命、正见四者中，正见没有亏损，而前三者没有圆满清净、少有亏损者，会生在龙中。

尸罗指清净的戒律没有被杀盗淫等的自性罪染污。轨则是指在

行住坐卧等的威仪上、穿著法衣等的所作事上、读诵等的善品加行上应当要做的轨则，对于这些应该这样做就依照它来做，由这样行持能随顺世间的习俗、观念等而不被世间讥毁，随顺毗奈耶而不被善士呵责。净命是指没有被五种邪命染污的正命，也就是在维生方式上非常清净。正见是指具有无颠倒的见，能够认识有三世因果等的见解，不是持无前后世、无因果等的邪见。

在这四者当中以正见为根本，如果正见没有亏损，即使前三者有所亏损，也不会堕入地狱，而是生在龙中。可见正见的力量能使人超升而不堕落，也就是龙树菩萨说的“有见生善趣，无见堕恶趣”，这里的见指因果正见。

《海龙王请问经》云：“世尊！我于劫初，住大海内，时有拘留孙如来出现世间，尔时大海之中，诸龙、龙子、龙女悉皆减少，我亦减少眷属。世尊！现大海中，诸龙、龙子、龙女，悉皆如是无有限量，不能得知数量边际。世尊！有何因缘而乃如此？”

在《海龙王请问经》里说到：世尊！我在劫初的时候住在大海内，当时有拘留孙如来出现在世间。那时大海里诸龙、龙子、龙女都在减少，我也减少了眷属。而现在大海里诸龙、龙子、龙女都无有限量，根本数不到边际。世尊！是什么因缘造成这种现象呢？

“世尊告曰：‘龙王！若于善说法毗奈耶而出家已，未能清净圆满尸罗，亏损轨则，亏损净命，亏损尸罗，未能圆满，然见正直，此

等不生有情地狱，死没已后，当生龙中。’”

当时世尊告诉他：龙王！这是因为在佛的善说法毗奈耶里出家以后，没有能清净圆满尸罗，亏损了轨则，亏损了净命，亏损了尸罗，没有能圆满，但是此人的见解正直，这些人就不会生有情地狱，在他们死后会生在龙中。以这个缘故，在此时期里龙宫里诸龙、龙子、龙女等有不可计数那么多。

此复说于拘留孙大师教法之中，在家出家有九十八俱胝；金仙大师教法之中，有六十四俱胝；迦叶大师教法之中，有八十俱胝；吾等大师教法之中，有九十九俱胝，由其亏损轨则、净命、尸罗增上，于龙趣中已生当生。吾等大师般涅槃后，诸行恶行、毁犯尸罗四众弟子亦生龙中。然亦宣说彼等加行虽不清净，由于圣教尚未退失深忍意乐增上力故，从龙死殁当生人天。除诸趣入于大乘者，一切悉当于此贤劫诸佛教中，而般涅槃。

这里又继续说到，在拘留孙大师的教法中，在家和出家众有九十八俱胝那么多；在金仙大师的教法中，有六十四俱胝；在迦叶佛教法中，有八十俱胝；在释迦教法中，有九十九俱胝，就是这些在家出家众因为亏损轨则、净命、尸罗的增上力，在龙趣中已受生或者将受生。

释迦本师涅槃后，那些行持恶行、毁犯尸罗的四众弟子也生在龙中。但也说到他们的加行虽然不清净，由于对圣教还没有退失深

忍意乐的增上力用，在龙中死后还会生到人天。除了趣入于大乘者的特别情形之外，其他的人都会在贤劫诸佛的教法里，趣入涅槃。

从这里看出，如果对于圣教不退失深忍的意乐，或者对业果等具有深忍信、胜解信的话，就有向上上升的力量。

因果是毫厘不爽的，在其它的行为方面犯了过失，是会往下堕的，但是由于根本的见解没失坏，就不堕地狱。而且在龙中受报完毕，还会生到人天，即使没有入大乘道，也会在贤劫诸佛的教法里入涅槃，如果能够入大乘当然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时时处处都要注意的就是对于业果修深忍信，坚信业果的道理，这样就取得了内佛弟子根本性的正见，也成为一切白法以及未来超生的根源。因此作为佛弟子，第一个关键处就是对业果起深忍信，为此要全力以赴。

是故微细黑白诸业，如影随形，皆能发生广大苦乐。当生坚固决定解已，虽微善业应励力修，微少恶罪应励力断。

所以，微细的黑白诸业都像影子跟着身体一样，能够发生广大的苦乐。对于业的增长广大发生了坚固定解后，即使是微少的善业也要努力修集，微少的恶罪也要努力断除。

对业增长广大之理发生胜解以后就会明确，一点小的善事都要努力去做，我们要非常地珍爱它，想到能在心里播下这么胜妙的善业种子，那有多好啊！这个种子播下去，将来成熟的时候会出现无量无边的果利。如果我还能去滋润它，以三殊胜摄持放大它，那么

其福慧善根尽虚空界也无法容受。在了知业果后又配合大乘的发心、回向，以及空性无缘的正见，就会使得它变成不可思议的善根。或者以普贤行愿摄持回向“为得普贤殊胜行”，也将成为尽虚空界都无法容受的善根量。

因此，切莫以善小而不为，应当知道我们心里每起一个善心都是非常好的，就像漫漫长夜中忽然出现一丝光明，应当把它纳入自心。这样不断地增长，将来就成了万善庄严之身，万德圆聚之体，无边利乐之源。我们要深信业增长广大，深信这善的势力是不可思议的，因此要满怀殷重之心无比欢喜地去摄受任何一个善根。

同时要知道恶业的可怕，当我们心中种了一个恶种子，就好像服了毒一样，应当尽量忏除，否则它会毒害相续，会蔓延增长，发生无量无边的过患。就像我们防毒那样，不允许有一个病菌侵入，譬如非典流行时期，我们会高度地防护，或者见到食物里有毒也会马上倒掉。要像这样行善如不及，避恶如探汤。如果不防患于未然，在生后不瞬间切断，它就在心里一直地发生作用。就像一个毒种不切断，等到它已经根深蒂固，长成非常坚固的毒素后，要切除就难了。

恶业是无形的种子，但是要知道它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像我们的一些恶习就是因为在一开始没切断它而养成的。譬如一个人喜欢说妄语，次数多了以后串习成习惯，现行的时候根本不必想什么，自然就说出妄语来。能看到人群中很多这样的现象，反正一坐下来就开始妄语连篇，或者绮语不断，甚至挑拨是非，这就是它的习性。当初的一念没有遮止，后来发展坚固就成了惯性。或者说散乱、放

逸、骄慢、狂妄、轻浮、失念等等，这些全是恶性，要念念在自心上审察，一举一动都要检点，都要改正。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任何恶都是毒化你的，应当切断。

了解了业增长广大的道理就知道微细中有大过患，微细中有大利益，这样在业果的取舍上会达到很精细严密的程度，这会使我们修行日益坚固，切中心要。

总之，学了业增长广大以后，对于每一个细小的善行都会非常精益求精地完成，非常用心地使它圆满。就好像把一个如意宝装到心里一样，把一个很好的善心安插在心里一样，有一种非常珍重的心。同时，我们已经知道恶的发展势力后，就会开始用心地去改正一点一滴的恶行，这时就已经从粗犷的心变成了非常微细的心。这个时候在业果的修整上，一点一滴地都在改变，就看到这个人他的心怎么用心、怎么说话、怎么做事，都是非常精心、用心、诚心，任何处都很精细地处理，这就是业果深入的相。这样出来以后，才具有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一举一动都开始合乎戒行。所以因果是戒的根本，如果对于因果没有起信，就无法摄持戒律。因果是戒律的纲骨，是白法发生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业果上面用最大的心力去学，这样才能一改我们过去的散慢、狂妄，才能够重整我们的相续，让它重新以业果正见来作摄持，在一举一动中都励力地顺着业果律而行，这才是学得精彩，不是口头的戏论。

如《集法句》云："如鸟在虚空，其影随俱行，作妙行恶行，随彼众生转。"

如《集法句经》中佛为我们开示：就像鸟在虚空中飞行，影子是紧随不离的，这是在比喻什么呢？这就是比喻我们一旦做了善行、恶行以后，业的势力一直随逐着相续而转，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处受什么果报，它都一直跟随不离。它的潜在势力一直在支配，一遇缘就现行，缘一熟就结果，所以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每个人都要善加护惜自己，这样叫做自爱、自尊、自重，如果我们在心上日益地涂抹污点，这就成了毁坏自己的因，你熏任何一个坏习性、坏观念，都是在毁坏自己。所以切莫在各种有毒的媒体里面闲逛、染污。不要去看世间的邪说、邪影视、邪信息，不要去受它们的熏染，也不要去仿效这些现代派的恶行，否则就是完全不知自重。

何以故呢？一旦我们在心里熏进了这样的性解放论、享乐论、断灭论、唯物论、现前感觉论、竞争论、自我表现论，它们每一个都是毒素，它就随着你的相续不断地运行。你这只鸟在轮回的虚空里不论走到哪里，它都跟着你。一碰到事情，一拈来就是它，拿出来就是它，都是这套恶行机制在起作用，不是别的在发生作用。当你的恶性熏染得深了，那的确是无可救药，老师也教不了，家长也管不了，谁也没办法，这样是很危险的。

所以，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人，因此才要入道修行，重新改造自己。如果不在这里面改变那就完全没有解脱的出路，没有离苦得乐的机会。因为一切苦都是根源于我们的苦因，也就是我们熏的各种恶业习性，一切乐都是根源于我们的善因，也就是我们所养成的一切贤善的习性，所以要好自为之。

我们应该这样想，如果我熏了一个善行，它会如影随形般在一切处随逐着我，无论起什么现行，得什么果报，它都在资助我、利益我。所以真正利益自己就是要学好，学善心、善言、善行，这样我们一生最前面的一段最主要的功课就是要学善，学善心，以古今的圣贤为榜样。他们是怎么忠孝仁义，我们也怎么忠孝仁义，他们怎么五戒十善，我们也怎么五戒十善，乃至大乘的慈悲喜舍、菩提心等等，任何一点我都发心去随学。就像圣者法王如意宝所说，一切佛法的心要就是善心善行。所谓的修行就是一个意乐一个行为，都是要在善上运转。如果我们的心里按照道次第从道前基础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去学善，那么我们的相续会日益地改良。所谓“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一日有一日的进步。

如果你学一些现在庸俗的行为还自以为是时尚、先锋，很了不起，那完全是被这种常乐我净的假相所欺诳。加上我执，以为我要作这种形象，学那种姿势，在人前显得如何，这些根本都是皮毛，关键是要学到圣贤的德行。这样一点一点纳在自己心里，是真正的学佛，导师佛教导我们什么法道，你就按照那样去离过证德。如此不断地在心续中串习，熏建习气，让他变成一个善人，也就是我们内在的整个系统全盘地改装，一切都是善的机制。善的机制不断地在扎根，不断地去熏这样的善观念，清净观、慈悲观、利他观、守戒观，一言一行都是按照业果律来行，这样我们的心就完全以因果正见的指导在重新地改观，重新地根植善根。当它根植深了，它就伴随我们形影不离，在任何处都是以它来起作，来规范一切的行为，这样当然表现出万善的庄严。

所以要知道十善业道它是发生一切五乘功德的根基，它就像大地一样，一切都要在这上面去建立。而它又是以对业果生深忍信作为根源，所以智者应当明确大道的根源。

“如诸少路粮，入路苦恼行，如是无善业，有情往恶趣。如多有路粮，入路安乐行，如是作善业，有情往善趣。”

这是我们要为将来的前途着想，就好比要走一条很远的征程，如果缺少路粮食物，那这一路是非常苦恼的。走在路上因为没有食物充饥，没有资本，行路会遭受很多的饥渴，没有住处安顿，常常病倒，又有长途跋涉之苦，盗匪洗劫之苦，或者途中被关押入狱，饱受惩罚之苦等等。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没有资本。像这样，我们如果没有善业在心，就会走到险恶的路途，这叫做入于恶趣。

凡是造恶多、福善少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会走得格外地辛苦，还不仅是一世人生，往后会到达一个充满了荆棘、刀山、火海、悬崖、毒蛇、虎狼等的凶险、恶苦之地，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的内心熏了很多的恶业，由此变现出来的全部都是苦，所以将来会行走恶趣。

这样想想，我没有善的资本，将来在恶趣里走怎么样？在地狱里走怎么样？在旁生趣里走又怎么样？那是太难走了，太苦了！在一分钟里面都是万死万生，我怎么受得了？或者亿万年里连水的名字也没有，比非洲难民还要苦上千百万倍，永远在饥渴、干旱等的煎熬、逼迫当中度日。那真的不是说发高烧几天都不退，或者说七

日饥饿的苦能比较的。

像这样为着未来着想，我们应当截断一切恶业，要励力地修集一切善业，这是每一个为自身前途计划的人会用心考虑的。这样考虑以后，自己应当起决断的心：再也不能像过去那么颠倒，以业果愚来摧毁自己，那太愚痴了！每一天都制造无数的苦因，把自己往死里整，往恶趣里扔，太可怜了！所以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过这种狂乱般的生活，要真正兢兢业业地修善，真正地洗心改过，断一切恶。

同时，我们要想到，如果我有很充足的路粮，有特别雄厚的资本，这个时候能够乘着非常轻巧的越野车，备上很多精美的食物，途中可以在舒适的宾馆里休息，非常顺利、快乐的旅行，这就是资本雄厚的缘故。

这个譬喻很好地表达了，如果我们善心的资本积得雄厚，那的确到哪里都不匮乏，在哪里自然而然有人送来各种受用，到哪里都能得到各种支持的力量，所以从无匮乏、无忧恼、无逼迫。

像这样，为了自己未来的前途着想，现在有了暇满身，有了修善的机缘，下至一点一滴都要尽最大的心、以最广大的发心摄持，以回向将它放大到无限，每一次都修普贤行愿，好好地回向。在中间心里不染上任何世俗的心态，只是以纯善的心来做，这样我们在一天当中就已经积累成一个善心的大富翁了，超过这世上顶级富翁的一千倍一万倍。

像这样长期行持，的确一天有一天的转变，一周有一周的转变，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积累一段时间，就已经有

很大的改观了，三年五年后就变得完全不同了。自身已经换成了一个纯善的相续，未来的前程变成了一片光明，不断地蒸蒸日上，会出现无数的福利果报，那该有多好啊！这是真正地在轮回里脱贫致富，是真正地使我们的身份、受用等等都有了很大的升华、飞跃。

事在人为，必须在对业果深信以后，非常努力地行持任何一个善。没有业果正见的摄持，对于小善非常轻视，大善又根本做不来，大恶猛利地造，小恶毫不防备。如果我们真正有了对业果的深忍信，那下至扫一个地，你都会珍惜，好好地把它扫好。对待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分善行，都会用全分的心力来做，会珍惜每一刻、每一件事的因缘。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解释尸罗、轨则、净命、正见。以教理成立正见为根本。

2、 由业果的胜解信将会出生哪些殊胜的果利?

3、 反复思维“微细黑白诸业，如影随形，皆能发生广大苦乐”之理，对此引生坚固定解。

又云：“虽有极少恶，勿轻念无损，如集诸水滴，渐当满大器。”又云：“莫思作轻恶，不随自后来，如落诸水滴，能充满大器。如是集少恶，愚夫当极满。”

又说：虽是极少的恶也不要轻视，认为没有损害。就像集聚水滴渐渐地会充满大器。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恶，做做也没关系，要知道小恶发展大了，逐渐会充满你的心续。

我们看那些惯偷，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后来逐渐地发展成偷电脑、偷车子，甚至偷金库，可见这个恶习种子会不断地发展。

司马光小时候因为说谎被姐姐呵斥，后来就再也不敢说谎。如果在第一次犯错时不加以纠正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于无量无边。又好比第一次犯淫如果不改正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同样，第一次上网时没有端正自心，第二次会更严重，再发展下去，三次、五次、十次、百次，最终会葬身在网络里。又好比打麻将，有了第一次这个兴趣就会不断地发展。就像这样，所有的恶都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的，不断地发展下来以后，就变得积重难返，陷在恶业堆里了。

又好比吸毒，有了第一次如果没有立即戒掉就会逐渐上瘾，最终毁坏自己。抽烟喝酒也是这样，看电视也是这样。又好比第一次没防住绮语，以后就会不断地说，语言里充满了杂质。有些人絮絮叨叨根本说不中要点，就是绮语的过失。或者做什么事情心不在焉，根本没去整治自己的心，说什么都不经过理智的摄持，随便去做，这样就变得像一个狂人、疯人一样，突然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这

就会形成失念的恶习，带来无理智的行动。任何一个行为串习惯了，就是按照那样发展。

又好比懒散成性，生活无规律，结果导致一辈子都陷在这种过患里面。很多人过夜生活，这是个非常坏的事情，连正常的作息也没有，越发展越凶。下至于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有规矩的，不符合规矩而行就一定受伤害。所以应当仔细检点自己的身体、语言、心念、观念、生活、待人处事的态度、做法，一点一滴全部都要好好地修整。任何一点恶都不要以为它很轻微，做了没有损害，应当视它为毒，彻底拒绝。

学习业果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是要检讨自己的人生，把过去恶劣的言行和思想系统全部改正，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纠正好的。如果现在还不着手实行，到死的时候就悔之晚矣！虽然这一辈子得到了暇满人身，但如果熏上了各种恶习，熏满了恶业种子，被业障压得无法喘息，最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趣的烈火、刀山，这样堕落下去。

就今天这个时代来看，确实感觉非常可怜，因为这是一个精神病泛滥的时代，人们多数都失去了为人最基本的品格，在无因果见的支持下发展出各种的狂乱、杂乱的业，毫无约束，越发展就会越复杂、越沉重，人就像发疯了一样。所以现在人常常说什么“崩溃”，这就表现出人心非常脆弱，业非常恶劣。

不要想这个恶很轻微，不会随着我后面来，就像滴落的水滴逐渐能充满大器一样，平常不注意改正小恶，积得深了，它会极度充满自己的相续。那时就成了最沉重的业债，是最大的恶性折磨，你

会处在逼恼不已的状况里自我毁灭。所以一定要守身如玉、守口如瓶、守意如城，首先在因上很细心地去防护、改正，这样才会脱离恶趣。

“莫思作少善，不随自后来，如落诸水滴，能充满大瓶。由略集诸善，坚勇极充满。”

“坚勇”是菩萨的异名，它表达了菩萨向道的精神坚固、勇悍，于一切善都摄集而行、励力而为，这就是道上的菩提萨埵。

不要认为作少少的善不会随着自后来，要想到作的任何一滴善都会随着我来，绝不会空耗。所以，平时注重从小善开始摄持善行，这样积得越来越多，就像水滴一点一滴地积累会盛满大瓶一样，最终在我这个坚勇菩萨的心里会充满无量的善。

就像这样，从世间的孝悌忠信等开始，一点一点去修吧！凡是有修善的机会，你都要好好地做好，要好好地植下善根。要种下孝的善根、悌的善根、忠的善根、信的善根、礼义廉耻的善根。在佛道上要种下仁慈不杀、慷慨好施、梵行不淫、真诚不妄等等的善根。诸如此类，在自己心里种好每一个善根，注意每一次的积累，日积月累以后，渐渐地善就充满你的心相续。所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就是这个意思，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

如果不注意在善上修，永远也只是个恶人，不可能变成善人，只有自己精勤的修善才会有转变。在一言一行、做人做事上都有不同，人们会看到你下至一个用心、说一句话、做一件事的方式等等

都和以往不同。这就是真正对因果有了胜解，尤其是对业增长广大的定律有了胜解以后，就会战战兢兢，克己复礼，尽心尽力地行持任何一个善法，这就是得了胜解的相。

长此以往，三年五载以后已经变成一个纯善的相续，而且善的势力也是越做越强。就像恶势力会发展得越来越大，一个人从一个小恶最后入到大恶里了，受各种的邪思邪行、各种恶友的影响，过不了几天，他就成了一个小痞子，各种各样的恶心恶行充斥着身心相续，为什么会这样？他就是一点一点去效仿，最开始做恶还有一点胆怯，慚慚地胆子越来越大，最后就完全放开了，什么恶都敢做，什么话都可以说，肆无忌惮。反过来，一开始行善时也是同样，看起来也是很笨拙、不熟悉，但是不断地做就变得越来越善巧、熟练，最后行善就成了天性，最终变成一个纯善的人，他也就跻身于圣贤的行列。

《本生论》亦云：“由修善不善诸业，诸人即成惯习性，如是虽不特策励，他世现行犹如梦。”

《本生论》里教诫我们：你只要去做，逐渐地就成了习惯，当习性发展深了，拈来就是，不必特意去想，就在于好好地串习。这个善和不善的业都会发展成惯性，有很强的等流，它会出现各种变现的相，一定要注意这个道理。

有些人说：他怎么会是这样的身体、态度、言行、果报、命运呢？你不要持无因论或者持上帝加之于人的论调。这不是外人给

的，也不是无因的，唯一是自己过去造下了善恶业力，当它串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出现这样身心世界的相。

再往更细的地方观察，他为什么这样说话、这样起心呢？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这种性格呢？就是惯习性，当它现行的时候自己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反正以业的势力自然就会这么变现。

所以这里说到“如是虽不特策励，他世现行犹如梦”，已经成了习性后不必特别地策励，在他世现行就像梦一样。平时我们已经熏染上了很多的习性，白天做惯了什么事，动多了什么心思，到晚上自然就现行同样的梦境。当你睡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不必做什么加行，以习气力就自动变现。贪欲者现贪欲的梦，嗔恚者现嗔恚的梦，竞争者就现竞争的梦。白天冥思苦想、爱念追求的事情在梦里面都会现，就是那样的心态，就现起那样的景象、感觉。

这样就知道了，原来业全是根植于内心，就是心里不断地串习这样的业，自然就现出这样的相。所以我们就要串习好的，贤善的心串习好了，将来会出现人天的善妙境界。那些善人最终出现天乐鸣空、天人相迎等等的好相，或者升上宝楼阁、微妙宫殿、美妙园林等等，都是因为他的心已经串习到了纯善的程度，不会现地狱、饿鬼或者非常恐怖的悬崖、猛兽、虎狼等等，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唯心变现。你串习了这样的善习性，自然就出现妙好的景象，而且很好的心态都处在纯善当中，无论是根身、器界、受用、心情等等全部都是好的。

再进一步说，譬如你现在很好地布施，将来现行犹如梦，忽然

之间就生到富足的地方，好多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来，争相地要赠送给你，好像要把各种各样的资财送给你一样，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布施的习性已经坚固了。另一个人悭吝成性，一毛不拔，他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到了饿鬼界里呢？好像做了一个梦就进来了。的确也是，生死如梦，因为他的心一直在串习悭吝，一直紧闭不肯放舍，像针孔一样。而贪婪之心又遍覆天上天下，无所不贪，所以变现出肚子像大山一样大。这就表示他想自己拥有很多很多，然而一点都不想拿出去，所以口就像一个针孔一样，是出不去的。口那么小，当然什么也进不来。这样不断地串习吝啬的习气，结果就变出这样的身体来。由于这种悭吝的本性在任何处都不受欢迎，也得不到他人的馈赠。就像这样，串习惯了，忽然之间怎么到了饿鬼世界？好像做梦，到了比非洲还要严酷无数倍的饿鬼非洲。那是一个非福报之地，非所欲之地。

或者你整天拿刀子杀人，内心串习凶残、狠毒等等，忽然之间你说我怎么到了地狱？毒蛇猛兽都来吃我，鹰也来啄我的眼睛，铁男铁女来咬我的脑髓，怎么搞的？这是因为你嗔恚、坚恶成性，忽然之间就到这儿来了。这样就知道了所谓“他世现行犹如梦”，这是从异熟果方面讲。

后面相续的等流果也是由习性出生，忽然之间以杀生的业力现行，又去做杀生的恶行。在领受等流上就感受很小的时候就夭折，或者一生都是顽疾缠身。行邪淫者会感得妻不贞良，整天在家里吵闹个不停，或者忽然出现了第三者，他气得不得了。但实际上这都是过去邪淫业所感召，妻子一点都不合他的心意等等。

因此一定要注意现前怎么种因，因一成熟，业像幻师一样，自然就会变现这个现象。你不要以为种子很小，时令、雨水、因缘等一聚合的时候，一个花种摇身一变就成了一朵美丽的花。这世界上任何的内外景象全部是业力的幻化，关键就在因上。因上不断地串习，就会变现出果。到了业力已经串习纯熟的时候，不必费力，一点劲都不用，它就出来了。

有的人说我怎么就得了癌症呢？这也是“他世现行犹如梦”，你前世做了太多恶。或者根本没想到怎么就被人捅了一刀呢？等等，所有意想不到的灾难，都是一个道理。所以业是很可怕的，从现在开始就要谨慎取舍，我们不要等果现前的时候去埋怨天道不公，那就太愚痴了！

从这一点就知道，我坚决不能做不善业，否则一切生死中的大病、过患、各种刑罚都会降临在我身上。但是我如果好好地去行善也不必着急，日积月累，渐渐就在变，以后不必费什么劲就能现出来。所以古人也说“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也是这个道理，你耕耘多了自然就出现果。要得果须先正因地，念念在自心上断恶修善，这才是自新之路。要创造未来美好的前途，一定要在现前不断地去播种美好的种子，当善种子已经播好、被滋润成熟了，你自然就生到善趣世界里。进一步要生净土，就须要你从现在开始不断地加深信愿行，持之以恒地去修净业，临终时自然“净土现行犹如梦”，你不必想，不必用劲，马上净土就出来了，佛出来了，莲池出来了，宝林出来了，无限的光明也出来了。所以，目前要种的是莲花种子，要不断地滋润它，莲花会日益增荣繁茂的，净土是在现前就要扎根

的。如果能够从现在就立下目标，已经知道它怎么种种子，之后不断地去滋润它、回向它等等，这样有智慧的行者必然行持净土。

所以，一切的果都要在了知缘起的前提下来获得，悟到了缘起就明确了道理，能够善加掌控缘起，就一定能够掌控果报。我们现前种下了善的缘起、净的缘起，就一定会生入净土。

“若未修施尸罗等，随具种色少壮德，极大势力多富财，后世悉不获安乐。种等虽卑不着恶，具足施戒等功德，如夏江河能满海，后世安乐定增广。”

如果这一世没有修布施、持戒等善行，无论你现在具有什么好的种姓、相貌、青春、健壮等的德相，或者有极大的势力、富有资财，但是由于没有种善的缘故，来世都不得安乐。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依仗自己相貌很好、很有财势、能力、力量、青春等等，要想到，如果我现在不为来世种善根，来世就没有安乐。就好像现在享用着去年的粮食非常地满足，但是今年没有去种稻谷，来年就没有粮食吃。所以每天不能够停止耕耘善法的庄稼。为了来世的前程着想，我们每天都要修善。

虽然现在种姓、相貌、势力、财富等都很卑微，但是只要自己不着在恶业上面，能够具足布施、持戒等的功德，将来就像夏季的江河涨水一样，最终能充满大海。所以，也不须要因为这一世不如人而自卑，要晓得现前只要好好地修持布施、持戒等的功德，将来会发展得越来越大，这是我们心上的发展规律。

人的发展是在心上走的，不是在外在上做的。外相再怎么样发展，无非是坐享以前的福报，等到坐吃山空以后又堕到贫乏里，更加悲惨了！现在要知道任何的发展都是心上的发展，任何发展前途都在于你现前能不能努力修善，现在心已经转成善了，再日益地修集很多的善行，看相的人就会知道你的命已经变了，相也在变。如果你集得非常深，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快速地扭转命运，会出现极大的前程。

我们要晓得因小果大的道理，哪怕你今天一天或者几个小时里诚心地修集一座的善，就会改变旷劫的命运，是这么厉害的。如果能真正地自尊自爱，天天励力地行善，总是想到暇满的人身我不能虚度，一定要摄集任何一个修善的机会，每一次都以三殊胜摄持，圆圆满满地完成。尤其在尊贵的三宝福田里去种福，在可怜的众生悲田里好好地种慈悲的善业，或者常行般若等等，这样我们心中逐渐地会蓄积到无量的善。

不要看现在是一个不起眼的人，长得丑，也没有口才，缺少福报，甚至还被别人嫌弃，他的心一转了以后就极其高贵。就像优波离尊者，他过去是一个理发匠，还有《贤愚经》里面讲的倒粪的下贱仆人，一出家以后马上就改变了，最后证得了五神通成为圣人，波斯匿王等的王公贵族都要向他行礼。

就像这样，我们考察古往今来修行成功的事例，很多都是最初很贫苦、卑微，但是由于用心修行，有些花了几年就立地往生变成了圣人，有些花了几年就面貌大改，开悟成道，或者成为拥有戒定慧无量功德宝的大德知识，我们应当如是效仿。

这样未来的前程都是在脚下走的，看你当下怎么走。能够天天珍惜时光，珍惜修善的机缘，好自为之，非常珍重地去行善、积德，那未来的前途会无限美好。

“应善定解善非善，诸业他世生苦乐，断恶励力修善业，无信岂能如欲行？”

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要定解善恶业果，取得了这个定解以后，就会彻底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由于随顺着离苦得乐的正道一分分地断恶修善的缘故，他就在一分一分地消掉灾祸，成办福利，这样他未来的一切都能随心所欲地现前。

譬如已经断了悭吝的过，正在修集布施的德，这样不断地修下去，布施的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就能够发出无限大的布施心，能够做非常大的布施，这样就从贫贱的果报里顿时转成一个大富贵的人，无数的顺缘资财都向他身边聚拢，这样他就能如欲而行。

或者他改变了自己的心，过去是非常狭隘的自我主义，处于自身的偏执、自私、冷漠等等的心态中，所以在他的周边没有任何的人缘。他的自私心成了一道坚固的铁墙一样，把他围在黑暗的圈子里。但是他一旦破掉了这样的心境，发展出广大的利他心、关怀心等等，结果他的天地忽然之间就变得无比宽广，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们都来竞相地资助他，乐意顺从他、帮助他，所以他只要开口，很多的力量就聚来了，这样他就能如欲而行。

诸如此类，要知道首先要好好地去定解现在我们做各种的善，将来就会生很多的乐；现在我们做各种的不善，将来也会生很多的苦。所以“欲知未来果，且看现在因”。为此之故，自己一定要特别用心努力地断掉恶、修集善。如果你没有对业果的胜解，将来怎么可能如心所愿而行呢？或者说怎么能像你的心愿那样显现想要的东西呢？一定只有胜解了业果，按照业果的规律来奉行，你才会真正实现心中的所欲。其它的做法全部都是背道而驰。想要得乐，却远离乐因，想要离苦，却造集苦因，结果就只会得到一个离乐乏苦的结局。因此，深信业果是第一理智，顺业果而行是第一智慧之行，它是第一改造命运的窍诀。

所未造业不会遇者，谓若未集能感苦乐正因之业，则定不受业苦乐果。诸能受用大师所集无数资粮所有妙果，虽不必集彼一切因，然亦定须集其一分。

业果的总规律里，第三条是没有造业就不会遇果。也就是你没有造苦乐正因的业，就决定不会受这类业所感的苦乐之果。比如，文殊师利菩萨化现的杜顺和尚，他曾经在城门口放了一双鞋，结果多少天都没有人拿。他说：“我已经断绝了偷盗的业，所以不会有被偷窃的果。”总而言之，如果没有集地狱的业因就不会受地狱的果，没有集饿鬼的业因也不会受饿鬼的果，如是等等，你没有集这样的恶业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果。

或者从等流果说，你没有杀人就不会遭人杀，没有骂人也不会

遭人骂，没有偷人也不会遭人偷等。没有造这样的恶业就不受这样的苦果。但同时也要知道，你没有集这样的善业，也决定不会现这样的乐果。

很多人不注重修因，一味地妄想：为什么我还不发财？你没有集布施的业怎么能发财？或者为什么这个病还不好？你没有集放生、护生等的业怎么会健康？。如果没有造集各类的人天福报的因，就不显现人天福报；没有修集各类出世间的业因，也不会得到出世间的果报。业果不爽，没有修因，果是不会无缘无故出来的。

有人说：佛修集了无数资粮感得的妙果，我们直接就在受用它，这不是不造业还遇到果吗？

要知道，佛是给我们充当一个最大的增上缘，他在三大阿僧祇劫里修集无量的福慧资粮，所成就的妙果，只要我们与他相应，就会得到很多的果报，但是这并非自己一分业都不造就可以受用到的。譬如飞机已经有了，你还要去买票、登机才能享用到它，不是随心所欲想坐就坐的。

或者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一样要修信、修愿，还要念佛，这样在跟阿弥陀佛相应时，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并非我什么净业都不造，就能会遇果报。如果什么净业不造，就能会遇果报，那世上所有的人应该一刹那间全都往生极乐世界。然而，只有具因者、造了净业者才能会遇净土的果报，而不具因者、没造净业者，仍然陷在娑婆的秽土。这就可见，任何时处都必须得自身上修集一分正因才会感得。

已造之业不失坏者，谓诸已作善不善业，定能出生爱非爱果。如《超胜赞》云："梵志说善恶，能换如取舍，尊说作不失，未作无所遇。"

第四条业果律就是指已造的业不失坏。也就是我们造了业以后没有对治品去消除它的力量，它决定会出生相应的果报。做了善业，就会出生可爱的果，做了不善业，就会出生不可爱的果，这是不会无故磨灭的。

比如，我造了一个偷盗的业，我以为能逃出人间的法律，不会受惩罚。但是这是一个幼稚的想法，因为业果律是法界的定律，它就在你的心上，你怎么能逃脱？你不要妄想，反正这么久都没现前果报，可能这事情已经了了吧！不再追究了吧！业一旦种下去了，没成熟果报以前，一直如影随形，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造的任何一个业都不会失坏的，除非你已经依靠励力地忏悔等消除了它的种子的功能，否则它决定会成熟果报的。

像这样，造集了善业如果没有得到表彰，会想我是白做了吧！其实我们每做一个善业都决定有收成，天理是公平的，任何做善者都赐以奖赏，任何造恶者都给予惩罚，一点都不会空耗和错乱，哪怕要经过八万劫，势力成熟的时候仍然果报自受。

所以在《功德藏》里讲：金翅鸟在虚空中飞行时，虽然暂时见不到它的影子，但影子一直跟着它，一旦因缘成熟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出现黑乎乎的影子。同样，业没有成熟的时候虽然没表现出明显的相，但实际上业种时时都随逐着你的心，一旦成熟的时候，忽

然之间就降临了。就像这世上的各种灾难、战争、传染病都是忽然之间就爆发出来了。

有的人认为是偶然事故，其实不是。我们不要把眼光缩小得只看得到这一世，要能看到无量的时空界。这里面过去在何时何地种下的善根，法界都自然知安排，它会相应地在某时、某处、某人群、聚落等以某方式而现前果报的。这并不是我们狭小的眼睛能看得到的。整个法界都是缘起律来安排的，它是真心随缘起用的不可思议的定律。所以，当某地的共业已经成熟，忽然之间发生地震，这不是单凭一种心外的物理可以解释的。或者某时忽然之间就海水爆涨，淹死很多人，或者大风忽然之间吹走多少的房屋，山洪爆发，淹没多少村庄，传染病忽然流行，使得千万人葬身其中，这都是已经到了业力成熟的时候，所以统统要算账。

又好比这世上死的人到业力一成熟，就像熟果掉落一样，一个个就在那时、那地忽然之间死掉。我们的身体也不要以为是一个常法，一检查，怎么突然就得了肺癌、肝癌？这也都是业力现象。有时候突然有人送金子来，各种各样的东西自然就送来了，也要明白这都是业力感现的。哪怕在哪地哪时受用一碗饭都是业决定的。真正的业果律是丝毫不爽，你造下的业丝毫不会失坏。

所以，我们的命运就是按照业力的安排一个个在出现，而我们现前所做的任何善和不善业都是按照业果律在那儿排着的，只是看时间的早晚。这样要明白，佛所说业果律的确是无欺的定律。这不像是外道说的善恶就像交换衣服一样的，能够把我的善放到你身上，把你的恶放到我身上等。世尊说做了就不会失坏，没有做就不

会遇到，这个就叫业果定律。

懂了这一点，才能规范我们在世俗中的一切行为，规定它的走向，或者趋吉避凶，作各种处理。不懂这个是最大的愚昧，所以在无明里面最大的愚昧叫做业果愚，以这个业果愚的势力使得人做各种非福业，完全是胡作非为，他根本不晓得一切的行为有什么善恶的差别，会分别感召什么样的果报，或者我身心上的果报是怎么来的。在他的心里呈现的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善恶，没有什么因果，一切都是随便做的，随便发生的。总而言之，有的人认为可以利用各种狡诈的手段来获得，有的以为是碰运气、偶然性的等等，这些全是邪见。

《三摩地王经》亦云："此复作已非不触，余所作者亦无受。"《毗奈耶阿笈摩》亦云："假使经百劫，诸业无失亡，若得缘会时，有情自受果。"

《三摩地王经》说：做了以后不是不遇果报，一定会在业力成熟的时候遭遇果报的。其他人做的业也不会在你身上受果，各是各的业，各受各的报。就像一个小区里有很多人居住，各户人家都有不同的命运。你家发财，他家失火，这就是各自在受报，或者此家团圆，彼家破裂，也是自受其果，有的夭亡，有的长寿，也是在受报应。或者在一个城市里有千万人，他们各自的走向也都是不同的，随着不同的业去往不同的地方。在这城市里有些修净土的业，他们可以生到净土；有些做饿鬼的业会堕入饿鬼界。

就像这样，各个人都在心上有一条路，它是不断地在心上一念一念地走的，心上修什么样的业就往什么地方走。现在已经开始在断恶修善的，这个心就是在往善趣走，往上走；如果修的是净业，就是在往净土走；如果还是在残忍、贪婪、愚昧的路线上走，就是在往恶趣里钻。

《毗奈耶阿笈摩》里面说：所造的业即使经过一百劫都不会无故地亡失，到了因缘聚会的时候自然在你身上感受果报。所以，一切没有偶然性，没有侥幸可得，天理无可欺瞒，不可能用任何的贿赂、狡诈、妄想来抵过去的。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未作不遇、已作不失两条业的规律的含义，对此二者生起胜解信。

第二，分别思惟分二：

一、显十业道而为上首

二、抉择业果

今初

如是了知苦乐因果各各决定，及业增大，未作不会，作已无失，彼当先于，何等业果所有道理，发起定解而取舍耶？

已经明白了苦乐因果各各决定，也就是苦由不善生，乐由善生，而且由不同的善不善业发生不同的种种苦乐果报，一一都是决定的，以及业增长广大，未作业不会遇果，作了业就不失坏等等，这是总的业果道理。那么首先对于哪些方面业果的道理发起定解而取舍呢？因为业果有无量无数，非常庞大，首先应该对哪些业果的道理发起定解而实行取舍之道呢？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趣入门径，也就是要以十业道为首要的趣入点。

总能转趣妙行恶行，三门决定。三门一切善不善行，虽十业道不能尽摄，然诸粗显善不善法、罪恶根本诸极大者，世尊摄其扼要而说十黑业道。若断此等，则诸极大义利扼要亦摄为十，见此故说十白业道。

总的来说，转趣于善行、恶行都是由三门决定，不是依靠其他

的法，因此造业的门径决定为身口意三者。

从身口意三门发起的一切善与不善的业行，虽然以十业道不能完全摄尽，但是那些粗大的、显著的善不善业，成为罪恶的根本、诸极大的，世尊归摄扼要宣说了十黑业道。断除这十种极大的罪恶、发生极大义利的扼要也摄为十种，见到此理，所以宣说了十白业道。意思就是说，特别显著的善业、不善业的扼要都摄在十业道里。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掌握十业道黑白两分里，业的差别、果的差别、业果的关系，这样我们就把握到了断罪恶、摄义利的关要，这就是我们首先要趣入的方面。

也就是说了解了总的业果之理，也发生了一定要取舍善恶的心，那么哪里才是有效的趣入门径呢？对初学者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先学十业道，在这上面学会取舍就把握住了断除罪恶、摄取义利的扼要。

《俱舍论》云："摄其中粗显，善不善如应，说为十业道。"

《俱舍论》中说：归摄一切业中粗大、显著部分的善不善业，如其所应，说是十业道。

《分辨阿笈摩》亦云："应护诸言善护意，身不应作诸不善，如是善净三业道，当得大仙所说道。"

在《分辨阿笈摩》中也说到：应当善护自己的语言，善护自己

的心念，身体不应作诸不善业，这样善自清净了三业道，就会得到大仙所说的道。

意思是说善为清净身口意的业行，就会得到佛法的正道。

由善了知十黑业道，及诸果已，于其等起亦当防护，使其三门全无彼杂。

在好好地认识了十黑业道及其所发生的各种果报以后，我们就明确了，原来由十黑业道会发生这么多过患，无论是异熟的根身器界，等流上的行为习性，以及所领受到的方方面面的报应，增上果都是这么不利，充满了险恶、苦患。自己就想到：我一定要防微杜渐，在等起上面严密地防护。

所谓“大风起于秋毫之末”，就是从毫末微微的颤动逐渐地增长广大，会发展出席卷整个大陆的台风。因此，最要防护的就是最初那一念的妄动，这个就是等起。由于这一念妄动以后，它会发出业流，而且感召非常大的果报，因此智者都知道防微杜渐，也就是在最开始的发起端就要防护住。

譬如前面来了一个美女，这时就想不停的看，这个叫贪的等起，当这个心一生起来，逐渐地就会发展了。现代人成家都是由于男女相爱，而相爱无非是从看到的第一念开始，之后源源不断的事就出来了。世间所有的斗争也是从最初的一念起来的。所有名利的追逐、财富的追逐，乃至于很多人要造房子，也是因为起一个念头，好比起了一丝微风，这一念心风没控制住，这就是等起，然后就发展出

行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妄想，譬如我们想，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大房子，房子外边再建个大花园，大花园里又怎么设计、美化。这个妄想如果没控制住，就要忙三个月、四个月，今年忙，明年还要忙，一直忙。如果这个妄想再大一点，想要建五层楼，他可能就要忙上十年。

就像这样，人们被一个等起骗了以后，就说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这就是业的开端。譬如你一想到“我要去踢球”，这就是一个等起，这个一发起来，就拿着足球往操场里跑，其他的都不管了，一踢就是半天。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知道一切业的发作都是因为心里起了一个念头“我想要干什么”，以这个思心所驱使，马上就发生行动。因此要制止这个妄心的奔驰，最开始踩油门的那个地方一定要防护，不然开关一拧、油门一踩就飙出去了，一路狂奔下去，那就不知道飙出多远了。

要懂这里比喻的意思，过去都说心是“心猿意马”，现在就把它比喻成宝马、奔驰，心里的那个业道比喻你在哪一条路上穿梭，等起表示你踩油门，没防住它就往惊险处去了，那就叫翻车、坠崖。因此要注意你的每一念是怎么踩油门的，你的等起是怎么发动的，以及在往哪个方向走。

前面已经说了，十黑业道和它的业果，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最粗的内心缘起，或者说内心的道路。这个是特别紧要的，我们天天开着这个分别心的奔驰车到处走，作为司机，如果没掌握行使的方向，不观察前方是安全道还是险恶道，那就很危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明辨哪些是险恶之道，因为在这个轮回里处处都是死

路、险路、坠崖的路、撞车的路，必须得一一分辨。分辨好了，再开车的时候，选好的路走，小心不要开到黑手党的屠杀区，不要开到悬崖边上，也不要开到死路、绝路里去。

懂了缘起，他会明辨交通规则，他是理智的，知道有什么样的道路，怎么往那条路上走，走的结果是什么。知道那是死路、险路就不能走，应该在最开端的等起上就要截断。哪些是好路，它能走向美好的花园、它会走向欢喜园、快乐地、大乐洲，走到黄金王国，走到帝释天堂。看到这些路标以后，就踩下油门往那儿走。只要等起调整好，业道按这样走，必然就到达人天善趣。因此所谓的学习十善业道，完全是要去观察我们内心的种种道路，好的道路叫善趣，坏的道路叫恶趣。应该这样懂得这里的意思。

大的原则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心上的确是有缘起、有路的，那当然要有取舍。一个司机驾驶的时候如果没取舍那就跟猛兽在大街上狂奔一样，是要闯祸的。如果一个司机说“我不要交通规则，我要随便开”，这就等于说在世俗谛里不要取舍，这是最狂妄、最可怕的事。所以“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豁达空是什么？就是这个司机说：没什么道路，没什么交通规则，也没有惩罚，管它三七二十一，开着车随便走。这样做就成了马路杀手，这边撞倒了电话亭，那边又撞碎玻璃门，又从人群中冲过去，这样莽莽荡荡的结果就是马上被警察缉拿，严重的甚至被当场击毙。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司机，要有理智，要遵守世俗的缘起规则。表现在外，就是有一个完全遵循缘起律的理智行为，一

种努力，一种要求。它会使得我每一次开车的时候都要先看好道路，开车行为也不杂染往恶趣里走的事情，这就叫做取舍因果。

这样就不能学现代派。现代派是指什么？认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因果，我们就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就等于开着奔驰横冲直撞吗？这是完全没有理智的。为什么没理智呢？就是由于他被业果愚深深地蒙蔽了自心，完全被业果愚的黑暗所覆盖。比如我们在沉沉的黑夜中开车，什么也看不到，城市的道路也不在面前显现，泥潭、绿洲等也都看不到，这时开车就是到处乱撞，这个叫自由派。忽然之间天光大亮了，破除了业果愚，整个大地一片昭然明了，你可以看到道路纵横交错，有各种取向、果地等等。当人一旦明了有道、有因、有果，对此胜解以后，他就发生了一个要作取舍的心。而且当对缘起的辨认已经非常精微、了了分明的时候，他的取舍也变得格外地精细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守戒了，会自发地遵守戒律。戒律就是交通规则，你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自己，对自己有好处。如果违越了这个制限乱来，就要受惩罚，会掉到坑里去，会撞墙、翻车等等。

世上一切的法全是按照缘起律来的，所以一切处都有取舍，下至一个念头、一句话都有它的道和果，这叫做业道。因此要严密到它的等起，下至于一念、一行、一语都要取舍。到此为止，这个人是非常严谨的，一改过去自由放荡派的作风。这才知道，为什么佛教要受持律仪呢？因为一切的身口意都要住在安乐之道里。这实际是在保护自己，是走安乐之道，不是束缚，不是压抑人性、绑手绑脚，不是这个意思。

习近十种善业道者，即是成办一切三乘及其士夫二种义利所有根本，不容缺少。故佛由其众多门中数数称赞。

“习近”就是不断地串习，每一天依止、不离开，叫做习近。

不断地修习十种善业道，就是成办一切三乘和士夫暂时究竟两种义利的根本，不容缺少。也就是说有了十善业道，就有了成办三乘、二种义利的依处，如果没有行十善业道，那就没有了成办这些义利的依处，绝不可能出生。所以，佛从各种的门径里数数地称赞十善业道是五乘的共基。

《海龙王请问经》云：“诸善法者，是诸人天众生圆满根本依处，声闻独觉菩提根本依处，无上正等菩提根本依处。何等名为根本依处？谓十善业。”

《海龙王请问经》里说：善法是人天众生得到人天圆满的根本依处，是得到声闻、独觉二种菩提的根本依处，是得到无上正等菩提的根本依处。总而言之，一切世间、出世间的美好果报全部都是建立在善的基础上，只有依靠善才能成办，不可能依靠不善而成办。所以学佛首先就是要改恶修善。如果你把恶改成了善，你就有了学佛的基础，在这个上面可以升华为天，可以升华为罗汉、升华为菩萨、升华为佛。如果你的心没有这样的改变，那就绝不可能凭空获得这些果位。恶人根本不可能获得修法的成就，因为恶是往下的势力，不可能往上建立的，这个道理要认清。

为此之故，为了建立未来菩提的大厦，首先要筑好地基，这个地基就是十善业道。也就是首先要把身口意的业行修好，修成极为贤善的体性，不夹杂丝毫恶业。这个善器一旦成就了，就有很厚实的资粮。之后再修声闻、缘觉道，或者共中士这一分出离道，马上就能建筑起来。小乘的基础有了，进一步就可以升华为大乘。

小乘的共基要筑好，筑好了以后，再把心量扩展开来，推己及人，缘想一切众生的苦发悲心，然后修大乘更广大的智慧、慈悲、三摩地等等全部都可以建立起来。

所以，三乘是一贯的体系，必须从下下向上上建立，基础踏实了以后，它才建得成，这就是成菩提要遵循道次第的缘故。

又云：“龙王！譬如一切聚落、都城、市埠、方邑国土、王宫，一切草木、药物、树林，一切事业边际，一切种子集聚生一切谷，若耕若耘，及诸大种，皆依地住，地是彼等所依处所。龙王！如是此诸十善业道，是生人天、得学无学诸沙门果、独觉菩提及诸菩萨一切妙行、一切佛法所依止处。”

经中又说到：龙王！比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城市、村镇、建筑物、街道高楼、高速公路、城市设施等等，以及这世上的一切植物、药物、花草树木，所有尽其数量的各种农业、商业、工业、教育业等等，或者一切种子集聚生一切谷物，作各种的耕耘，地水火风的四大种都依靠地而安住。地是这一切情与无情所有万物、所有运作、所有生长所依的处所，这个地就是发生一切的出生、成熟、增长、

运行的依处。它是一个总的依处，如果没有了地，这一切都将无法运行，有了地，这一切才能顺利开展。

意思是说，十善业道是根本的依处，能出生获得人天善趣的妙行，能出生获得有学、无学各种沙门果的妙行，能出生获得独觉菩提以及菩萨果位的一切妙行，能出生一切佛的功德法，是一切世出世间妙因妙果的根本依处。有了它一切都可以建立，没有它，这一切都无法建立。因此在一切道的开端，首先要建立十善业道的基础，也就是把身口意整治成纯善的体性。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你再学什么都很容易成功。

是故《十地经》中称赞远离十不善戒，所有义理。《入中论》中亦总摄云："若诸异生诸语生，若诸自力证菩提，及诸胜子决定胜，增上生因戒非余。"

所以《十地经》中称赞远离十不善戒的所有义理，在《入中论》中归摄成一个偈颂说：诸异生凡夫所得到的人天善趣的各种果利，以及佛语生的声闻、自力证菩提的独觉、殊胜的佛子菩萨所获得的决定胜解脱的无边义利，这些都唯一以戒为基础、为所依处。可见十善戒是发生世出世间一切妙果的基础。

如是不能于一尸罗，数修防护而善守护，反自说云，我是大乘者，极应呵责。

以这个原因，如果不能对一分戒律数数防护而善守护，反而自己说“我是学大乘者”那就是极应呵责的。

很多人很愚痴，认为我是学大乘的，怎么还要学四谛？他认为四谛是小乘法。有的说：我是学大乘的，还学什么五戒十善？他不知道没有五戒十善就没有大乘。这就叫做一窍不通。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还要学一个儒教呢？其实他不知道儒教是人天共法，必须首先建立儒的基础才能学佛。想一想，人都做不成哪里能成佛？也就是说十善业道没修好，你哪里能成佛？如果说：我是修大乘的，还要修十善业道吗？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他：你连十善业道都不会修，还能修大乘吗？打个比方，就像有人说：我已经是大学生哪里还用读小学？你也可以说：你连小学的科目都学不会你还读大学？就是这个意思。

《地藏经》云：“由如是等十善业道而能成佛。若有乃至命存以来，下至不护一善业道，然作是言‘我是大乘，我求无上正等菩提’，此数取趣至极诡诈，说大妄语，是于一切佛世尊前欺罔世间，说断灭语，此由愚蒙而至命终，颠倒堕落。”颠倒堕落者，于一切中，应知即是恶趣异名。

《地藏经》也说：由如是等的十善业道而能成佛。

这已经明确了十善业道是成佛之基。我们修好了十善业道，身口意的行为修得特别好，已经严密防护，没有恶行，以这个纯善的心和业行再去修大乘道，就能够顺利地发展，能够一级一级建起来。

如果我们的业行有亏，那就建不起来。无论怎么努力地修，也是修不好的。就像世人如果亏了忠、孝两种德，那再怎么努力，他心里都有亏欠，有很重的罪障。所以他就没办法建功立业，不能有所建树，没有根本的缘故。

因此，《地藏经》里就呵斥说：如果有人一直到他有生命以来，下至不护一分善业道，却这样子说大话“我是大乘，我是求无上菩提的”，（意思是他对十善业道根本不屑一顾，经中批评说）这个人非常虚伪、狡诈，他是在说大妄语，他是在一切佛世尊面前欺骗世间，说断灭语。这个人由于愚蒙，到临命终时会颠倒堕落，也就是落入恶趣的意思。

“于一切佛世尊前欺罔世间”，就是说学大乘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都是请诸佛做证，发誓要利益世间，但实际上他连十善业道都不行持，哪里会利益世间呢？十善业道最基本的要求首先要停止害他的行为，连这个都做不到，还说我要利益世间，那绝对是骗人的。

“说断灭语”，是指他无因求果。因为十善业道是成佛的因，没有行持这个因，却说我是求无上菩提者，这不是断灭之语吗？由于对业果的愚蒙，使得他颠倒而行，最终会堕落恶趣。所以，像这样没有基础，又碰到大乘法，结果以大乘自骄自慢者，一直怀着一种没有理由的高慢，藐视下乘，这个就是学法成病，导致堕落。

现在很多人都陷在这种病当中，就是狂、高、傲、不可一世，学了一个高法就以为是自己高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不是拿到了一本很高的书我就很高了，也不是听了几个大法的语句，这个人随着

就大起来了。《地藏经》是在批判很多这样学大乘的人，看了一些大乘教典，以为我就是大乘，瞧不起小乘，更瞧不起人天乘，他以为我学大乘哪里要做这些呢？其实他非常狡诈、虚伪。因为他根本不断杀、不断淫、不断妄语、不断偷盗，无恶不作的，然而口头上却说我是大乘，说我就是菩萨道行人，我是菩萨，这完全是骗人的。这样说大妄语是要堕恶趣的。这都是由于没有基础，一下子越到很高的地方而很容易发生的问题。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为什么趣入因果取舍之门的首要是十业道？分析在修持三乘佛法之初十业道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了解到实际趣入业果应当以十善业为突破口，在这上面得到定解、取舍达到关要，就是抓住了业果修持的扼要。之后，还要在细分上不断地发展，再进一步深入到身口意任何细小的行为上，这样它就贯彻在世俗谛的一切生活里了。业果的再深化就是四谛，它叫染净两重因果，再发展就是大乘的因果，所以业果是世俗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点。对于它起了定解，是一切白法的根本。换言之，世出世间的一切白法都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样一路开通、一路起见解、一路起修行，就会出现各种世出世间的果利，因此说它是五乘的共基。一定要首先有这个基础，然后在它上面进一步发展。

譬如修世间的儒道，首先从家庭的孝道开始，再推之于天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它的扼要在哪里？首先在一个家庭里，对父母尽了孝，对兄弟尽了悌，有孝悌作为儒道的根本，之后拓展开来，视四海为一家，视一切为兄弟，视一切为父母，这样一拓展，那就好行持了。所以把握扼要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要深入无边业果取舍的行为，就要把握到扼要，也就是十善业道。首先消极方面要除掉黑业果，积极方面要发展白业果，在业的其余差别上也要从各个方面有细致的了解。就好比要在城市里行车，首先必须对路况有所了解，还有对交通规则、行车要素等的了解都必不可少。同样的，我们身口意的这辆奔驰，每天都要运作，都有道路、有规则、有果报，因此对于有关的要素必须要了解，这是最切身的。因此我们务必要细致的抉择业果。

抉择业果分三：

一、显示黑业果

二、白业果

三、业余差别

初中分三：

一、正显示黑业道

二、轻重差别

三、此等之果

今初

首先显示黑业果。

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心上的业行之道，黑的业行之道或者说危险的道路是什么。之后要知道轻重的差别，在这个险道里什么是轻的交通事故，什么是重的，这个差别是怎么造成的。还要知道，发生事故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或者是被罚款，或者是要坐牢，或者被枪毙等等，这些必须要了解。然后作为一个小车司机，就要防范以行，黑业道绝对不进。如果不小心已经进了，那也要尽量把损害降到最低，这都是因为明白缘起而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学了业果以后，人才有初步的智慧，这样逐步走下去，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行者。只要分别心还没有灭尽，我们就还是在走这条世俗的路，天天都在奔驰，所以天天都要面对这个取舍业果

的问题。学了业果以后，人们开始理智地对待自己的行为，都是自发自觉地作，不再须要他人的督促。因为他知道，这的确是我自己应该好好把握的地方，这是生起了胜解以后发起的主动的行为，之后可以说你开始走上安稳之道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调整好了，观念训练好了，已经有了积极主动性，开始愿意按照这么做了。

过去对业果的愚痴、狂乱，那是一个无限黑暗的盲区，里面有无数的灾祸，无数的车毁人亡，非常危险！所以龙树菩萨说“无见生恶趣”，如果没有业果正见，就会往恶趣里走。你就像瞎子一样，在这个城市里的万千道路上瞎冲乱撞，决定是在往恶趣走，最终当然处处受惩罚，处处是险坑。又说“有见生善趣”，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对于整个城市道路的走向、路况、终点等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然后他决定会选好路，往好的地方走，这叫“有见生善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每天都在世俗心的跑道上奔驰的司机，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黑业道，为此正显示黑业道。

黑业道有十：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以及贪、嗔、邪见。如果驾车往这上头奔，就走到黑道上去了，黑道里面，撞车、翻车有轻重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有的车头给撞瘪了，有的车尾给撞飞了，有的人被撞的半死不活，有的当场就毙命，这就叫轻重程度，后果是伤残、死亡等等。

这些都懂了，你肯定能起一个防护心。就像交通局培训司机的时候，首先就让他看一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起因、状况、结局，让他心惊胆颤，之后他就觉得我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就好比学了黑业果以后，你就起了一个断恶的心、决不往恶趣里跑的心，下至于

等起都要善加防护，那是个黑道，我不能走，马上就掉转方向盘，开到善道里去。

想一想，连一个城市的道路你都会这样作判断，为什么对于生死的道路不作判断呢？在你心上的果报比车毁人亡要严重无数倍，你为什么不作抉择呢？

云何杀生？《摄分》于此说为事、想、欲乐、烦恼、究竟五相。然将中三摄入意乐，更加加行，摄为四相，谓事、意乐、加行、究竟，易于解释，意趣无违。

什么是杀生呢？《摄分》里说有事、想、欲乐、烦恼、究竟五相，然而把中间的想、欲乐、烦恼这三者归摄为意乐一相，再加上加行就成为四相，也就是事、意乐、加行和究竟，这样容易解释，在意趣上也没有相违。

以下就按照事、意乐、加行、究竟四相来解释十种业道。

其中杀生事者，谓具命有情。此复若是杀者自杀，有加行罪，无究竟罪。《瑜伽师地论》于此意趣，说他有情。

杀生的事是指具有生命的有情，如果是杀者自杀，只得加行罪，没有究竟罪。《瑜伽师地论》以这个意趣说杀生的事，需要是自己以外的其他有情。

意乐分三。想有四种，谓如于有情事作有情想，及非情想，于非有情作非情想及有情想。初及第三是不错想，二四错误。此中等起若有差别，譬如念云“惟杀天授”，若起加行误杀祠授，无根本罪，故于此中须无错想。若其等起于总事转，念“加行时任有谁来悉当杀害”，是则不须无错误想。

意乐有想、烦恼和等起三者。

想又包括四种，就是对于有情作有情想、对有情作无情想、对无情作无情想、对无情作有情想。这里面对有情作有情想、对无情作无情想是不错乱的想，对有情作无情想、对无情作有情想是错乱的想。

这里等起如果有差别，比如心里想，我唯一要杀掉天授，如果在起加行时误杀了祠授，则没有根本罪。总的来说，是需要无错想。因为把祠授当成了天授，心发生了错乱就不得根本罪。如果他的等起是对总事而转，就是缘一切有情想“不论是谁来我都要杀他”，这样就不须要无错误想。也就是不须要无错想的条件，只要把对方杀掉了就是杀生究竟。

如是道理，于余九中，如其所应，皆当了知。

这个道理在其他的偷盗等的九个恶业里面，应当相应地搭配而了解。

烦恼者，谓三毒随一。等起者，谓乐杀害。

意乐中的烦恼是指贪、嗔、痴随便一种。譬如，以贪求动物的皮肉能够卖钱而杀是以贪欲杀生；因为这是我的仇家，他杀了我儿子，现在我也要杀他，这是以嗔恚杀生；或者认为动物天生就是要给人吃的，所以我们吃了没问题，这就是以痴心杀生。或者因为贪著味道而杀生，就是贪心杀；我特别讨厌蚊子，把它杀掉，这就是嗔心杀；或者因为外教的教义里说，杀牲畜来祭祀能够得到福报，因而杀生，这就是痴心杀。总而言之，是由贪、嗔、痴的任意一种发起而造。

等起是心里乐欲杀害，有喜欢做的习气。这就像猎人常常要上山打猎，他有杀生的瘾，喜欢杀。或者因为已经串习成性了，像很多人杀蚂蚁、杀泥鳅等等，是在等起上就特别喜欢。

加行中，能加行者，谓若自作或教他作，二中谁作，等无差别；加行体者，谓用器杖，或用诸毒，或用明咒，随以一种起加行等。

加行就是在意乐以后，开始发起杀生的行动。这里又分能加行和加行体性两种。能作加行者，或者是自己作或者是教导别人作，无论是哪一种都没有差别，都叫做杀生的加行。加行的体性就是行为的做法，或者用器杖，也就是用各种凶器，或者是下毒，或者念恶咒，随便哪一种，起了加行就是行为的体性。

究竟者，谓即由其加行因缘，彼尔时死，或余时死。此复如《俱舍》云：“前等死无本，已生余身故。”此中亦尔。

究竟就是由前面的加行因缘，被杀有情当时死掉，或者在其他时间死掉，当他断绝命根时，就叫杀生业究竟。这又像《俱舍论》里所说：如果杀生者在被杀者以前死掉了，或者跟他一起死掉了，那就不结根本罪。因为当被杀者断命根的时候，这个凶杀者已经转成另一个身了。也就是说，他在此生的最后一刻杀生并没有究竟，等到被杀者死的时候他已经转生到下一世了，所以不得根本罪。

不与取，事者，谓随一种他所摄物。

不与取的事，是指任何一种他人所有物，或者有主物、他人所摄之物。

意乐分三：想与烦恼俱如前说，等起者，谓虽未许，令离彼欲。

意乐有想、烦恼、等起三者。

想指无误想，没有错乱。

烦恼就是由贪嗔痴三毒发起，或者是因为贪求对方的财物发心窃取，或者是因为嗔恚对方要窃夺他的财物，或者是因为痴心以为盗窃无罪而作偷盗。

等起是虽然对方没有允许，但是发起了让财物远离他的欲心。

加行中，能加行者如前。加行体者，谓若力劫，若暗窃盗，任何悉同。此复若于债及寄存，以诸矫诈欺惑方便，不与而取。或为自义，或为他义，或为令他耗损等故，所作悉同成不与取。

加行，有能加行和加行体性两分。能加行指自作以及教他作。加行体性包括三种，一种是以力量劫夺，比如以权势劫夺、以武力劫夺或者暗中盗窃，这些都是偷盗的加行。或者对于债务以及寄存之物以各种狡诈欺诳的手段，别人没有给你而善自取用，据为己有。或者为自身的利益，或者为相关他者的利益，或者想使他人损耗等的缘故，这样所作的都成不与取的加行。

究竟者，《摄分》中说："移离本处。"于此义中，虽多异说，然从物处移于余处，惟是一例，犹如田等无处可移，然亦皆须安立究竟，是故应以发起得心。

究竟的判定，在《摄分》中说：当把物体移离了它原本所在之处，就叫究竟，完成了偷盗罪。对于此义虽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然而把物体从原处移到余处这是一种情况。譬如田等无法移动，但也需要安立盗罪的究竟，所以应当以盗者发起了得心作为究竟的界限。

此复若是教劫教盗，彼生即可。譬如遣使往杀他人，自虽不知，然他何时死，其教杀者，即生本罪。

再者，如果是教唆他人去抢劫、偷盗，只要他生起得心就算是教授者不与取罪究竟。譬如，派遣一个杀手去杀某人，自己虽然不知道他何时断命根，但只要被杀者死掉，这个教杀的人就生起了根本罪。

欲邪行，事者，略有四种，谓所不应行、非支、非处及以非时。

欲邪行的事有四种，所不应行的境，以及不应行的身体的部分，不应行的处所，不应行的时间。

此中初者，谓行不应行所有妇女，及一切男非男非女。

所不应行的对象，包括不应当行淫的所有妇女，以及一切男子和非男非女的黄门。

此之初者，《摄分》中云："若于母等，母等所护，如经广说，名不应行。"如马鸣阿阇黎说此义云："言非应行者，他摄具法幢，种护至王护，他已娶娼妓，诸亲及系属，此是不应行。"他所摄者，谓他妻妾。具法幢者，谓出家女。种姓护者，谓未适嫁，父母等亲，或大公姑，或守门者，或虽无此自己守护。若王若敕而守护者，谓于其人制治罚律。于他已给价金娼妓，说为邪行。显自给价，非欲邪行。大依怙尊亦作是说。男者俱通自他。

这里所不应行的妇女，按照《摄分》所说，对于母亲等，以及母亲等所护的妇女，像经中广说那样，叫做不应行。马鸣阿阇黎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类的不应行的对象，其中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他所摄，指他人所有的妻子和小妾。

具法幢者，是持三世佛清净幢相者，也就是现出家相的出家女。

种姓护，是指还没有到出嫁年龄，为父母等亲人或者公公、婆婆或者守门者所守护，或者虽然没有他者守护，自己守护自己。

若王若敕而守护，就是指由于王家或者国家对这人制定了刑罚，她正在服刑期间等等。

对于他人已经给了价钱的娼妓行淫也叫做邪淫，这显示如果是自己给价钱的娼妓，不是欲邪行。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

男者通于自己以及其他人。

非支分者，谓除产门所有余分。马鸣阿阇黎云："云何名非支？口便道婴童，腿逼及手动。"大依怙云："言非支者，谓口秽道，及童男女前后孔戸，并其自手。"此说亦同。

非支分就是除产门以外的其他部分，按照马鸣和阿底峡两位尊者所说：一者是说口、大便道、婴童、腿逼和手动。阿底峡尊者说：是指口、肛门、童男童女的大小便道，以及自己的手。这里的说法与此相同。

非处所者，谓诸尊重所集会处，若塔庙处，若大众前，若于其境

有妨害处，谓地高下及坚硬等。马鸣阿阇黎云：“此中处境者，在法塔像等，菩萨居处等，亲教及轨范，并在父母前，非境不应行。”大依怙师亦如是说。

非处所，是指以下一些不应行淫欲的地方而行淫欲，那就是邪行。即在诸尊重集会的地方，有塔庙的地方，或者在大众面前，或者行淫之境有妨碍处，指地高下不平以及坚硬等。

马鸣阿阇黎说：这里所谓的欲邪行的处所是指在佛法或者塔像等前，菩萨的居处等中，亲教师轨范以及父母面前，这些地方不应行淫。大依怙师阿底峡尊者也这样说。

非其时者，谓秽下降，胎满孕妇，若饮儿乳，若受斋戒，若有疾病匪宜习故，若过量行。量谓极至经于五返。马鸣阿阇黎云：“此中非时者，秽下及孕妇，有儿非欲解，及其苦忧等，住八支非时。”大依怙尊亦复同此，稍差别者，谓昼日时，亦名非时。

非行淫之时，包括女人月经时；或者怀胎期满之时；孩子正在喝奶时；或者受斋戒时；有疾病不应行淫时；或者过量而行，这里的量指最多不能超过五次。马鸣阿阇黎说：这里说的非时，是指月经、怀孕、有孩子或者对方没有行淫的兴趣，以及处在心忧、身苦等当中，在八关斋戒的持斋戒期间，这些都是非行淫之时。阿底峡尊者也与此相同，稍有差别处是指白天行淫也叫非时。

非支等三，虽于自妻，尚成邪行，况于他所。

非支、非处、非时这三者，即使对自己的妻子行淫也成为欲邪行，何况对他者呢?

意乐分三。想者，《摄分》中说："于彼彼想，是须无误。"《毗奈耶》中，于不净行他胜处时说："想若错不错皆同。"《俱舍释》说："作自妻想而趣他妻，不成业道。"若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者，有二家计，谓成不成。烦恼者三毒随一。等起者，谓乐欲行诸不净行。

意乐有想、烦恼和等起三者。

想，在《摄分》中说：发生了彼彼想，需要无错或者心不错乱。《毗奈耶》中判断成为不净行的他胜处时说到：无论想错乱或不错乱都可以结成究竟罪。《俱舍释》里说：作自妻想却趣向他妻这不成为业道。如果对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有两家的说法，有的说成根本罪，有的说不成根本罪。

烦恼是指贪、嗔、痴任何一种。比如有的贪行淫之乐而与他妻行淫。有的是以嗔恚仇恨敌家，而与敌家的妻子行淫以泄私恨。有些是愚痴持性解放论，以为行淫无罪过而任意地行淫。诸如此类，就是以三毒而发起行淫。

等起是指心里乐欲作各种的不净行。

加行者，《摄分》中说："教他邪行，教者亦生欲邪行罪。"《俱

舍释》说：“如此则无根本业道。”前或意说非根本罪，然须观察。

究竟者，谓两两交会。

加行，在《摄分》中说：教唆他人邪淫，教唆者也生欲邪行罪。《俱舍释》里说：如此教唆者没有根本业道。前者或者意思是说非欲邪行的根本罪，但这点还需观察。

究竟是指两两交会。

妄语，事者，谓见闻觉知四，及此相违四。能解之境，谓他领义。

妄语的事包括八种，见、闻、觉、知以及不见、不闻、不觉、不知。也就是说见了说没见；没见说见到；听到说没听到；没听到说听到；觉触到了说没觉触到；没觉触到说觉触到了；知道说不知道；不知道说知道。

能解之境，是指听者领解了所说话语的意思。

意乐分三：想者，谓于所见变想不见，及于未见变想见等。烦恼者，谓三毒。等起者，谓覆藏想、乐说之欲。

意乐有想、烦恼、等起三者。

想，是指对于见到的变一个想法说没见到，对于没见到变一个想法说见到，其他听到、觉触到、知道以及相反面都是这样。总而言之，想是有一个扭曲，本来是知道的变了一个想法说不知道，本

来不知道变了一个想法说知道。或者本来是没听到变一个想法说我听到了，听到了变一个想法说我没听到，像这些都是妄语的想。

烦恼，是指出于贪、嗔、痴三毒而发动起妄语的业行。比如，为了贪求名誉，本来是不知道然后说我知道。或者为了避免被批评，本来是已经听到了说我没听到。或者起嗔恚，本来是没见到，却由于嗔恚对方，说我见到他做了什么坏事。这样诬陷对方叫以嗔恚而起妄语。以愚痴而起妄语，认为可以随便说话，可以把见到说成没见到，没见到说成见到，心里随意变动，这个就是以痴心而发起妄语。

等起，就是当时启动的状态有一种覆藏想，也就是隐瞒事实真相。乐说之欲就是指特别喜欢说妄语的欲心。就像有人一旦串习成性了，到什么地方都喜欢说妄语。

加行者，谓或言说，或默忍受，或现身相。

加行的体性是或者口里说，或者不说话而忍受，或者示现手式、眼神或者表情等各种身相。譬如说，不是他做的，然后你瞟他一眼表示就是他。这就是心里变了想法要诬陷他而这样表示的，那就是妄语的加行。

此复所求，或为自利，或为利他，随为何故，说悉同犯。

这里所求的，或者是自身的利益，或者相关的他者的利益，无

论为了什么缘故，说了妄语都犯了妄语的罪。

此中说于妄语、离间及粗恶语，虽教他说，其三亦成。《俱舍本释》于语四业，皆说教他亦成业道。《毗奈耶》中说：“起此等究竟犯时，要须自说。”

这里说在妄语、离间语和粗恶语这三者上，虽然不是自己说，而是教唆他人说，但是这三者只要说出去了，也是自犯了妄语罪。《俱舍本释》里对于四种语业都说教他也成就业道。《毗奈耶》教中也说：要结成此等的究竟罪犯时，必须要自己说。换言之，只有自己说才得究竟罪，不是自己说，教他说会得支分罪，不得究竟罪。这是《毗奈耶》的观点。

究竟者，谓他领解。《俱舍释》说：“若他未解，仅成绮语。”离间粗语，亦皆同此。

妄语业究竟的界限，就是对方领解了这个话语的意思。《俱舍释》里说：如果他人没听懂，或者没明白意义，只是成就绮语业。离间语、粗恶语也是这样的。换言之，虽然说了离间语，但是对方没听清楚、没懂意思，那也只是成为绮语。粗恶语也是这样。

离间语。事者，谓诸有情或和不和。

离间语的事，是指和合或者不和合的有情。

意乐分三，想及烦恼如前，等起者，和顺有情乐乖离欲，不和有情乐不合欲。

意乐的三分里：

想，是指无误想。

烦恼指以贪嗔痴发起离间语，或者贪求财利，挑拨离间，破坏其他老板和顾客的关系。或者为了求取权利，破坏对手和他下属的关系。或者起于嗔恚破坏他者家庭的关系，或者朋友、君臣等之间的关系。或者以愚痴发起，以为说离间语无有过失，可以任意而行，这样随意说离间语。

等起，是指有一种很不好的欲乐，对于和合的有情就喜欢让他分离的欲，对于不和合的有情喜欢他不和合的欲。

加行者，随以实语若非实语，随说所说，若美不美，随其所求，为自为他，而有陈说。

加行，是指以真实语或者非真实语，无论所说的言词美不美妙，无论所求是为自身的利益或者相关他者的利益而说出了离间语。

究竟者，《摄分》中云："究竟者，谓所破领解。"谓他了解所说离言。

究竟，在《摄分》中说，是指所破对象领解了话语的意思，也就是他了解了所说的离间语的含义。

粗恶语，事者谓诸有情能引恚恼。

粗恶语的事，是指能够引起嗔恚、恼恨等心态的有情。假使这有情说了以后，他心里不会起恚恼，就不属于这里的事。

意乐中，想烦恼如前，等起者，谓乐粗言欲。

意乐中，想需要无误想。

烦恼指由贪、嗔、痴三毒发起，以贪心发粗恶语，譬如贪财或者权势，以粗恶语打击竞争对象；或者因为对方不能满自己心意，而以粗恶语毁骂他；或者以为可以随意破口大骂，无拘无束，这是痴心所引起。

等起，是指喜欢说粗恶语的欲乐。如果有这种欲，一开口就说很多粗恶语，喜欢说那种粗暴、恶劣的话。

加行者，谓以若实若非实语，或依种过，或依身过，或依业过，或依戒过，或依现行所有过失，说非爱语。

加行，是指以真实的话或者非真实的话，按照对方种姓的过失，比如你是妓女、你是屠夫、你是妓女的儿子、屠夫的儿子，或者说

你这样的下贱胚子；或者依身体的过失，说你是丑八怪，像驴、像马、像牛，或者你是三角眼、大鼻子、聋子、哑巴；或者依止对方业行的过失，指说他行为的过失；或者依于戒的过失，说他破戒，戒不清净等等；或者依于他现在现行的各种过失，说各种对方不喜爱听的语言。

究竟者，《摄分》中说："究竟者，谓呵骂彼。"《俱舍释》说："须所说境，解所说义。"

究竟的界限，是指已经造成了呵骂对方。《俱舍释》里说：需要对境理解所说的含义。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通达十业道并如理取舍，对我们有哪些殊胜利益？
2、 今天讲了十黑业道当中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离间语、粗恶语六者，明确此六者的事、意乐、加行、究竟四相，并将此四相记牢。

绮语。事者，谓能引发无利之义。

意乐中三：想者，虽仅说为于彼彼想，然于此中，是即于其所欲说义彼想而说，此中不须能解境故；烦恼者，谓三毒随一；等起者，谓乐宣说无属乱语。

绮语的事就是所说话语能引发无利益的事或结果。

意乐中分三：

想，虽然仅仅说到是于彼彼起无误想，然而这里是指对自己想说的意思按那样想来说，不必有能了解语义的对境。总而言之，造绮语业不必要对方了解意思。

烦恼，指贪嗔痴任何一种。比如，以贪心说绮语，是贪著这种说绮语的快乐，然后整天天南海北地闲聊。这上没什么意义，只是一种消遣，这是以一种贪安逸、快乐、随心所欲等等的心发起绮语。以嗔恚而说绮语，比如发了很大脾气，说各种各样没意义的话。以痴心而说绮语，比如认为“有嘴就是要说的嘛”！可以随便说。

等起，是指喜欢说没有利益、没有关系等的杂乱的话。

加行者，谓发勤勇宣说绮语。

加行，是指很起劲地去说绮语，说得特别有劲头，有的人三、四个小时一直不停地说，其实全都是在造恶业。因为说的都是些世间的王论、臣论、竞争论、斗争论、享乐论、欺骗论，全部都属于不能发生利益的话。

究竟者，谓才说绮语。

究竟，是指口里一说，就已经成就了绮语的究竟罪。

此复七事相应，谓若宣说斗讼竞诤，若于外论或梵志咒以爱乐心受持讽颂，若苦逼语如伤叹等，若戏笑游乐受欲等语，若乐处众宣说王论、臣论、国论、盗贼论等，若说醉语及颠狂语，若邪命语。

下面说到绮语有七类业的内容。

第一类，是宣说斗讼竞争的话题。譬如各大公司、各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乃至个人之间的竞争、斗争等等。

第二，是指对外道的论典或者婆罗门的咒语以爱乐之心受持讽诵。很多人喜欢看一些世间书籍，并且以爱乐心受持读诵，就常常会犯绮语的罪。凡是不能发生实际利益的论坛、小说、广告、报刊、杂志，世间种种宣说邪论的说教或学术，自己认为很时尚、文辞优美，感觉特新，或者有什么品味，然后以爱乐心不断地受持讽诵，这里有大量的绮语。很多人喜欢说广告词，都是一些商家为了赢利而编造的有意欺骗的语言，以爱乐心口里不断地受持而去念它，都属于绮语。或者对于世间各种没有义利的书籍、纯娱乐消遣的书籍等很喜欢受持读诵，也是绮语。这里包括种种的享乐论、性解放论、实现自我论、唯物论、竞争论等。世间的很多图书都是作不利益，只会害人的，让人起各种贪嗔痴，陷在很深的迷惑、邪见当中，加重人的愚痴之心、享乐之心、颠倒狂心等。这些内容以爱乐的心受

持读诵，都属于绮语。

第三，由于痛苦逼迫而发出伤叹的声音，“哎唷哎唷”地叫，或者皱着眉头说一些发泄的话，诸如此类都是绮语，没有意义的。

第四类，就是玩笑话，就是在戏笑、游乐、享受五欲等的时候说出的各种话语。

第五类，就是喜欢呆在大众中，宣说王论、臣论、国论、盗贼论等。现在这个时代，人和人在一起很少谈正法，连下至下士道的一分断恶行善也少有谈论。都是在谈论这个总统怎么样，首相怎么样，哪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又出现了盗窃、凶杀、黑社会案件，战争、经济上发生了什么事等，讲得眉飞色舞、特别过瘾，全都是绮语。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处在信息的海洋里，整天熏染各种新闻，无论属不属实都成了人们的谈资。美其名曰国际大事、世界趋势、国家大事、特大新闻等等，又有什么重大话题、重大思想、特别的观点等等，其实几乎都是这里所说的王论、臣论、国论、盗贼论、享乐论、竞争论等，统统属于绮语。

而且上网的时候，转发一些新闻等的页面，让尽量多的人都看到，这种虽然口里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实际就成了绮语业的大扩散，这些就是无声的大绮语。在网络上有各种人气很旺的论坛，自己也加入其中，成百上千的人在一起海侃，不断地说这说那，这些全部是绮语。

第六是说醉话或者颠狂的话。

第七是说邪命的话，为了得到恭敬利养等而说邪命的语言。

这里很多人都无知造绮语业，原因是心里还没认识或承认这是恶业，其实真正仔细地抉择观察，就会知道整天都在说绮语，造的业无量无数。

语无系属、无法相应、非义相应者，谓前后语无所连续，若说杂染，若歌笑等，若观舞时而发言词。

语无系属、无法相应、非义相应这三句话的意思分别是：一、语无系属，指前后不相关，意思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乱说，一会儿说东，一会儿又说西，串习惯了就成了很强的习气，说什么都毫不考虑，忽然间说说这个，又说说那个，这是很颠倒的业行。在语言上就表现出语无伦次、东拉西扯，内心没有任何控制力，总之已经乱说成性了，这就是很多人有的说绮语语无系属的恶业相。

二、无法相应，就是指不具法义，说的是各种杂染或者很乱的有染污的事情，比如爱情、娱乐、斗争、享乐，到哪里去玩，怎么打网络游戏，或者哪部影片小说讲些什么，哪个明星有什么绯闻等等，都是增加自他内心染污的话题，这些是绮语的恶业之相。所以要严禁绮语，绮语说多了心就乱了，表现出染污、不清净的心里状况。

三、非义相应，就是引发无义利的语言。在说这些的时候，心就相应不具义的事。比如唱歌、戏笑或者看舞蹈、影视，或者上网时发出的各种语言，不具义利，那就都是绮语。

前三语过，是否绮语，虽有二家，然此所说顺于前家。

前面三者，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是否属于绮语有两家观点，有的说是绮语，有的说不是绮语，这里顺从前者的观点，即都是绮语。

贪欲。事者，谓属他财产。

意乐分三：想者，谓于彼事作彼事想；烦恼者，谓三毒随一；等起者，谓欲令属我。

加行者，谓于所思义，正发进趣。

究竟者，说于彼事定期属己，谓念“其财等愿成我有”。

贪欲中，事是指为他人所有的财产。

意乐分想、烦恼、等起三者：

想，是说对于那个事物就作那个事物想，没有错误。

烦恼，就是当时起了贪嗔痴随便哪一种。比如由于贪心想占有对方的财物，或者以嗔恚想霸占对方的财物，或者以痴心妄想这份财物属于我。

等起，就是想让这个财物归我所有。

加行，就是对于自己所想的事真正发起进趣，就是发生要取到的行动了。

究竟，就是对那个事物已经决定地期待要拿到手，就是想 “愿他的这些财物等归我所有”。

此中贪心圆满，须具五相：一、有耽著心，谓于自财所；二、有贪婪心，谓乐积财物；三、有饕餮心，谓于属他资财等事，计为华好深生爱味；四、有谋略心，谓作是念“凡彼所有何当属我”；五、有覆蔽心，谓由贪欲不觉羞耻，不知过患及与出离。若此五心，随缺一种，贪欲心相即非圆满。

这里贪心圆满要有五种行相，也就是心里有这五种状况：一、有耽著心，对于自身的财物很耽著；二、有贪婪心，不满足，特别喜欢多多地积财物；三、有饕餮心，就是对于别人的资财等垂涎三尺，想“那么好的财物、那么好的车子、房子、电器、手机”等等，有爱味之心，就像狗看着肉骨头不由的口水就流出来了，特别想吃到它，这叫饕餮心；四、有谋略心，就是有想谋求到手的心，心里想“他的那些东西如何归属于我呢？什么时候能拿到手呢？”五、有覆蔽心，就是在贪欲起后不觉得羞耻，不知道贪欲的过患以及要从中出离或脱离。

如果这五种心其中缺少一种，贪欲心的状况就还不属圆满。如果五相具足，那就是一种圆满的贪心。

《瑜伽师地论》中，于十不善俱说加行。

《瑜伽师地论》中，不但身业、语业，连意业也说了加行。这里也是以这个观点来说的。

又非圆满贪欲之理者，谓作是念：云何当能令其家主，成我仆使，如我所欲？又于其妻子等及饮食等诸资身具，亦如是思。又作是念：云何当能令他知我少欲远离、勇猛精进、具足多闻、成施性等？又作是念：云何当能令诸国王及诸商主、四众弟子，供事于我，得衣食等？又作是念、起如是欲：云何令我当生天上，天妙五欲以为游戏，当生猛利、遍入世界乃至愿生他化自在。又于父母、妻子、仆等、同梵行者所有资具，发欲得者，亦是贪欲。

再者，非圆满贪欲的情况有哪些呢？对此要辨认各个方面的贪欲，从而断除。

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想，怎么能让他家的主人作我的奴仆而满我所欲？或者想，他的妻子、儿女或者他的饮食等资身之具是非常好的，什么时候能霸占到手呢？或者觉得他的妻子很好，什么时候能得到她？他的儿子很好，什么时候能占有？或者他家的饮食很好，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他的衣服很好，住宅、小车很好，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手？等等。

又这样想：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少欲知足的人，长期远离世俗、安住静处修行，我是勇猛精进，具足多闻的，我已经成就了布施的品性，我是个慷慨布施的人，等等，我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有这些功德，之后他就会来供养我、尊敬我、侍奉我等等？这就是有心贪取名闻利养。

或者又这样想：我怎么能让总统、高官、富豪或者四众弟子供养我，来让我得到衣服、饮食、手机、电脑、小车乃至房子豪宅等

等？这样子在一些权贵面前、富豪面前或者具信的四众弟子面前，想“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的供养呢？”起这样的心就是贪欲。

还有打的妄想更大、欲望更大，他想“我怎么能生到天上，享受天界那么好的五欲来作娱乐”，或者“我怎么生到猛利天、遍入天、乃至他化自在天”，这些也是贪欲。

再者对于父母、妻子、儿女、仆人以及同梵行者，拥有什么好的资具，自己发了想获得的心，也是贪欲。

总而言之，对于他人拥有的财物有贪婪、想取到的心，都是贪欲。不光是财产，还包括名誉、利养，他人的妻儿、地位，天界的富乐，种种高级的资具，有想得到的心，想拿到对方所有物的心，全都属于贪欲。

嗔恚心中，事、想、烦恼如粗恶语。

等起者，乐打等欲，云何令其遭杀、遭缚，若由他缘或自任运耗失财产。

造嗔恚业当中的事、想、烦恼这三者，都像粗恶语中讲的那样。

事，就是那些能引起嗔恚、恼乱的有情。如果是植物人，就不会结成这一条业。或者起心的时候，对方不会恚恼，也不属于这里的事。这里说的是能引恚恼的有情。

想，指无误想。

烦恼，随贪嗔痴任何一种而起。

等起，是指有一种喜欢打人或者损害人等的恶劣的欲。比如心

想：怎么让他遭杀、遭捆缚，把他五花大绑，把他毒死、枪杀，或者挖眼、挖耳，或者让他受各种刑罚，或者由其它因缘来损害他，或者以幸灾乐祸的心愿他自己任运地丧失财产，愿他倒霉、倾家荡产等等，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叫做嗔恚的等起。

加行者，即于所思而起加行。

加行，就是按自己所想而发起了行动。

究竟者，谓于打等，期心决定或已断决。

究竟，就是对于我要打他、整他、杀他、绑架他等等，心已经决定了。

此亦有五，全则圆满，缺则非圆。

这里嗔恚也有五相或者五种嗔恚的心理状况，具全了，就称为圆满的嗔恚业，不具全，缺少某几相就是非圆满的嗔恚业。

具体指这样五种心理：

谓具五心：一、有憎恶心，谓于能损害相，随法分别故。

一、有憎恶心，就是缘着对方损害我的种种相，随着这些法的

相而分别，发生憎恶的心。

二、有不堪耐心，谓于不饶益不堪忍故。

二、有不堪耐心，就是对对方那些不饶益我的态度、语言、行为等等无法忍受。

三、有怨恨心，谓于不饶益数数非理思惟随念故。

三、有怨恨心，就是对对方所作的不饶益的事数数地作非理思维和随念，忆念他的不好。

四、有谋略心，谓作是念"何当捶挞？何当杀害？"。

四、有谋略心，就是进一步起了谋略，我要怎么打他、害他、杀他。已经发起了设法要整他的心。

五、有覆蔽心，谓于嗔恚不觉羞耻，不知过患及与出离。

五、有覆蔽心，指对于自己起嗔恚不觉得羞耻，不知道嗔恚的过患以及要从嗔恚心中脱离。也就是起了这一系列的嗔恚心态后，覆蔽了内心，没有惭愧，不知改悔。

仅成损害心者，谓作是念，彼于我所，已作正作诸无义事，故我于彼当作无义。尽其所有几许思惟，尔许一切皆损害心。如是愿他现法丧失亲属、资财及善法等，及愿后法往恶趣中，亦是损心。

仅成损害心，就是起了这样的念头：他过去对我做过这样的伤害，现在正在作这样的损害，他既作了这些无义利的事，所以我也要对他作无义利的事。这样生起以牙还牙的心就是有损害心的嗔恚，而不是圆满的嗔恚。

像这样，有多少思惟的量就有那么多都是损害之心。同样，愿他现在就丧失亲属，比如愿他妻离子散，愿他父母死亡，或者愿他破产、倒霉、遭水火灾难，以及愿他失坏善法等，愿他来世堕恶趣，也都是损害之心。

邪见，事者，谓实有义。

意乐分三，想者，谓于所谤义，作谛实想；烦恼者，谓三毒随一；等起者，谓乐诽谤欲。

邪见中，事是指事实上有这样的义理。

意乐分成想、烦恼、等起三者。

想，就是对所毁谤的义理作谛实想，无有错乱。比如要毁谤前后世和因果，想的就是要破前后世和因果。

烦恼，指贪、嗔、痴任意一种。由于心中起了烦恼而造出邪见的业。譬如，以痴烦恼造邪见业，认为哪有什么地狱、什么鬼呢？

我们眼睛根本没看到，哪里有？由此毁谤有六道的立论。以嗔恚造邪见业，比如曾遭到某个佛教徒打骂等，之后诽谤说：他们这些佛教的法全是虚假的，哪有什么佛菩萨、三宝！以贪欲起邪见，譬如想得到世间名利而作一些批判佛教的论文，大肆驳斥佛教说的因果论是谬论等。

等起，指内心有喜欢诽谤真实义理的欲乐。

加行者，即于所思策发加行。此复有四，谓谤因、果、作用、有事。诽谤因者，谓云无有妙、恶行等。

加行，指对自己所想的发动邪见业的加行，包括内心作诽谤的各种状况、行动。按照内容来分，又有诽谤因、果、作用和有事四类。诽谤因是否定说没有善行、恶行等的因的差别，即认为没有业行上的种种感果之因的差别。

诽谤果者，谓云无有彼二异熟。

诽谤果，指否定说没有善行、恶行这两者所感的果报，既无善行所感的天界果等，也没有恶行所感的地狱果等。

诽谤作用分三：诽谤殖种持种作用者，谓云无有若父若母；诽谤往来作用者，谓云无有前世后世；诽谤受生作用者，谓云无有化生有情。

诽谤作用，大的方面有三个：一、诽谤殖种持种的作用，说没有父亲殖种的作用，母亲持种的作用；二、诽谤往来作用，说没有随业从前世而来今生、从今生而往后世等；三、诽谤受生作用，说没有化生有情等等，比如没有中阴身。

谤实有事者，谓云无有阿罗汉等。

诽谤事实上有的事相或现相，比如说没有阿罗汉、佛菩萨或佛国净土等。

究竟者，谓诽谤决定。

究竟，指诽谤已经断定地做出来了。比如，肯定是没有前后世的，绝对没有佛菩萨、净土，心里已经决定，造成了颠倒见。

此亦由于五相圆满，谓具五心：一、有愚昧心，谓不如实了所知故。二、有暴酷心，谓乐作恶故。三、有越流行心，谓于诸法不如正理善观察故。四、有失坏心，谓谤无布施、爱养、祠祀、妙行等故。五、有覆蔽心，谓由邪见不觉羞耻，不知过患及与出离故。此五若缺，则不圆满。

邪见也是由具足五种内心行相而致使圆满，也就是具备这样五种心：

一、有愚昧心，即没有按事实了解诸法的体相，对万法的真相愚昧不知。

二、有暴酷心，指乐意作恶。

三、有越流行心。心行可分两种，善流流转和不善流流转。对于诸法如正理而善观察，从而往善的方面运行，是诸善行的流转方式。对于诸法不如正理而善为观察，反而往不善的方面运行，是诸不善行的运行方式。这里起邪见业的运行时，内心有一种违越善流运行方式的心的相状，这样就是有越流行心。

这就是指，对诸法的体性拒绝依正理善作观察，就是违越了善流的运行机制，而入了不善流的运行机制里去了。依从邪的禀性，不肯如理一一推求，有顽固违逆善运行的状态。

四、有失坏心：诽谤没有布施、供养、火供、妙行等，由此失坏正见，出现了断定的邪执。

五、有覆蔽心：即自起邪见不觉羞耻，不知道邪见的过患和从邪见出离。

具有以上五种心就是圆满的邪见，不具足则属于不圆满的邪见。

只把这类情况称为邪见的原因

虽其邪见复有所余，然惟说此名邪见者，由此能断一切善根，随顺诸恶随意所行，是为一切邪见之中极重者故。

问道：一切颠倒见都叫邪见，为什么佛在业道中只把以上情况称为邪见呢?

回答：虽然邪见还有很多其他粗细种类，这里只把诽谤因、果、作业和有事这四种称为邪见，原因是这四种邪见是在一切邪见中极重的，因为以这种拨无因果等的大邪见能断掉一切善根，它随顺各种肆意而行的恶行。当还持着这类邪见时，心就会对各种恶随意地放纵而行，所以是发起无数恶行的根本。在对治上，先要就邪见中最重的下手，所以在基础的十善业的教授中，只把这一类命名为邪见。

也就是说，一旦人们诽谤了因果、作用等，那就不会生起行善得安乐、造恶得痛苦的观念，也就不去努力行善和断恶。又认为造恶也没什么果报，而且大家都这么做的，不做会吃亏或者成了傻瓜，自由是很好的，就应当随心所欲。这样就会肆意造恶。可见以这类邪见会完全断掉善根，让人肆无忌惮地造恶，从而堕到深不见底的恶趣，所以首先要拿出它来破掉。

十恶业的发起和究竟的差别

其中杀生、粗语、嗔心，由三毒起，由嗔究竟；不与而取、邪行、贪欲，由三毒起，惟贪究竟；妄言、离间及诸绮语，发起究竟，俱由三毒；邪见由其三毒发起，惟痴究竟。

十恶业中杀生、粗恶语和嗔心由贪嗔痴发起，由嗔恚而究竟；

偷盗、邪淫、贪欲由三毒发起，以贪欲究竟；妄语、离间语和绮语，由三毒发起，由三毒究竟；邪见由三毒发起，仅仅以痴而究竟。

十恶如何判属业和业道

此等之中，思惟是业而非业道，身、语所有七支是业，亦是业道，思行处故。贪欲等三，业道非业。

在十黑业中，思是业而不是业道。因为种种造作都是随着思的势力而运转，所以是业。思不可能再作为另一个思运行处，如果可以只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同刹那的思，然而不可能同类的两个心所同时生起；或者不同刹那的思，一者有时另一者没有，无从安立为所行之处。

身语七支（杀、盗、淫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是业也是业道，因为这些是思行处的缘故。即等起思托身语业为境而运转，所以身语业是思的行处，因此说身语七支也是业道。

贪欲、嗔恚、邪见是业道，而不是业。因为按小乘观点，烦恼和业是别别的体性，所以这三者不是业，它是等起思所行的地方，所以是业道。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明确十黑业道中，绮语、贪欲、嗔恚、邪见四者的事、意乐、加行、究竟四相，并牢记此四相。

2、 绮语、贪欲、嗔恚、邪见四黑业，分别须要具足哪些相才成为圆满的业？请一一辨别，并牢记在心。

第二，显示轻重分二：

一、十业道轻重

二、兼略显示具力业门

初中有五。

例如杀生，由意乐故重者，谓猛利三毒所作。

首先显示十业道的轻重有五个方面：由意乐故重、由加行故重、由无治故重、由邪执故重、由事故重。

以杀生为例来说，由意乐故重就是由于猛利的贪欲、嗔恚、邪见而发起杀生。特别重的贪欲而杀生，就是由贪取肉食而杀害旁生，或者贪取动物的皮、骨、香等做很重的杀生；或者以猛利的嗔恚发起要治对方于死地，发起很大的杀业；或者非常厚重的愚痴，以为杀生无过，这样来作杀生。这就是由意乐导致重业。

由加行故重者，谓或已杀生或正或当，具欢喜心，具踊跃心。或有自作或复劝他，于彼所作称扬赞叹，见同行者意便欣庆。由其长时思量、积蓄怨恨心已，方有所作，无间所作，殷重所作。或于一时顿杀多生，或令发起猛利痛苦而行杀害，或令怖畏，作不应作而后杀害。若于孤苦贫穷、哀戚悲泣等者而行杀害。

由加行故重，就是说已经杀生或者正在杀生或者将要杀生，对此具有很大的欢喜、踊跃之心，一提到杀生，全身的细胞都在颤动。以有踊跃行杀的心理导致杀业严重。

或者自己作杀生，或者劝别人杀生，对于所作的杀业称扬赞叹，见到同样行杀生的人心里就特别兴奋，这样也以加行重而导致业力重。这就是不断地以欢喜心来滋润杀生的业力。比如自己打猎，又劝别人打猎，对打猎这件事非常赞叹，见到做这个的人也非常兴奋，这样就使杀业很重，由于作杀业的心非常猛利的缘故。

再者，就是长期都在谋划、思量怎么来惩治或者报复对方，积蓄了很深的怨恨心，经过这样的积累，所作的杀生业就很重。

或者他是不间断地作杀生、殷重地作杀生，这样以加行强猛的缘故，业力很深重。就好比张弓射箭，一直在蓄着它的势力，一发出去的时候就非常猛。

再从数量上说，顿时杀了很多生命，譬如战争时期，使用生化武器、核武器等，一次性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以杀生数量很多的缘故，导致业十分严重。或者在肉联厂一次性屠杀很多生命等等。

再者，杀生的方式很残忍，使得对方感受特别猛利的痛苦然后杀害。比如五马分尸、割喉、宫刑、火刑等等，使得对方发生很大的痛苦，之后再作杀害。由于对方苦感很深，所以杀业很严重。

或者使对方起很大的怖畏心，在作各种不应作的行为之后才杀害。或者对于那些孤苦贫穷、哀戚悲泣的众生作杀害。譬如杀牛，牛当时知道将要被杀害，就非常悲哀的跪在下面哭泣，或者对非常贫穷困苦的人行杀害，这也导致杀业严重。

由无治故重者，谓不能日日乃至极少时持一学处，或亦不能半月、八日、十四、十五受持斋戒，于时时间，惠施修福、问讯礼拜、迎送

合掌和敬业等。又亦不能于时时间，获得增上惭愧恶作，又不能证世间离欲或法现观。

由无治故严重，就是指没有杀业的对治力，导致过去的杀业在不断地增长中。也就是不能每天下至于极少的时间持一个学处，恶业泛滥的缘故，非常严重，没有对治力，所以就会导致非常猛的增长。

或者根本也不能半个月里或者初八、十四、十五来受持斋戒，也不能在平时多修布施、福德，以及问讯、礼拜、迎送、合掌等的和敬业，也因此导致杀生的业行非常深，恶业强猛。又不能在时时间，对于自己的恶行获得增上惭愧，也因此不能损减业力。又因为不能证得世间的离欲以及出世法的现观，所以不能对治罪业，以无治故导致业力深重。

由邪执故重者，谓由依于作邪祠祀，所有邪见执为正法，而行杀戮。又作是心，畜等乃是世主所化为资具故，虽杀无罪。诸如是等，依止邪见而行杀害。

由邪执故严重，就是内心以邪见而执持这样杀生没有罪过，非常合理，甚至认为有功德。以邪执执持的缘故，导致他的杀业非常严重，发出来的意乐和行为都很猛利的。比如，他受了邪法的熏陶，以为我们作祭祀可以杀猪、杀鸡、杀鸭等，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作法，这样杀戮多少次就能得到很多福报，乃至升天等等。又以为畜生等

都是世间主化现给我们充当食品，所以我们杀它、吃它是没有罪过的。诸如此类，由于他以为杀生是正当的、合理的、有功德的、无罪过的，因此肆意行杀。在杀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惭愧心、怜悯心，也不会去有意地对治这样的杀业，导致罪过非常严重。譬如，人们被灌输了一种理念，认为高等种姓杀低劣种姓是没有罪过的，这就导致大量的屠杀。或者认为为维护环境卫生而杀一些蚊虫、苍蝇、蟑螂、老鼠等没有罪过，这样造下的杀业也是非常严重。

由事故重者，谓若杀害大身傍生，人或人相，父母兄弟，尊长委信，有学菩萨，罗汉独觉，及知如来不能杀害而以恶心出其身血。

由事故严重，是指杀生的境很重，导致行杀业力深重。比如，杀很大身体的旁生，就比杀微小生命的业力重，因为它的苦受很强。比如，宰杀一头牛就比杀一只蚂蚁的罪过大得多了，牛的心识感受力很强，所以对它行杀的时候，它的痛苦格外地深重，这个罪过也就深重。或者杀人类以及具有人相的胎儿，这也是罪过很严重的，杀人比杀旁生的罪还要重。

再进一步，杀人类当中的父母、兄弟，由于有大恩德、有血缘关系，对这样的对境行杀，那在杀人当中又是更重的罪。接着就是杀尊长、委托于你的人，那罪过非常严重。再者，杀有学菩萨、罗汉、独觉以及知道如来不能杀害，而以恶心出佛身血，这些都是因为出世圣者是重境的缘故，对此行杀那个业力是非常大的，叫做滔天罪业。

违此五因，为轻杀生。

与这意乐、加行等五门相反的轻微的情况，就叫做轻杀生，这类杀生的业较轻、受报也轻，这就是相反的情况。

余九除事，如其杀生轻重应知。

其它的不与取等九种黑业除了事以外，其它的意乐、加行等，都应当按照杀生轻重的判别那样来了解。也就是可以依此类推，大同小异。

由其事故重不与取者，谓若劫盗众多上妙，及委信者，劫盗孤贫，出家之众及此法众。若入聚落而行劫盗，若劫有学，罗汉独觉，僧伽佛塔所有财物。

由事故不与取业力深重，成为重业不与取的情况，比如抢劫、偷盗大量的财物或者非常昂贵的东西，以及别人因为信赖你而委付于你、或者在你这里寄存东西，或者委托你办事，由此行偷窃、骗取等等，这样就成了重业力。或者劫夺苦田、功德田的财富，譬如去偷盗贫苦、孤独之人的财物，那当然是罪过更重。或者出家众持梵行者，有功德的人以及相当的行法的人等等，偷盗这些法众的财物，业力更重。或者到城市、乡镇等处公然抢劫、盗取，这也是由于性质严重，导致业力更重。或者劫夺有学圣者、罗汉独觉、僧伽

以及佛塔等的三宝物，罪过是非常严重的。

由其事故重邪行者，谓行不应行中，若母母亲，委信他妻，或比丘尼，或正学女，或勤策女。非支行中，谓于面门。非时行中，谓受斋戒，或胎圆满，或有重病。非处行中，谓塔近边，若僧伽蓝。

由事导致重业邪行的情况，包括行不应行、非支行、非时行、非处行四种。在行不应行当中，对母亲或者母亲的亲属，比如大姨、小姨等行淫。或者别人由于信赖而委托你照顾的妻子等行淫，或者对于持戒女，如比丘尼、正学女、沙弥尼而行淫，这都是严重的淫业。

在非支行当中，指的就面门行淫。

非时行中，指受斋戒期、怀胎圆满期，或者身患重病期，如此行淫导致淫业深重。

在非处行中，指在塔的旁边，或者在僧伽蓝中行淫，这个也是重邪淫。

由其事故重妄语者，谓为诳惑多取他财而说妄语。若于父母乃至于佛，若于善贤，若于知友而说妄语。若能起重杀生等三而说妄语。为破僧故而说妄语，于一切中，此为最重。

由事故导致的妄语重业，指为了以诳惑而多取到他人的财富说很多妄语。以及在各种尊贵的境前说妄语导致严重，在世间对父母

说妄语，乃至出世间对佛说妄语，对贤善之人说妄语，对知心朋友说妄语，这都是严重的妄语。

从导致的后果来说，以此会发起很严重的杀生、偷盗、邪淫等的三恶业而说妄语，这也是以后果故语业严重。

为了破坏僧众的和合而说妄语，这在一切妄语中是最严重的妄语。

由其事故重离间语者，谓破坏他长时亲爱，及善知识，父母男女，若能破僧，若能引发身三重业，所有离间语。

由事故所作的离间语业深重的情况有这些，譬如对于长时很亲爱的两人，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破坏善知识之间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这都很严重。或者以此离间能够破裂僧团，以及能引发身的杀生、偷盗、邪淫三种重业，诸如此类的离间语都是很重的。

由其事故重粗恶语者，谓于父母等及余尊长说粗恶语。若以非真非实妄语说粗恶语，现前毁骂，呵责于他。

由事故导致的粗恶语深重的情况，是对父母等世间的重恩德田，以及其余尊长的重恩德田或者功德田说了粗恶语。假使以不真实妄语说粗恶语，或者现前毁骂、呵责对方，都成了很重的粗恶语。

由其事故重绮语者，妄语等三，所有绮语，轻重如前。若诸依于斗讼诤竞所有绮语，若以染心于外典籍而读诵等，若于父母，亲属尊重，调弄轻笑，现作语言，不近道理。

由事故重绮语，其中的妄语、离间、恶口等所有绮语的轻重情况，要按照前面讲到的三种业的情况，来了解什么重、什么轻。在这之外的一些非常典型的重绮语，包括依于斗争、竞争所说的各种绮语，比如打官司说的、竞争说的、与人争斗说的各种绮语，由于业的性质很重，做的都是竞争、争讼等的事，这就比平常闲来无事所说绮语的性质要严重得多。

或者以染著心读诵外道的典籍等，也属于重绮语。这一条很多人都非常容易犯，而且犯的多。凡是不符合佛教正理的书籍，世间的学术、学问等等，全部都属于外道典籍。因为这里面既不讲归依三宝，也没有无我的见地，一点解脱方面的法也没有，都是依颠倒分别写出来的东西，不具有丝毫的实义。如果特别欣赏、崇拜世间的学问、知识、学术、哲学等等，并且以染著心来读诵、宣讲，都属于很重的绮语。

尤其现在网络上盛行各种各样颠倒的论调，出现各种新鲜的词汇，其实全都是从凡夫的贪嗔痴里发出来的，邪而不正。如果以染污心去传播、宣扬、读诵，那就是大面积地流布绮语，这个业力是很重的。以这个业力，将来自己说话也是没有一点正义，全部都是很颠倒的，都是语言垃圾。如果还以此为美、为胜，以为特别时尚，那完全是对业果愚蒙的表现。

我们分析业的性质，就要看它最初是从什么心出来的，是否符合真理，能否把人们带到具义的路线，得到现前和究竟的安乐和利益。但是仔细审察就看到，完全是凡夫以贪嗔痴发出的各种绮语，一点实义也没有。这样以染污心去读诵、宣扬等，都是在传播绮语业，在自身上也是熏入了很多颠倒的语言因素，它叫做语言垃圾。将来会成为语言上的残废。真正要你表达的时候，就会发现语言没有力量，击不中要害，说的话是一大堆，却没有一点意义，表达不清，充满各种杂质，这就是说绮语业的果报。

再者，就是在父母、亲属以及尊重前调弄轻笑，现作语言。所谓“现作语言”就是随意乱说，不经过理智脱口而出，这都是绮语。因为他不经过心，属于烦恼性的东西，也没经过考虑，忽然之间想说这个想说那个，什么内涵也没有，这都是绮语。

再说不近道理的语言，也就是自己扭曲真理或者专门讲一些非理的话，这些都是绮语。说了这些就对自己有障碍，说多了，以后语言吞吞吐吐、语无伦次，这都是等流的果报。

由其事故重贪欲者，谓若贪欲僧伽佛塔所有财宝。及于己德起增上慢。乃于王等，及诸聪睿同梵行所，起增上欲，贪求利敬。

由事故贪欲业深重的情况，比如贪图欲求僧伽、佛塔等的财宝，也就是对于三宝物起了贪染之心，这就是很重的贪业。

对自己的功德非常夸张地起增上慢，本来只有一分却以为有十分，这样子非常地贪求自身的名誉、恭敬，在人面前总是非常贪求

别人用什么羡慕、恭敬的眼光看着自己，用各种姿势承侍自己，以及自己要处在非常高的名誉之地，这就是大的贪欲。

再者，对国王等和各种聪睿的同梵行者前起一种特别大的欲望，贪求得到他们一样的利养、恭敬，这也是非分的贪求，贪心扩张得很大。

所以很多人由于这种自我扩张主义、现世主义太重，所以欲望心非常大。平常能看得到，小小的东西不会满足，他就是想一定要做到那样知名的大人物，获得那样大的成功，一定要得到那样的名誉、地位、成就、恭敬，对这个有非常大的贪求。做什么都一定要有这样的规格、这样的享受、这样的风光，这都是大的贪欲。

由其事故重嗔恚者，谓于父母亲属尊长，无过贫苦，诸可哀愍，诸诚心悔所作过者，起损害心。

由事故嗔恚深重的情况，就是指对于父母、叔伯等的亲属，以及对自己有法恩的尊长，或者无过失者、贫苦者、非常可怜的人，以及诚心在你面前忏悔过失的人，起损害心，就是很重的嗔恚。因为在这些尊贵、有恩、无过、贫苦、可怜、诚心悔过等的境前，不应该起损害心，反而起了，罪过就很重。在世俗缘起上，这些都是恩田、功德田、苦田等等，不应当作损害，对这些作了损害，那当然业力也是格外地深重。

由其事故重邪见者，谓能转趣谤一切事，较余邪见此为最重。又

谓世间无阿罗汉，正至正行，此见亦尔。

由事故导致深重邪见，就是指有了这个邪见后，就会转而诽谤一切事，这就成了最重的邪见。譬如一个人起了邪见，他就不相信任何事情，他认为这世上没有什么因果、善恶、苦乐以及内心的各种法则。他一概不信，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道理的，已经颠倒到了谤一切事的地步，那就是最严重了。

再者，对出世间的圣道、圣果一概否认，那也是非常深重的邪见，完全是与真理背道而驰的颠倒谬见。他认为世上没有阿罗汉，也没有什么正行的道路，也没有正至的果位。换言之，所谓的出世圣贤的道果一概否认，这也是深重的邪见。

与上相违是轻应知。

在九恶业中，与上述事的情况相反，那就属于较轻的恶业。

《本地分》中说有六相，成极尤重。

《本地分》中说具有六种相的业，成为特别重的恶业。

所谓六相指加行、串习、自性、事、所治一类、所治损害这六个方面的业相，于善恶业都通用。

加行故者，谓由猛利三毒，或由猛利无彼三毒，发起诸业。

加行故，就是指由猛利的贪嗔痴，或者由猛利的离贪、离嗔、离痴发起的黑白二业，这就是以加行故导致业力深重。

这个加行就是在造业之前所做的功夫很足、量很大，这个叫做加行，就是真正起业之前的行动是很大的，这是指心里的行动。譬如，心里以非常猛利的三毒发起了偷盗、邪淫等，那就是很重的业。或者非常猛利的断杀、断淫、断盗等发起善业，都是很重的业。

所以，我们平常要特别注意最开始的加行发心殊胜，如果首先能运起一个很强大的菩提心，为了利益法界一切众生而听法、学法、思维法、修持法等，那就会发起很强的善业力，会使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善法全部都转入大乘道中，成为尽未来际不会穷竭的善根。所以，我们在一切处，下至于念一句佛或者供一支香等等，都要以广大意乐的菩提心摄持来发起，这就是等起上的重要。

串习故者，谓于长夜亲近修习，若多修习善恶二业。

串习故，就是指很长的时间里昼夜不断地靠近这个业、修习这个业。如果这样多修习善恶业，会导致业力非常强盛，也因此感果非常迅速。

以这个道理平常我们要知道，一定要让它累积相续，不断地串习，结果这个业力就非常强猛。譬如我们烧水的时候要不断地加温，水温就会逐渐地升高，最终沸腾，这就是持续的力量。

所以，串习这一条实际指的就是由于长期不断地串习会导致业力很重。譬如我们在学业果的时候，几个月里一直不断地串习业果，

一直在这里增长意乐，那么所发起的胜解信、欲、勤、做任何业的心力等都会辗转增长，最终达到百千万倍超过以前，这就是串习故业重的道理。

就像这样，任何一个善业都去做，做得久了，它的力量就出来了，在因的运行势力上非常强，造成的业的势力也就特别强，在感果上也非常强。也就是要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到今生就有大幅度的变化，这就是由业强的缘故。

但是，如果不断地串习造恶业，也会导致非常强的势力。譬如上网，在三次、五次、十次以后，就已经发展较深的业力了。这个等流的势力很强，一上去的时候整个身心的状况就不同了，起的运作是非常有势力的。这样在短暂的时间里会造成很强的业力，使得你的身心完全就变了状态，以这种业力会往下面走。

其它的，像我们串习绮语，整天到别人家里说闲话，一说就几小时，没有任何约束，这样时间久了以后，有很深的绮语业习，之后就再也转不了语言的习惯，里面充满了垃圾习气，最终就成了语言残废了，说不出有条件、有深义、有力量的语言，那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串习力深厚的缘故。

又譬如，修净业要执持名号，也就是一念不放松地持名，这样相续不断的串习，就形成一个很强大的业流，这个业流直接往净土里去。像这样不断地以信愿来持名，日日保持不断，那必定往生净土，因为净土的业力已成熟的缘故。因此《无量寿经》强调一向专念，就是这个道理。

自性故者，谓属身语七支，前前重于后后。属意三支，后后重于前前。

自性故重，就是指业的性质本身就有轻重之别。以身语七支来说，前前的业重于后后，比如杀生就比偷人的东西要重，偷窃就比行淫要重，行淫就比妄语业重，妄语比离间语的业重，离间语比粗恶语的业重，粗恶语比绮语的业重。就像这样，从总体而言，罪行的性质是有轻重之别的。在意的三支里面，邪见最重，嗔恚其次，贪欲最轻。这是由业的性质决定业相的深重。

事故者，谓于佛法僧诸尊重所，为损为益。

事故，就是指在什么境前做，在尊贵的境前做损害和利益，导致很重的善恶业。也就是，在三宝所，做一点损害就结很大的罪业，做一点供养、承事也会发生很大的福德。所以我们在三宝门中好种福田，自己真正地能把握好，特别用心地去做，那会很快地积累福德，因为它的业很强。就像磁场很强，放一点铁就很快被磁化一样。三宝的境极重，它的磁化力很强，所引起的善恶业量大、速度快、感果快。所以在三宝门前要格外地慎重，好的方面尽心尽力地去做，坏的方面也要非常谨慎地遮止，战战兢兢地守护不造。

其次就是诸尊重所，凡是对你有法恩等的尊重所在处，要特别地谨慎，这里面作一点损恼，也集很大的罪，做一点利益也出现很大的福德。依此类推就可以判断，凡是那些能引强盛业力的境，都

是发生重业的因缘。

所治一类故者，谓乃至寿存，一向受行诸不善业，未曾一次受行善法。

所治一类，就是指终身颠倒的那种造业类型。也就是他从来都不修一点善法，直至他有生命存在以来，恒常不断地都是在受行各种不善业，这导致业力非常大。就像一个人从来不吃药、专门吃毒一样，因为他不断地吃毒，这个毒已经侵入的很深，毒发的力也很大，他很快就会毒发身亡。又好比我们把一袋糌粑，放在阳光下不断地晒，它很快就变得与灰尘一样了。这就是由所治一类导致业力很重。

所治损害故者，谓永断除诸不善品，令诸善业离欲清净。

所治损害一类，就是反方面说，能够起大的心力，发誓永远断除各种不善品，使得善业离欲清净。由于他断恶的心、断相续的心非常坚决、有力，就使得一下子顿断恶行，转为善行。这是由于发心猛利，断恶彻底、迅速的缘故，导致善业力非常强。

《亲友书》中亦云："无间贪著无对治，从德尊事所起业，是五重大善不善，其中应勤修善行。"其三宝等为具德事，其父母等为有恩事，开二成立。

再以《亲友书》所说判断业力深重的情况，包括五种：

一、无间，就是不间断地造作。

二是贪著，就是心一直贪染、执著在上面。譬如贪著女色、娱乐、上网等，他的贪著心非常强，一直扒在上面不肯下来，由于这样不断染著的缘故，使得造的业非常强。譬如上网三分钟下来，有一定的业，但是不重，但如果贪著心很强，通宵在网上作业，那造成身心的业相非常严重，就是因为染著力特别大。这样就使自己的身心都不健康，身体各种内脏器官、系统都发生紊乱。这还只是现前一点小的表相，其实内在识田里熏染了各种染污种子，人已经不正常了，已经没办法正常反应了。再想看一些清净的书、诵经、做功课、修法等等完全不可能，甚至连一个安闲的休息也没有。这就已经完全破坏掉了你的善心系统，装载了一个非常混乱的恶业系统，这样子导致业非常重。

三、无对治，就是没有惭愧等，对此不加对治。这就使得他一路任性地发展，使得业力越来越坚固。譬如说，我们根本不觉察到自己起心动念做事的方式有什么错误，你一再保护它，不去对治，它就越来越坚固，最终会致你于死地的。就是因为业习已经坚固成性了以后，就达到任运而转的地步，这个颠倒的惯性是往邪道上走的，这有多可怕！就好比油门一踩，就往邪路上跑，一直都没有扭转的缘故，他会一直往邪道上驱驰，最终会发生撞车、坠崖、堕落等极大的事故，这就是由于没有对治所导致的。

第四和第五，就是在“德”和“尊”境前所起的业。“德”是指三宝等具功德田，“尊”是指父母等的具恩德田。这就要注意在

什么境上特别要慎重，比在其它轻微境上要加好几倍的慎重，这就是不能胡来。如果我们对于业果愚昧无知，这上面不善加取舍做了一些恶，就会迅速地结成大的果。就好比匝哦之女因为踢了一下母亲的头，就堕到地狱里去了，但是他踢一只狗，就不会堕地狱，原因就是母亲是很深重的恩德田，不能有少许的恶作。如果是出世间有法恩的尊长，那造的恶业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会使得你已有的功德沉没，没有的功德不生，而且加重业障。

所以业果是真实不虚的，任何人都要理智地看到自己心上的缘起方向导致的后果，要做到如理地取舍。否则，就像一个司机天天都在路上奔驰，如果不懂得哪一条是安全之道，哪一条是险恶之道，胡乱的开，那必定是车毁人亡，造成很大的交通事故。诸如此类，要知道业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掌握的最切身的东西，时时都要运用，时时都要以此来趋吉避凶，远祸得利。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解释：由意乐故重；由加行故重；由无治故重；由邪执故重；由事故重。依此五相，逐一分析十业道成为重业和轻业的具体情况。
2、 《瑜伽师地论》和《亲友书》中讲到业轻重的相分别是什么？请结合十业道逐一具体地分析。

第二，兼略开示具力业门分四。

兼带简要地开示具有引果大势力的业门，有四种：由福田门故力大；由所依门故力大；由事物门故力大；由意乐门故力大。

由福田门故力大者，谓于三宝、尊重、似尊、父母等所，于此虽无猛利意乐，略作损益，能得大福及大罪故。

由福田门故力大，是指对三宝、师长、与师长有类似功德者、父母等，虽然没有猛利的意乐，只是稍作损害或利益，都将得到大罪或大福的缘故。这里“田”是所依或出生的意思。因为境缘特殊，依它稍微做一点罪就得很大的恶果，或者稍稍做一点利益就得很大的福，将造下极重的业。就像在肥沃的田地里播下一点种子就能生出百倍千倍的果报，这就是田能生长的力量很大。但是同样的种子播到沙漠里就颗粒无收，因为它是贫瘠之地，感果的力量小，甚至没有感果的力量。就像这样，在心与心的增上缘方面，具有大功德和大恩德者，比如三宝、师长、父母等境缘，就像是非常肥沃的良田一样，依之种一点点善因就会成熟很大的善果。所以对缘起不要愚昧，心和心之间的感应力、引果力在境缘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缘起规则上其实是尊卑有序的，伦理道德极其重要。但是如果对于业果愚昧，以为人人平等，就已经错乱了这种差别相，是极无知的表现。

此复犹如《念住经》云：“从佛法僧虽取少许，亦成重大。若不与取佛法僧物，仍以彼等同类奉还，盗佛法者即得清净，盗僧伽者乃至未受不得清净，福田重故。若盗食物当堕有情大那落迦，若非食物则当生于诸狱间隙——无间近边极黑暗处。”

在《念住经》里说：从佛、法、僧处虽然取少许物也成了重大的罪业。如果对三宝物作了不与取，后来仍然以同等物奉还，如果盗的是佛宝和法宝物就可以清净，如果是盗僧伽物，乃至你没有感受果报之间不得清净，以福田重故。它是非常沉重的，这种缘起上的量度太大。常住僧物的所有权为十方僧，十方僧是无量无边的，盗取一点都难以还清，一直要到你受报完毕为止，否则没办法清净。

如果盗饮食就会堕在有情大地狱里，如果盗非饮食的其他财物，就会生在地狱的间隙中，比如无间地狱附近的近边地狱等极其黑暗之处。

《日藏经》中特说：“犯戒受用僧物少许，或叶或华或果，当生有情大那落迦。设经长夜而得脱离，复当生于旷野尸林，无手乏足诸旁生类及无手足盲饿鬼中，经历多年恒受苦等极大过患。”

《日藏经》里特别说到，犯戒后受用少许的僧物，如叶子、鲜花、果实等等，就会生在有情大地狱里，经过漫长的时劫才能脱离。然后又要生在无人荒凉的旷野尸林里，没有手脚的旁生类中，或者没有手脚、瞎眼的饿鬼里面，经历很多年恒受苦等，有极大的过患。

又说已施僧众苾刍，虽诸华等，自不应用，不应转与诸居家者，诸居家者不应受用，罪亦极重。

又说已经供养了僧众比丘的诸花，即使是花香等等，自己也不应当使用，也不应当转给在家者，在家者也不应当受用，若受用了，罪过也是极其深重的。

即前经云："宁以诸利剑，割断自支体，已施僧伽物，不与在家者。宁食热铁丸，火焰即炽猛，不应于僧中，受用僧伽业。宁取食猛火，量等须迷卢，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财物。宁破一切体，贯诸大棘上，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财物。宁入诸舍宅，火炭遍充满，不以居家身，夜宿僧房舍。"

《日藏经》里又说，宁可以利剑割断自己的手脚等肢体，已经布施僧伽的财物不给与在家者。宁可吞食炽热的铁丸，让火焰在身中炽燃猛烧，也不应当在僧中受用僧伽业。宁可去吞食烈火，等同须弥山那样的量，也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财物。宁可破碎一切肢体，被大棘贯穿，也不以居家身受用僧财物。宁可入到火炭充满的舍宅里，也不以居家身夜宿僧房舍。

又僧伽中，若诸菩萨补特伽罗，是极大力善不善田。

再者，在僧伽里面，如果是菩萨僧，那是有极大感果力量的善

不善田。换言之，对于这样的菩萨起了恶心、作了损害，就会发生极大的不善业和果报；如果对他作了一些饶益，也会发生极大的善业力和果报。

《能入发生信力契印经》说：“设如有一由忿恚故，禁闭十方一切有情于黑暗狱，若有忿恚背菩萨住，云‘不瞻视此暴恶者’，较前生罪极无数量。”

在《能入发生信力契印经》中说：假使一个人由于忿恚的缘故，把十方的一切有情都囚禁在黑暗的牢狱里，假使有一人，以忿恚心背向菩萨站立，说“我不看这个暴恶者”，则后者产生的罪过无数倍超过前者。

“又较劫夺南赡部洲一切有情一切财物，若有轻毁随一菩萨，亦如前说。”

又有劫夺了南赡部洲所有有情的一切财物，这个罪过就很大，但是如果有人轻毁一个菩萨，也像前面所说，无数倍超过前者所造的罪。

“又较焚毁殑伽沙数诸佛塔庙，若于胜解大乘菩萨起损害心，发生嗔恚，说诸恶称，亦如前说。”

又有人烧毁了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塔庙，但有人对胜解大乘的菩萨起了损害心，发生嗔恚，说他的各种恶名称，也如同前面所说，罪业超过前者无数倍。

可见在僧田中菩萨田更是极重的境缘，作一点点违逆、损恼，都会发生极无边际的罪业。这是由于菩萨僧的心中已经具有菩提心或者胜解大乘，他的心量无限广博，对此心作一些违反、违逆，就会结很大的罪。

《能入定不定契印经》说："若剜十方有情眼目，由慈心故令眼还生，及将前说一切有情放出牢狱，悉皆安立转轮王乐或梵天乐。如次若于诸能胜解大乘菩萨，净信瞻视，及由净信乐欲瞻视，称扬赞叹，较前生福极无数量。"

如同《能入定不定契印经》所说，假使有人挖掉了十方有情的眼目，一个人因为慈心缘故，使得所有有情的眼目重新生出，以及把前面所说的一切有情都放出牢狱，全部都安立在转轮王的快乐以及梵天的快乐中。如次如果有人对于能胜解大乘的菩萨以清净的信心瞻仰他、看着他，或者有很清净的信心特别喜欢瞻视他、称扬他、赞叹他，那比较前者，极无数倍超过了他的福德。

《极善寂静决定神变经》中亦说："较诸杀害南赡部洲一切有情，或尽劫夺一切财产，若于菩萨所修善行，下至抟食施诸旁生，而作障难，能生无量罪。"故于是处，极应防慎。

再者，《极善寂静决定神变经》里也说到，比较起杀害南赡部洲一切有情或者劫夺他们的一切财产，如果对菩萨所修的善行，下至布施一团食给旁生作了障难，那都是无量罪过。所以在对待菩萨田时，应当极其小心地防护。

由所依门故力大者，谓如铁丸小亦沉水，即彼成器虽大上浮，说智不智所作罪恶，而有轻重。

第二个具力业门是由所依门故力大。所依是指所依的身份。这里又有智者非智者、具戒者不具戒者、出家众在家众等等，由于这些所依的相续有所差别，使得造业引的业力不同，对于那种特殊的、具功德的所依，能引发业力是很大的。

首先讲到智愚所作罪恶有轻重差别。就像铁丸虽然小，也会沉水，但以这个铁做成的铁器，虽然大也会上浮，这是说智不智所作的罪恶有轻重差别。智者虽然作了重罪，但是由于他有智慧的缘故，他还是能够上浮，不被业所控制。愚者作的恶业虽然很小，但是由于他有各种愚蒙、固执的心态，也会沉入水底。

此因相者，《涅槃经》说：诸愚痴者，如蝇粘涕不能脱离，虽于小罪不能脱离。由无悔心不能善行，由覆藏过，虽先有善为恶染污，故应现受异熟之因，变为极重那落迦因。

《涅槃经》里说，愚痴者造小罪而堕落，就好像苍蝇粘在鼻涕

里面不能脱离一样，即使造了一点小罪，他的心也无法脱出。是因为他没有忏悔心，不能行善，或者由于覆藏过失的缘故，先前有的一些善也会被恶染污，所以这些本应现前受异熟的小善就变成了极重的堕入地狱受报的因。

又如少水投盐一掬，则难饮用，或如欠他一文金钱，不能还偿，渐被逼缚受诸苦恼。

又好比在少量的水里投一把盐，那就难以饮用了。又好像欠别人一文金钱，不能及时偿还，渐渐被逼迫、束缚，受很多的苦恼。这就如同愚者即使小罪也没有能力脱离，越拖罪业越重，负担越大，最后导致被罪业沉没。

又说五相，虽是当感现轻异熟，能令熟于那落迦中，谓重愚痴、善根微薄、恶业尤重、不起追悔、先无善行。

又说以五相，虽然只是能感现世轻微异熟的业，也能使得在地狱里成熟果报。换言之，本来只是感现很轻异熟的业，变成很重的地狱业。哪五种相呢？就是严重的愚痴、善根微薄、恶业尤为深重、造罪以后不起追悔心、先前没有善行，像这样造轻微的业也会导致堕地狱。

故说轻微，是指智者能悔前失，防护后过，不藏诸恶，勤修善法

诸恶对治。

所谓的轻微是指智者能够悔除前面的过失，防护后面犯过失，不隐藏诸恶，勤修善法，作诸恶的对治，这使得他虽然造了较重的罪也能变轻。

若不修此妄矜为智，由轻蔑门，知而故行，是为尤重。

如果不按照这样修持，却自以为我有智慧很了不起，由轻蔑门明知故犯，那罪业就尤其严重。

《宝蕴经》亦说："三千所有一切有情皆入大乘，具轮王位，各以灯烛器等大海，炷如须弥，供养佛塔，其福不及出家菩萨于小灯烛涂以油脂，持供塔前，所得福德百分之一。"此中意乐谓菩提心及其福田俱无差别，然所供物殊异极大，是所依力极为明显。由是道理，则无律仪与有律仪，同是有中，具一具二具三之身，修行道时，显然后后较于前前进趣优胜。如诸在家修施等时，受持斋戒律仪而修，与无律仪所修善根，势力大小，亦极明显。

《宝蕴经》里面也说，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一切有情都入了大乘，具有轮王果位，他们有大福报的缘故，各自以灯烛、灯器等同大海那样的形量，灯炷就像须弥山一样的高广，以这么盛大的供养具来供养佛塔。然而这样集聚了三千世界的无数有情，而且是发了

菩提心的在家轮王菩萨，都一齐在佛塔前供养极其大量的灯烛，但是他们的福德不如出家菩萨以很小的灯烛，涂上油脂，持供在塔前所得福德的百分之一。

在这里较量功德的时候，可以看到意乐菩提心以及福田佛塔这两者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在所供的物品上差别极大，一个是器等大海、炷如须弥那样极大极广的供物，而另一者只是以一个小灯烛来作供养，然而出家菩萨由这样的供养所得的福德就超过前者一百倍以上，可见就是由于出家菩萨具出家戒的缘故。所以在造业所依的相续上有很明显的差别，这就是由所依力导致业重的一个明证。

以此道理推而广之，就会了解具律仪和不具律仪的差别，具律仪者修道的进度快，进取的量极殊胜。具律仪也有具一种律仪、具两种律仪、具三种律仪等等，在修行道上也显然是后后比前前进趣快速，每做一种善业结成的业力都是极大的。

又如在家菩萨修布施等时，如果是受持斋戒律仪而修，跟没有受持斋戒律仪而修，在善根力的大小上也是有极明显的差别。换言之，就是受持了斋戒而修成就的善业力是非常大的。

《制罚犯戒经》说：较诸世人具十不善，经百岁中，恒无间缺所集众恶，若有比丘毁犯尸罗，仙幢覆身，经一日夜受用信施，不善极多。亦是由其所依门中，罪恶力大。

《制罚犯戒经》里说，比较起世间人十恶具足，在一百年里恒时不间缺集起来的各种恶业，但是有比丘毁犯尸罗仙幢覆身，经过

一昼夜受用信施，这个所集成的不善业超过前者极多。

一个是一百年间不间断造各种各样的十不善业，无恶不作，另一个是比丘毁犯尸罗一日夜受用信施，结果后者发生的不善极多，这就是由于所依门中罪恶力大的缘故。

《分辨阿笈摩》亦云：“宁吞热铁丸，猛焰极可畏，不以犯戒身，受用国人食。”通说犯戒及缓学处。

《分辨阿笈摩》里也说：宁可吞食极其恐怖猛焰烧燃的热铁丸，也不以犯戒身受用世人的食物。这是通于犯戒以及松缓学处两种情况。

松缓学处，是指不是很励力、精勤地守护学处，完全处在放松、松缓的状态里。

敦巴仁波卿云：“较依正法所起罪恶，十种不善是极少恶。”现见实尔。

敦巴尊者说：较依于正法所起的罪恶，十种不善业属于是极少的恶业。现见实际也是如此。总而言之，依正法来造罪业极为严重。

由事物门故力大者。施有情中正法布施、供养佛中正行供养，较诸财施财物供养，最为超胜。此是一例，余皆应知。

事物门中故力大，举一例来说，比如在布施当中有财布施、法布施，供养也是如此。这其中如果是作的法布施和正行供养，那就远远超过了财物供养。和财施、财供相比，这是最超胜的。这是一例，其它也都可以依此类推。

就是在事物的性质上作了，它就会有很大的结成业力的势力。我们做什么事当然是有所不同，比如说只是布施一点饭食，它只能养身体，如果布施法，那它的力用就大了，甚至四句偈都超过了百年供养多少饮食的功德。比如《金刚经》里说，如果有人以恒河沙数的身命布施，若人受持读诵演说一四句偈，所获福德极多，超过前者。《普贤行愿品》也说，财供养与正行供养或者法供养相比，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于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其一。这都证明做这些法的性质上有很大的结业感果的力量。

由意乐门故力大者，《宝蕴经》说：较三千界一切有情，各建佛塔量等须弥，于此诸塔，复经微尘沙数之劫，以一切种可供养事承事供养。若诸菩萨不离一切智心，仅散一华，其福极多。

由意乐门而致使业力巨大也有很多种差别。首先讲菩萨发一切智心，以广大意乐摄持，使他下至做些许的善业也变得非常巨大。《宝蕴经》里这样较量：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有情，（说明有情数量极多），各建佛塔等同须弥山，（说明所造塔的形量极其广大），对这些佛塔经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劫数，以一切种类可以供养的事物来作承事供养，（这就说明供养的时间极其长远，供物也极其广

大）。然而，如果有个菩萨他不离一切智心只是散一朵花，这样时间极短，供物极少，然而由于意乐具有一切智心的缘故，他的福德极多，超过了前者。可见意乐极其重要，如果意乐上已经具有菩提心，那么下至供一盏灯，散一朵花，都有无边无际的福德。

又譬如，有人对无上普贤大愿王入耳能生信，而且一心渴仰无上菩提，那么在这样极短的时间所得到的功德，就已经无数倍超过了以一切刹微尘数的妙宝供养无数如来的福德。经中说到，超过的倍数是百倍、千倍乃至优波尼沙陀倍。也就是超过了无数倍的意思。可见这个意乐在感果上非常厉害的。所以没有什么能大得过心，如果你的心已经发展得非常广大，那么外在无论累积多少福德也都是比不上的。

如是由其攀缘所得，若有胜劣，及缘自他利益事等意乐差别。

“攀缘所得”，所得是指果。也就是在心所缘的果上，前者只是求一些人天善趣或者小乘阿罗汉果，后者是寻求一切种智佛果。再说，在缘自他利益等上，有缘一己之利和缘无数众生利益的差别。总而言之，在意乐上的确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判断业的大小上关键要看意乐。

此复由其强盛、微弱、恒促等门，应当了知。

再者，意乐还有其它的各种差别，比如有强盛和微弱的差别，

有恒常和短促的差别等等，这使得业力又有轻重之别。换言之，越是恒常猛利的意乐，结业的力量越大，越是微弱短促的意乐，集业的力量也越小。

又于恶行，若烦恼心猛利恒长，其力则大，其中复以嗔力为大。

反面还要看到，在造恶上，如果烦恼心猛利恒长，所作业力就大。这里面又以嗔恚的力量为大，也就是在诸种烦恼里，嗔恚的集罪力很大、破坏力很大、感果力很大。

《入行论》云：“千劫所集施，供养善逝等，此一切善行，一恚能摧坏。”此复若嗔同梵行者，及嗔菩萨，较前尤重。

这是说嗔恚的破坏力极大，就是一千劫以来所积累的布施和供佛等的这一切善行，以一个嗔恚就能够一下子摧坏。再者，如果嗔恚同梵行者和嗔恚菩萨比嗔恚一般人还要严重。

《三摩地王经》云：“若互相嗔恚，非戒闻能救，非定非兰若，施供佛能救。”

《三摩地王经》讲：如果同梵行者之间互相嗔恚，这不是持戒、闻法所能救度的，也不是以禅定或者住在静处以及供养佛等能救护的。也因此这是极大的业力，很难救出。

《入行论》中亦云：“如此胜子施主所，设若有发暴恶心，能仁说如恶心数，当住地狱经尔劫。”

《入行论》里也说：如是对菩萨假使发起了暴恶之心，佛说生起了多少个恶心，就要在同等数量的劫数里饱受地狱之苦。

可见这个意乐感果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必须时时防护内心。它是毒蛇猛兽，它比外在的核爆炸还要厉害。

如果在同梵行所起了很大的嗔恚，那就不是一般的供养、布施、持戒、听闻所能救度的。因此我们学佛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对业果有胜解，这样才有希望走出恶趣。否则，每一天都造集了无数的罪业还浑然不知，这样日积月累，到临终的时候，已经结成了很大的罪业，那就悔之晚矣，所以学业果比什么都重要。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由福田门故力大的道理，依《日藏经》思维僧伽田和菩萨田二者是大力田门。
2、 思维由所依故力大的道理。
3、 思维由意乐门故力大的道理。

（三、此等之果）

第三，其果分三。

就是指以上十不善业所感召的果报有异熟果、等流果和增上果三种。

异熟果者，谓十业道一一皆依事及三毒上中下品，有三三等。《本地分》说：此中上品杀生等十，一一能感生那落迦；中十，一一感生饿鬼；下十，一一能感旁生。《十地经》说，中下二果与此相违。

异熟果就是指十业道每一种都依于事和三毒等有上中下三品，因此业力也有上中下三品，所感的果也有上中下三品，就像这样以业力的轻重差别导致果有轻重差别。

这又有《本地分》和《十地经》的两种观点。《本地分》里说，上品的十恶业，每一种都能感那洛迦。比如说，造上品的绮语也会生地狱，造上品的贪欲也会生地狱等等，哪一种业达到严重的程度都要生地狱。中等程度就是生饿鬼，下等程度就是感旁生。《十地经》所说后两者的顺序相反，也就是中等的恶业感生旁生，下等的恶业能感饿鬼。

当然业是相当复杂的，在旁生和饿鬼里面也有各种轻重的说法差别不一。像是旁生里有的特别苦，但也有一些宠物是享福的，饿鬼里也有特别苦的，但也有大力饿鬼、具财鬼等等。像这样《本地分》和《十地经》只是总的就每类情况而言的。

等流果者，谓出恶趣次生人中，如其次第，寿量短促，资财匮乏，妻不贞良，多遭诽谤，亲友乖离，闻违意声，言不威肃，贪嗔痴三上品猛利。

等流果中，就领受等流来说，是指残余业力所感的果报。也就是已经堕到三恶趣里面，受了很深重、漫长的果报，在业力消减了以后，就会生在人中，但是因为还有残余的业在牵扯着，在他的心中还会成熟果报。这样按照十种恶业力的因的差别所感现的果上的差别，也就有这样的情形。比如，过去杀生业很猛利，结果堕入地狱，已经经过了无数年受报以后，现在生到人中，这个时候还有残余的杀生业，使得为人时的寿命很短，比如七、八岁、十几岁就死掉，那就是杀生的业所感。再比如过去造了一些中等的偷盗业，生在饿鬼中，受报一万年以后，又转生为人。因为他还有偷盗的罪业力，所以这一生都非常穷困，整天饥肠辘辘，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老天不公呢？绝对不是的，就是因为过去偷盗的业使得他资财匮乏。依此类推，从恶趣转生为人的时候，因为过去有邪淫的业，这一次他找的对象就不贞良，常常在外面鬼混。或者经常遭到很多的诽谤，这是过去妄语业的反弹，或者亲友的关系非常不好，常常乖离、违背，经常闹矛盾，这就是离间语的果报。还有听到很多的违背心意的声音，刺耳、扎心，这是过去说粗恶语的报应。又有说话没有份量，不威肃，这就是绮语业的果报。再者，心相续里贪欲特别强，嗔恚特别强，愚痴特别强，这是过去造意三业的等流果。

《谛者品》及《十地经》中，于其一一说二二果，谓设生人中，寿量短促，多诸疾病；资财匮乏与他共财；眷属不调或非可信，妻有匹偶；多遭诽谤，受他欺诳；眷属不和，眷属鄙恶；闻违意声，语成斗端；语不尊严，或非堪受无定辩才；贪欲重大、不知喜足，寻求无利或不求利；损害于他，或遭他害；见解恶鄙，谄诳为性。

然而在《谛者品》和《十地经》里面对每一种恶业的等流果都说到了两种。佛法开合有所不同，简单说可以是一种，详细一点可以说两种，还可以说三种，总而言之，业生果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类的，它的同分相很多。

就一一业、二二等流果这种方式来说，那就是假使从恶趣脱出生在人中，以杀业的等流会短命和多病。可以看到杀业在他身上不断地施展业力，寿命很短，马上就会夭折，或者身体特别不好，有各种疾病，这都是一种伤残性的业力反应。

再说，过去是偷盗，现在做人了以后特别贫困，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整天都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或者得到一点财物还要跟别人共享，自己不能独立地拥有。总之，在资财上要么匮乏要么不自在，这都是过去在取财的时候用了狡诈的心计，用各种非理的手段，所以在这一世在财富上就有很多的匮乏、苦恼、不如意。

再者，前世行邪淫，这一世眷属就不调和，或者根本不可信。“妻有匹偶”就是妻子有外遇，这就是过去不守人伦之道的贞洁，就造成了不可靠。本来夫妻成家是有契约的，彼此要有信义，但是说是我娶了你为妻，但是外面又去找，这就是违背了信义。将来感

受的果报就是找的妻子都是不可信的。她跟你说这一套，她到外面就另找，根本不贴心，像这样就是邪淫业的果报。

再者，过去说多了妄语，在今世忽然间就会受很多诽谤，别人会无中生有地诽谤你，说这个说那个，这是过去造的妄语业所导致的。或者到哪里都会受别人欺骗，这都是妄语的果报。

再者，离间语的残余业力会导致你跟什么人都不能合和，心和心无法融合，这就是过去造了离间他人关系的业，把心和心之间的和合给扯破、给拉破，结果这一世跟任何人打交道的时候，心和心没办法和，就是由于有业障。再者，眷属也非常不好，不像别人和睦之家，彼此关系非常融恰，知心知意，像水乳一样交融，在他那里成了荆棘一般，像牛角一样对立，这就是离间业的果报。

以粗恶语的业力会听到很多不合心意的声音，到哪里别人对你的态度不好，说话的语调很粗暴，或者说着说着就开始争论，开始吵架，像这样就都是粗恶语的报应。

再者，说多了绮语，以绮语的残余业力，这一世说话的时候语言不威重，没有威力。或者别人听了不能信受，也没有决定的辩才，说话唠唠叨叨，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特别地啰嗦，语言里很多的杂质，这都是绮语业的果报。

以过去积累的贪欲业力到这一世做人时，还是表现得贪欲特别大，经常在欲渴当中，根本不知满足。以贪欲驱使向外寻求各种无利益的事，不寻求有利益的事。所谓的贪就是贪取虚假的五欲、物资、享受、名誉、地位、眷属、恭敬等等，贪欲大了就要去寻求这些。这些是没有利益的，都是虚假的相，但是贪欲成病了以后，他

就不断地要发作，然后对于真正的离欲、出离、无我等就不去寻求，这就是心里有贪欲的业障就一直受它的影响。

再说嗔恚的余业会导致常常发生损害他人的心和行为，或者常常会受到别人的损害。

以邪见的业力会使得今生见解非常鄙恶，总是跟正见相违。这就是邪见串习深了，一种邪的势力，老是执取一些很歪的见解、颠倒的见解。再者，由于这样不如实相应真理的缘故，内心会养成一种谄狂性，说什么都是弯弯曲曲的，不是直接与法相应，或者都是具有一种诳骗性、狡诈性、夸张性，或者颠倒想。这些都是心理上的错乱病，由于过去串习多了邪见，就发展出这样的心意，这也是相当麻烦的，这都叫等流果。

诸先尊长说：纵生人中，爱乐杀生等事，是造作等流果。前所说者，是领受等流果。

先辈尊长们说，不仅是在恶趣里受苦，纵然生到人中，也有两种等流果。在人当中很喜欢作杀生等事，这是造作等流果，前面说的是领受等流果。譬如就杀生而言，它的业力反应在行为上的惯性上，就叫做造作等流。前世非常喜欢杀生，这一世就喜欢打弹弓、射箭、打猎，或者宰杀各种牲畜，这是他的习性使然，叫做造作等流。就是前世是不断这样造作的，就已经成了串习之流，这一世一见到什么他就是这种习性反应，这种造作方式马上就再重演一遍，这叫造作等流。

等流，就好比河的上游和下游是同等而流，就从那一股水流到这里来。行为上有连贯性的，前面怎么做，后面就成那样的惯习性了，到时候不假思索，不必刻意，马上就会现这样的行为相，或者内心就按照这样来造作的。

不仅杀生如此，任何一种行为都是这样的，你养成恶行的习性就一定会有造作的等流。譬如说某人是天生的贼，其实是因为他过去世偷盗成性。下至于人的一个姿势、一个语态、一种心里想法、一种用心的方式、表现的方式全部都是造作等流。譬如过去清朝的时候作刽子手的人，转了三世了，现在转生成一个现代人，但还是习惯看别人的脖子，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过去就是一直看着脖子砍头的。过去当过妓女的，这一世她经常照镜子，天天打扮，那是什么原因呢？她是习性使然，这是造作等流。这不必要别人教，她一到了那个时候，习气再度成熟，一遇到境她就知道怎么做了，这个“知道做”是邪的习性出来的。

再比如有的人绮语一大堆，说出来的话没有威力、份量、条理，不具义，总是拉拉扯扯。本来要说一个东边的议题，但就是记不准要害，说了一大堆都根本不含义理，这一大堆的话就成了绮语。所以现在熏习很多世间的语言就是在造绮语的业，因为那里面不具有法的真义，你串习多了以后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就像我们写字，你好好地写正楷字，这个行为养成了，以后就按照这样来写，而且写得很好，这就叫做造作等流。如果一开始就鬼画神符，乱写一通，以后要写的时候就根本写不好。

我们说话、走路等都是这样，所以不可不谨慎，任何一个行为

都要按照因果律来做，要好自为之。绝对不要学现在的自由派，它是一个拨无因果的最恶劣的邪见的行为，它表现在我行我素，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认为没有业果。其实业果丝毫不爽的，在任何一个行为的动向上，你怎么做的，将来就是这样发动。但是从语言上来说，要学圣贤语，学清净的语言、正法的语言，不能去熏染世间的邪说，各种各样的流行语都是不好的。它就像杂质一样，等你熏满了以后，将来再要说一个清净的话、具义利的话、简要的话，就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这就叫做语言的残废。

譬如我们吃食物的时候要吃清净的，不能吃有毒的，否则会腐蚀你的内脏。同样的，下至于我们起一个念头、用一个心的方式、观念、语言等等都要自爱自重，这样才能养成圣贤的习性和品格，这不是胡作非为能成就的。其它方面都应该以此类推，下至于我们的行为、做法、态度、用心的方式等等，都要争取按照圣言的指示、圣贤的教导来做。在心上也要看到，贪欲、嗔恚、邪见都不能熏成习性。

像今天的人要修行就格外难，为什么呢？单就现世来说，也经过了二十年的邪熏，所以思想观念是非常麻烦的，一起心就是这种方式。比如以自我中心、任意妄为、随心所欲。其实这每一个行为都有它后面潜在的心理相，无不是由邪见指使而出现的，是邪颠倒的串习而成的。但他误以为这是天性，实际上每一个都能看到他的发端点，都能看出他的背景来，而这些背景全部都是邪的。

诸主上果或增上果者，谓由杀生，能感外器世间所有饮食及药果

等皆少光泽，势力异熟及与威德并皆微劣，难于消变，生长疾病。由此因缘，无量有情，未尽寿量而便中夭。

主上果或者增上果，是指以业力在外器世间成熟的果。

由于杀生的业力，会感得外器世间的饮食和药果都少有光泽，这些植物等的势力、异熟和威德都是很微小、劣弱的，而且受用之后难以消化，还会生长很多疾病。

尤其当今时代杀业深重，使得外器世间的食物很多都有毒，或者它的食味与过去根本不能比。古代定下的中药剂量，现在用量加倍还是达不到效果。这就是由于杀生的业力使得能资身营养很少，而且有负作用，吃了以后反而增长疾病。今天来看已经成了共业，是非常可怕的现象，都是大量地用农药、添加剂等化学制剂来种植庄稼、制造食物等等，这个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过患因素。很多人因为食物、药物等而导致疾病。

由这个因缘，无量众生寿量还没到就已经中途夭折了。实际上这是杀生业力所感，并不是偶然现象。也就是以业感就会遇到这样的食物、药物等等发生各种反应，而导致疾病、死亡。

不与取者，谓众果鲜少，果不滋长，果多变坏，果不贞实。多无雨泽，雨多淋涝。果多干枯，及全无果。

以不与取感得的增上果，就是器世间很少生长果实，而且所生的果实不能滋长，很多都变坏，不贞实。或者长年干旱，没有雨泽，

或者雨水泛滥，像这样都不能称心如意。或者果实多数都是干枯或者根本没有果。

欲邪行者，谓多便秽，泥粪不净，臭恶迫迮，不可爱乐。

欲邪行是染秽之业，所以感得的外境有很多便秽、泥粪不净，或者极为臭恶，环境狭窄，心里不悦意。

虚妄语者，谓农作行船事业边际，不甚滋息，不相谐偶，多相欺惑，饶诸怖畏恐惧因缘。

虚妄语就是常常撒谎、欺骗他人，有很多狡诈的心计和不真实的心理。这样感得农作、行船等的事业不能够繁荣昌盛，不能够增长，而且也不是很协调，护持的因缘少，而且在事业、生活中充满了欺诳、迷惑性，充满了怖畏、恐惧的因缘。

离间语者，谓其地处丘坑间隔，险阻难行，饶诸怖畏恐惧因缘。

离间语是破人关系，使得人和人之间充满矛盾，难以通行。所以感得外境的大地有很多丘陵、间隔，艰难险阻，难以通行，充满了怖畏恐惧的因缘。

这也就是心是工画师，它能刻画各种现象，以什么样的心力，就好像沾着什么颜料、用什么样的笔触、怎么运心，就会画出相应

的图相来。以离间语画出的就是大地不平，有很多坑坎丘壑、间隔等，难以通畅，总是出现很多天险阻隔。

粗恶语者，谓其地所多诸株杌、刺石、砾瓦，枯槁无润，无有池沼、河流、泉涌，干地、卤田，丘陵、坑险，饶诸怖畏恐惧因缘。

粗恶语就是语言非常粗鄙、恶劣，没有温和、柔和、润泽等等。以这样的语业所感得的地理环境，就有很多枯槁的株杌、能刺伤脚的石头、瓦砾，在这上面经常受伤。或者整个环境枯槁，没有水的润泽，没有泽沼、河流、涌泉，就是生在荒漠、干旱之地、卤田、丘陵、坑险等处。总而言之，有很多怖畏、恐惧因缘。

这都是由粗恶语业所制造的不悦意景象，所以并非心外有独立的器世间，全部是由业所刻画的。

诸绮语者，谓诸果树不结果实，非时结实，时不结实，未熟似熟，根不坚牢，势不久停，园林池沼，可乐极少，饶诸怖畏恐惧因缘。

绮语就是不具义的语言，或者是前后错乱、没有次序等等。所以它表现的业果也是相应的果树上不结果实，就是没有涵义。或者时节错乱，没到时令的时候反而结出果实，到了时令的时候不结果实，或者没有成熟看起来像成熟。这就像我们说话，不该说的乱说，该说的不说，不符合真实义，所以就出现这些颠倒的相。

再有根蒂不坚牢，势力不能久住，园林、池沼悦意的很少，整

个地理环境也是充满无坚实的法，都是垃圾一样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也就是绮语业所感召的，所以要说具义的语言。

贪欲心者，谓一切盛事，经历一一年时月日，渐渐衰微，惟减无增。

贪欲心感召一切兴盛、美好、富足的事物，经历了年月时日逐渐地变得衰微，只是在递减中，没有增长。

这就是贪欲的果报，只有离欲、无贪、知足才是富足的相，只有慷慨布施才是获得的相。如果一味地贪婪，想取得非分之财、非分之名、非分之地位，那是消减盛事的相。也就是以这贪欲，会使得一切兴盛、美好的事物退减，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放纵贪欲使得器界、社会都普遍地呈现衰减之相。

嗔恚心者，谓多疫疠、灾横扰恼，怨敌惊怖，狮子虎等、蟒蛇、蝮蝎、蚰蜒、百足，毒暴药叉，诸恶贼等。

嗔恚心就是一种报复的恶劣心态，或者幸灾乐祸的心态，心就像一个虎狼、戈矛、利剑等等，也因此感得外境充满了各种疾病、灾难、干扰，处在很多怨仇的怖畏当中。在器界里又有狮子、老虎等猛兽，以及蟒蛇、蝮蝎、蚰蜒、百足等的有毒之物。

嗔心就是毒气，感得的外境也都充满了有毒的、具有伤害性、侵略性的旁生。还有，非人方面有毒暴的药叉，人间有各种凶暴的

歹徒、恶贼等等。

诸邪见者，谓器世间所有第一胜妙生源悉皆隐没，诸不净物乍似清净，诸苦恼物乍似安乐，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归依所。

邪见就是颠倒的看法，它是违逆真理而颠倒分别，它也是发出一切果报的根源。由于见解都邪掉了，使得器世间所有第一胜妙的生源都隐没不见，反而各种不净物看起来像是清净，各种的苦恼物看起来像是安乐，所居之处成了非安居所、非救护所、非归依所，这都是邪见所制造的图景。

全是居于一种颠狂性，本来非常污秽的东西认为很清净，特别苦恼的事情觉得好快乐啊、好兴奋啊、好成功啊，毫无意义的事情感觉特别有意义。这都是邪倒见发生的错乱感觉。所以深患邪见，心就在一种颠倒的妄见里，它感现的事物也都是欺诳性的，都是以错乱相来显现的，全都是不净的、苦恼的。所居之处并不是能够安居的处所，也不是能得到救护的处所。很多人很傻，认为那些专家、世间的教主，打着各种旗号的世间伎俩能救护自己。以为吃了这个东西或者掌握了这种技巧，或者功法，就能得到救护。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邪见所感，非归依所，你无法得到真实的归依处。总而言之，以邪见落在狂惑当中，每一次都成了自欺狂。

思惟白业果分二：

一、白业

二、果

今初

《本地分》说：于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起过患欲解，起胜善心，若于彼起静息方便，及于彼静息究竟中，所有身业。语四意三亦皆如是。其差别者，谓云语业及云意业。事及意乐、加行、究竟，如应配合。例如远离杀生业道，事者，谓他有情；意乐者，谓见过患，起远离欲；加行者，谓起诸行静息杀害；究竟者，谓正静息圆满身业。以此道理，余亦应知。

首先要认识白业的体性。在《本地分》中说，对于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起了过患欲解，起了很殊胜的善心，之后对于恶业起了静息的方便，以及静息达到了究竟，像这样所有的身业就叫做身白业或者身善业，语四和意三也都是如此。它的差别在于后者是叫做语白业、意白业。对于白业上的事、意乐、加行、究竟应当配属各类业而作认识。

以杀生为例，远离杀生的白业，它的事是指其他有情。意乐是指见到了杀生的过患后，起一种远离的欲乐。就是心里想：杀生这么可怕，它会制造这么多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我以后一定要断掉杀生。这样起了一种远离的欲，就是离杀生白净业的意乐。有了这个意乐驱使，就开始发起了实际行动，这就叫做离杀业的加行，也就是发起了各种行为来止息杀生业。也就是自己已经下了决心要断杀生，之后小心地防护自己的心，哪怕是苍蝇、蚊虫也不杀

害。或者不断地熏习戒杀的教言、护生的功德，发起各种护生的行为，这些叫静息杀害的方便。到已经停掉了杀业，就叫做正静息圆满身业，也就是真实地止息了、静止了杀业，达到了圆满。

就像戒毒，已经了知到吸毒非常可怕，它会毁坏我的身心，使我下一世堕落，因此对于毒品就产生了恐惧，心里想：我一定要戒掉这个毒瘾。之后为了戒毒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想各种办法，或者叫人“这几天把我捆绑住”，或者吃能过渡的药物，以及作各种心理上的引导等等。这样不断地在心身上采取克服的方便，就叫加行。等到戒毒成功了，再也不去吸毒，就叫达到了究竟。

我们戒除这些恶业就像戒毒、戒烟那样，首先是对它起了过患欲解，也就是说：这太可怕了，它会这样损害我，我再做下去无非是自杀。之后有一种想断掉的心，这就叫做欲。白业的根本是远离欲，没有这个欲乐，它不会发生行为，也不会达到究竟。只要你的心里还没有生起一定要断掉它的心，那就根本不会与白业相应。只有起了这个要断掉的欲，或者胜解，或者特别强的念头，特别想做到的心，这个时候就起了欲心。然后发出很努力的行动，这个叫加行，之后你会达到究竟。

对每一个恶业上我们都要如是而行，首先从观念出发，认识到它的过患，再三地在心里思惟，这样做好不好，这样做有哪些可怕的后果。然后一定要发出一个断它的愿望，而且是已经发誓一定要改，那才有远离欲。这个心起来了就要采取行动。我们也是个人，是有智慧的，能想得出各种断恶的方法和行为，之后才是进入到修白业的加行。等到加行到了一定程度，确实已经止息掉了这就叫究

竟。像这样，要配在各种断恶的白业上来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断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要在自身上像戒毒那样积极的努力。

（二、果）

果中有三：异熟者，谓由软中上品善业，感生人中、欲界天中、上二界天。诸等流果及增上果，违于不善，如理应知。

果有三种，异熟果是由软、中、上三品的善业会感得生在人中、欲界天中、色界无色界天中。这也是大致的分类。

“软”就是指修善没有力量，下等的软绵绵的、没有力量的心和行为就叫做软品。程度到达中等、上等，就叫做中品、上品。

由于业力有上中下的差别，果报也就有上中下的差别，它在受用上也都有程度的轻重、优劣。大致地来分，软品的善业就会生人中，中品的善业生在欲天，上品的善业生到上界天。诸等流果和增上果也就像十不善业所说那样，从反面来了解就可以。

总而言之，因果是黑白两条道，是非常分明、有次序的。作了恶就统统都是恶果，它的等流也都是相应而起的。比如，杀生就短命、多病；偷盗就贫乏、与他共财；邪淫就眷属不和谐、妻不贞良等等。像这样，都是有一类一类地受等流。再说造作等流，你原来是什么行为习惯，现在就会出现什么造作性，这个叫做造作等流。与之相同，行十白业道也是以不杀生将来会得到长寿、健康，以不偷盗会感得资财丰裕，称心满足。以不邪淫将来会感得妻子贞良、眷属和谐等等，这样就是它的等流之果。它的领受等流，也就是你

这样的行为会领受什么结果。就像我们抛出去什么就会收到什么，这叫做领受等流，如谷应声、如影随形般都是一类一类的，这在古时候叫做天道好还。

造作等流也就是从前不杀生，到这一世再做人时，也不喜欢杀生，一见到杀生他就会离开，他出于天性，实际上他过去已经形成了造作等流，自然会远离杀生。别人在杀蚊子、苍蝇等，他不喜欢杀，而且他会生怜愍心，有意地去保护这些生命。不偷盗也是这样，由于过去的善业习性，在这一世就不沾染非分之财，而且慷慨好施。不邪淫也是这样，在男女的贞操观念上他是守得定的。诸如此类叫做造作等流。

增上果也与前面的恶业相反，比如，不杀生守持仁慈的戒，在器界的环境上就会生生不息；如果守持不盗窃的善业，就感得果实非常丰裕；如果守持梵行的戒，那所在的环境也是非常地清净、悦意等等，就要像这样从正面来理解。

《十地经》说：以此十种，怖畏生死，离诸悲心，由随顺他言教修习，办声闻果。又诸无悲，不依止他，欲自觉悟，善修缘起，办独胜果。若心广大，具足悲心，善权方便，广发宏愿，终不弃舍一切有情，于极广大诸佛智慧缘虑修习，成办菩萨一切诸地波罗蜜多。由善修习此一切种，则能成办一切佛法。

以十善业道为基础，配合自身的出世意乐，将会成办三乘果位。因此要知道，十善业并非只是人天道所修，修一切出世的三乘圣道，

都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更高的道的要求，它就会达到更深的出世果位，应当了解这个关系。好比十善业道是大楼的第一层，如果在这一层之上再修建更高的建筑，就会达到出世果位。如果没有大楼的第一层，也根本不可能建立更高层。

因此《十地经》说，以这十种白净业道发生怖畏生死的心，但是他心里没有悲心，由于随顺善知识的言教而修习，会成办声闻果位。又有不具悲心者，不依靠其他的老师，自己善修十二缘起，能够成办独觉果。这两者都要有十善业道的基础。在这之上，如果心量广大，具足悲心，能够以各种善权方便来作利他之行，以及广发菩提大愿，终究不弃舍有情，对于极广大的诸佛智慧能够缘念修习，成办一切菩萨诸地波罗蜜多，由于善修习这一切种类的大乘道法，就能成办一切佛功德法，就是能办佛陀果的意思。

以上说到了以十善业道为基础，再加上出世道的内涵，会得到三菩提果。

如是二聚十种业道及彼诸果，凡余教典未明说者，一切皆是如《本地分》、《摄抉择分》意趣而说。

以上善恶两类十种业道以及所产生的异熟、等流、增上诸果，凡是其它教典里没有明确说到的，都是按照《本地分》和《摄抉择分》的意趣而宣说的。

这里宗大师说明了本部分的引导是摄集了《瑜伽师地论》的意趣而编排的。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分别说明十黑业道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

2、 思维十白业道应如何修?

3、 分别说明十白业道的异熟果、等流果、增上果。

（三、业余差别）

第三，显示业余差别中，引满差别者。引乐趣业是诸善法，引恶趣业是诸不善。诸能满者，则无决定。于乐趣中，亦有断支，关节残根，颜貌丑陋，短寿多疾，匮乏财等，是不善作。于诸旁生及饿鬼中，亦有富乐极圆满者，是善所作。由如是故，共成四句。谓于能引善所引中，有由能满善所圆满及由不善圆满二类。于诸能引不善引中，有由能满不善圆满及由善法圆满二类。

在业的其他差别中，首先说明引业和满业的差别。

引善趣业唯一是善法，引恶趣业唯一是不善法，而在善趣或恶趣中，能满的业则不一定。也就是在乐趣中也有断手断脚、残废、丑陋、短寿、多病、贫乏等等，能满这些果报的业是不善业。在旁生和饿鬼当中也有很富裕、快乐的，比如家养的宠物或者大力鬼、多财鬼，能满这些果报的是善业。

总而言之，有四种情况，在能引的善所引当中，有由能满的善业所圆满的善果，以及由能满的不善业所圆满的恶果两类；在能引的不善业所引的果报里面，也有由能满的不善业所圆满的恶果，和由能满的善业所圆满的善果。也就是：总报乐，别报苦；总报乐，别报乐；总报苦，别报乐；总报苦，别报苦。与此相应，能生它的业也有四类，能引善，能满恶；能引善，能满善；能引恶，能满善；能引恶，能满恶。

这个打比方，譬如由过去的善业作为能引，这一世得到了人身，然而在这个人身的总报上发生的各种差别果报则不一定，有的是健

康、长寿、多财，有的是多病、短命、贫乏，这就是引业善、满业不善所导致的。也有这一世由善业牵引做了人，而且在做人的时候相貌也好、财富也多、智慧聪明、有地位等等，这就是因为引业善满业也善。在恶趣里面也有这两种情况，比如由一念吝啬心堕了饿鬼，这就总报不好。在这个总报上面，又有各种差别，在做饿鬼的时候，有些非常可怜，一百年里不闻浆水之名，这是由于满业不好导致的。也有成了饿鬼以后非常有力量，有非常多的财富、受用等，这是他过去的善业作为能满业，而在饿鬼身上出现很多乐果。这是总体来说的，差别性上也是很复杂，譬如我们做人好一阵，歹一阵，或者这些方面好，那些方面不好。譬如颜回他是圣贤之人，但是他短命。就像这样，有一些人很聪慧，但是短命，有一些人多才多艺，但是长年缠绵于病榻，或者有福有慧，但是相貌丑陋等等。

像这样要知道，以引业首先给我们勾画出这一世人的总体的形状，而满业就好比在这一个总的人身上再去描绘各种细节。由于所用的材料不同、手法不同，这就好比过去能满的业，结果在这上面画出的眼睛、鼻子等等各有各的差别。也就是在这一世人身的总报上，由过去的能满业会发出各种差别果报，这里面有好有歹。像这样要了解果报上有四种差别，能感的业上也有四种差别，这是大致的所谓引满的差别。

《集论》云："应知善不善业是能牵引及能圆满。于善恶趣受生之业，能牵引者，谓能引异熟；能圆满者，谓既生已，能令领纳爱与非爱。"

《集论》里说：要知道，善业和不善业会充当能牵引和能圆满两种角色。在投生的时候，如果是以善业牵引过去的，就入了善趣，以不善业牵引过去的，就入了恶趣。人过去世造的业是很复杂的，就像我们今生不断有善恶业交替出现，就看哪个先成熟。所以善不善业会充当能牵引的角色，这个能牵引的业决定了来世的总报。已经得到这个总报以后，善和不善业也要充当能圆满的角色，也就是当已经受生为某有情后，在他这一世的若干时间里面也有一个一个阶段，一种一种类型的果报要出来的。这是由填充这一世各种差别内容的能满业来决定的。这个业也是按照业果律丝毫不紊乱地不断地发生果报。所以所谓好运或者说坏运，按照业果律来看，其实就是由于能满业而逐次地按照规律来发生的。如果这一段是善业现行，那就是交了好运，到了恶业现行的阶段，忽然摔一跤就骨折了，检查出得了癌症，之后妻子离异，儿子夭亡，再过后又是公司破产，等等，像这些是不善业在现行，不善业在圆满它的果报，都是这样的。人的命运都是祸福多端，苦乐相依。

这样就清楚了，能牵引就是指那一类能够引出异熟果的业，能圆满就是指已经受了那个身以后，能够使得那一期生命领受各种喜欢和不喜欢果报的因素。

以一个业能引多少生的果？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先讲《俱舍论》的观点。

《俱舍论》云："由一引一生，能满则众多。"谓由一业能引一生，非能引多，亦非众多共引一生。诸能满中，则有众多。

从引业来说，一个业只能引一生，不能引多生，也不是由众多的业共同引一生。总而言之，引业只是一引一，而满业的方面就有很多业了。

《集论》则说，颇有诸业，惟由一业牵引一生；又有诸业，惟由一业牵引多生；颇有诸业，由众多业牵引一生；亦有诸业，由众多业牵引多生。

在引业方面，《集论》的观点不同，他说有四类，一业引一生；一业引多生；多业引一生；多业引多生。所以业的情况是很复杂的。

《释》中说云："有由一刹那业，惟能长养一世异熟种子；及由彼业，而能长养多世异熟种子；有由多刹那业，惟能数数长养一世种子；及由众多互相观待，而能数数长养展转多生种子。"

《集论》的解释里说到：有这样的四种情况，有的是由一个刹那的业只能长养一世异熟种子，这就是一业引一生的情形。也有由一刹那的业能够长养很多世的异熟的种子，这就是一个业引多生的例子。也有由多个刹那的业合起来只能数数长养一世的异熟种子，这是多业引一生的例子。也有由很多业互相观待而积聚后，能够数数地长养辗转多生的异熟种子，这就是多业引多生的情况。所以说业有单干和合作的两种情况，也有发生一次效果和多次效果的情况。

这样看来，《集论》的观点好像丰富一点。譬如说，可以十个人供十处的僧众，每一个人只供固定的一处，这叫一人供一处；也有人财力很雄厚，他一个人可以供养十处，这就好比一个业可以长养十世的种子；也有十个人各自的财力都有限，他们合作起来才只供到了一处，这就好比十种业共同牵引一生；还有十个人合作起来财力可以供养十处，这好比十个业合作起来，数数地去长养十世的种子。总而言之，业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定不定受业者，如《本地分》云："顺定受业者，谓故思已，若作若增长业；顺不定受业者，谓故思已，作而不增长业。"

定不定受业的差别，就像《本地分》所说：顺定受业是故意思惟后，作而增长业；顺不定受业，是指在故意思惟后，作而不增长业。

故思所作业就是先思量，随着自己的行思、伺察而有所造作，这叫故思业。与此不同就叫非故思业。前面的判定是说，思已作而增长业就是顺定受业，思已作而不增长业就是不定受业。因此要了解作和增长的差别，由此而能得到了解。

作与增长所有差别者，即前论云："云何作业？谓若思业，或思惟已身语所起。"

作和增长的差别或者特有的体性，先讲作业再讲增长业。作业

就是按《本地分》所说：怎样是作业呢？就是思业以及思后身语发起的业。

又云："增长业者，除十种业，谓：一、梦所作，二、无知所作，三、无故思所作，四、不利不数所作，五、狂乱所作，六、失念所作，七、非乐欲所作，八、自性无记，九、悔所损害，十、对治所损。除此十种业，所余诸业。不增长业者，谓即所说十种。"

增长业是从否定方面来定义，首先举出十种不增长业，之后说排除这十种业以外的就叫做增长业。

十种不增长业：一、梦所作，就是在梦里造作的，比如梦里杀了人，他没有耽著心摄持，这个是不增长业；二、无知所作，就是对于所作的业有罪无罪毫不知情，在无知状态里造作的业，比如小孩子在无知中杀了蚊虫等；三、无故思所作业，就是不是故意作的业；四、不利不数所作业，就是指程度上不猛利、量上不是数数作，也就是并非心很强或者很多次串习而作；五、狂乱所作，就是在错乱当中所作；六、失念所作，就是他住在失念当中不记得了，这样造作的，比如他正在持斋戒，但是无意间杀了虱子；七、非乐欲所作，就是他不是自己愿意去作的业；八、自性无记业，就是业的体性不属于或者不能被判断为善和非善的造作，比如走路，脚踩死了蚂蚁，当时的心也没有起善心也没有起恶心；九、悔所损害，就是在造业后以追悔损害了业；十、对治所损，就是因为修了对治道而损坏了业力，比如以证悟空性对治了杀生的业。以上就是十种不增

长业，除此以外的叫增长业。

《摄抉择分》亦说四句：一、作杀生而非增长，谓无识别所作；梦中所作；非故思作；自无乐欲他逼令作；若有暂作，续即发起猛利追悔及厌患心，恳责厌离，正受律仪，令彼薄弱；未与异熟，便起世间所有离欲损彼种子，及起出世永断之道害彼种子。

《摄抉择分》也说到四种情况：作而非增长；增长而非作；作而增长；非作非增长。

一、以杀生为例，作而非增长是说没有识别的状态下作的，梦里作的，不是故意作的，自己没有意乐被别人逼迫而作。或者暂时作了一点，马上就发起猛利的追悔和厌患心，之后就非常诚心地自责厌离这种恶心，然后正受律仪，使得恶业力薄弱。还没有给予异熟，或者还没受报之前就发起了世间的离欲之道，损坏了它的种子；以及生起了出世间证悟无我的永断之道，灭了它的种子。

二、增长而非作者，为害生故，于长夜中，数随寻伺，然未杀生。

二、增长而非作，比如心里为了谋害那个生命，在很长时间里数数不断地寻伺，想这么做，但是没有用身口作杀生的行为，这就是没有作杀生这种业，然而他的意业在不断地滋长，这个就叫做增长而非作。

三、作而增长者，谓除前二句一切杀生。

三、作而增长，就是除去前面的作而非增长和增长而非作的其他杀生。

四、非作非增长者，谓除前三。

四、非作非增长，就是指前三者以外的情况。比如，忽然动了杀念，马上就止息。从意业上来说没有增长，因为及时截断、悔除了。其次也不是作，因为没有发生身口的杀生行为，这就叫非作非增长。

从不与取乃至绮语，随其所应，如杀应知。于意三中无第二句，于初句中亦无不思而作、他逼令作。

从不与取到绮语之间，都应当随着它本身的业行按照杀生那样去了解作和增长的情况。

在贪、嗔、邪见三意业中没有第二句增长而非作的情况，就是说当业力已经增长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在作业，它是属于意业，不是指身口上表现的行为，所以没有第二句。杀生由于它是现行的杀生行为，光是有意业蓄意谋杀，没有发之身口，就叫做增长而非作的业。而意业不同，当心里已经起了各种贪求、嗔恚等，已经是意业上作了。第一句作而非增长当中，意业没有不思而作的，因为贪、

嗔、邪见都是内在有故意想作的心，有思惟、思量等的运作的心，意业上也没有他逼令作这种情况，因为意业都是自己主动的，不存在别人逼迫令自己作的问题。

决定受中，依受果时分三。

在决定受报的业里面，按照受果的时间又有现法受、顺生受、顺后受三种。也就是由于业力的轻重情况，有些在当生受报就叫做现法受业；有些在第二生受，叫顺生受业；有些在第三生以后受，就叫顺后受业。

其中现法受者，谓即彼果现法成熟。《本地分》说此复有八。若由增上顾恋意乐，顾恋其身、财物诸有，造作不善，于现法受。若由增上不顾意乐，不顾彼等，作诸善法。如是若于诸有情所，增上损恼，增上慈悲。又于三宝尊重等所增上憎害，及于此所增上净信胜解意乐。又于父母诸尊重等恩造之所，由增上品酷暴背恩所有意乐，所作不善，于现法受。若由增上报恩意乐所作善法，于现法受。

所谓的现法受，就是指那个果在现法中就成熟，也就是即生就会成熟果报。在《本地分》里面说，这有八种情况：如果由增上的顾恋意乐，顾恋自己的身体、财物等所有物而造作不善法就在现生中受报，这一生就会受报。就是特别顾著爱恋自己的身体、财物等等去作很多的不善业，那就会在现前就受报，这一生就要受报。现

在这种业就非常严重，因为他对于身体、财物特别看重，贪心非常大，不择手段的积聚钱财，目的就是要吃得好、穿得好，能拥有多处房产，能使用高级电器，出入有豪车代步等等。现在这种贪业非常严重，以这个贪驱使而造下各种欺诳、狡诈、谋害、伤害等的业，这些业在这一世就要受报。所以很多人因为造的业太严重了，这一世就患上各种奇怪的病，精神失常，甚至不治之症等等。

如果是以增上的不顾意乐，不顾身体、不顾财物作各种善法那也是很强大的善业，现法就会受报。就是他发了很大的心，根本就不顾什么身体、财物等等，发很大的心力来日夜地作各种善法，这使得善业力极强，在当生就可以迅速地扭转果报，变得更好。这种善业在即生就会成熟果，譬如很多人作非常大的布施，结果这一生就发现有很多很快的果报就来了，他的福报越来越大。

再者，在有情方面发了增上损恼的心，也会在现世受恶报。比如残害有情，或者杀害等，在现生受报。或者发了增上慈悲的心，也将会在现法感受乐报。

再者，是指在非常重大的境前起了恶心和善心，也就是对于三宝、师长等处起了增上憎恶、损害的心，那在现生就要受报，或者起了增上的净信和胜解的意乐，也是在现前得到成熟。再者，在世间对父母、尊重等有恩的境，由增上的冷酷、残酷、暴劣的背恩意乐所作的不善，也会在现法受报。如果是由增上的报恩意乐所作的善法，也是在现法受报。像这样，现在主要了解到是意乐增上的缘故会导致在现法受报。

顺生受者，谓于二世当受其果。

顺后受者，谓于三世以后成熟。

顺生受业，就是所作的业会在第二世受果报。

顺后受业，就是指在第三世以后成熟果报。

于相续中，现有众多善不善业成熟理者，谓诸重业即先成熟；轻重若等，于临终时何者现前，彼即先熟；若此亦等，则何增上多串习者；若此复等，则先所作，彼即先熟。如《俱舍释》所引颂云："诸业于生死，随重近串习，随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

在相续里面现在有很多的善和不善业，何者首先成熟呢？这里的理趣是这样的，那些很重的业最先成熟；如果几种业轻重相等，那就看临终的时候什么业先现前，它就先成熟；再者，如果同时现前，那就看哪个业串习的多，就先成熟；如果串习的量也一样，那就看时间上哪个先作，哪个就先成熟。

博朵瓦格西用比喻说明了这种情形，比如在一个码头上面有很多人要渡河，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大官，他的势力很大，肯定是他先渡河；如果来的人权利相当，那就看谁先接近船，谁就先上船渡他，这就是指临终的业哪个业先现前，就成熟哪个业。如果大家都是同时接近船，那就是熟人先上；如果熟悉程度差不多，那就看谁事先打过招呼，就先渡他。

总而言之，临终业力成熟的规矩，按照《俱舍论》所说：先重，

再近，再谁串习，再谁先所作，按这样的次序来决定。

第二，思惟别者，

谓由远离十种不善，虽定能获善妙所依，然若成一圆具德相、能修种智胜所依者，修道进程非余能比，故应成办如此所依。

为什么要思惟别业果？就是说，我们远离十种不善业，一定能得到善妙的所依，也就是殊胜的人身，但是如果想要成办一个具足圆满德相、能够修一切种智的殊胜所依的话，那在修道的进程上不是其他身能比的。所以，我们在得到人身的基础上，还要成办圆具德相的人身。由于这种人身更加可贵，具备修一切种智道的功能，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得这样的人身有什么功德，这样的人身会产生什么作用和果报，然后怎么来成办它，或者要修什么因缘。懂了这三点以后，我们就应当以此在离十不善的基础上，积极地修集很多殊胜的善业，来争取到优越的、能飞速修大乘道的人身，这就叫做思惟别业果。

此中分三：

一、异熟功德

二、异熟果报

三、异熟因缘

这里的异熟作为差别基，一要思惟它上面的功德相，也就是圆

具八种德相，每一种各是什么情形；其次就是要知道成办这个异熟能发生的果报，这里的异熟是指圆具德相的人身，这里的果报是得了这个人身之后，会产生什么作用，在那上修行，会生起什么效用或者效果；异熟因缘则是成办这种异熟果需要由哪些因和缘和合。这三者了解以后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它，会开始有意识地修学它的因缘。

初中分八：一、寿量圆满者，谓宿能引牵引长寿，如其所引，长寿久住。

优越的异熟身是指的具足八种德相的人身，也就是寿量、相貌等八方面圆满的身，下面一一来认识：

一、寿量圆满，就是指由宿世能够牵引很长寿量的引业力所引，在这一世当中得到长寿，能恒久地安住在世间，就像龙树菩萨住世六百年那样。

二、形色圆满者，谓由形色显色善故，颜容殊妙，根无阙故，众所乐见，横竖称故，形量端严。

二、异熟身的形色圆满，也就是相貌非常庄严，无论是色泽、形状都是非常妙好。这样看起来整个容颜很殊妙，诸根不缺，大家非常喜欢见到。以身体非常匀称、协调的缘故，形量很端严，就像阿底峡尊者那样。

三、族姓圆满者，谓生世间恭敬、称扬诸高贵种。

三、第三种德相是族姓圆满，所生的家族或者种姓非常高贵。也就是生在被世间人普遍恭敬、称叹、赞扬的高贵种姓当中，或者说生在豪贵之家，譬如达摩祖师。

四、自在圆满者，谓大财位，有亲友等广大朋翼，具大僚属。

优越身的第四种德相是自在圆满，就是指他的财富、朋党特别圆满，做什么都自由自在。因为他很富足，有很大的财力、地位，要做什么任运地就来，自由自在的，而且他有很多的亲友等的朋友、助伴、部下，就像松赞干布王等。

五、信言圆满者，谓诸有情信奉言教，由其身语于他无欺，堪为信委，于其一切诤讼断证，堪为量故。

五、优越身的第五个德相是信言圆满，就是说话特别有威信，堪为定量。也就是有情都信奉他的言教，因为他身体的行为和语言不欺诳他人，以他的身语对别人不作欺骗，非常可依赖、可委托，对一切的争论、推断、抉择等方面都堪为定量，也就是他所说的话大家都认为是量、是准则。

六、大势名称者，有大名称，有大美誉，谓于惠施，具足勇健精

进等德，由此因缘，为诸大众所供养处。

六、第六个德相是大势名称，就是有很大的名誉。这是说对于布施、奉献具有勇悍、精进等的德相，由于这样到处去利益众生，非常精进地作利他的事，所以大众特别地尊重他，传扬他的美名，他成为大众所供养处。

七、丈夫性者，谓成就男根。

优越身的第七个德相就是具足丈夫性，也就是成了男身。

八、大力具足者，谓由宿业力，为性少病，或全无病，于现法缘起大勇悍。

八、优越身的第八个德相是大力具足，也就是由宿世的善业力，这一生身心少病或者根本无病，非常有力量，在现法的因缘里就能发起大勇悍。

接着本论对于这八种德相作一个小结。

此复第一谓任乐趣，第二谓身，生为第三，财位僚属为四，第五谓为世间量则，第六谓彼所有名称，七谓一切功德之器，第八谓于诸所应作势力具足。

扼要地说，第一德相是能够久住在安乐趣中；第二德相是指身体方面具足相好端严；第三种是指受生在尊贵之家；第四是指在他的受用上面拥有财位和僚属；第五是指他的言语方面成为世间的量则；第六是指他的名誉方面有很大的名称美誉；第七是指根器方面是男身，成为一切功德之器；第八是指他的力量方面对于现在各种的所作都具有很大势力。总而言之，要这样理解圆具德相的、殊胜的、能速疾修种智之道的所依身的情况。

（二、异熟果报）

异熟果报分八：初者，依自他利，能于长时积集增长无量善根。

圆具德相的异熟身修道的效果有这样八方面：首先，寿量圆满，能够在很长时间里修集善法，依靠自他二利的行为积集增长无量的善根。

第二者，谓诸大众暂见欢喜，咸共归仰，凡所发言，无不听用。

以形色或者相貌圆满的缘故，大众一见到就欢喜，都共同来归依、仰投他，凡是他所说的话无不听信、采用。

第三者，谓所劝教，无违敬用。

第三，有族姓圆满的德相，因为大众都很尊重的缘故，用善法

来劝导众生，大众都会恭敬地采纳。

“无违敬用”就是心里不会违背，恭敬地受用这个教导，会去实际行持的意思。

第四者，谓以布施摄诸有情，令其成熟。

第四是具足自在的德相，由于富有财富的缘故，能够随心自在地布施，以布施来摄受有情，使众生成熟。

第五者，谓以爱语、利行、同事摄诸有情，速令成熟。

第五，如果有信言圆满的德相，那就能够以爱语、利行、同事这些摄受法摄受很多有情，让他成熟。也就是自己说话是非常有威信，大众听了就会奉行，这样宣说六度等指导性的教言，大众就会去听，然后引导他们去修持的话，他们也会进入实修。与他一起同做，大家也会非常随顺地跟着他转，这样能够摄受有情，让他们很快成熟。

第六者，谓由营助一切事业，布施恩德，为报恩故，速受劝教。

第六种德相是大势具足的圆满，就是因为有大势力、大名称，就能营造资助一切事业，在有情界广布恩德，有情受恩以后，起了报恩心的缘故，能够很快受菩萨的劝教。

第七者，谓为一切胜功德器，欲乐勤勇，堪为一切事业之器，智慧广博，堪为思择所知之器，又于大众都无所畏，又与一切有情同行、言论、受用或住屏处，皆无嫌碍；

第七就是丈夫性具足的德相，它的作用是能够作为成办一切殊胜功德的法器，在心力上有很勤勇的欲乐，堪当成办一切事业的法器。再者就是智慧很广大，心量宽阔，他会成为思维抉择万法义理的法器。再者，作为男身在大众当中无所畏惧，能够和一切有情同行，无论是言论、受用或者住在隐蔽处，都没有讥嫌、妨碍。

第八者，谓于自他利，皆无厌倦，勇猛坚固，能得慧力，速发神通。

第八就是大力具足的德相，它的作用就是由于身心非常强健有力，长时间做任何自他义利的事情都心无疲倦，非常勇猛坚固，由此能够得到智慧力，快速发起神通。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什么是引业？什么是满业？思维业的引满差别。

2、 思维什么业是顺定受业？什么业顺不定受业？

3、 什么是作业？什么是增长业？对十业道一一观察什么情况下作而非增长，什么情况下增长而非作，什么情况下作而增长，什么情况非作非增长？

4、 什么业现法受？

5、 相续中已经有的善不善业成熟的先后顺续是什么？

6、 圆具一切德相、能修一切种智的最胜所依应具有哪些异熟功德？能成办哪些异熟果报？

前面讲到了异熟八德的效用，下面我们看看获得这样的八种异熟功德，需要积集什么样的因和缘。一旦了解了，主动地去修集这些因缘，在未来就一定能得到这样圆具德相的人身。以这样的人身修大乘道就非常迅速有效力。因此为了得到胜果，现在要修胜因。

异熟因分八。

初者，谓于有情不加伤害，及正依止不害意乐。

首先要获取寿量圆满就要修不伤害业。也就是平时非常注重修慈心，对有情，下至蚊虫、蚂蚁都不加伤害，而且端正自心，常时依止不害的意乐。这样以内心仁慈，没有伤杀业的缘故，将来会感得寿命绵长。这就是在因位上要断掉杀害或伤害的意乐及行为。

又云："善放将杀生，如是利其命，遮止害众生，则当得长寿。承事诸病人，善施诸医药，不以块杖等，害众生无病。"

《赞偈》又说到：如果能把快要被杀的众生救出来，保全它的性命，能遮止杀害众生的心念和行为，就会得到长寿。再者，如果我们能承侍、照顾病人，普遍地给病人善施医药，不以石块、木杖等凶器伤害有情，那我们就会得到健康的果报。

第二者，谓能惠施灯等光明，鲜净衣物。

其次要获得圆满的相好，应当供养灯等的光明、鲜净的衣服、用具等。比如在三宝境前供养妙好的花、灯，鲜净的衣服、妙好的物质，由于它的形色非常美好，将来所感得的身相就是形量具足、匀称，具足光泽、妙好。

又云：“由依止无嗔，施庄严妙色，说无嫉妒果，当感妙同分。”

《赞偈》又说：以内心依止无嗔的意乐，将来就会感得相貌很庄严，也就是内心一片柔和，不会起嗔恚的暴劣心态，这样心很美好、很善良，将来的相貌就很美好。其次，在缘起上能够向三宝等供养很庄严的资具，无论是形状、颜色都非常悦意，将来也会得妙好的身相。或者以心无嫉妒的善心将来也会感得与此相当的妙果，也就是能得到众生的恭敬、喜爱。

第三者，谓摧伏慢心，于尊长等，勤礼拜等，于他恭敬，犹如仆使。

第三要得到族姓圆满或者种姓高贵，那就要修谦卑、恭敬的业。因果上是反着来的，如果你越是谦下、恭敬，就越能得到高贵、尊荣。具体地做法是，在任何事境当中都要摧伏傲慢，对于尊长等要精勤地修礼拜、合掌、赞叹等的恭敬行为，对于他人常常像奴仆一样地恭敬，这样将来就会得非常高贵的果。

第四者，谓于乞求衣食等物，悉皆施惠，设未来乞亦行利益，又于苦恼及功德田，乏资具所，应往供施。

第四者要成就圆满的自在就要多去奉献，而且主动地奉献，想方设法地去奉献。这样做将来衣食受用等会源源不断地来，而且是不求自来，那就叫做自在圆满。具体的修法是如果有人来祈求衣服、饮食等的物具，全部都作施舍；假使别人没有来求乞，也想方设法地对他作利益。再者，对于苦恼田和功德田缺乏资具的时候，应当主动地去作供养和布施。这样由于心乐于施舍，非常主动地奉献，将来各种财物等的顺缘就自在获得，不必操心。

第五者，谓修远离语四不善。

要想得到信言具足，也就是语言非常有威力，为大众所信受，那就应当修持很妙好的口业。也就是要修远离四种不好的语业，远离妄语、离间语、粗恶语和绮语，说诚实语、和合语、柔和语、具义语。这样常常注意修正语业，那将来自己的语言非常威肃，说什么都堪为量则，得到人们特别地信赖。

第六者，谓发宏愿，于自身中摄持当来种种功德，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声闻独觉、亲教轨范及诸尊长。

第六，要想得到大势力和名称的圆满，那就要修持各种能够感

召大势力以及美好名誉的善行，这里是指发愿和供养。发很弘大的愿，在自身中摄持当来的各种功德，比如依照普贤行愿励力、勇猛地发愿，诚心诚意地想在未来做到这样的普贤行。以此之故，将来会具有大的名称、美誉、大的势力，为大众所供养。

《普贤行愿品》里说到，持诵《行愿品》将来会得到五种果报，其中也有会受众人恭敬供养等等。再者，就是要对无上的三宝福田常常兴起供养，在世间要供养父母，在出世间要供养声闻、独觉以及亲教师、轨范师和各类尊长等，这样做了以后，就会得到大的名称和美誉。

第七者，谓乐丈夫所有功德，厌妇女身，深见过患，乐女身者，遮止欲乐，将失男根，令得脱免。

第七，要成就丈夫性圆满这一条德相，应当修持下面的因行。也就是内心非常乐欲丈夫身所具的功德，厌患妇女身，深深地见到女身的过失。对于那些乐求女身者，遮止她求女身的欲乐，若有男子将失去男根，就以方便慑伏他，使他得以脱免。

第八者，谓他不能作，自当代作，若共能办，则当伴助，惠施饮食。

第八，要成就大力具足，就应当常常发出力量来行持利他，以及施设饮食。也就是说当别人没有能力做的时候，自己要代他做，

如果是共同能成办的事情就给他当助伴，以及供养一些油盐米等的饮食。因为饮食会使人的身心具有力量，以这个缘起，将来自己会感得很大的力量。

经常能够使出自己的力量来助别人一臂之力，或者与别人谐手完成，那是增长力量的因，是发展力量的因，所以将来会得到大力具足。

如是八因，若具三缘，能感最胜诸异熟果。

修持这八种异熟因时如果还能具足三种缘，就会感得最殊胜的异熟果。

所谓的三缘就是指心清净、加行清净和田清净。其实就是心和加行两者，具有这两者，使得任何的境缘都成了殊胜的良田，因此我们要关注的是心清净和加行清净两种缘。

于其三缘，心清净中，待自有二，谓修彼因所有众善，将用回向无上菩提不希异熟；由纯厚意修行诸因，势力猛利。待他有二，谓见同法者上中下座，远离嫉妒、比较、轻毁；勤修随喜。设若不能如此而行，亦应日日多次观择所应行事。

心清净，有对待自身和对待他人两个方面，也就是对待自己应当如何做到心清净，以及对待他人又如何做到心清净。这两者都把握好了，那在行善的时候会一直维持在非常好的清净状态。

对于自身而言，要做到两点：一是欲乐上的清净，其次就是心意上的清净。意乐上的清净就是修以上不杀生等的各种善根，都用来回向无上菩提，而不希求现前的回报和将来的人天等的异熟果，唯一地用于实现无上菩提，这就是意乐清净。也就是自身上没有对世间的希求心，这样心就很清净。他不望报、不望异熟，就是无私地行持，唯一求的是无上菩提，回归法界。

其次是心意上的清净，在做的时候，心意非常纯净、非常厚重的修习各种的善业，使得势力非常猛利。也就是当他在行善的时候，一心沉浸在里面，用的是最厚的心、最殷重的心、最纯粹的心，那就使得这个善非常大，感的异熟果也非常强。以上是自身方面要做到的两点。

在行善的时候，又有与同法者相处的问题。所谓的不清净就是我们同样在行持某件法事的时候，由于产生了比较、竞争等的心，使得心相续被染污了。也就是对于上等者生嫉妒心、对于平辈者会生比较、竞争心、对于下等者会生轻毁心，所以在面对同法者的时候要修远离嫉妒、比较和轻毁，这使得内心保持在清净状态中。

总而言之，自己单个独修的时候就是不求异熟，而且修的时候一门心思，用最深厚的心，在大众共同修持的时候就要避免刚才的三种心态。从正面来说，就要勤修随喜，无论是上、中、下哪一种同法者，都要修持随喜功德。这样会使内心住在欢喜清净的状态，由它滋润相续，能够感得殊胜的异熟果，同时又不会破坏自己的善根。假使这些没办法全部做到，也应当每天多次地观察：我应该做到哪些，我能做到哪些。能做的就尽量去做，自己做不到的，就要

精勤的积资净障，发愿将来尽快能做。像这样一直维持在一个清净的心态里。

加行清净中，观待自者，谓于长时无间殷重；观待他者，谓未受行赞美令受，已受行者赞美令喜，恒无间作、不弃舍作。

所谓加行就是加功用行，在修善上面特别地勤苦用功。如果人们对世间技艺很有希求，他都会从早到晚的勤学苦练，而我们现在修练的功夫是善行，它是需要加功用行的，也就是要一次一次地做功夫才能练成的，这就叫加行。

对自身来说，做这些善都要长时、无间、殷重。长时就是有恒心，长时无间就是这个修行能一直做，坚持不间断的做。就像练拳的人每天早晨都要去练习，风雨无阻，二三十年、一辈子都不间断，这叫长时无间。由于长时加上无间，这个善就有了持续发展的力量，它会使得业行的力量越来越强。殷重是讲他做的深厚度，就是特别认真的意思，每一次都是认认真真的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这叫殷重。不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不就表面应付，点到为止，不肯花费全部的心力。譬如我要照顾一个病人、要供养佛，或者修恭敬心、发普贤大愿等等，这每一项善行的确都是全力以赴，用百分之百的心力来做，这就是殷重。

对待他人方面，就是应当把众生都安置在这样恒常、无间、励力行善的行为当中。如果他人没有受行这项善法，那就尽量赞扬这个善法的功德，使他开始受持。如果已经受持了这样的善法，还是

要赞美，使他增上欢喜，能够恒时不间断地去做，锲而不舍地做，以此就修好了加行清净。

也就是自身上加行达到了清净，不是间断、短促、轻浮、敷衍，行为就非常清净。对待他人也不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而是尽自己的力量以身做责，把他安置在善的加行里，推动他、扶持他、坚固他，像这样就是加行清净。

田清净者，谓由彼二意乐加行，能与众多微妙果故，等同妙田。此等是如《菩萨地》说，以释补满而为宣说。

做到了心清净和加行清净，无论碰到什么境缘都成了田清净，都可以给予你很多微妙的果。也就是这样一个行善的智者见解上他对因果律有胜解，在修行上他是真正地按照异熟八因来行持，在缘上做到了心清净、加行清净。对于这种人来说，到处都是修行的道场，随便碰到什么事都能出生很多很好的果，所以处处都成了田清净。以上是按照《菩萨地》所说以解释补充圆满而宣说的。

第三，思已进止道理中分二：

一、总示

二、特以四力净修道理

在思维总业果和别业果以后就要了解如何进止的道理，也就是在思惟后转入实修。思惟是要了解总业果和别业果的各分道理、业

和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由善生乐、如何由不善感果，方方面面都了解以后，就开始放在自心上作实修。

“进止”二字的意思是说，在积极的方面要进取，在消极的方面要遮止。也就是在白业果上要修“进”字，在黑业果上要修“止”字，这又包括总的指示和特别以四力净修的道理。

首先总的指示有八大内容：一是昼夜都要恒时观修业果的道理；二是观修业果唯一必须要按照佛语来获得决定；三是要知道从空性显现业果的道理；四是说不思惟业果、只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了解没有利益；五是指要返观自心认识过失；第六要在思惟以后遮止恶行；第七就是要知道什么该止，什么该做；第八是引用古德的教授说明修习业果的合理性。

总的这八段内容是在业果实修上的指示。

今初（总示）

如《入行论》云：“苦从不善生，如何定脱此？我昼夜恒时，理应思惟此。”

这是寂天菩萨按照《涅槃经》、《正法念住经》等经论的内容摄集成指导实修的一个偈颂。就是要一直放在自心上昼夜不懈地观察：苦既然是从不善出生的，那么我怎么能脱离这个苦呢？那当然是要脱离苦因，所以我应当昼夜恒时思惟，怎么才能够从恶业中解脱，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就像吃了毒药，毒素在身体里蔓延，我一定会受很大的痛苦，所以我必须要解决这个切身的问题。同样，我

心中如果有恶业，那决定会出现恶趣的大苦，所以我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心中断除恶业，昼夜恒时都要思维，我怎么能从恶业中解脱。

智者了达了因果以后，他很明白要想不受苦果就必须遮止苦因，所以他会在因上下手。因上如果去掉了苦因，绝不会有苦果，如果不在因上去纠正、断除，那未来极大的苦患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总的指示。

又云："能仁说胜解，一切善品本，又此之根本，恒修异熟果。"

接着寂天菩萨又讲到，怎么能真正在自心上出离恶业、趣入善法呢？必须要有胜解。因为能仁说一切善法的根本，就是对善法的胜解。如果对善法生起了胜解，就有心力去断恶修善，发起一切善品。如果没有胜解，由于观念的力量没达到，自心就不会去励力地行持。所以胜解它是万法的根本，一切善的根本，也就是在修善上对于善起了胜解，他就有了信心，有了欲，然后会发起精进心。如果没有胜解就没有欲，也就不可能精进地去做，所以发起善法的根本是胜解。

要得到胜解就要恒时观修善恶业的异熟果，要修业果，不断地思惟业果，修习对业果的信解。这个信解加深到量就有了胜解，有了胜解这个心已经不会再被其它违品所转，他就一心地趣入正道的修轨里了。

谓既了知黑白业果，非惟了知即便止住，应数修习，以此是为极

不现事，极难获得决定解故。

通过前面的学习基本已经了解了黑白业果，但不是了解就停住，而是应当数数地修习。光是了解是不够的，因为业果是极不现事，极难获得定解的缘故。

“极不现事”是说业果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它属于极隐密的事，不是现在你的眼耳鼻舌身五识的境前，也不是现在你的意识的境前。这个贯穿一切的业果律只有佛眼才能看到，它是极其隐密的，比空性更隐密。不要以为学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已经通达了因果，这是极其困难的事，这就是宗大师强调要数数地修习的原因，否则确实是不生实效的。所以我们要在目前了知的 基础上，再加上几十倍、上百倍的量，这样才会有效果。否则它怎么会在心中起胜解呢？怎么会一直摄持着心在身口意的一切言行上依照正法来行呢？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那怎么持戒？怎么在一切时处纠治颠倒心？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凡夫完全处在业果愚的状态，任性而为，行为的取舍都是跟随自己好恶，一贯如此，所以要意识到业果取舍在实际行持时十分艰难，必须要刻苦，否则难得实效。

总的来说，这是最切身的事，一切求解脱者要对业果生起胜解，毕竟自己是希求安乐不想痛苦。而要离苦得乐，它的根本因素就是对于业果生胜解。只有已经胜解一切乐从善生、一切苦从不善生，在自心上才能励力地断恶修善，否则就没有办法发起白净的道。但是你要想引起对业果的胜解，必须对它数数思惟。不可能坐在这里

就出现这个胜解，它是极隐密的事，不经过数数思惟也是不可能得到的。比如农夫种田要数数地观察，商主入海也要对得失一再的衡量。同样，业果是决定一切利害的关键，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业果，你要想得到利益就必须去行善，要想避免损害必须断恶。也因此，业果的取舍应该贯穿在一切身口意的行为上，任何时、任何处都要以业果的正见来摄持，这样才走上了缘起的正道，也因此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

那么你要修业果，由于它是极不现事，必须按照佛所说的来得到决定。佛是一切智人，他亲自见到了一切业因果报。如果你对佛语不起深忍信，那就毕竟无法对于业果律发起胜解，所以学业果的关键，就是依止佛所宣说的因果经典。

此复如《三摩地王经》云："设月星处皆堕落，具山聚落地坏散，虚空界可变余相，然尊不说非谛语。"于如来语，应修深忍，若未于此获得真实决定信解，任于何法悉不能得胜者所爱决定信解。

这又像《三摩地王经》所说：天上的星星、月亮会坠落，具有山峦、聚落的地面会崩裂，虚空界可以变成其它的相，而世尊绝对不说非真实之语（意思是佛绝对不会说虚诳的话）。

佛经中一再说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这就说明世尊所说的都是谛实语，对于佛语应当修习深忍信。如果对佛所说的业果没有得到真实决定的信解，那无论你修什么法，都不可能得到佛所喜爱的决定解。

以上说到的修业果的方法，就是对佛语修深忍信。这里的理趣要这样理解：业果必须要依靠佛语引生信解、护持信解，因为业果是极隐密的事。就好像病人对于饮食、行动、医药等方面的取舍要完全依照医王的嘱咐，因为病理、病况是很隐密的事，病人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而医王是彻底了解的，所以要一心对于医王的叮嘱生深忍信，这个就是要依止佛语的道理。

再从反面来看，如果你对于佛所说的业果没有得到决定的信解，那么无论你修什么法，也都得不到真实的信解。因为一切都是在缘起上建立的，如果业果上得不到信解，那佛法里面更深、更广、更细的法类、修道的指示，你都没有办法趣入。所以，业果是一切白法的根本，也是一切内佛弟子必须具有的信解。

接着就要知道，从空性中显现业果的道理。

如有一类，说于空性已获决定，然于业果无决定信，不慎重者，是乃颠倒了解空性。解空性者，谓即见为缘起之义，是于业果发生定解为助伴故。

有一类人说自己对空性已经得了决定，但是对业果却没有决定的信心，做什么都不慎重，这就是颠倒理解空性的错乱之相。这就是一个极坏现相。没学空性以前，他还比较谨慎，学了以后反而更加放荡，这就说明他已经学出偏差了。假使真正了达了空性，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你就会知道以诸法无自性故，依各自的因缘能现起各种果，这就是缘起。如果因缘有自性，它无法生果，正是由于

它无自性故，毫厘不爽地会出现果报。因此真正解了空性、见到缘起义的人，修空会让你更加深信业果。如果修空不信因果，那就是大颠倒的相。

即彼经云：“一切诸法如水月，等于幻泡阳焰电，虽诸死已往他世，有情意生不可得。然作诸业终不失，如其黑白成熟果，如此理趣门贤妙，微细难见佛行境。”

《三摩地王经》里说：一切诸法都是像水月、幻事、水泡、阳焰、电影一般现而无自性（也就是无我的意思）。譬如水月看似有，寻找的时候不可得，所以叫做现而无有。其它的幻事也是，念咒加持木块就出现了大象、骏马等，但寻找的时候什么没有，所以这也是无我的、空的。其它的阳焰、水泡、电影也是这样，你去寻找什么也得不到，这就说明诸法无我。

虽然死了以后趣往他世，但去寻找有情的实体是得不到的，然而他先前所造的业终究不失亡，就按照黑白业怎么造作的来成熟相应的果报。这就是以空故名言上因缘和合历历不爽地会现前果报，连一丝毫的错乱也没有，造什么样的业，就出什么样的果，这个就叫做性空缘起。由于遍解一切法都是无我，也就遍解了一切法因缘聚合都有无欺的缘起。

这样空性与缘起互助不二的道理非常贤妙，不落断常两边，它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总而言之，一切世俗万法都是无自性的缘故，因缘缘起毫厘不爽。像这样只有佛能够周遍照见一切万法的缘

起，因为佛远离了一切障碍。所以说性空缘起是很微细难见的，唯一是佛智慧现量的行境。

是故应于缘起二业及诸因果发生定解，一切昼夜观察三门，断截恶趣。若不先善因果差别，纵少知法，然将三门放逸转者，惟是开启诸恶趣门。

所以先要对缘起黑白两业以及各种因果的规则发生定解，而且这个定解加深到具有力量的时候，就能摄持心在一切处按照所定解的义来实行，由此就在一切昼夜都观察三门。也就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识在，就会有业果，业果就是在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里出来的，所以要昼夜地在三门上观察。为断恶趣故要断恶趣因，也就是要断掉身口意的恶业。如果首先对因果的差别没有很好地了解，纵然稍微知道一点法，尤其是听了一点高法以后，就更容易发生问题。虽然你有一点知识上的了解，但是自己的三门却没有遵循取舍之道来做，日常在境缘里三门不断地放逸而转。凡夫的劣性很大，一遇到境界的时候，多数都是起恶趣的因，因此说唯一开启诸恶趣门。

我们平常就能看到，就是从这身口意的三个门不断地出各种恶业，如果不明业果，不知道这就是恶趣的因，还颠倒妄为，自以为是，再加上由于现在这个时代的原因，熏了各种断灭见、个人主义、享乐论、无过患论、随心所欲论，心就自然随着贪嗔痴的邪见转。实际上我们一整套行为逻辑都是由观念指使的，这个观念的根本就是业果愚，再加上很大的我执，再受到现代邪见的污染，就以为这

上面有乐、有意义。然后这样去求取，或者认为完全可以根据我的喜好来做，这个过程里有非常多的邪见。所以首先要了解因果差别，破掉业果愚，生了定解以后，才能发现自己观念上的错误。譬如说，以前以为我身体做什么、口里说什么、心里想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要听从内心欲望的声音，没有人教给我们业果取舍的道理。当业果的正见没有深植在心里的时候，唯一是随着习性而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多数是在开启恶趣的大门。

《海问经》云："龙王，诸菩萨由一种法，能断生诸险恶恶趣，颠倒堕落。一法云何？谓于诸善法观察思择，作如是念'我今若何度诸昼夜'。"

所以，世尊在《海龙王请问经》里面对龙王告诫说：菩萨有一个法，能够断掉生各种险恶恶趣，而不至于颠倒堕落。要知道恶趣就是从我们的心里发生的，要断掉恶趣就要在心上断恶，能够严密地取舍因果，励力地防范，乃至于身口意三门，下至于细微的等起都能止恶，这样就真正地断掉了恶趣。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外在的断恶趣之处。所谓的颠倒堕落，最初的情形就是我们的业果愚，它是胡乱而为，就像开车一样，本来明明告诉你一定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做，但是由于自己的任性，不服从规则，以一种很颠倒的习气，硬要违背正道来干，这样就导致颠倒堕落。

现在只有一个法能够让你从恶趣里面出来，什么法呢？就是对于善法观察思择。心里一直想：我要怎么来度过昼夜？一直要考虑，

我这一天要怎么度过，行为应该怎么做？这样就是开始有了业果的思惟。这个思惟是结合在自心上，就是如何进止的思惟，我该怎么进止？什么样的行为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怎么来掌控自己的心，怎么好好地度过这一昼一夜？意思是从早上一睁开眼睛，一直到晚上闭上眼睛，整个白天和黑夜里都要想，我这一念一行应该怎么做？只有在每一念上截断恶业，下至于等起都要遮掉，不让这个心的车子往恶趣上走，才能截断恶趣的果报。不但醒觉位是这样，甚至延伸到梦里面，也就是在任何境界当中都不能造恶业。只有自己的心已经发起了这样励力断恶的欲，之后严密地在自己的身心上去观察、去抉择、去决定，我们才能养成取舍业果的性格，之后你才堪能持戒，才能成为真正的行法者。没有达到这个量之前，纵然你少许了知一点法，但是实际上你的内核不是业果正见的系统，没有把持力，所以就会发现自己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其实身口意三门不断地缘着境界放逸而转，从这里面出生各种的贪嗔邪见，以及以它支配的各种行为，像这些都是颠倒的，往恶趣里走的。

所以，内心业流的泛滥多么可怕！它有各种支分的相，比如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断灭主义、任性主义或者叛逆主义，这都是基于一种业果愚的邪见。而这种习气力量是无始以来在无数劫里熏成的习性，所以真正要扭转过来谈何容易！必须努力地在业果上数数思惟。首先要取得胜解，要让观念越来越深，越来越强，最终替代掉心里的业果愚，这时才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在这个方面必须要励力精进。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思维八种异熟功德的殊胜效用，再观察以什么因缘才能得到这些功德呢？修持这八种异熟因时，能感得最殊胜异熟果的三种缘是什么？请一一思维这些因缘具体的行相，并且在实际行持的时候主动修集这些因缘。

2、 思维我们为什么要昼夜恒时观修业果？

3、 思维观修业果唯一、必须 要按照佛语来获得决定的道理。

4、 “从空性显现业果”是什么意思？结合教理思维其中的道理。

若能如是观相续者，诸先觉云：此因果时，校对正法，全不符顺，于此乃是我等错误，全无解脱。校对业果，是观顺否。若以法校自相续时，全无符顺，而能至心了知如是，是为智者。《集法句》云："若愚自知愚，是名为智者。"若校法时，与法乖反，犹如负尸，自妄希为法者、智者、净者极顶，是为下愚。《集法句》云："若愚思为智，说彼为愚痴。"故其极下，亦莫思为于法已解。

如果我们能够像这样非常细致地观察业果，诸先觉说：这个因果在校对正法的时候发现根本就不符顺，这是我们的错误，根本没有解脱。校对业果是观察我的心行和正道相符还是不相符，是我自己的一套东西在起作用，听从自己的颠倒心在做，还是符合因果的正道来做？最低的就是要看能不能符合人天的正道，身口意的任何造作都要看一看跟正道相合吗？比如我说话是跟语的善业相合吗？是断了语恶吗？我是在造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业，还是在说真实语、柔顺语、和合语、具义语呢？我一天当中有很多的语业，那么我的语业和业果相合吗？该做的是不是励力的做了？该断的是不是努力在断？这么一观察，发现根本什么都没做，完全不符合法道。或者我的心里已经明白了贪欲、嗔恚、邪见的各种圆满、不圆满等细分的相，那我是按照这样在断这些吗？是不是照旧对他人的财产、名誉、地位等等起贪婪心，或者起报复心，乃至于心中生起各种的邪见呢？就像这样，要对着业果的学处去观察，我是已经是在相应法道还是在违背法道？真正能这样检查就会发现，浑身是过失，一无是处。各种观念、心态、行为、做法，不用业果的明

镜去照的时候，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什么都懂，或者自认为这都无关紧要，我还是按我这一套来。这都是由于过去的习性特别强，所以处处都顺从于自己的习性，而不愿意遵循法道。用法去对照自相续，发现根本就不符合，这样有了至心的了解，就叫智者的开端。

什么叫智者呢？就是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人。所以《集法句经》上说：愚人自己知道愚，这就叫智者。如果是对照法的时候，身口意三门的行为跟法道完全相反，就好像藏人背尸体那样，脸和脸是背向的，这样法是往东边，你的心是往西边，完全是逆着法道而行，还妄想自己能做一个修法者、具慧者、清净者的顶严，那的确是下等愚夫。《集法句经》上说：一个愚人他认为自己是智者这是很愚痴的，愚不可及。所以，最下你也不要认为自己对法已经了解了。

又博朵瓦则引此《本生论》文观察相续，如云："虚空与地中隔远，大海彼此岸亦远，东西二山中尤远，凡与正法远于彼。"此说我等凡庸与法二者中间如彼诸喻，极相隔远。此颂是月菩萨从持善说婆罗门前，供千两金，所受之法。朵垅巴亦云："若有观慧而正观察，如于险坡放掷线团，与法渐远。"

再者，博朵瓦则引用《本生论》的经文观察自相续，就像说：虚空和大地之间相隔遥远，大海的东岸和西岸也是相隔遥远，东山和西山中间也是距离遥远，而凡庸和正法之间的距离比这还要远。这是说我们这些凡庸之人与法之间的距离就像譬喻所说的一样相差极远。这一颂是月菩萨供养了千两黄金才从持善说婆罗门面前得

到的。朵垅巴也说：如果有观察慧正确地观察，会发现，就像放在险坡上的毛线圈越滚越远一样，越观察越发现自己的相续跟法的距离很遥远。

我们粗心大意的时候，看不出自己有多少违法的地方，只有以法作为正量向内观察的时候，才能发现这里也违背正法，那里也是颠倒而行。再往细了观察的时候就发现，昼夜六时无数的心念、行为都是违背正法的。比如断除对现世的贪著，这是入道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心中有无数对现世的名利、五欲、地位、权势等的贪执，所作所为全都是恶业，甚至不如一个外道。外道修行人还能苦行修道，得到梵天等的果报，但是自己却是一个五欲贪著炽盛之人，这又怎么谈得上修道呢?

再检查自己距离出离心有多远，离解脱道的意乐和行为有多远，你会发现自己的意乐与这些完全是相违的。本来说轮回是苦，但是自己就是觉得有乐，本来说你要像对待罗刹洲、对待火坑一样赶紧出离，自己却迫不及待地跳进来。就像这样，法是要我们往正面走，而自己拼命地往邪的方向走，法上是要求你战战兢兢一念一行取舍因果，而自己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有了一个想法，想当然的马上就要实行，这就是一种业果愚蒙的表现。心里没有一个正见来作指引，看不清楚这是妄心。观察的时候才发现，无始以来建立的这个颠倒系统实在是太坚固了！里面一点正法的气氛也没有，这上面相应正法的东西根本无处立足。原本自以为是个大成就者，隔两步就能成佛了，现在从上一路观察下来，观察到最基本的层面，不但是最基础的法，连基础法的支分都没有。所

以要有大惭愧心，这个法道要整个渗透到你身心的一切处，要让它从最开始就垫定坚实的基础才行。

一个真正的行法者是一心顺着法道的，意乐和行为一步一步都跟随正法而转，但是我们现在却用口头高调来粉饰自己，冒充修法的极顶者、智慧的极顶者、持净戒的极顶者，这相当可笑。就像前面宗喀巴大师所说的，愚还不自知愚，有一种特别大的高慢，非常颠狂，这叫愚中下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对法已经非常了解，真正去检查的时候发现，那的确就像天空和大地之间的距离一样，非常遥远，看不到边的，哪里能量得出有多远？但是我们的心跟法的距离比这还要远。又像大海的东西两岸一样，你从东岸看不到西岸的，你说距离有多远？像我们现在观察自己的心，看不到任何法的样子。

从最初的暇满上来看，你有几念心想得到今天的人身很难得，我一定要好好修法？你能想到的是今天还有很多享受，我要好好地享受一下，或者想该怎么按照自己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感觉、欲望来做。又有几个念头能想到人身难得，或者想到人身义大我要珍惜？很难啊！再看，业果的学处周遍于我们身口意的任何作为，但是我们下至连一个口业都防范不住，连一点行为都把持不住，完全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因为从来都没有习惯用业果正见来把持自己的心行、谨慎地取舍、按照法道来做。自己就像一个旁生从圈栏里起来一样，没有任何想法，直接就干，那当然这是非常颠倒。如果这股恶业势力止不住，它就不断地以业果愚蒙蔽自心肆意妄为，这样是免不了恶趣的苦的。

所以在十二缘起流转链上，要遮掉下层恶趣的流转缘起，必须要破掉业果愚。业果愚破掉了，起了因果正见，这个正见有了力量就明行道了，就入了最粗浅的、最下层的明行道。以明来把持身心，之后发起的各种人天以上的善行，都是善的行，之后才熏善种得善果报，否则善趣怎么出现？

如是思已，遮止恶行之理者。如《谛者品》云："大王汝莫为杀生，一切众生极爱命，由是欲护长寿命，意中永莫思杀生。"谓十不善及如前说诸余罪恶，发起意乐亦莫现行，应修应习、应多修习静息之心。若未如是遮止恶行，虽非所欲，然须受苦，任赴何处，不能脱故。

像这样思惟以后，正式遮止恶行的轨理，按照《谛者品》所说，先以杀生为例，这里是说：大王！你千万不要杀生，一切众生都极爱护自己的生命，因此你应当发起欲乐，护持众生的性命，心里永远不要去想杀生的事。这就是说十不善业以及前面说到的各种罪恶，乃至微细到发起的意乐也不要让它现行。就是要严密地控制一切恶行，连最初的等起都要防住。

前面要你认识十业道，就是要了解这个心是怎么生起意乐，然后这个等起一出来的时候，它往什么跑道上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心的动向是什么。你要研究业相，看清它是怎么起的，一起来你能够立即辨别这是往恶趣走的，截断它，你才能断掉恶趣。如果连业都不认识，果也不清楚，它一起来的时候你就随着它走了，

这就叫做随着业果愚不断地往恶趣上奔驰。

所以，我们已经思惟了整个业果的道理以后，就要开始禁止恶行，也就是时时观照自己的心，下至等起以上都要防住，不让它起十种恶业。这就叫防身如玉、防口如瓶、防心如城。护住自己的身就是要洁身自好，身体的行为要护住，就像一块玉，不能让它被玷污一样。同时防自己的口就是防口如瓶，不要从这里流出各种恶的语言；防心如城，就是防止盗贼侵入。就像这样，要多去修习进止的道理。

“应修应习、应多修习静息之心”，这是再三地劝导你要修、要串习、要多多地串习静息身口意恶行的心。“静息”就是把它止息掉。如果没有这样非常励力、严密地遮止恶行，那虽然你不想要苦，但是也需要受苦，无论到哪里都脱不出苦，因为你的苦因断不了。它的最初是业行上要断，更细的是在我执烦恼上断，那个是更困难的。所以首先要在粗分上严密地管住心，不断地修静息恶的心，这也需要千万次地修习才能坚固成性。

是故现前似少安乐，然果熟时，虽非所欲，泪流覆面而须忍受，如是之业是非应作。若受果时，能感受用无罪喜乐，如是之业是所应行。

在我们考虑的时候就应当想：现前似乎有一点安乐，但是果报成熟的时候，虽然不想要，也需要泪流满面地忍受的，这样的业就不应该做。如果在受果的时候，能够受用到无罪的喜乐，这样的业

就应当去做。这就是给出了行为的原则。

我们也要想，现在享受一点点乐，像吃刀刃上的蜜一样，到了后面有割舌的大患，那我不能做。譬如现世的五欲、性爱，包括影视、网上的各种杂染业等等，暂时能满足自己欲望，得到一点快感，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恶趣的种子。将来爆发果报的时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那时即使不想要也必须泪流满面的承受，这样的业千万不能做。要想到，虽然眼前暂时吃一点苦，但是将来会出现无罪的清净喜乐，这样的业我一定要去做。这一切都要按照佛法的学处去衡量自心，发出决定，之后依这个决定的心去行持，这样就是真正顺着业果的道在走了，成了真正有理性的人。

过去完全是跟随自己习性转，根本不是一个具有业果个性的人，因此下士的行者也称不上。看起来好像在学高高大大的法，实际上里面是一个非法行者，它最坚固的内核就是业果愚，就是任性、自以为是。

《集法句》云："若汝怖畏苦，汝不爱乐苦，于现或不现，莫作诸恶业。设已作恶业，或当作亦然，汝虽急起逃，然不能脱苦。任其居何处，无业不能至，非空非海内，亦非入山中。"

《集法句》里面说到：如果你害怕苦，你不喜欢苦，那无论是在公开处或者是隐藏处，都不要做恶业。假使你已经做了恶业，或者将来要做恶业，那么业报就会抓住你，你逃不出去的。虽然是非常快地起身奔逃，但是也脱不了苦。无论你住在哪里，没有业不能

到达的地方，不是飞到空中能躲的，不是潜在海里能躲的，也不是在深山中能躲的。因为是自己心造的业，感报的时候也是在心上起的，无论到哪里，你不可能脱开自己的心相续，所以业果成熟的时候，苦当下就会降临在自身上。

有的人持外境实有的观点，以为逃到哪里都可以。但事实是，业感一成熟的时候，当下地狱就能现前。你不要以为现在是坐在人间的地面上，这不是地狱。目前你作为人的习性成熟时这是人间的地面，当地狱业一成熟的时候，这立即就现为地狱。

又云："诸少慧愚稚，于自如怨敌，现行诸恶业，能感辛楚果。作何能逼恼，泪覆面泣哭，别别受异熟，莫作此业善。作何无逼恼，欢喜意欣悦，别别受异熟，作此业善哉。自欲安乐故，掉举作恶业，此恶业异熟，当哭泣领受。"

《集法句经》又说：那些没有智慧、很幼稚的愚人，对于自己就像怨敌一样的毁坏，他现行各种的恶业，能够感辛酸苦楚的果。做什么能够逼恼你的心，使得你泪流满面嚎哭着去接受各种不同类的异熟，你千万不要作它的因，这是不好的。做什么没有身心的逼恼，你内心非常地快乐、安详、欣悦，能够受各种不同种类的安乐的异熟果，做这个业是好的。你自己是想求安乐的缘故，然而却心识妄动作各种恶业，这个恶业的异熟是要哭着去领受的。

又云："恶业虽现前，非定如刀割，然众生恶业，于他世现起。

由其诸恶业，各受辛异熟，是故诸众生，于他世了知。如从铁起锈，锈起食其铁，如是未观作，自业感恶趣。”

又说到：恶业虽然在现前造作的时位，不一定像刀割一样的剧痛，但是要知道，众生造了恶业，它熏下的种子会在未来世现起巨大的苦果。当业力成熟的时候，就是由过去做的各种恶业力要受各种非常辛酸难受的果报，所以这些众生在未来世感果的时候会知道它的情形。

就好比你吃一个带毒的食物，目前还没有什么大的状况，但是毒素积聚多了、蔓延多了，将来生病的时候会看到你的状况。又好比现在有的人得意洋洋的贪污、受贿、吸毒、嫖娼等等，暂时看不出他有什么苦，但是到他最终受刑的时候，看到他那时的那个模样才知道是非常沉痛的大苦。同样，我们这样毫无取舍地肆意妄为，做这个做那个，以为没果报，但是将来在地狱的火海里受报的时候，或者在饿鬼界被饥饿、干渴逼恼的时候，那样的绝望，那时就会知道业的状况了。

这就像从铁生了锈，锈逐渐逐渐地腐蚀，最终这个锈就把铁都吃掉了，整个铁器都坏掉了。同样，从我们心里开始起一点锈，也就是造下了恶业，但是没有净除，它会逐渐地蔓延，最后把你整个的身心都腐蚀掉，让你陷在恶趣不可思议的痛苦当中，心识连安稳地住一秒钟的机会也没有，这有多么可怕！也就是这个业力在内心当中不断地发展，逐渐地侵蚀你的相续，当它蔓延到一定量的时候，你已经整个沉陷下去了。

就像这样，一切众生都是没有观察自身作这样的业、感生恶趣的情形，因为对整个业果的动向一点都不清楚，自己心上这样的业它将走向哪里根本不清楚，也因此他是肆意妄为，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敢做，这实在是一切愚蒙当中最大的愚蒙，一切悲剧当中最大的悲剧！

康垅巴谓朴穷瓦云："善知识说惟有业果是极紧要，现今讲说、听闻、修习皆非贵重，我念惟此极难修持。"朴穷瓦亦云："实尔。"

噶当古德有这样的语录。有一次康垅巴对朴穷瓦说："善知识说到了只有业果是极其紧要的，但是现在无论是讲说、听闻和修习都不看重它，我是想唯独这个业果是极难修持的。"朴穷瓦也说："真的是这样。"他们二人是有同感的。

意思是业果极其紧要，但是却被人们极度地忽视，以为这个因果法门只是下士道、人天道，看不起它，认为修空性非常地殊胜。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凡夫现前来说，业果是极其重要的。比如你开着车行驶在人流密集、车流如织的街道上，这时对你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交通规则，遵守规则来行，而不是在空性里开车，你也做不到。就像这样，对我们现前来说，业果是极其重要的。

又敦巴云："觉沃瓦心莫宽大，此缘起微细。"朴穷瓦云："我至老时，依附贤愚。"霞惹瓦云："随有何过，佛不报怨，是方所恶、宅舍所感，皆说是由作如此业，于此中生。"

又像敦巴仁波切说："觉沃瓦，你的心不要宽大，缘起是很微细的。"你不要原谅自己、放任自己，总以为这是没关系的，这是不要紧的，此缘起极为微细，哪一点做错了就是往恶趣走，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上面不能大意，不能纵容自己。

朴穷瓦说："我到老的时候，依附《贤愚经》。"也就是他到阅历很深的时候就知道业果是极其紧要的，他老的时候就按照《贤愚经》来取舍业果，在自己身心上一点一滴地遵行法道来做。

霞惹瓦说："无论有什么过失，佛不会说这是外在的怨敌造成的，是方所的恶或者舍宅所感，都说是因为你过去造了这样的业，才在这里生。"总而言之，世上的一切事都是业力所感，无论什么苦都是造恶来的，无论什么乐都是行善来的。去观望未来世的状况，我们现在造恶，将来绝对是堕恶趣，我们行善才可能往善趣上走，没有丝毫侥幸，所以一切都是由业决定的。而世俗中的一切行为法则，都是顺着业果律在自己心上如理地取舍，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踏上了离苦得乐的正道。只有这个业果的正见已经在相续中坚固建立了，我们才脱离了恶趣。

（二、特以四力净修道理）

第二，特以四力净修道理者。如是励力，虽欲令其恶行不染，然由放逸、烦恼盛等增上力故，设有所犯，亦定不可不思放置，须励力修大悲大师所说还出方便。此复堕罪还出之理，应如三种律仪别说。

第二、特别以四力净修的道理，也就是像上面这样努力地行持，虽然想让恶行不染相续，但是由放逸以及烦恼增盛等的作用力，有时候假使有所触犯，也决定不可以不思惟而放置，需要努力修大悲大师所说的还出方便。意思是说，假如有触犯戒律等而造罪，不能放在一边不管，应当修使罪染还出的方便。

堕罪还出的道理，应当分别按照三乘的律仪中别别讲说那样来进行。

诸恶还出者，应由四力。《开示四法经》云："慈氏，若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则能映覆诸恶已作增长。何等为四？谓能破坏现行、对治现行、遮止罪恶及依止力。"作已增长业者是顺定受，若能映此，况不定业。

诸罪恶还出应当凭借四种力。《开示四法经》里说："慈氏！如果菩萨摩诃萨成就了四种法，就能映蔽、胜伏作已增长的诸恶业。哪四种法呢？就是能破现行力、对治现行力、遮止罪恶力和依止力这样四种法。"

这里说的作已增长业是指顺定受业，如果以四力能映蔽或者胜伏顺定受恶业的话，不定受业就不必说了。

以下解释四种力。

此中初力者，谓于往昔无始所作诸不善业，多起追悔。欲生此者，须多修习感异熟等三果道理。修持之时，应由《胜金光明忏》及《三

十五佛忏》二种悔除。

其中第一种力破坏现行力，是指对于往昔无始以来所作的各种不善业多次起追悔心。要生起这一力，必须多修习黑业感得异熟、等流、增上等三种果的道理。而修持时，应当按照《胜金光明忏》和《三十五佛忏》这两种来悔除。

第二力中分六。

这是指对治现行力有依止甚深经典等的六种修法。

依止甚深经者，谓受持读诵般若波罗蜜多等契经文句。胜解空性者，谓趣入无我光明法性，深极忍可本来清净。

依止甚深经是指受持、读诵般若经等的契经文句。

胜解空性是指自心趣入无我光明法性，极为甚深地忍可本来清净。

依念诵者，谓如仪轨念诵百字咒等诸殊胜陀罗尼。

依句念诵就是指按照仪轨念诵百字明等的殊胜陀罗尼。

《妙臂请问经》云：“如春林火猛焰炽，无励遍烧诸草木，戒风

吹燃念诵火，大精进焰烧诸恶。犹如日光炙雪山，不耐赫炽而消溶，若以戒日念诵光，炙照恶雪亦当尽。如黑暗中燃灯光，能遣黑暗罄无余，千生增长诸恶暗，以念诵灯能速除。”

就像《妙臂请问经》所说：就像春天森林里大火炽燃，不必励力就能够遍烧草木，以戒风吹燃念诵之火，大精进焰能烧除恶业。又像被日光炙照着，雪山经不起光照而消融那样，如果以戒日发出的念诵之光炙照，恶业之雪也当消尽。又像黑暗中点燃灯光，能够无余遣除黑暗，千生增长的恶业之暗以念诵之灯能快速遣除。

此复乃至见净罪相，应当念诵。相者，《准提陀罗尼》说：“若于梦中梦吐恶食，饮酪乳等及吐酪等，见出日月，游行虚空，见火炽然及诸水牛，制伏黑人，见苾刍僧、苾刍尼僧，见出乳树、象及牛王、山、狮子座及微妙宫，听闻说法。”

此复乃至没有见到净罪之相应当念诵。所谓的净罪之相，在《准提陀罗尼》中说到：如果在梦中梦到了吐恶食，饮酪乳等以及吐酪等，见到出了太阳、月亮，在虚空中游行，见到大火炽燃以及水牛，制伏黑人，见到比丘僧、比丘尼僧，见到出乳树、见到象和牛王，见到山、见到狮子座以及微妙宫，听闻说法等，这些都是净罪相。

依形象者，谓于佛所获得信心，造立形像。

依形象就是对佛生了信心，由此造立佛的形像。

依供养者，谓于佛所及佛塔庙，供养种种微妙供养。

依供养就是指对佛以及佛的塔庙供养各种的微妙供养。

依名号者，谓听闻受持诸佛名号、诸大佛子所有名号。

依名号就是指听闻受持诸佛的名号、诸大菩萨的名号。

此等惟是《集学论》中已宣说者，余尚众多。

这些是《集学论》中已经说到的，其余还有很多对治的方便。

第三力者，谓正静息十种不善。《日藏经》说：由此能摧所作一切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杀生等门三门业障，诸烦恼障及正法障。《毗奈耶广释》中说：若无诚意防护之心，所行悔罪，惟有空言。阿笈摩中是故于此密意问云："后防护否？"故防护心后不更作，至为切要。能生此心，复赖初力。

第三力遮止罪恶力，是指真正止息了十种不善业。《日藏经》说：由此能够摧灭所作的一切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杀生等门所作的三门业障、诸烦恼障和正法障。《毗奈耶广释》里说：如果在忏

悔时没有发起诚意防护的心，那所作的忏悔只是空话。阿笈摩中在这个密意上会问：“以后防护吗？”所以防护自心以后不再犯是至为切要的。然而能生此心又依赖于第一力破坏现行力。

第四力者，谓修归依及菩提心。此中总之，胜者为初发业虽说种种净恶之门，然具四力，即是圆满一切对治。

第四力指的是修归依和菩提心。总而言之，佛为初发业者虽宣说了各种净治罪恶之门，然而其中总的关键就是指具足四力，即是圆满一切对治。

恶净之理者，谓诸能感于恶趣中极大苦因，或令变为感微苦因，或生恶趣然不领受诸恶趣苦，或于现身稍受头痛即得清净。如是诸应长时受者，或为短期，或全不受。此复是由净修之人力之大小、四力对治圆不圆具、势猛不猛及时相续恒促等门，故无定准。

恶业清净的情形是指那些能感召在恶趣里极大苦受的业因，或者使它变为感得小苦的业因、因素，或者虽生恶趣但不必领受诸恶趣苦，或者在现生中稍微受一点头痛等苦就得以清净。像这样，很多本来应当长期受苦的变成短期受或者根本不受。再者，还要观待修持的人力量的大小、四力的对治圆不圆具、势力猛不猛以及时间的相续上是恒常还是短促等门径，所以没有定准。也就是依着自身修持忏罪因缘的差别，会有净罪之相的各种差别。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博朵瓦则引用《本生论》的经文观察自相续，这应该怎么观察呢？这样观察是必须的吗？为什么？

2、 结合圣教正理思维遮止恶行的方法，并贯彻到日常的行持中。

3、 以四种力还出诸罪恶是，以四种力能净除哪些罪业，说明四力净除罪恶的情形。

4、 四种力分别指什么？思维如何能在心中具足四力？

5、 请依四力还出诸罪恶。

诸契经中及毗奈耶皆说："诸业纵百劫不亡"，意谓未修四力对治。若如所说而以四力对治净修，虽顺定受，亦说能净。

在诸契经和毗奈耶里都说到：各种业纵然百劫也不亡失。所谓"纵使经百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像这样看来，好像业力没办法消减一样，一定会受报的。但也要知道它的密意是指没有修四力对治的情况。如果按照经教所说发起了四力，就是以四力对治净修，那么即使是顺定受业也能够清净。

《八千颂大疏》中云："谓若凡是近对治品，可损减法，彼由成就有力对治，能毕竟尽，如金秽等。正法障等一切，皆是如所说法。由此正理，则妄执心所作堕处，可无余尽。"

《八千颂大疏》里说：凡是近对治品，都可以损减违品，而成就了有力对治，就能毕竟除尽违品，比如金秽等。也就是治金的污垢，它的近对治品是火烧、水洗，依止近对治品可以损减污垢，但是如果经过加倍的洗炼，成就了有力对治，就能彻底地去掉污垢。像这样，由对治力达到圆满，谤正法等的一切罪垢都可以彻底除尽。以这个正理就知道，凡是以妄执心所作的各种堕处都可以由四力无余净除。

"诸经说云'诸业虽百劫等'者，应知是说，若不修习能对治品。若不尔者，则违正理及违多经。"

诸经说到“诸业纵然百劫亦不亡”等等，要知道这是说在不修习能对治品的情况下。当然业力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纵然经过百劫，在因缘会遇时，还是会成熟果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违背了很多的正理和经中所说。

“说顺定受，应知亦是如此所说。说不定者，虽不修习能对治品，然亦应知不定感果。”

再者要知道，说到顺定受业，也是指所造的业是作已增长业，在没有发起对治以前就是顺定受业，而发起了对治它就变成不定受业，甚至消尽业力。

既然都是修对治就不决定感果，那么顺定受业和不定受业是不是就没有差别了呢？并不是。顺定受业在没修对治法以前是决定要感果的，而不定受业纵然不修对治也不一定会感果，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差别。

如是由悔及防护等伤损能感异熟功能者，虽遇余缘，亦定不能感发异熟。如是由生邪见嗔恚摧坏善根，亦复同尔。

像这样由追悔、防护等损坏了能感异熟的功能，虽然遇到了其它的助缘，也决定不会感发异熟果。再从反面来看，假使生了邪见、嗔恚摧坏了善根，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即使遇到其它的缘，也不会感发异熟果报。

《分别炽然论》云："若时善法由生邪见、嗔恚亏损，或诸不善若由厌诃、防护、悔除——是等对治伤损其力。彼等虽得众缘会合，然由伤损若善不善种子功能，岂能有果从彼感发？"

《分别炽然论》里说到：如果某时善法由于生邪见或嗔恚等亏损，或者各种不善业由对以往追悔的厌诃、对未来立誓不再造罪的防护以及不覆藏发露的悔除，这一类的对治伤损了不善业的功能、力量，这样虽然遇到了众缘，也由于已经损伤了善或不善种子的功能，哪里还有果报能感发呢？就好像已经烧焦的种子即使遇到水、土、阳光等也不可能感果一样。

"由无缘合，时亦迁谢，岂非从其根本拔除？"

业力的持续安住也是观待因缘，如果没有违品，因缘聚合业会一直安住，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消失。但如果因缘不聚合，或者说遭到违品的破坏，那它也无法持续地安住。总而言之，就是因为能住因缘不和合，业力也就无法安住而随之消失了，这样不是从根本上拔除了业力吗？

"如经说云：受持正法，虽其所有顺定受恶，亦当变为于现法受。又如说云：复次诸往恶趣业，此惟能感头痛许。"

就像经中所说：以受持正法的缘故，即使是顺定受的恶业也会

变成现法受。又比如说：那些要前往恶趣受报的业，以对治力伤损功能的缘故，只需要在现法中感受一点头痛。

“设作是云：若尚有果，惟头痛者，岂是从其根本拔耶？”

有人疑惑说：如果还是有仅仅头痛这样的果，那哪里是从根本拔除呢？意思是说，既然还有一点果，就不是从根本拔除。

“诸恶业果无余圆满，谓当感受那落迦苦。若尚不受那落迦中诸轻微苦，岂非即从根本拔除？于此略起头痛等故，岂是本来原无果报？”

回答：这些恶业如果无余地圆满果报，那是要感受地狱的极大痛苦。现在尚且不必感受地狱里极轻微的小苦，这难道不是从根本上已经拔除了吗？对此只是略起一点头痛等苦，又怎么会是根本没有果报呢？

意思是说，还有一点残余的感受和从根本拔除是没有矛盾的。也就是由于原先造业的缘故，在拔除了根本之际，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表现。就像得很重的病，虽然用药物治疗等是能拔除病根，但还是会受一些小苦，这个过了以后病就彻底好了。

虽未获得真能对治坏烦恼种，然由违缘令伤损故，纵遇众缘亦不感果，内外因果多是如是。故虽勤修众多善法，若不防护嗔恚心等坏

善之因，则如前说。故须励力防护嗔等，精勤修习不善还出。

虽然没有得到真正能对治的法来摧坏烦恼的种子，但是由违缘也可以使它伤损故，纵然遇到了各种缘也不会感果，内外的因果都是这样的情形。因此虽然勤修各种善法，但如果不能防护嗔恚等坏善法的因，则如同前面所说，它会摧坏善根。所以要励力地防护嗔恚等，假使有造作恶业也要精勤修习不善还出的方便。

若能尽净有力之业，云何经说“惟除先业所有异熟”？谓感盲等异熟之时，现在对治难以净除。若在因位，尚未感果，则易遮止，密意于此。故如上说，无有过失。

又有人问：如果对于具强大感果势力的定业都能够彻底清净，为什么经上还说“惟除先业所有异熟”呢？

答：经中所说的“惟除先业异熟”，它的密意是指已经感发了盲眼、跛足、喑哑等异熟果的时候，以现在的对治法难以净除。如果尚处在因位、还没有感果的时期，那就容易以对治力遮止。经中所说的密意就是如此，所以上面的说法没有过失。

意思是：我们要分清因位和果位，如果在因位还没感果的阶段，业以对治力可以净除无余，但如果是已经感发了异熟的果位之时，那就难以净除，因此经中说到“惟除先业所有异熟”。

《分别炽然论》云：“设作是云：若诸恶罪至极永尽，云何说除

先业异熟耶？意谓已受生盲、一目、缺足、颠跛及哑聋等自性因果，故作是说。何以故？以诸业果，若已转成异熟位体，非有功能令其遍尽。若因位思、正造作者，获得所余思差别力，能令永尽。犹如开示指鬘、未生怨、娑嚩迦、杀父及无忧等。”

在这部论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人说：如果能使各种恶罪至极永尽的话，为什么还说要排除先业异熟的情况呢？这里的意思是：如果已经在领受生盲、独眼、缺脚、颠跛、聋哑等的自性因果，那就难以尽除，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什么原因呢？如果业已经转成了异熟位的体性，那是没有功能使它无余尽除的。比如果报成熟已经转生成了独眼、喑哑等，这时就很难消尽业障而使得他一点都不感果。但是如果是还处在因位，是以思心所正造作的时候，如果能发起其它的思差别的力量，就可以使善恶业彻底消尽，就像指鬘等的公案那样。

“设作是云：未生怨王及杀母等，若已生起所余善思，何故其业未得永尽，生无间耶？是为令于所有业果发信解故，现示感生诸无间等，非是未能无余永尽所有诸业。如击彩球随击而跃，生彼即脱，虽那洛迦火焰等事，亦未能触。由是则成，最极拔除诸恶根本，亦非诸业全无果报。”

有人这样说：未生怨和杀母等人如果已经生起了其余的善思惟，为什么他们的业没有永尽，还要生在无间地狱呢？

答：这是为了使众生对业果发生信解的缘故，显示以业力感召生到无间地狱等，并不是没有无余消尽所有的罪业。就像击彩球一样，随着被击落到地面上顿时又跃起一般，刚刚一生就立即脱离。也就是他们一落入地狱，连火焰等都还未触及到身体就已经超出。这样就成立的确是最极拔除诸恶根本，但也不是诸业没有任何果报。在他们拔除根本之时，还是以过去造业的力量，发生了堕无间地狱的相。

补特伽罗差别一类不决定者，《三摩地王经》说："勇授大王杀华月严，遂起追悔为建塔庙，经九十五俱胝千岁，广兴供养，一日三时悔除罪恶、善护尸罗。然寿没后，生无间中，经六十二阿庾他俱胝劫，受盲目等无边众苦。"虽则如是，然其悔罪非为唐捐。若不悔除，须受极重恒常大苦，尤过彼故。

再者，由于补特伽罗的差别一类而不决定的情况，就像《三摩地王经》所说：勇授大王杀了华月严，立即就起了追悔心，因此建塔庙来作忏悔，经过九十五俱胝千岁，行各种供养，每天三时悔除罪业、善护尸罗。但是在他寿终以后，还是生在无间地狱里，经过六十二阿庾他俱胝劫数，受盲眼等的无边众苦。尽管是如此，但是他的悔罪之行也不是白做了，假使他不悔除罪业，需要受极重恒常的大苦，超过前面所说的罪苦。

意思是说，具足四力能够无余地悔除罪业，不具足四力由某些方面的力量也可以减少罪业，然而所做罪业定须感受果报。要知道，

随着因缘的差别有多少，就决定果报的相上有多少。

又由悔护清净无余，然从最初无罪染之清净，及由悔除清净之二，有大差殊。犹如《菩萨地》中所说，犯根本罪，虽可重受菩萨律仪，而能还出，然于此生，决定不能获得初地。

再者，由于悔过和防护使得罪障清净无余，但要知道，最初没有罪染的清净跟悔除得到清净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就像《菩萨地》所说：犯了根本罪虽然可以通过重受菩萨律仪而还出，但是在此生决定不能得到初地。

《摄研磨经》亦云："世尊，设若有一'由近恶友增上力故，造作如此诽谤正法'，世尊，尔时如何能脱此罪？"作是请已，世尊告妙吉祥童子云："曼殊室利，设七年中，一日三时于罪悔罪，后乃清净，其后至少须经十劫，始能得忍。"此说诸恶虽已清净，然得忍位，任如何速，须经十劫。

《摄研磨经》上也说：世尊，假使有人由于亲近恶友的增上力，造作这样诽谤正法的重罪，世尊，这时他怎么能解脱这个罪缚呢？这样请求后，世尊告诉妙吉祥童子说：曼殊室利，假使他在七年里、每天三时忏悔所造的罪，才能清净。其后至少要经过十劫才能得忍位。这就说到虽然恶业得以清净，但是要得忍位无论怎么快速，都需要经过十劫。

是故无余清净之义，谓是能感非悦意果无余永净，起道证等极为遥远，故应励力令初无犯。是故圣者于微小罪，虽为命故，不故知转，若忏悔净与初无犯二无差别，是则无须如是行故。即如世间，亦可现见伤手足等，虽可治疗，然终不如初未伤损。

所以这里无余清净的含义是从否定的方面说，也就是能把感不悦意果的功能力忏尽无余，但是他在起道证等方面却极为遥远，所以应当励力地使最初就不要违犯。因此圣者对微小的罪，即使是为了生命的缘故也不明知故犯。假使忏悔清净跟最初无犯两者没有差别，那就不必要这样，但事实是虽然忏悔清净了，但是在证道上非常遥远。就像现量可见伤了手、足等，虽然可以治疗痊愈，但是终究不如最初没有伤损。比如骨折，虽然能通过接骨等来治疗，但是终究比不上没有伤损。

如是励力，如《集法论》云："若作诸恶未修福，误失正法得非法，具恶业人死怖畏，如于大海散朽船。若已修福未作恶，行诸善士妙法轨，此则终无死亡怖，如乘固船登彼岸。"莫依前作，应如后行。

这样励力防护，如《集法论》所说：如果作了很多恶没有修福，错失了正法却做了非法，那这个具恶业的人死亡时是恐怖的。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有一只朽坏散落的船只，它必然会沉入海底。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造了恶而没有修福，相续已经破败不堪，那到了临终的时候，会直接堕到恶趣深处。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注意修福，

没有造罪，这样战战兢兢、励力取舍，一直到死。由于一直是在妙法轨上走，那么终究是没有死亡的怖畏。就好比平生断恶行善都守持得很好，这就像是一艘坚固的航船，没有丝毫破损，到了临终的时候，心相续圆满清净，一定会到达安乐的彼岸。所以千万不要按前者那样做，应当按后者那样做。

此复若说众多应理言辞而放逸转，义利微劣。若有仅知微少法义，然随所知正行取舍，义利殊大。

再者如果说了很多应理的言辞，但是实际行为上却放逸而转，根本没有依法而行，这样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说的怎么美妙、怎么合理，义利都很微小。假使只是知道一点点法义，但是能够按照所知的那样真实的行持，这个义利是极大的。“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关键是学后、知后如说修行。所以不在于多，而在于实行。我们每天听闻的够多了，但是没有实行就没多少义利。如果能实行，几句话都有很大利益。看《法句经》就能看出，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很多佛弟子就是在佛前得到了一两个偈颂以后就去修行，从而证得了阿罗汉果。这就是由导师传授了口诀，教导了作法，弟子真正地去奉行，在一言一行上按照法道来做，结果就得到了无量的利益。如果不是在自己心实际去做，即使把三藏十二部全部都倒背如流，写文章时如行云流水一般，简直是笔下生花，甚至经教论典里的各种推理都非常精通，能从各各角度去分别、证成，但是如果不实际修持也是枉然，义利是很小的。

《集法句》云：“若人宣多如理语，放逸而不如是行，譬如牧人数他畜，彼非能得沙门分。”

《集法句》里面说：如果一个人宣说很多如理的语言，然而他的心却很放逸，不按照法道修行，这样就像牧人虽然数着别人家成百上千的牲畜，但自己仍然一无所有。如果只是不断地说着法的功德、修行的好处，但是自己不实行，就不可能得到沙门分，不可能得到真实沙门相应的功德，不可能真正进入沙门的行列。

“设虽少说如理语，然能正行法随法，及能远离贪嗔痴，此等能得沙门分。”

虽然这些如理之语在口里说得很少，但是能听到一分、懂得一分就去行持一分，像这样真实地法随法行（就是学了一个就按照这个去实行），以及能在自心上远离贪、嗔、痴，这样他就能得沙门分。

“苾刍乐防慎，深畏诸放逸，自导出恶趣，如象出淤泥。苾刍乐防慎，深畏诸放逸，能抖一切恶，如风吹树叶。”

比丘乐于小心地防护自心，深深地畏惧这个心的野马发生种种的放逸。因为一放逸，自己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因此他很小心地引着自己的心出离恶趣，就像大象脱出淤泥那样。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本来沉陷在烦恼和恶业习性的泥潭里，难以拔除，但是真正有道心就可以拔除。关键是他在业果上得了胜解，然后开始真正小心地护持自己的行为，励力按照法道实行，这样就能脱出罪染的淤泥。

比丘乐于谨慎地防护三门，他深深地畏惧放逸的过患，能以大心力抖落一切的恶，就像大风吹落树上的叶子那样。这就是比丘真正深信因果以后，发起了一个要断恶修善的心，这样他能断除身心上的各种恶行，这样学习法道才有真实的实义。

如是《亲友书》亦云："若希善趣诸解脱，愿多修习于正见，若人邪见虽妙行，一切皆具苦异熟。"此于缘起二业、因果正观见者，乃是能成一切诸乘，及办一切士夫义利，必不容少根本依处。故应多阅前文所说，及《念住经》、《贤愚因缘》、《百业》、《百喻》及《毗奈耶》、《阿笈摩》中诸多因缘，并诸余典，令起猛利恒常定解，应当持为极扼要义。

如是《亲友书》里也说：如果你希求善趣、希求解脱，那么一定愿意多修习因果正见，如果一个人不信因果，尽管他暂时有一点妙行，但是一切都具有苦异熟。也就是他会深深地陷落。

这就是说，对于缘起黑白二业的因果能够真实地观见，这是成办一切诸乘、成办一切士夫义利必不可少的根本依处。因此这个业果正见是一切暂时、究竟义利的根源，也是成办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诸乘的根源。以它是诸乘共基、是一切义利根本的缘故，首

先必须建立，否则修道就没有基础。为此应当多阅读本论前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学处等一条一条因果的原理，再对照在自心上生起定解。再者要阅读《正法念住经》、《贤愚因缘》、《百业经》、《百喻经》、《毗奈耶经》、《阿笈摩》中讲到的很多因缘，以及其余宣说业果学处的教典，参阅各种案例，使内心发起猛利、恒常的定解，应当持为是极扼要之义。也就是心里十分确定它是道的极重要的关键。有了它，修行会达到切要，没有它，无论做什么都不成为行道。

所以，最关键的是对业果发起猛利、恒常的定解。猛利就是要有很大的强度，不是缓缓的、弱弱的；恒常就是能够一直坚持在心中，能够恒常都不离开，非常坚固。一定要达到这种程度才能够转变自己的心，这才会有转心的真实功效，从这里才能够离苦得乐，才能够得到超升。

（二、发此意乐之量）

第二，生此意乐之量者，谓先有无伪希求现世，其求后世惟虚言辞，即换其位，令成希求后世为主，现在为副，则为生起。然须令坚固，故此生已，仍须励力善为修习。

修学下士道无常、归依、业果等法，发生此意乐的量如何呢？就是心完全转变了，从前是有无伪的希求现世的心，所谓的希求后世只是口头的空话，但是经过下士道的修心，就转变了位置，已经

变成了希求后世为主、求现世为副。在什么问题上都是这样想，我要多成办后世的义利，现在的事都是小事。这样一心希求后世的利益，不再幻想现世的名闻利养、五欲享受等等。如果在心态上已经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转变，已经完全是以后世为主、以今世为副，就达到了生起意乐的量。

然后还必须让这个意乐达到坚固，所以在它初次发生以后，还需要励力的善为修习，使得它真正达到坚固不退。

（三、除遣此中邪执）

第三，除遣于此邪分别者，谓有一类以佛经说“悉应背弃生死所有一切圆满”为错误事，作是念云：身受用等诸圆满事增上生者，皆是生死，发求此心不应道理。

这里除遣邪分别就是，有一类人因为佛经里说到了“悉应背弃生死所有一切圆满”，就有了错误想法，认为身体、受用等的各种增上生的圆满都是生死里的事，因为希求增上生的圆满是不合理的。就是要除遣这个邪分别。

然所求中略有二类，谓于现位须应希求及是究竟所应希求。生死之中身等圆满，希解脱者于现法中亦须希求，以由展转渐受此身，后边乃得决定胜故。非凡所有身及受用、眷属圆满增上生事一切皆是生死所摄，以其身等圆满究竟即佛色身、圆满佛土、佛眷属故。

应当这样抉择，我们希求的法有两类：一类是现前应当希求的，一类是究竟应当希求的。从这两方面来看，希求增上生的圆满事都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生死当中身体、受用、眷属等的圆满对求解脱者来说，在现法中也应当希求。因为他需要辗转地、渐渐地受这样的身，最后才能得到决定胜。在这之前，为了更好地修道，一直都要依靠这个人身，如果这个身能具足各种的圆满，那么修道也能更加快捷，因此增上生的圆满不是现前位就要舍弃的。比如要修道就需要衣食，因为这个身体要处在一个合适的状况才好修道。如果正遭受很大的饥寒之苦，心无法安住也就不堪能修道。因此，为了成办道业需要得到增上生的圆满，在这样的身依上经过一世、两世、几世等，最后才能获得决定胜。因此希求增上生事并非不合理。

再从究竟边际来看，不是所有的身、受用、眷属等的圆满都是生死所摄。因为增上生达到究竟时，身就是佛的色身，国土就是佛的刹土，眷属就佛的眷属，所以增上生事不能认为都是生死所摄。

故《庄严经论》于此密意说云：“增上生谓受用身，圆满眷属勤圆满。”此说由前四度成办增上生。又多教典说由此等成色身故。是故修种智者，经极长时，修诸极多、诸极殊胜戒、施、忍等，亦是希求彼等妙果——最极殊胜身等胜生。

所以《庄严经论》于此密意说到：增上生指的是受用、色身和眷属三方面的圆满之事，因此应当励力地修持六度中的前四度，来达到圆满。这里说到由布施、持戒、安忍、精进这前四度来成办增

上生。又有很多教典都说到，由此前四度来成办色身故。所以要修持一切种智必须经过很长时间修习很多很殊胜的布施、持戒、安忍等等。这也是希求彼等胜妙之果，也就是为了得到最极殊胜的身、受用、眷属等的殊胜之生。

这里就说到，在没有成佛之前，还要辗转经历很多生，为了得到一个好的所依身，好的修道条件，应当多修习布施等前四度，以此来实现这个结果。

成办究竟决定胜者，谓如《入行论》云："由依人身舟，度脱大苦海。"是须依止以人所表善趣之身，度诸有海，趣妙种智。此复须经多生，故能办此身胜因尸罗是道之根本。

再说，成办究竟决定胜也需要有下士道以上的修习，因此也要获得圆满的身依。如《入行论》所说：依靠人身的舟船来度脱大苦海。这就是必须要依止以人所表示的善趣之身，度出诸有之海，趣向微妙种智。然而成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经历多生的修道，因此要成办修道所依的殊胜身。能办这样殊胜身的胜因就是尸罗，因此尸罗就成为道的根本或所依。

若善趣身而不圆满一切德相，仅能成就一少分德，虽修诸道，进程微少，故定须一最圆满者。此中护求寂等未圆学处，犹非满足，故须励力护苾刍等圆满学处。

所得到的善趣身如果不圆满具有一切德相，只有少分功德，虽然修各种道，但进程很缓慢，进步很小，所以一定要得到一个圆具各种德相的人身。在这里护持沙弥戒等未圆满的学处，还不满足，所以必须励力护持比丘等的圆满学处。这样才是很殊胜的身，在修道的进程上非常快速。

有作是说：护持尸罗，若是为办诸善趣者，则近住等亦能获得，何须艰难、义利微少诸苾刍等。

有人说：如果护持尸罗是为了成办善趣的身，那么以受八关斋戒等也同样能得到，何必受那样行持艰难、义利微少的比丘等圆满学处呢？

又余众云：若别解脱所有要义，是为获得阿罗汉故，然苾刍者未满二十，则不堪受，近事之身亦有能得阿罗汉者，应赞其身。难行少义，苾刍何为？

又有人说：如果别解脱的要义是为了得到阿罗汉果，然而比丘戒不满二十岁就不堪受戒，而由居士的身也有能证得阿罗汉果者，应当赞叹居士身才对。像这样，比丘戒繁多、难行，所得利益也不过如此，受比丘戒又有什么必要呢？

应当知此是全未知圣教扼要，极大乱言。应以下下律仪为依，受

上上者，委重护持圆满学处。

要知道这些是根本不了解圣教扼要的极大胡说。应当以下下律仪作为所依，来受上上律仪，殷重地护持圆满的学处。

已说于共下士道次净修心讫。

以上已经宣说了于共下士道次第净修自心完毕。

菩提道次第广论卷五终

思维心中的法道

1、 契经和律藏中都说到“诸业纵百劫不亡”，而依四力忏悔顺定受业也可以清净，这是什么原因？这样“顺定受业”还是“顺定受业”吗？
2、 思维为什么由“悔及防护”等能清净罪业？所谓“从其根本拔除”应该怎么理解它的确切的含义？经中所说“惟除先业所有异熟”又怎么解释呢？
3、 结合佛的圣教言思维“忏悔清净”和“最初无犯”的差别。
4、 思维希求增上生的圆满是否合理，并结合教理作分析。